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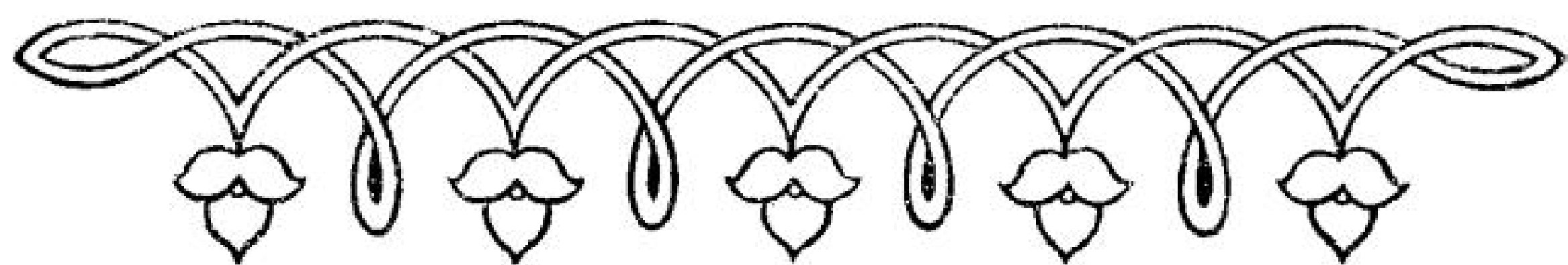
血与沙

伊巴涅思著

吕漠野译



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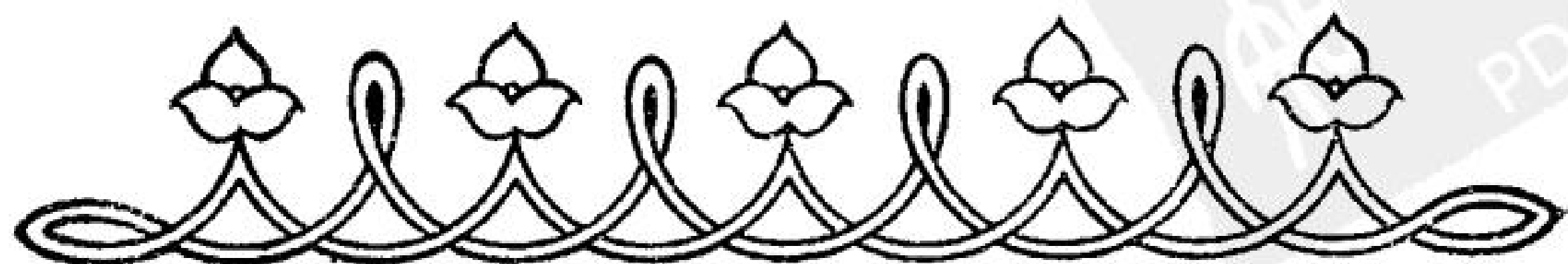
血 与 沙

〔西班牙〕伊巴涅思著

吕 漠 野 译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 1 9 5 8 ·



內 容 提 要

血与沙是西班牙小說家維·勃·伊巴涅思的重要作品之一。全書敘述加拉尔陀，怎样从一个孤苦伶仃的兒童成为一个著名的斗牛士，被貴族婦人所引誘，后来又被她所拋棄，終于斗死在斗牛場上的故事。作者十分生动地描写了几次动人心魄的斗牛場面。并通过这个故事，反映出西班牙社会的真实面貌，尖銳地提出了社会問題。他揭露了貴族地主資本家的权势，荒誕，愚蠢，假仁假义，指出了傳統成見的壓力，真实地描写了西班牙劳动人民因为要活下去，不得不拚出性命的悲惨境遇。

Vicente Blasco Ibáñez

Sangre y Arena

根据 Romón De Salas Diplomito 世界語譯本及

Mrs. W.A.Gillespie 英譯本參酌翻譯

血 与 沙

〔西班牙〕伊巴涅思著

呂 漠 野 譯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11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号 1619

开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12 3/8 插頁 1 字數 253,000

1958年2月第1版

195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9,000 定价 (6) 1.20 元



作者像

重要人物表

胡安·加拉尔陀——斗牛士，劍刺手。爱称胡安尼朵。

卡尔曼——加拉尔陀的妻子。

安吉司蒂太太——加拉尔陀的母亲。

恩卡尔娜辛——加拉尔陀的姊姊。

安东——恩卡尔娜辛的丈夫。

赛白斯蒂安·魏涅加斯——外号国家，短槍手。

牛肉汁——外号，馬上槍刺手。

伤疤臉——外号，加拉尔陀的仆人。

摩拉依瑪侯爵——貴族，雄牛飼养家。

董娜·索尔——貴族交际花，摩拉依瑪侯爵的外甥女儿。

董·何塞——貴族，斗牛迷，加拉尔陀的契約經理人。

魯依茲——医师，斗牛迷。

小羽毛——外号，强盜。

董·貝貝——小学教师，无政府主义者。

血 与 沙

1

胡安·加拉尔陀碰到斗牛的日子，总是一早就吃早飯①。他唯一的食物只是一点儿烤肉。葡萄酒他尝都不尝：酒瓶放在他面前还没有开过。他必须保持清醒沉着。他喝了两杯又黑又濃的咖啡，接着，点起一支粗大的雪茄，把两只肘子撑在桌上，两手托着下巴坐着，用凝滯的眼睛注視着顧客們陸續进来，漸漸挤滿了餐室。

几年来，从他在瑪德里斗牛場②举行过專業許可儀式③的时候起，他每次都到阿尔卡拉街这一家旅館里来歇脚，在这儿，旅館主人夫妇都把他当作家里人一样接待他，仆役們、看門人、厨司們和老女佣人們都崇敬他，把他当作这家旅館的光荣。

有一次，由于他受了两处严重的牛角伤，也在这儿住过不少日子，身上裹着綳帶，呼吸着室內那种消毒葯和烟草的濃重气味的空气；但是这种令人不快的回忆并没有給他留下多少印象。由于他經常遭到危險和南方人所特有的迷信看法，他相信这是一家“吉利”旅館，只要住在这儿，就不会碰到什么倒霉事情。他必須冒着他這項職業所免不了的危險，有时候衣服給撕破了，或者甚至肌肉給撕裂了，但是他永远不会象別的許多伙伴那样倒下去；一想起这些伙伴的悲剧，即使在他最愉

快的时候，也会感到不安。

在这些斗牛的日子，他吃了早飯以后，总喜欢呆在餐室里看旅客們走动，他們是些外国人，或者是从遥远的省份来的人，起先他們漠不关心地在他身边走过，沒有向他瞧一眼，可是一听到仆役們告訴他們：这个胡子刮得光光、眼珠漆黑、穿着得象个紳士的，就是有名的斗牛士胡安·加拉尔陀，大家都好奇地轉过头来，亲热地叫他“健美者”④。

他常常在这好奇的气氛中消遣厭煩的等待時間，一直到他上斗牛場的时候。多么漫長的時間啊！在这使人不安的时光里，一种漠然的恐惧会从他的灵魂深处涌起来，使得他对自己也發生怀疑，这几个鐘头，是搞他这門职业的最痛苦的時間了。他不願意到街上去，因为他想到斗牛很花气力，他有保持精神抖擻、矯健輕快的必要；他也不能痛痛快快吃一頓，因为只有吃得早、吃得少，在斗牛場上才不会有消化的牽累。

他繼續坐在桌子上首，两手托着臉，一陣香噴噴的烟气騰过眼前，使他不时帶着自滿的神色向几个女人望，她們正以明显的关心态度瞧着这个著名的斗牛士。

由于群众崇拜他而引起的自豪感，使他看出这些女人的眼光里含着贊賞和献媚。显然，她們認為他是体格健美、姿态

① 早飯——西班牙習慣，早飯吃得很迟。（中譯者）

② 斗牛場——用来斗牛的露天建筑，和古羅馬圖形竞技场相似。（世譯本）

③ 專业許可仪式——准許他可以斗杀成年雄牛的仪式，这是已經有相当技巧的保証。（英譯本）

④ 健美者——西班牙文“加拉尔陀”（Gallardo）的意义是“健美者”。（世譯本）

优雅的。这时候，他忘了他的憂慮，就以一个慣于在群众面前摆威風的人特有的本能，挺直了身子，用指甲彈掉袖子上的雪茄烟灰，把他那鑲着一粒很大的金剛钻、套住一个手指的整个关节的戒指移正位置，戒指上閃出虹彩，它那明亮得象一滴水珠的核心，似乎在燃燒着神奇的火。

他得意地打量着自己的身子，欣賞着自己的式样优美的衣服，擲在旁边椅子上他那頂平常在旅館里戴的便帽，背心上方从一只口袋搭到另一只口袋的雅致的金鍊条，那颗好象射出乳白色的光芒，照映着他的棕色臉的領帶上的珍珠，和他的用俄国皮做的鞋子，在鞋背和摺起的褲脚管中間，露出了鏤空綉花的短絲袜，好象一个嬌艳的野女郎穿的袜子一样。

由于洒足了气味美妙而不可捉摸的英国香水，加拉尔陀的衣服和燙成波浪形的、烏黑發亮的头发散发着香气，他留着的头发一直卷到鬚角上，他在那些好奇的女人前面得意地裝模作样。以一个步行斗牛士來說，他是不算坏的。他对于自己的仪表感到滿意。你能到哪儿去找一个更出色更能吸引人的男子呢？

但是他的耽心忽然再現了，眼睛里的光芒熄灭了，他的下巴重新埋在手掌里，使勁抽着雪茄。

他的眼光被一陣雪茄烟霧吸引住了。他不耐煩地想着黄昏时分，盼望那一会儿来得越快越好，想着他已經从斗牛場回来，又热又累，可是因为战胜了危險而感到輕松愉快，胃口好起来了，瘋狂地渴望享乐，而且还肯定可以安安稳稳地休息几天。如果上帝还是保佑他，象过去許多次一样，他就会有象过去挨餓的日子那样的胃口吃喝，他会醉醺醺的去追求在音乐

厅里唱歌的那个姑娘，她是他过去在一次旅行中见到的，可是以后就没有机会再跟她做朋友。由于他这种经常流动的生活，不断地从依培利亞半島①的這一头赶到那一头，他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

这时，餐室里陆陆续续来了许多替他捧场的朋友，都希望在回家吃早饭以前见见这位斗牛士。他们都是老斗牛迷，渴望有一个偶像，组织一个小团体。他们把年青的加拉尔陀当做“自己的斗牛士”，并且装腔作势地给他几句明智的劝告，谈话之间老是提到他们一向崇拜的拉加尔蒂霍或是弗拉斯桂罗②。他们不拘礼节地带着一一种寵爱的、一家人似的亲密跟他谈话，他却是恭恭敬敬回答，在他们名字下边加个“先生”的尊称，因为即使在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斗牛士和赞赏他的人們中間，也还存在着传统的社会阶级的隔阂。

这些人为了使年青的斗牛士感到他們的經驗和年長的优越性，因此他们除了热情地捧场之外，还常常提起那些历史陈迹。他们谈到古老的瑪德里斗牛場，以为只有“真正的”雄牛③和“道地的”斗牛士才能在那儿得到賞識，当谈到离現在更近一些的时候，他们就記起“黑衣人”来，激动得發抖。这个“黑衣人”就是弗拉斯桂罗。

① 依培利亞半島——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在地。（中譯者）

② 拉加尔蒂霍和弗拉斯桂罗——西班牙十九世紀最著名的斗牛士。西班牙文“拉加尔蒂霍”的意义是“小蜥蜴”，“弗拉斯桂罗”的意义是“火药筒”。（英譯本）

③ 雄牛——用来和斗牛士对斗的成年雄牛，必須經過特別的飼养。（世譯本）

如果您能夠見到他，那多好呀！……可是那時候您和您這一輩的人恐怕還在吃奶，或者根本還沒有出世呢。

另一些替他捧場的人陸陸續續走進餐室，是一些模樣困苦、面有飢色的人，只有斗牛士知道的报刊的不著名的記者，這些报刊是專門頌揚或是貶責斗牛士的；總之，各種各樣職業不明的人，只要聽到加拉尔陀到來，他們就出現了，包圍他，奉承他，向他討入場券。共同的愛好使他們可以跟紳士、富商和官吏混在一起，這些人也跟他們熱烈地辯論斗牛方面的事，毫不顧慮他們的寒酸相。

所有的人一看到這位劍刺手①，就擁抱他或是和他握手，同時提出一連串問話，高聲地說：

“胡安尼朵②……卡尔曼好嗎？”

“好的，謝謝。”

“媽媽安古司蒂太太呢？”

“健旺得很，謝謝。她在稜科拿达。”

“您的外甥和您的姊妹呢？”

“過得好好的，謝謝。”

“還有您那個叫人發笑的姊夫呢？”

“也好；還是那麼多嘴。”

“那麼孩子呢？沒有希望嗎？”

“沒有，絕對沒有。”他咬咬指甲堅決地否認。

① 劍刺手——斗牛隊里的主要斗牛士，因此尊稱“大師”；他是唯一可以用劍刺殺雄牛的人，因此也叫“屠牛手”。（中譯者）

② 胡安尼朵——胡安的愛稱。（中譯者）

然后輪到他問候那剛進來的人了，這個人的生活，除了愛看斗牛這一點以外，是他一點也不了解的。

“您的一家人呢，也都好嗎？……來，我很高興跟您見面。請坐，吃一點東西吧。”

然後他問起那些幾個鐘頭以後就將對斗的雄牛的模式；因為這些朋友全是剛從斗牛場來的，那兒正在挑選這些牲畜，把它們分別關好，他又懷着職業的好奇心，問起斗牛迷經常聚會的英格蘭咖啡店裡有些什麼新聞。

這是春季第一次斗牛，替加拉尔陀捧場的斗牛迷對他抱着極大的希望，因為他們記得在報上讀過描寫他在西班牙其他的斗牛場裡最近幾次成功的文章。他是斗牛士裡最走紅的一個。從賽維爾的“復活節”斗牛（一年中最重要的一次斗牛）起，加拉尔陀就從這個斗牛場趕到那個斗牛場去殺雄牛。以後，等到八九月裡，他就不得不在火車裡過夜，每天下午，就上斗牛場去，簡直沒有喘息的時間。他的契約經理人在賽維爾幾乎忙得發了瘋，他被一大堆信件和電報淹沒了，不知道怎樣才能把那么多的聘約安排在緊迫的時間裡。

昨天傍晚，他在里尔城斗牛，還沒有換掉“彩裝”^①就擠上火車，以便早晨趕到瑪德里。這一晚，他通夜只斷斷續續睡着了一會兒，縮在長椅的角落裡，這個角落還是旁的乘客擠出來讓給這個第二天就要冒生命危險的男子的。

替他捧場的人們贊賞他的持久耐勞的體力和毫不畏懼的

① 彩裝——斗牛士穿的衣服：顏色鮮明，有金銀綫的刺繡，裝飾着閃閃發光的碎片。（世譯本）

胆量，他就憑着这份胆量在刺杀雄牛的一刹那向雄牛猛扑。“喂，讓我們看您今天下午能怎样干吧，”他們怀着热忱的信心說。“斗牛迷对您希望很高，您一定会使得許多有名的对手解下‘摩那’^①的。看您干得跟在賽維尔一样勇猛吧。”

崇拜他的人們先先后后散去，准备回家去吃飯，可以早一些到斗牛場去。加拉尔陀由于神經質的激动，等到剩下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就打算上自己房里去。这时有一个带着两个孩子推开了餐室的玻璃門，也不理会仆役們的查問。他一看到斗牛士，就象天使一般地微笑着，拖着两个小孩子走向前来，眼光盯着加拉尔陀，甚至沒有注意他的脚該往哪儿放。加拉尔陀認出了他。

“您好嗎，朋友？”

接着就来了一連串照例的問候一家人生活可好的問題。随后那男子轉过身子，郑重地对他的两个孩子說：

“就是他。你們不老是要要求看看他嗎？……看吧；跟照片上一模一样。”

两个孩子恭恭敬敬地凝視着这位英雄，他的画片貼在他們穷困的家里，常常看見；在孩子們看来，他是一个超自然的人物，从他們剛懂得生活事件的时候起，他的英雄事迹和財富就已經使他們敬佩了。

“胡安尼罗，吻吻你的教父^②的手吧。”那个小些的孩子

① “摩那”——斗牛士后腦裝飾着花边的发結，用来减弱倒下来的震动。当斗牛士因为年老或是无能而退隱时，才把“摩那”解下来。（英譯本）

② 教父——孩子受洗禮时，給孩子取名字，并代其父母担保其宗教教育的人。（中譯者）

把他的母亲特地为这次拜訪而替他擦过的紅臉頰，擦了一下斗牛士的右手。

加拉尔陀心不在焉地撫摩了他的头。这个孩子是他在西班牙的許多教子之一。替他捧場的人們常常硬要他做自己孩子的教父，相信这么一来，孩子將來一定飞黃騰达，而参加一連串洗禮仪式也是他名气太大的一种麻煩。这个教子使他記起自己开始就業时的潦倒的日子；他很感激这位父亲，因为当所有的人还在怀疑他是不是夠格的时候，只有这个人对他表示信任。

“那么您的生意呢，朋友，”加拉尔陀問，“生意兴隆嗎？”

这位斗牛迷聳聳肩膀。生意并不兴隆；他靠在賀尔台广场做大麦买卖維持生活，沒有旁的收入。

加拉尔陀憐憫地瞧着他那身已經穿得露出綫来的假日服裝。

“您想看看斗牛。对嗎，朋友？……上我的房間里去，要伤疤臉給您一張入場券。再見吧，亲爱的！这点零錢給你們买点小东西。”当教子再一次吻他右手的时候，斗牛士用另一只手給孩子們每人两个杜尔^①。

这位父亲千恩万謝地拖着小孩走了，又感激又兴奋，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是由于給孩子的錢呢，还是由于那張入場券。

加拉尔陀耽擱了一会儿，免得在自己房間里再碰見这个替他捧場的人和他的孩子。随后他看看自己的表，才一点鐘！斗牛还要等多少时候呵！……

① 杜尔——西班牙貨幣，值五个貝賽大。（世譯本）

当他离开餐室向楼梯走去的时候，一个裹着旧披肩的女人从旅館管門人房間里出来，不顧仆役們的劝阻，又坚决又亲密地攔住了他。

“胡安尼朵！……胡安！您不認識我了吗？……我是蝸牛，陀罗雷司太太，可憐的‘莴苣販子’的母亲。”

加拉尔陀看这皮色灰褐、滿臉皺紋的瘦小老太婆，她热情多嘴，有一对象炭火一样明亮的眼睛——巫女的眼睛，他笑了笑。他猜到了她嘮嘮叨叨的結局，就伸手往背心口袋里掏。

“苦呵，我的亲爱的！貧穷和折磨呵！……我一听说您今天要来斗牛，我就說：‘我要去看看胡安尼朵，他一定記得他的可憐的伙伴的母亲……’唔！你長得多么漂亮呵，流浪汉！难怪所有的女人着迷了，你这无賴！我很糟糕呢，我的亲爱的。我連襯衫也沒有一件。今天，除了一点茴香酒之外，我还没有一点东西进嘴呢。他們可憐我，才把我收容在我們本乡来的一个‘美人儿’家里。很愜意的屋子，每天五个杜尔。到那儿来吧，他們都喜欢見見您。我替年青女人們梳头，服侍先生們……唉！要是我那可憐的孩子活着該多好啊！您記得佩佩嗎？……您記得他死的那天下午嗎？……”

加拉尔陀把一个杜尔放在她的干癟的手里，竭力想避免她的嘮叨，这时候，从她的嘮叨中已經看出快要迸出眼泪来了。

該死的巫女！为什么恰恰在斗牛的日子来到，使他記起那可憐的“莴苣販子”来呢？这是他早年的伙伴，在萊勃利亞斗牛場上，他亲眼看見他給牛角刺中心臟，差不多立刻就死了，那时候他倆都在当斗小雄牛手。不祥之兆的老太婆！

他把她推在一边，可是，她的悲伤已经变成了高兴，好象一只善变的鸟儿，突然热情地赞扬起那些吸引群众的钱和女人的心的有胆量的男子和矫健的斗牛士来了。

“您真配得上西班牙的皇后呀，您这个健美者！卡尔曼小姐不得不睁大眼睛管住您呀，一定有那么一个好日子，女人会把您抢走，管住您呢。您肯送我一張今天下午的入场券吗，胡安尼朵？我很想看看您杀雄牛呢！……”

老太婆尖厉的叫嚷和她的吵吵闹闹的颂扬吸引住旅馆仆役们的注意力，使得聚集在旅馆门口的许多被斗牛士吸引来的好事的闲人和乞丐，都趁此机会冲破了通常的严格的门禁。

乞丐、流浪汉和卖报人的洪流不顾旅馆仆役的阻挡，一哄而入地涌进了门廊。

野孩子们腋下夹着报纸，挥动便帽，带着兴高采烈的亲密态度向加拉尔陀致敬。

“健美者！健美者万岁！勇士万岁！”

胆量比较大的几个野孩子抓住了他的手，紧紧地握着，向四面八方拉，在渴望中尽量延长跟这位光荣的邦国英雄接触的时间，他的照片他们早已在报上见过，随后，为了让伙伴们分享他们的胜利，他们不拘礼节地向别人叫嚷：“跟他握握手呀！他不会生气的。他真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他们差不多敬爱得拜倒在屠牛手面前了。

还有另一些崇拜他的人，胡须也没刮过，穿着他们年轻时代时髦过的旧衣服和经历过好日子的高统靴子，拥挤在这位偶像四周。他们向他挥动油腻腻的帽子，轻轻地对他说话，把

他叫做“董·胡安”^①，目的在于突出他們跟那些激动的、可是并不恭敬的群众之間的差別。他們有些人想到自己的生活困苦，向他要些布施，另一些胆子更大的人呢，拿爱看斗牛作为借口，向他討入場券，其实是打算拿到以后立刻就把它卖掉的。

加拉尔陀笑迷迷地擋开这群挨他挤他的人；旅館仆役們給他的鼎鼎大名所引起的哄动震住了，沒法把他从人群里彻底解救出来。

他在所有的口袋里摸索，直到口袋全部掏空，他把銀币盲目地分給那些向他伸着的貪婪的手。

“什么也沒有了。錢完了。朋友們放了我吧！”

他裝作在惱恨自己因为鼎鼎大名受累，其实呢，他是感到非常得意的，他突然用結实精壯的两臂，替自己打开一条路，冲了出来，輕捷地跳上楼梯，不愧是一个矯健的斗牛士；这时候，仆役們也沒有他在場时的顧慮了，就把人群赶到街上去了。

加拉尔陀走过仆人伤疤臉住的房門口，从半开着的門里看見他在手提包和箱子堆里，正在替他主人准备斗牛穿的彩裝。

他独自个儿在房間里，那种成群結队的替他捧場的人所引起的愉快的兴奋感就立刻消失了。斗牛日特有的忧郁的时间又到来了。这是他上斗牛場之前最后几小时里所感到的焦

^① 董——西班牙上层阶级、中层阶级的男人的尊称。女人的尊称是“董娜”。（中譯者）

慮呵。茂拉的雄牛^①和瑪德里的觀眾呵！……那危險，當它擺在面前的時候，會使他壯起胆子增長勇氣，可是當他獨自呆着的時候，卻緊緊壓着他的心，由於它的不可捉摸，仿佛是一件超自然的東西，使人格外恐怖。

他感到被壓垮了，似乎那剛過去的糟糕的一夜的疲倦突然又襲上身來。他很想在房間盡頭的一張床上躺下來，但是那由於神祕和無常而引起的焦急又把他控制住了，排除了他的睡意。

他焦急不安地在房間里踱步，用剛吸剩的雪茄烟蒂點起了第二支哈瓦那雪茄。

快要開始的瑪德里斗牛季節對他會有怎樣的結局呢？他的敵人會怎麼說？跟他競爭的同行們會取得怎樣的成績？……他的的確確殺過許多茂拉雄牛；這些雄牛跟旁的雄牛畢竟是同樣的；但是他又想到在斗牛場上倒下來的小伙伴們，差不多都是這一個雄牛飼養人那里來的牲畜的犧牲品。該死的茂拉！難怪他和別的劍刺手每次跟這一種雄牛對斗，總要在訂約的時候額外索取一千個貝賽大。

他踏着緊張的脚步在房間里徘徊，不時停下來茫然地看着他的行李堆里的熟悉物件，隨後他疲乏地倒在靠椅上，仿佛突然喪失了氣力。他不時看看表。兩點鐘還不到。時間過得多慢呵！

為了鎮定他的神經，他盼望穿起服裝上斗牛場的時間趕快到來。人群，喧嘩，群眾的好奇，在崇拜他的群眾面前顯出

① 茂拉——著名的雄牛飼養人，他飼養出來的雄牛特別勇猛。（英譯本）

又愉快又鎮定的願望，特別是現實的、眼睛看得見的危險的逼近，這種種都會使孤独所引起的緊張情緒突然消失，在這種孤独里，劍刺手由於沒有外界刺激的幫助，他覺得自己面對着某種類似恐懼的東西。

為了解悶，他在上衣里邊的口袋里摸索着，從皮夾里抽出了一個香氣濃郁的雅致的信封。

他站在從後院透進不怎么明亮的光綫來的窗子邊，凝視着這個信封，這封信是他走進旅館里來的時候接到的，他欣賞着信封上寫着地址的又雅致又優美的字跡。

然後他抽出信來，高興地聞聞它那不可捉摸的香氣。呵！這些地位高貴、見多識廣的人呵！……就是在一些無關緊要的細節上，也表現出他們那沒法模仿的教養！……

加拉爾陀愛用香水，氣味濃烈得引起別人反感，仿佛自己的身體還帶着早年窮困時期的惡臭似的。他的敵人嘲笑過這位年青的斗牛士，認為愛用香水跟他的男子氣概很不相稱。替他捧場的人們也笑他這種精神弱點；他們常常不得不轉過臉去，討厭這屠牛手的過分的香氣。

他旅行的時候隨身帶着全副化妝品，當他走上斗牛場，在散布着死馬的肚腸堆里，在染着血跡的糞堆里的時候，他身上洒了最女性的香料。

他在法國南部旅行斗牛的時候，結識了幾個崇拜他的漂亮妓女，她們給了他一個混合香料的祕方；正是這一封信的香料！也正是寫信人身上用的香料！這種神祕的香氣是這樣的幽雅、不可捉摸和完全沒法模仿，似乎是从她那貴族氣派的身上發出來的，他管它叫做“貴婦人香”！……

他帶着快樂和驕傲所引起的滿意的微笑，把這封信讀了一遍又一遍。

信並不長；短短的几行；從賽維爾來的問候，祝他在瑪德里順利，預祝他成功。如果這封信失落了，簽名寫信的女人的名譽是會受到絲毫損害的。

信的開頭是“加拉爾陀朋友”，雅致的字跡使得斗牛士的眼睛發亮。結尾是“您的朋友索爾”；全部詞句都是友誼的、然而並不熱情，用“您”稱呼他^①，用高一級的、客氣的口吻，這些話仿佛並不是同等地位的人之間說的，而是出於高一級的人的恩賜。

斗牛士懷着認不得幾個字的鄉下人特有的崇拜感看着這封信，他怎么也抑制不住一種煩惱的感覺，仿佛遭到別人輕視似的。

“這女人！”他咕噥着。“這女人！……沒有人能夠挑動她的心。用‘您’稱呼我！用‘您’！而且偏偏是稱呼我……”

但是愉快的回憶使他心滿意足地微笑了。這種冷冰冰的風格只是用來寫信的：這是貴婦人們的習慣；見過世面的太太們的謹慎。於是他的煩惱立刻變成了贊賞。

“她多麼聰明呵！這個危險的女人！”

和他的微笑一起，也顯出了職業上的滿足，馴服猛獸的人的自豪，他夸張了被馴服的野獸的力量和勇猛，這也就增添了

① “您”和“你”——西班牙文里的 Usted（您）是對同等地位或高一級的人用的客氣稱呼；Tu（你）比較不客氣，比較親密，常用來稱呼小孩或下一級的人。
（中譯者）

自己的光荣。

加拉尔陀在玩赏这封信的时候，他的仆人伤疤脸一会儿走进，一会儿走出，把衣服和箱子摊在床上。

他的行动从容不迫，手脚伶俐，他似乎没有看到屠牛手在場。

几年以前，他就跟着这位斗牛士旅行，当一名“递剑手”^①。他在賽維尔和加拉尔陀同时开始舞披风^②练习斗牛；但是他尽是碰到倒霉事儿，而他的伙伴却成功了，赢得了名誉。

他是个小个子，黑脸，肌肉不发达，脸上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缝合得很坏的伤疤，仿佛一条灰白的烙印划过他那满是皱纹的、干瘪苍老的脸。这是他在某一个斗牛场上几乎因此送命的一处牛角伤，除了这一处险恶的创伤以外，还有几处隐蔽在他身上的其他地方。

虽则他由于酷爱做斗牛士而遭到了这些结果，可是他奇迹似地活了下来；最最残酷的却是：人们常常讥笑他的不幸，似乎看他被雄牛践踏撕扯倒是使人快乐的事情。

在那样的坏运气面前，他不得不放弃他那固执的、愚蠢的斗牛瘾，他心甘情愿地做了他的老伙伴的随从和忠诚的仆人。他是加拉尔陀的最狂热的崇拜者，可是他有时候滥用了这种亲密，竟敢对他进行忠告和批评：“如果他处在他的主人的地位的话，他在某些场合还要玩得巧妙一点呢。”

① 递剑手——屠牛手的仆人；当屠牛手要用剑刺杀雄牛的时候，就把准备停当的剑递给他。（世译本）

② 舞披风——练习斗牛的人用舞披风激怒雄牛，并不斗杀雄牛。（世译本）

加拉尔陀的朋友們老是取笑递劍手的破灭了野心，但是他不在乎这种嘲笑。放棄雄牛嗎？永远不！为着他的过去不致全被抹杀，他把自己粗硬的头发在耳朵上梳成鬚发，在他的后腦勺上保留着他年青时代的尊貴的小辮子，这是職業的標識，別人憑这个標識就会知道他不同于普通人。

每当加拉尔陀冲动地叫嚷、跟他發脾气的时候，总要提到这一条头发附屬品。

“您配得上留辮子嗎？不要臉的！……我馬上剪掉您这条老鼠尾巴；笨蛋！小提包①！”

伤疤臉逆来順受地接受了他的恫吓，可是，等他的主人从斗牛場上回来，获得了成功，帶着孩子气的自負問他：“您以为这一次怎么样？我玩得真不賴吧？”这时候，他只聳聳肩膀算是回答，用超人的沉默替自己报了仇。

由于他倆很早就成为伙伴，他就一直保持用“你”称呼他的主人的特权。照等級說，他是不可以用这种称呼对他的主人談話的，但是說这个“你”字的时候臉色就显得庄重，这是真正尊敬的表情。他的亲密类似古代的持盾者对于他的主騎士②的亲密。

从他的脖子到頭頂是斗牛士的裝飾，但是他的身子的其他部分却是管家人和裁縫司务的結合。他穿着主人送給他的英国布衣服，上衣的翻領上別着各式各样的別針，袖子上別着

① 小提包——旅行用的小皮箱。斗牛士随从的譯名。对斗牛士用这称呼，含有侮辱的意思。（英譯本）

② 持盾者和主騎士——欧洲中世紀的騎士有仆人拿着盾跟从他一起漫游行俠。（中譯者）

几枚帶綫的針。他的棕色的干癟的手象女人一样文雅地操作和整理东西。

当他把主人所需要的一切衣著服飾都放到床上的时候，又把所有的东西檢查了一遍，保証做到什么都不缺。

随后他在房間中央站定，也沒看加拉尔陀，仿佛对自己說話似地，用沙啞重濁的声音說：

“两点鐘啦！”

加拉尔陀神經受了刺激似地抬起头来，仿佛他直到这时候还没有注意到他的仆人也在这儿似的。他把那封信放进口袋，懶洋洋地走向房間尽头，似乎想延擱穿着衣服的时间。

“都准备好了嗎？……”

他的蒼白的臉突然漲紅了，神色变了。他的眼睛睜得异乎寻常地大，似乎遭到某种可怕的、意料不到的惊愕。

“您准备了什么衣服呀？”

伤疤臉指着放在床上的衣服，但是，他还来不及說話，主人已經大叫大嚷地跟他大發脾气了。

“該死的！您难道一点不懂我們的行当嗎？您是个庄稼汉嗎？……在瑪德里斗牛，茂拉的雄牛，您却替我准备了一套紅衣服，跟那个可憐的爱瑪努爱罗①‘非洲蘆葦’穿的一样；您笨透了，人家以为您是我的仇人呢，叛徒！您盼望我死嗎？倒运鬼！”

他越是想到这个疏忽的罪过，就越是憤怒，这的确是会招灾惹禍的。出过这样的事情以后，还要穿了紅衣服在瑪德里

① 爱瑪努爱罗——过去的一个著名斗牛士。（世譯本）

斗牛，这怎么行！他的眼睛燃燒着狂怒的火花，好象剛受了別人的暗算似的；他的眼睛發紅了，他似乎准备举起那双粗大的手向可憐的伤疤臉冲过去。

一个小心翼翼的敲門声使他停止了責罵。“进来。”

进来了一个服飾漂亮打着紅領帶的年青人，拿着一頂科尔陀巴氈帽①，手上戴着几只大钻石戒指。加拉尔陀憑着善于記認臉貌的本領立刻認出了他。这种本領是每一个跟群众經常生活在一起的人都具有的。他的憤怒立刻变成笑吟吟的和气态度，似乎对这次訪問感到喜出望外。

这是比尔波来的朋友，一个崇拜他的斗牛迷，热烈地替他捧場的人。关于他的事情他只記得这一点；但是他叫什么名字呢？他認識很多这样的人！——他所能知道的是他應該用“你”来称呼他，因为他倆是有老交情的。

“請坐……真想不到！你几时到的？你和你一家人都好嗎？”

那个替他捧場的人心滿意足地坐下了，正象一个信徒走进他的偶像的神殿一样，一直逗留到最后一刹那才肯离开，他听到大师用“你”称呼他感到很高兴，又口口声声叫大师“胡安”，讓家具、牆壁和在外边走廊上走过的人都知道他跟这位有名人物的亲密关系。他是当天早晨从比尔波赶到这儿来的，明天就得赶回去。这趟旅行單是为了看看加拉尔陀。他在报上看到他的几次成功：这个斗牛季节开始得不坏。今天下午天气一定晴朗。他早上在看挑选雄牛，他注意到一条葡

① 科尔陀巴氈帽——斗牛士和斗牛迷常戴的帽子。（世譯本）

萄酒色的雄牛，它落在加拉尔陀手里无疑会有一場極精采的搏斗……

但是大师有点儿突兀地打断了斗牛迷的預言。

“对不起，請原諒，我立刻回来。”

他离开房間，向走廊尽头一扇沒有号碼的門走去。

“我應該拿哪一套衣服呢？”伤疤臉問，他的声音更加沙啞了，因为他想显得很是服貼。

“綠色的，烟草色的，藍色的……全听你便。”加拉尔陀走进那扇小門看不見了，同时，他的仆人因为不必再顧忌有他在場，就报了仇似地微笑了。他明白斗牛士为什么这样匆忙地走掉，剛到穿衣服的时候，照同行們的說法，就“吓出小便来了”。他的微笑表現出称心快意，因为他又一次看到同行的最有名最勇敢的大师，由于情緒激动，也忍受着象他自己在其他城鎮走上斗牛場的时候所忍受的同样的折磨。

过了一会儿，当加拉尔陀不必再顧慮生理上的需要回到房里来的时候，他發現一个新的拜訪者。这是鲁依茲医师，大名鼎鼎的医生，他三十年来一直签署所有斗牛受伤的病狀报告書，医治瑪德里斗牛場上所有倒下来的斗牛士的伤。

加拉尔陀非常喜爱他，認為他是全世界最有修养的科学家，同时又亲热地嘲笑他的好脾气和他对于本身的疏懶。他的喜爱和一般平民的喜爱一样，只注重不修边幅和品性上有与众不同的怪癖的人的才能。

他个子矮矮的，肚子鼓鼓的，闊臉盤，塌鼻子，下巴上一簇灰黄色的胡子，因此从远处看来，他的上身很有些象苏格拉

底^①的半身象。当他站着的时候，一說話，肥胖下垂的肚子仿佛在寬大的背心里抖动。如果他坐下来，这一部分就挤到狹窄的胸口。他的穿过几天就弄得又髒又旧的衣服，仿佛是別人的衣服似的，在他的不匀称的身子上飄动翻飞，他身上的消化部分是那么肥胖，动作部分是那么瘦弱。

“他是一个傻瓜，”加拉尔陀說。“的确是个有教养的人……和面包一样善良，可是‘瘋狂’，他永远是一个貝賽大也攢不来的……他把自己所有的全都送掉了，可是別人願意給他多少，他就收多少。”

两种热烈的爱好充实了他的生活：革命和斗牛。那并不显明却很可怕的革命就快来了，讓它毁灭欧洲現存的一切吧；这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共和政体，他不打算对任何人解釋它的組織，在它的抹杀一切的否定里，只有它是明明白白的。斗牛士們象对父亲一样对他談話；他用“你”称呼所有的斗牛士，無論在西班牙的哪一个角落，只要一个电报就可以叫这位好医师立刻乘上火車，赶来医治那被触伤的“孩子”，并不期望任何报酬，他希望得到的只是別人自願給他的东西。

当他在分別很久以后看到加拉尔陀的时候，他拥抱了加拉尔陀，把他的肥胖下垂的肚子貼上这青銅一样結实的身子。

“健美者万岁！”他看来这劍刺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够格。

“你的共和国發展得怎样了，医师？它几时成立呀？”加

① 苏格拉底(紀元前 469—399)——古希腊偉大的哲学家。(中譯者)

拉尔陀用安达鲁齐亚式的譏諷口吻^①問。“国家說，我們在它的边境了，它在最近这几天里就會出現了。”

“唔！它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无賴汉？別去惹那可憐的国家吧。他最好还是学习做个更好的短槍手^②吧。至于你，你应当关心的只是多杀几条雄牛，杀得跟向来一样的漂亮……今天下午預料有一次大激动呢！有人對我說，那几条雄牛……”

但是当他講到这儿，那位亲眼看到挑选雄牛、特地赶来报告消息的青年人，打断了医师的話，談起那条葡萄酒色的雄牛使他賞心悅目，他預料它会有最精采的表演。这两个人互相行礼以后，一起呆坐在房間里，沉默了好久，接着面对面站起来。这是一种叫人發窘的場合，加拉尔陀覺得有介紹一下的必要了。但是，这位用“你”字来称呼他的朋友究竟叫什么名字呀？……他搔搔头皮，帶着思索的神色蹙起眉毛；可是他的犹豫并不長久。

“听我說：你叫什么名字呀？請原諒我……你要明白，我有那么多朋友呀！”

那青年微微一笑，掩过覺察自己被大师忘掉了的伤感，就說出了自己的名字。加拉尔陀一听到这个名字，覺得过去的一切突然記起来了，为了补救自己的健忘，就在名字后边加

① 安达鲁齐亚式的譏諷口吻——用严肃的态度說出来的玩笑和諷刺。（世譯本）

② 短槍——在斗牛的前半場一对对使用的槍；杆子有两尺多長，裝飾着紙做的綢边帶子，头是鉄做的，一插进肉里就不会落下来。短槍應該一对对插得均匀对称，适当的数目是三对。（世譯本、英譯本）

上：“比尔波的有錢的矿坑老板”。然后他介紹了“著名的医师魯依茲”。共同的癖好把这两个人結合起来，于是他們一見如故，开始談起下午的雄牛来了。

“两位都請坐，”加拉尔陀說，指着房間尽头的沙發。“你們坐在那儿就不会碍事。聊聊天，別应酬我。我要穿衣服了。好在这儿全是男人……”他脫掉了衣服，只剩下貼身內衣。

他坐在寢室和小客厅之間的穹頂下面的椅子上，听凭伤疤臉替他安排，伤疤臉打开了一个俄国皮袋，拿出簡直是女人用的梳妝匣，替主人梳妝。

他虽則早已仔細刮过胡須，伤疤臉还是替他的臉頰涂上肥皂，使出日常操作練成的熟練技巧刮起臉来。加拉尔陀洗过臉以后，又回到原位上。仆人在他的头发上洒了发油和香水，在前額和鬢角上梳成鬚发；然后开始梳理那職業的標記，那神圣的小辮子。

他小心翼翼地打着拖在主人后腦勺上的辮子，打好以后，用两支发夾把它夾在頭頂上，等以后再做最后的修飾。这时候必須在脚上忙了，他脫掉了斗牛士的短袜，讓他身上只剩毛織紧身衣和綢襪褲。

加拉尔陀的坚强的肌肉在这些衣著底下高高隆起。大腿上的一个小窪說明这是一个被牛角一挑把肉撕掉的伤处。棕色的胳膊上露出几縷过去遭受打击留下来的白色伤痕。他的棕色的光滑的胸口上交叉着两条不規則的紫色綫条，这也是流血事件的証据。在一个脚踝边的一块紫色的肌肉上，有一个圓圓的小窩，好象鑄錢币用的模子。这整个战斗机器散發出一种又純洁又健康的肌肉气息，其中混和着女人用的刺鼻

的香水气味。

伤疤臉胳膊上托着一抱棉花和白色的綳帶，跪在主人脚边。

“完全跟古代的格斗士①一样，”魯依茲医师說，打断了他跟那比尔波人的談話。“你真象一个羅馬人呢，胡安尼朵。”

“年龄关系呵，医师，”劍刺手略略帶点伤感地回答。“我們都老了。当我同时跟雄牛和飢餓搏斗的时候，我是不需要这东西的。在舞披风的时候，我的脚象鉄打的一样。”

伤疤臉在主人的脚趾縫里塞进了小团棉花；接着把棉花鋪成薄薄的一层包在脚掌和脚背上，然后，他拉出綳帶，在脚上紧紧的裹成螺旋形，裹得就象古代的木乃伊②。为了使綳帶固定不动，他拿起袖子上的帶綫的針，仔細而匀整地縫好了綳帶的两端。

加拉尔陀用裹着綳帶的脚蹬蹬地板，脚經過这柔軟东西一裹紧，似乎更加結实。他覺得两脚裹上綳帶就輕松有勁了。仆人替他穿上長袜子，一直拉到大腿中部，又厚实又有彈性，象是腿套；这是薄綢彩裝底下，小腿上的唯一的保护物。

“留心綳紋！伤疤臉，我不喜欢打綳的衣服。”他自己呢，站在近旁一面双叶鏡子前面試照自己的身前身后，弯下身子把手抹过小腿，亲自弄平綳紋。

在白袜子上，伤疤臉再套上一双玫瑰色的絲袜子，这才是

① 格斗士——古羅馬时代貴族常常逼使壯健有力的奴隶相互格斗或是跟猛兽格斗，当做娱乐。（中譯者）

② 木乃伊——古埃及用香料殮葬死人，使尸首不致腐爛。这种尸首叫做木乃伊。（中譯者）

他穿好斗牛士服裝以后还是露在外面的一双。接着加拉尔陀从伤疤臉放在旅行箱上的几双便鞋里选出一双穿上了；所有的便鞋都相当新、鞋底雪白。

这以后才算正式开始穿衣服。仆人捏着褲腰，递給他一条斗牛穿的烟草色的綢短褲，沿着縫綫綴着厚厚的金色的綉花。加拉尔陀拿来穿上，讓短褲脚管上拖着金綫子的粗帶子往下挂。这付帶子名叫“男子汉”，在膝头底下紮紧褲脚管，使得小腿压縮，給它增加点人为的力气。

加拉尔陀一面鼓起小腿的肌肉，一面吩咐仆人尽量紮紧。这确实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斗牛士的“男子汉”必須紮得紧紧的。伤疤臉就用熟練的速度，把帶子紮好，塞在褲脚管里面，只讓小綫子拖在外边。

大师接着穿上了仆人递給他的扑打手穿的上等細麻紗襯衫，襯衫的平滑透明的胸部鑲着縐边，好象女人穿的衣著一样雅致整洁。伤疤臉把襯衫扣好以后，給他打了長領結，象一条紅綫通过胸部正中一直挂到腰帶上。現在只留下一件最繁难的工作：紮纏腰帶；这是一条四公尺多長的綢帶子，似乎有整个房間那么長。这一件工作伤疤臉由于長期的經驗做得和別的工作同样熟練。

劍刺手把帶子的一端縛在自己腰上，走到房間尽头两个朋友旁边站着。

“您准备好：小心点儿，”他对仆人說。“紮得好些。”

他一面慢慢地旋轉身子，一面逐漸向递劍手移近，这时候递劍手就拉住綢帶子，有規則地把綢帶子纏在他的腰上，这么一来，腰部就显得更优美了。伤疤臉用迅速的动作改变纏腰

帶的位置。有几轉，綢帶子摺迭起来纏着，有几轉，又完全是攤平的，时时刻刻适应着屠牛手的腰，平平滑滑仿佛是一个整片，既沒有縐紋，也沒有不平整的地方。在这样旋轉身子的时候，对于服飾喜欢評头品足、吹毛求疵的加拉尔陀，有好几次停止前进，退回几步来改正：

“不行，”他不高兴地說。“呸！該死的！……小心点儿呀，伤疤臉！”

停頓了好多次以后，加拉尔陀完成了最后一轉，整条腰帶已經纏在他的腰上了。机灵的仆人把主人通身的衣服縫呀別呀，使它們成为一个整体。斗牛士脫掉它們的时候必須別人帮忙，用剪刀剪。他回到旅館以前，是連一件衣服都脫不下来的，除非那雄牛在斗牛場的观众面前替他剝下一部分，然后到医院里去，再給他全部脫掉。

加拉尔陀再坐下来，伤疤臉又抓住小辮子，解掉了发夾，添上“摩那”，这上边有一簇象帽飾似的黑綢結，使人想起早年的斗牛士所用的“雷迭西拉”^①。

大师用勁地把两条胳膊伸向两边活动活动，似乎想再耽擱一会儿再結束彩裝其余部分的穿著。他向伤疤臉要了他放在床边小桌上的雪茄，又問起鐘点，以为所有的鐘都太快了。

“还早呢……孩子們還沒来……我不喜欢老早进场去。当我們在等待的时候，別人还老是在那儿胡扯……”

这时，旅館仆役通知：斗牛队^②坐的車子已經等在街上了。

① 雷迭西拉——早年西班牙的一种綢狀头飾。（英譯本）

② 斗牛队——斗牛队由两个短枪手，两个馬上枪刺手，三个步行递劍手，一个劍刺手組成。紀律极严，对劍刺手必須絕對服从。（英譯本）

時間到了。再也沒有任何借口耽擱一下了。他穿上裝飾着金縫子的背心遮住纏腰帶，再穿上短上衣；這是綉得厚厚的叫人眼花的衣服，重得象是護身的鐵甲，燦爛得象是在燃燒。烟草色的綢衣服看得見的只有袖子的內側和背上的兩個三角形。差不多整件短上衣都被一簇簇金色的小球和綴着彩色寶石的金綫綉花遮得看不見了。肩膀部分是重重的、厚厚的金綉，那上邊挂下了同樣質料的流蘇。連衣服邊緣上也是金綉，末端排成時時刻刻在抖動的闊闊的縫子。口袋的金邊上露出兩塊綢手帕的角，跟領帶、腰帶一樣是紅色的。

“把斗牛士帽①給我。”

伤疤臉從一個橢圓形匣子里小心翼翼地捧出斗牛士帽，這帽子鑲着黑的縐邊，兩邊有兩個象大耳朵似的垂下的縫子。加拉尔陀把它戴在頭上，留心着讓他的“摩那”留在外邊，適中地挂在背上。

“披風呢。”

伤疤臉從椅子上拿起叫做“耀武揚威”的斗牛披風。這是華麗的，配得上給皇子使用的綢披風，和衣服一樣顏色，也和衣服一樣的滿是金綉。加拉尔陀把披風披在肩膀上，照照鏡子，覺得很滿意。

“不很壞。讓我們上斗牛場去吧。”

他的兩個朋友為了要去租車子跟着他走，很快地向他告辭。伤疤臉腋下夾着一大捆紅布②，兩頭露出幾把劍的柄和

① 斗牛士帽——托利杜尔的小圓帽。形似肉餅。（英譯本）

② 紅布——縛在一根杆子上的一方紅綢，在就要刺殺雄牛的時候，揮舞起來，刺激雄牛，引它攻擊。（世譯本）

鞡头。

当加拉尔陀下楼走向旅館走廊的时候，看到街上吵吵鬧鬧的一大群人，仿佛剛出了什么大事情似的。除了門口看得見的人以外，他还聽見看不到的人群的哄鬧声。

旅館主人和他的全家来了，伸着两手，正象是送他去長途旅行似的。

“祝您好运道！祝您成功，一切順利！”

仆役們由于热情和兴奋，也都不顧一切社会地位的差別，跟他握手。

“祝您好运道，董·胡安！”

他环視了一下，向四面八方微笑，沒有注意到旅館里女人們的焦急的神色。

“謝謝；非常感激。回头見。”

这时候他变了。加拉尔陀把那叫人眼花的披风披上肩膀，无忧无虑的微笑使他的臉上显出活气。他臉色蒼白，油汗滿面，象一个病人；但是他發出一个活着的人的快乐的笑声，正在走向观众，并且以一个一定要在观众面前裝气派的人的本能，摆出新的姿态。

他驕傲地裝腔作势地跨步，抽着左手的雪茄；他披着华丽的披风，扭动屁股走路。帶着一个健美者的傲慢态度坚定地踏着步子。

“对不起，先生們……讓我过去。非常感激，非常感激。”

当他从挤在旅館門口的許多衣服破旧骯髒的替他捧場的人們中間，替自己开出一条路来的时候，他小心謹慎地避免跟別人接触，免得弄髒他的衣服。这些人沒有錢看斗牛，所以和

用这个机会跟这位著名的加拉尔陀握握手，或者至少碰碰他衣服上的什么东西。

人行道旁有一輛車子等着，由四匹用繸子、鈴子鮮艷地裝飾着的騾子拖拉。伤疤臉已經夾着那捆紅布和劍坐上赶車人的座位。車子里坐着三个斗牛士，披风放在膝头上，穿着跟大师一样滿是綉花的閃閃發光的衣服，不过綉花是銀色的。

加拉尔陀在群众的簇拥中，不得不用肘子擋开想来碰他的手，終于費勁地走到車子的踏脚边，替他捧場的人們不拘礼节地推着他，把他抬上車子。

“你們好，先生們。”他向自己的斗牛队簡短地說。

他坐在踏脚旁边，讓所有的人都能够看見他，他微笑着，用点头回答了許多衣衫襤褸的女人的叫喊和卖报人的喝采。

車子由四匹兴高采烈的活潑的騾子拉着很快地前进，富有生气的鈴声在街上洋溢着。人群向两边讓开，讓牲口过去；但是也有很多人攀着車子，冒着滾到車輪底下去的危險。帽子和手杖在空中揮舞；到处奔騰着热情的浪潮；这是一股有感染力的潮流，它有时候会使群众瘋狂起来、兴奋起来，会使他們叫嚷，却連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

“勇敢的人們呼啦！……西班牙万岁！”

加拉尔陀还是臉色蒼白，但是露出微笑，一边敬礼，一边反复地說“非常感激”，他因为民众的热情而激动，因为自己的名誉竟使他們把他的名字跟祖国的名字連在一起而感到驕傲。

成群的男女野孩子跟着車子尽力奔跑，仿佛他們可以在這場瘋狂的賽跑的終点得到什么出奇的东西似的。

一个鐘点以来，阿尔卡拉街就成为一条車輛的河，流过挨

挨挤挤向郊外走去的行人的两岸之間。各式各样、新旧俱全的車輛組成了暫時的但是吵吵鬧鬧、沒有秩序的移民：从古老的公共馬車——真正的时代錯誤——一起，一直到最新型的汽車。

所有的電車都塞滿了人，連踏脚上也挂滿了一串串葡萄似的人。公共馬車在賽維爾街拐角上接客，車夫在車上叫喊：“上斗牛場！上斗牛場！”裝着縫子的騾子兴高采烈地叮叮噹噹响着，拉着沒有篷的車子快步跑过，坐在車子上的是披着白色花边面紗、插着鮮艳花朵的女人們；随时可以听到一声恐怖的叫喊，因为有一个野孩子从这边人行道冲到另一边去，不管洪流一般的車輛，終于猴子一样敏捷地从車輪底下逃了出来。汽車喇叭在喊不平；赶車人在叫嚷；报販叫卖报刊，上面印着就要上場的雄牛的圖片和历史，或是著名斗牛士的照片和傳記；不时有一陣好奇的哄哄声增强了人群的嚷嚷。

服飾光彩夺目的騎者，由穿黑制服的警察护卫着，騎着瘦削可憐的蹩脚馬走过，他們腿上裹着黄色的护甲，穿着金綉的短衣，戴着用粗粗的縫子代替綢結的獺皮闊边圓帽。他們都是馬上枪刺手^①；粗魯的騎士，好象山地居民的模样，在高高的摩尔式馬鞍后面，載着一个紅色的怪物；这就是所謂“聰明的猴子”^②，也就是把坐騎牽到他的住所里去的仆人。

几个斗牛队都坐着做篷車子，队里斗牛士的綉花衣服在

① 馬上枪刺手——斗牛时一个騎在馬上用長枪攻击雄牛的人。（英譯本）

② 聰明的猴子——在斗牛場上剝去死馬的馬具，撒沙掩住血迹的仆人。
（英譯本）

下午的日光中閃閃發亮，耀人眼睛，激起熱情。“這是傅安德斯！”“這是蓬巴！”熟悉的人因為認得出來，感到高興，用急切的眼光追隨着遠去的車子，仿佛就要發生什麼大事情，唯恐遲到似的。

從阿爾卡拉街的一端可以看見整條寬闊的、筆直的、給太陽照得雪白的路，兩旁的樹木發出初春的新綠，陽台上站着黑壓壓的人群，路面被挨挨擠擠的走向西培萊索①去的行人和飛快的車子遮住了，只露出東一段西一段的空隙。

到了西培萊索，兩邊排着樹木和大建築物的街道又向上傾斜，阿爾卡拉門象凱旋門似的遮住了遠景，它那白色的輪廓襯着青蒼的天空，飄浮着幾朵象孤單的天鵝似的輕云。

加拉爾陀不聲不響地坐着，用始終不變的微笑回答歡呼。他向短槍手們招呼過以後，就一句話也不說。他們也不聲不響，臉色蒼白，被不可知的、即將到來的未來壓着心頭。現在他們在別的斗牛士眼前，那種在群眾面前必須保持的英雄的矜持，反正沒有用處，也就丟掉了。

似乎有一種神祕的靈感在通知群眾：坐車上斗牛場去的最後的斗牛隊來了。跟着車子向加拉爾陀歡呼的野孩子們跑得喘不過氣來，終於分散在車輛叢中了；可是所有的人還是都回過頭，似乎覺到這著名的斗牛士已經到他們背後不遠的地方了，他們為了把他看看清楚，都放鬆腳步，在人行道邊上站定了。

女人們在前面的車輛里，聽到快跑的騾子的叮噠聲，都回

① 西培萊索——噴泉名。（英譯本）

过头来。模糊的吼声从站在人行道上的人群里传来。这一定是热情的欢呼，因为有些人挥着帽子；有些人挥动着大手杖招呼。

加拉尔陀笑吟吟地一扭脸，回答所有的人，但是他因为思潮起伏，不大注意到这些问候。他的旁边坐着国家，一个忠实的先锋^①，比他大十岁的短枪手，粗鲁雄壮的汉子，眉毛蹙拢，脸色严肃。他在同行里是以善良真诚和热心政治出名的。

“胡安，您不会抱怨玛德里的，”国家说。“您把群众给迷住了。”

但是加拉尔陀似乎并没有听见这话，却很想说出郁结在内心的思想，回答说：

“我预感到今天会出什么事。”

车子到西培莱索旁边停住了，一个庄严的大出丧行列正从牧场散步区出来，到卡斯蒂扬那去，截断了阿尔卡拉街的车辆洪流。

加拉尔陀脸色更加苍白了，心慌意乱地看着银十字架和牧师们的行列经过。牧师们悲哀地诵唱着，同时，有几个怀着仇恨，有几个怀着妬忌，注视着这些被上帝忘掉了的、赶去寻欢作乐的人流。

剑刺手立刻脱下了斗牛士帽，短枪手们也一样，只有国家没有脱帽。

“呸，该死的！”加拉尔陀叫嚷起来。“拿掉您的帽子呀，地

① 先锋——舞动披风帮助大师，使雄牛头晕眼花，便于大师刺杀的斗牛士。（世译本）

獄里的家伙！”

他冒火地看着国家，仿佛准备打他，因为他凭某种迷糊的直觉，充分相信：这种离經背道的行为一定会給他帶來最大的不幸。

“好吧……我脫帽吧。”国家悻悻地說，好象一个不称心意的孩子，这时候，十字架已經走远了。“我脫帽……但是只是为死人脫的。”

他們为了讓長長的送殯队伍过去，不得不停了許多时候。

“运道真坏！”加拉尔陀說，气得声音也發抖了。“誰想得到有大出丧来截断上斗牛場的路！……該死的！我說得对，今天一定要出什么事了！”

国家耸耸肩膀微笑着。

“迷信，盲从……上帝或者大自然是不关心这一类事情的。”

这些使加拉尔陀更加憤怒的話，却似乎把別的斗牛士的忧虑赶跑了，他們嘲笑他們的伙伴，象他每一次說那最愛用的句子“上帝或者大自然”的时候一样。

道路暢通之后，車子就恢复先前的速度，尽快地走了，赶过了上斗牛場去的旁的車輛。到了那儿，車子往左走向叫做“馬房”的門，这是通到院子和牛馬房去的，可是，由于人很挤，車子被逼走得很慢。

当加拉尔陀帶着短枪手們一起下車的时候，又受到了一次大欢迎。他推挤着，防备別人骯髒的手触到他的服裝；向四下里微笑問候；藏起了所有的人都想握一握的右手。

“讓我过去吧，先生們；非常感激！”

在斗牛場的主要建筑物和附屬建筑物之間的大院子里，挤滿着群众，他們想在入座以前，就近看看这些还騎在馬背上、高出人群头上的斗牛士。可以看到馬上接鑰手①穿着十七世紀的服裝。

院子的一边是一排平屋，門上搭着葡萄架，窗檻上放着花盆；这是办公室、工場、牛馬房，以及牛馬房管理人的宿舍、木匠和別的場务人員的房屋所組成的一個小村子。

屠牛手吃力地在人群里前进。他的名字夾杂在热情的欢呼声中，从這張嘴飞到那張嘴。

“加拉尔陀！……健美者在这儿啦！呼啦！西班牙万岁！”

他沒有別的念头，只是想到群众对他的崇敬。他大搖大摆地向前走，象天神一样鎮靜，象出席为他召开的庆祝会一样愉快得意。

突然，两条胳膊箍住了他的脖子，同时一陣强烈的酒气扑进他的鼻子。

“好汉子！……机灵鬼！为英雄欢呼三次！”

那是一个很体面的先生，跟几个朋友一起吃了早餐的一个商人，他認為已經擺脫了朋友們善意的監視了，其实他們就在旁边看着他胡鬧呢。他把头靠在劍刺手的肩头上，就那么一动不动，仿佛醉得快要睡熟了。加拉尔陀推，醉汉的朋友們拉，总算擺脫了这不可容忍的拥抱。醉汉看到自己跟他的偶

① 馬上接鑰手——两个騎馬的人，在斗牛队前头列队行进，騎着美丽的馬快跑着，临空接住場長抛过来的鑰匙。意思是叫他去开牛房的門，但是事实上牛房門是另外有人开的，这只是留傳下来的一种仪式。（世譯本）

象分开了，又热情地叫嚷起来：

“好汉呼啦！——讓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到这儿来赞赏这样的斗牛士，并且妬忌到死吧。他们也许有军舰，他们也许有钱，但是那没有用！他们没有雄牛，也没有这样的好汉，好汉的胆量吸引了所有的人……我的勇士呼啦！我的国家万岁！”

加拉尔陀走过了一座刷白的、没有任何家具的大厅，他的同行们在这儿被斗牛迷包围着。随后，他挤开了一条路，走进一扇被人群挡住的门，到了一个阴暗狭小的房间，房间尽头耀着亮光。这是礼拜堂。一张叫做“白鸽圣母”的瑪唐娜①的旧画贴满祭坛后方。在香案上点着四支蜡烛。几束满是尘埃虫蛀的纱做的花插在普通的陶器花瓶里。

礼拜堂里满是人。下层社会的穷斗牛迷挤在里面，以便就近看看名角儿。在暗黑里，有的人脱了帽子站在前排，另一些人坐在椅子上或是凳子上，大部分都背向着圣母，焦急地张望着门口，准备一看见彩装出现，就立刻喊出名字来。

短枪手和马上枪刺手都是跟大师一样拚出性命的可怜人，可是他们的出现简直没有引起一些咕囔声。只有极热心的斗牛迷才知道他们的外号。

突然响起了一阵长时间的哄哄声，大家重复着同一个名字：

“傅安德斯！……这是傅安德斯！”

这优美的斗牛士个子高高的，态度文雅，肩上披着松开的

① 瑪唐娜——圣母，耶穌的母亲瑪利亞的称号。因为不同的雕像和画像而有不同的名称，例如：白鸽圣母、希望圣母等等。（中译者）

披风，走到香案边，用演戏的姿势弯下一个膝头。这时候，烛光使他那对茨冈人①的眼睛反射出光芒，又照遍纤细的、轻捷的跪着的身子。他做了祷告、划了十字之后，站起身来，倒退着向门口走去，眼睛老是盯住圣母象，好象是一个次中音歌唱家一面敬礼一面离开听众。

加拉尔陀的敬神比较诚朴。他进来时，手里拿着斗牛士帽，披风裹在身上，走路也一样地傲慢；但是当他走到圣母象前的时候，他把两个膝头都弯下来，跪在地上祷告，并不注意几百对眼睛正在看他。他的真率的基督教徒的灵魂由于恐惧和懺悔正在发抖。他热忱地请求保佑，就象一个生活在不断的危险里的老实人，信仰任何一种不利的影响和超自然力量的保佑。在整整一天里，他第一次想到他的妻子和母亲。可怜的卡尔曼，她在赛维尔等着电报呢！安古司蒂太太在稜科拿达田庄带着她那群母鸡安静地生活着，还没有确切地知道她的儿子究竟在什么地方斗牛呢！……他呢，怀着今天下午会遭到意外的可怕的预感！……白鸽圣母呵！保佑保佑吧！他会善良，会忘掉旁的事物，会顺从上天的意志生活！

于是，他那迷信的灵魂由于这不起作用的懺悔而得到安慰，他走出礼拜堂的时候，还是激动的，眼睛模模糊糊的没有看到挡在他前面的人群。

外边，斗牛士们等在大厅里，有一位胡须刮得光光的先生，穿着怪不自在的黑衣服，向他问候。

“运道多坏呀！”斗牛士咕囔着，同时继续向前走。“我断

① 茨冈人——或称吉卜赛人，欧洲的一个流浪民族。（英译本）

定今天一定要出什么事了！……”

他是斗牛場牧師，一個斗牛迷，他在短衫袋里藏着聖油^①來看斗牛。他是興隆區的牧師，過去幾年間他堅持跟瑪德里市中心另一個教區的牧師展開激烈的爭論，因為那個牧師主張自己有更正當的理由可以包辦斗牛場的宗教事務。一起到斗牛場來的還有一個鄰人，這鄰人替他做聖器保管人，以一個看斗牛的座位作為報酬。

在這些日子里，他從朋友和被保護者里边輪流選出一個他想賜恩給他看斗牛的人充當聖器保管人。他坐進由斗牛場經理付錢的漂亮的馬車，短衫里懷着聖器上斗牛場去，場里在雄牛進場處給他保留着兩個前排座位。

牧師彷彿是這兒的主人似地走進禮拜堂，看到群眾的行為就生氣了：大家固然都沒有戴帽子，可是都在高聲談話，有幾個還在抽煙呢。

“先生們，這兒不是咖啡店。請出去吧。斗牛馬上要開始了。”

這個通知趕走了所有的人，牧師就掏出藏着的聖油，放進一個油漆的木匣子里。他一放好聖杯，也匆匆忙忙走了出去，以便在列隊行進的斗牛士隊出場以前就在斗牛場的座位上坐好。

人群不見了。院子里只留下穿綢衣服和綉花衣服的人們，戴着大大的獺皮圓帽子和穿黃衣服的槍刺手、馬上接鎗手和穿着金色和藍色号衣的值班仆人。

① 聖油——按照天主教儀式，替臨死的人抹上的一種油。（中譯者）

在通斗牛場的進口、叫做“馬門”的拱門下邊，斗牛士們以經常訓練而成的速度挨次站好位置，準備列隊行進：最前頭是大師們，後邊跟着的是短槍手，再後邊，在院子裡是蹄聲得得的后衛隊，一隊披鐵甲的嚴肅的馬上槍刺手，散發着熱烘烘的皮革和馬糞的氣息，坐騎都瘦骨嶙峋，它們在踢蹄子，右眼上捫着遮眼布。在遠處，幾頭小拖騾，象是這支隊伍裡的輜重隊，煩躁地站着等待拖屍體出場；這些不安靜的壯健的牲口，梳洗得干乾淨淨，皮色發亮，馬具上裝飾着繸子和鈴子，脖子上裝飾着小小的國旗。

拱道盡頭，在把門攔住下半段的木柵上邊，可以看見一片青天、斗牛場的屋頂和擠滿觀眾的階級看台的一部分，在那兒，象五顏六色的蝴蝶似的，飄動着扇子和紙片。

一股非常強烈的气浪，象是從一個極大的肺裡噴出來的，直吹過這個過道。隱約的和諧的哄哄聲隨着空氣的波浪吹送過來，叫人聯想到那差不多聽不見的遠方的音樂。

沿着拱道邊緣看得見一排人頭：這是坐在近邊看台上的觀眾的頭，在好奇地探看，以便盡先看到英雄們。

加拉尔陀和另外兩個劍刺手站在一排，他們既不談話，也不微笑，只是嚴肅地點點頭相互問候。每一個人都在想自己的心思，讓自己的想象力向遠方飛去，或者由於過於激動，茫茫然什麼也不想。他們沒完沒了地整着披風，這種心不在焉的動作洩露了他們的憂慮，一会儿把它披在肩上，一会儿把它的邊緣纏在腰上，這樣一來，這鮮艷的披風下邊，就可以又雅致又神氣地露出用絲綢和金綉披蓋的小腿了。每一個人的臉都是蒼白的；不是沒有光彩的蒼白，却是閃閃發光的帶紫色的蒼

白；由于激动，臉上涂了汗水的釉。还没有看見他們的时候，他們的心已經在沙場上了，他們感到了牆那边可能出事的不可克制的忧虑，不能預知的恐惧，和那已經預感到、却还没有看見的危險。這場斗牛究竟怎样結束呢？

从斗牛队后边傳來两匹馬的快步声，它們在斗場外边的連环拱廊下走。这是馬上接鑰手到了；他們穿着黑色的古代服裝，戴着插上紅色黃色羽毛的瓦形帽子。他們剛才到斗牛場去快跑了一圈，赶跑了所有的闖进场来的人，回来就走在斗牛队前面，作为队伍的先鋒。

拱頂建筑的門和前面的柵門完全敞开了。这时候出現了广大的圓地，真正的大斗牛場，大的圓沙場，这儿就將演出悲劇来激动和娱乐一万四千个人了。混杂而又和諧的各种声音变得更响了，隨即轉成活潑奔放的音乐，仿佛是一支响亮鏗鏘的胜利进行曲，使得观众随着雄壯的曲調摆动着臀部和肩膀。健美的人們，前进呵！……

斗牛士們由于光綫突然改变眨着眼睛，他們从黑暗走进光明，从沉默安靜的过道走进非常嘈杂的斗場，在斗場的階級看台上的人群由于激动和好奇不停地騷动着，他們为了看得清楚些，都陆陸續續站了起来。

斗牛士們向前行进，他們踏上了沙場，因为場地广大，似乎頓時縮成侏儒了。他們仿佛是一些小小的發亮的傀儡，太阳光在他們的綉花衣服上閃出了虹彩。他們的优美的动作激發得群众乐得象小孩子看到一个叫人惊奇的玩具。激动人群的瘋狂的冲动影响全場，使人神經顫抖，感到莫名其妙的战慄。有的人在喝采，另一些比較熱情和神經質的人在叫喊，音

乐在狂奏，在这一片狂响声中，斗牛队庄严緩慢地排队前进着，从門口一直走到場長席前面，用胳膊和身体的优美的摆动配合着短短的一步子。这时在斗場頂上蔚藍的圓形的天空里飞过了一群白鴿，它們是被这磚砌的火山噴火口噴出来的狂响声惊起来的。

斗牛士們一走上沙場，感覺就两样了。他們拚出性命不單是为了錢。他們面对着那不可測料的事物，反而忘記恐怖和駭怕。他們已經踏上沙場、来到观众面前了；现实已經到来了。他們朴質野蛮的灵魂对于名誉的渴望，压倒伙伴們的意願，对自己的力量和灵巧所感到的驕傲，这种种都使他們瞎了眼睛，使他們忘記了一切畏懼，激起了他們瘋狂的胆量。

加拉尔陀完全变样了。他挺直身子走路，仿佛想显得格外高大似的；他帶着征服者的驕傲行动着，帶着胜利的神情向四边看，似乎另外那两个劍刺手并不存在似的。斗牛場和群众，一切都是他的。这时候他覺得自己有力量活活杀死卡斯蒂揚那或是安达魯齐亞牧場上的任何雄牛。他断定，所有的掌声都是为他响起的。在包厢和看台上，罩着白色头披的几千对女人眼睛，都只会盯着他看；这一点也是不容怀疑的。群众崇拜他，当他傲慢地微笑着向前走去的时候，仿佛整个狂热的喝采都是对着他一个人的。他沿着看台上一排排的座位扫視了一下，注意到替他捧場的人最多的地方，却沒看到那儿也混和着他的同行的朋友們。

他們把斗牛士帽拿在手上，向場長致敬，于是这輝煌的队伍就分开了，步行斗牛士和馬上斗牛士向四面散开了。在馬上接鑰手用帽子接住場長拋过来的鑰匙的时候，加拉尔陀走

到替他捧場最熱心的那些人坐着的看台前面，他把華麗的披風交給他們，委託他們保管。那漂亮的披風被幾隻手接了過去，他們把披風展開在看台前面的障牆上，當作一個團體的神聖的象徵。

替他捧場最熱心的人們站了起來，揮舞著手臂、手杖向屠牛手致敬，大聲地宣告了他們的希望。“讓我們瞧瞧這賽維爾人的表演吧！……”

他把身子靠在障牆上，夸耀著自己的膂力，笑迷迷地反復地向所有的人說：

“非常感激。我一定尽可能玩得好些。”

不但替他捧場的人一見到他就表達了他們強烈的希望。他到處發現觀眾中有信徒在注意他，期待著緊張的激動。他是一個能夠使人“興奮”——這是斗牛迷們的說法——的斗牛士，而這種“興奮”大概是會使人進醫院的。

所有的人都認為他註定要死，被牛角觸死在斗牛場上，正因為這樣，大家都懷著殺人的興奮向他喝采，帶著嫌惡人類的人所特有的那種野蠻的興趣：始終跟著一個馴獸者，目的就是想親眼看見他被他的野獸吃掉。

加拉爾陀嘲笑那些老斗牛迷，謹嚴的斗牛博士，他們斷定：如果一個斗牛士按照適當的規則行動，是決不可能被雄牛觸到的。什麼規則！……他不知道這些規則，也不願意花費心力去學習這些規則。為了保證取得勝利，只有大胆和勇敢才是必不可少的。他差不多是盲目地，就憑著膽量，加上力氣的幫助，很快地就獲得成功的，他使觀眾不得不驚奇，他用瘋狂的勇敢迷住了觀眾。

他并不象别的屠牛手一样，在大师身边当过多年先锋和短枪手，按部就班地上升。雄牛的头并不叫他畏惧，他说：“饥饿才更加可怕呢。”迅速地上升是最有趣的事情，群众看到他一开头就是一个剑刺手，在不多年以后就红极一时了。

大家赞赏他，就因为大家都以为他一定就要遭到不幸的。他跟死开玩笑的盲目性激起群众可怖的兴奋。群众照顾他，注意他，就象对待在教堂里立刻就要执行死刑的罪犯一样。这一个斗牛士是不吝惜自己的：他献出了一切，包括他的性命。他值得花费那么多钱。群众带着坐在安全地方看着危险的人的兽性，欣赏着鼓励着这位英雄。比较慎重的人耸耸肩膀，把他看作一个跟命运打赌的自杀者，咕囔着：“只要这样下去，总要……”

在喇叭和大鼓声中，冲出来第一条雄牛。加拉尔陀胳膊上搭着他那件没有装饰的斗牛披风，呆在障墙边，靠近替他捧场的人们占着的看台，傲慢地一动不动，好象全部观众的眼光都集中在他身上。这条雄牛是给别人看的。等他的那几条出来的时候，他就会显出他的本领来的。但是他的同行们舞动披风引起的喝采声使他活动起来了，他改变了原来的主意，参加了搏斗，他表现得胆量多于技巧。全场都替他喝采，他的毫无畏惧使他們快乐得激动起来了。

当傅安德斯杀死了第一条雄牛，走向场长席，向群众致敬的时候，加拉尔陀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了，仿佛对于别人而不是对于他的每一个满意的表示，就等于故意侮辱他。现在轮到他了：大家就会看到一些惊人的举动了。他并不确切地知道是怎样一些举动，但是他决计要叫群众吃惊。

第二条雄牛一出来，加拉尔陀就凭着他的活跃和出风头的愿望，在整个斗牛场上到处奔跑。他的披风时时刻刻碰到那牲畜的鼻子。雄牛把他队里外号“牛肉汁”的那个马上枪刺手从马背上摔下来，倒在牛角前面动弹不得了，大师抓住了勇猛的牲畜的尾巴，猛力地拖，逼它过身来，一直拖到那跌下马来来的骑士出了险。这样的绝技，使群众热情地拍掌了。

到了插短枪的时候，加拉尔陀呆在障墙间的通道上等待杀牛的喇叭信号。国家拿了短枪，在斗场中心挑拨那雄牛进攻。他既没有优美的动作，也没有值得骄傲的大胆，干着“只是为赚面包的工作”。他在赛维尔有四个小儿女，如果他死了，他们就不会有第二个父亲了。除了尽他的责任以外就再也没有别的：短枪插得正象一个斗牛的散工，不希望别人喝彩，只希望别人不吹口哨。

当他插上一对短枪的时候，有几个人在大看台上拍掌，同时也有些人暗暗指着他的想法，用嘲笑的声调对他的插短枪表示不满。

“少用策略，靠得近点！”

可是国家因为距离太远，误解了，他象他的大师一样地微笑回答：

“非常感激；非常感激。”

当宣告开始杀牛的喇叭和大鼓响起，加拉尔陀重新跳进斗场的时候，人群兴奋得嘩嘩地骚动起来。这确实是他们所偏爱的屠牛手呀。现在他们可以看到最巧妙的动作了。

他拿了伤疤脸从障墙后边递给他的卷攏的紅布，从鞘子里抽出剑来，这也是他的仆人递给他的，然后一只手拿着斗牛

士帽，用短促的步子走到場長席前面站住。所有的人都伸長脖子，貪婪地看着這位偶像，但是沒有一個人听得見那“光榮的保證”^①。他那身材魁梧丰采奕奕的身軀，為了話可以說得响一點，上半身向后仰，給人的印象正象一個善于雄辯的演說家一樣。當他結束了說話，半轉過身來，把他的斗牛士帽丟在地上的時候，爆發了一陣响亮興奮的喊聲：賽維爾人呼啦！就要看見真正的角鬥了！……在場的人都相互看了一眼，大家互相默契地認為就要看到驚人的事情了。看台上的群眾感到一陣哆嗦，好象在期待什麼偉大莊嚴的事物。

接着，人群突然沉寂下來，靜悄悄的彷彿這個斗牛場突然完全空了。一萬四千個人都把生命集中在他們的眼睛里。似乎沒有一個人透氣。

加拉尔陀慢慢地走向那雄牛，把紅布貼在肚子上，好象是一面大旗，另一只手里拿着劍，走一步揮一下，象是鐘擺。

他回頭看了一下，看到國家和另一個隊士跟在他後面，胳膊上搭着披風準備來幫助他。

“都走開！”他說。

他的聲音打破了那深沉的、主宰全場的寂靜，一直傳送到最遠的座凳上，全場報以一陣贊賞的狂叫……“都走開！……”他已經說過都走開啦！……多麼了不起的勇士呵！

他獨自一個靠近那牲畜，突然，所有的人都重新寂靜下來

① “光榮的保證”——屠牛手對重要的到場人（主席、爵位崇高的人、朋友等等）保證：為了他的光榮，他一定又漂亮又勇敢地刺殺雄牛。類似舉杯祝頌的簡短演說。（世譯本）

了。他十分鎮靜地把紅布解散了，展開了，同時再向前走了几步，一直到他几乎觸到那雄牛的鼻子，雄牛慌張地站着，被這一個人的大無畏精神吓倒了。

觀眾不敢說話，簡直不敢呼吸，但是他們的眼睛閃出崇拜的光芒。了不起的男子漢！他自動地走到牛角尖上去了！……他迫不及待地用一只腳蹬着沙地，挑撥那牲畜進攻，它的長着尖銳的角的龐大的肉體吼叫着向他沖來。紅布掠過牛角，牛角觸到了屠牛手服裝的縫子和邊飾，但是劍刺手一動不動站在原位置上，只把上半身稍稍向後一仰。群眾一陣呼喊跟着這個紅布的“掠過”爆發出來了。呼啦！……

那牲畜轉過身來，再一次向他撲過來，他的紅布在觀眾的呼喊聲中又來了一次“掠過”。雄牛受騙次數越多，越是憤怒，不斷地攻擊斗牛士，斗牛士却一直沒離開那一塊小小的地面，反復着紅布的“掠過”，他被逼近身邊的危險和觀眾的呼喊聲所激動，似乎沉醉了。

加拉尔陀覺到那頭野蠻的牲畜就在他的身邊噴鼻息，它的潮潤的氣息和口沫直沖着他的右手和臉。因為他已經習慣于接近雄牛，他似乎把這野獸看作好朋友，這野獸甘願讓他殺死，把榮譽奉獻給他。

終於雄牛似乎玩倦了這個把戲，好一会儿呆着不動，用憂郁的眼睛瞧着人和紅布，似乎它那模模糊糊的頭腦里正在猜疑：這邊究竟存在什麼陰謀詭計，要通過一次次的攻擊，把它引向死亡呢。

加拉尔陀感到那最精采的一瞬間已經到了，那感覺跟他最大的幾次成功中所感到的一樣。就在現在！……他左手一

扭，把紅布卷在小杆子上，同时把右手举到眼睛一样高，把劍尖向下对准那牲畜的脖子后上部。从观众中傳來了一陣表示抗議的騷动。

“不要刺呀！”几千个声音一起叫嚷。“不要……不要！”的确太早了。雄牛还支撑得住，不适合做这个动作，它一定会进攻而且触中他。他不按照技术規則行动。可是对于这样一个不顾前后的人，規則和性命又算得什么呢！

突然，在雄牛向他冲来的同时，他帶着劍向雄牛直冲。这是一个野蛮的殘忍的撞击。一瞬間，人和牲畜并成一团，一起向前移了好几步，沒有人看得出誰是胜利者：是胳膊和身体的一部分夾在两只牛角之間的人呢，还是低下头来想用牛角触中那似乎想溜开的金光閃閃、五顏六色的傀儡的牲畜。

終於，这一个肉团拆开了；紅布丟在沙地上，象一片破布，斗牛士空着两手，因为反坐力，踉踉蹌蹌地退了几步，才重新站稳了。他的衣服凌乱；領帶被牛角撕碎，飄在上衣外边。

雄牛以进攻的姿态繼續向前猛冲。在它的粗脖子上差不多看不見那一直刺到刀根的劍的紅柄了。突然，那牲畜站住了，痛苦地扭动着；然后弯下前腿，低下头来，一直低到咆哮着的嘴触到了沙地，終於它帶着几陣临死的痙攣倒下了……

整个斗牛場似乎崩毀了；斗牛場的磚瓦似乎互相撞击起来了；观众似乎駭怕得立刻就要逃跑了；他們都突然站起来，发抖，变了臉色，揮动胳膊。死了！……怎样的劍刺呵！所有的人在那一秒鐘里都以为斗牛士被牛角触中了；所有的人都断定他立刻就要鮮血淋漓地倒在沙地上了；但是，現在他們看見他还站在那里，虽然被那一撞撞暈了头，却还在微笑

呢！……惊异使得观众的情绪更加狂热了。

“哎呀！他真是野兽！”看台上的人们叫嚷了，找不出更适当的字眼来表达他们无限的惊异。“多么野蛮的人呀！”

许多帽子飞向斗场。猛烈的拍掌声象落雹子一样，这时候，屠牛手绕着场边走，掌声从这座看台响到那座看台，一直响到他走到场长席面前。

当加拉尔陀张开胳膊向场长致敬的时候，加倍地响起一阵雷轟一样的喝采。所有的人都叫嚷着，替他申请“大师”的荣誉。“应当把那条雄牛的耳朵赏给他。”“从来没有比这次奖得更恰当的了。”“这样又准确又大胆的剑刺是少见的。”场里的一个仆役交给他一个黑黑的、毛茸茸、血淋淋的三角形东西；这就是那牲畜的一只耳朵尖；这时候，热情更加高涨了。

斗牛场上已经进来了第三条雄牛，对于加拉尔陀的大喝采还是继续着；仿佛观众还没有从惊异中清醒过来，斗牛的下半场不可能发生有点儿兴趣的事情似的。

旁的斗牛士由于同行的妬忌，脸色苍白了，正在竭力吸引观众的注意。可是，在刚才那一阵大爆发以后，他们得到的掌声显得那么微弱无力。观众已经因为刚才那一阵子过度的兴奋感到困乏了，只是心不在焉地看着在斗牛场上展开的新情况。

立刻，这排座凳上的人和那排座凳上的人掀起热烈的辩论。

替旁的屠牛手捧场的人们已经冷静下来，摆脱了刚才那一阵使他们不能自主地卷了进去和别人一样激动的浪潮，开始变更他们不经思考的赞成姿态，议论起加拉尔陀来了。

“非常勇敢”，“非常大胆”，“連性命也不顧的家伙”，但是这簡直不是艺术。另一方面，特別热情而富于兽性的，由于脾气相投对于他的大胆特別欣賞的那些偶像崇拜者，正象一个信徒碰到別人当着他的面怀疑他的圣者的奇迹似的，憤怒起来了。

不少引起座位中騷动的小事情分散了观众的注意。突然有一群人在看台上吵鬧起来了；那儿所有的人都站起身来背朝着斗牛場，胳膊和手杖在人海中搖揮着。其余的人也都忘了斗牛場，注意发生騷乱的地方和漆在那一座看台前面矮墙上标明座位地段的大数目字去了。

“第三号里有人打架！”有人高兴地叫喊。“現在第五号里爭吵起来了。”

后来，所有的人都受了感染，奋激起来，站起身来，越过旁边人的头顶看过去，只見几个警察慢吞吞地走上去，他們从这一排挤到那一排，用尽力量才爬到打架的地方。

“坐下来！”头脑冷靜一点的人叫嚷着，因为別人擋住了他們的視線，斗牛士还在那儿繼續斗牛呢。

人海逐漸风平浪靜了；人头在座位上恢复原先的曲綫，斗牛繼續着。但是观众的神經似乎已經受了过度的刺激，用沒有理由的憎惡或是看不起的沉默表达了他們对待那几个斗牛士的感情。

观众由于剛才太兴奋了，以为接着来的大概都是沒趣味的了，因此他們吃吃喝喝，竭力消遣他們的厌倦。小販們在障牆后边的过道上走，用惊人的技巧把买主向他們要的东西抛上去。橘子象金球似地飞到看台上空；从小販手里笔直抛到买主手里，好象有一根綫牽着似的。汽水瓶打开了，金色的安

达鲁齐亞葡萄酒在杯子里閃光。

看台上涌起一陣好奇的浪潮。傅安德斯准备替他的雄牛插短枪了，所有的人都希望看見些非常灵巧优美的事情。他独自一个走到斗場中心，一只手拿着短枪；态度安靜而鎮定，慢慢地走着，仿佛是开始做什么游戏似的。雄牛的焦急的眼光跟着他轉，它在惊异：剛才是叫它头晕的一整套披风飞舞，殘酷的枪刺刺在它的脖子上，走到它双角前面来仿佛要来試試它的触力似的愚蠢的馬，可是現在为什么只独自一个人在它面前了？

这个人簡直催眠了那只牲畜。他靠得那么近，可以用短枪尖端触到它的头頂。这时他用短促輕快的步子向后退跑，雄牛好象着了迷似的跟着他走，一直跟到斗場的另一边。那牲畜似乎被这斗牛士懾服了；它服从他的每一个动作，直到后来，認為这个玩意儿已經玩够了，他把胳膊向两边張开，每一只手拿一支短枪，踮起脚尖，挺起他瘦瘦的优美的身子，然后庄严地、鎮靜地靠近雄牛，把一对五彩的棍子插进这吃了一惊的牲畜的脖子。

同样的玩意儿他做了三次，得到了观众的喝采。自以为是“內行人”的那些人对于加拉尔陀所激起的敬佩的呼喊現在总算得到了报复。一个真正的斗牛士就應該这样！这才是真正的艺术！……

加拉尔陀站在障牆边，用伤疤臉遞給他的手巾揩了揩臉上的汗。然后他喝了点水，轉身背着斗場，免得看見他的对手的勇猛动作。在斗場外边，他用共同的危險建立起来的兄弟之情尊敬他的同行；但是他們一踏上斗場，他們就成了他的敌

人，他們的成功使他痛苦，好象是在侮辱他。現在，觀眾對傅安德斯的熱情使他的大勝利減了光采，在他看來好象是一次偷盜。當第五條雄牛出來的時候，這是給他的，他跳進斗場，渴望用英雄行為使每一個人驚異。

如果一個馬上槍刺手倒下來了，他就立刻展開披風，引逗雄牛走到斗場另一邊，他用一整套披風飛舞叫它頭暈，使得它一動不動地站定了。這時候加拉爾陀就舉起腳觸觸它的鼻尖，或是脫下斗牛士帽，放在兩只牛角之間。再三趁牲畜神志恍惚的時機，挺出自己的肚子湊上去進行大膽的挑戰，或是跪在它面前，差不多就躺在它的鼻子底下。

老年的斗牛迷們小聲咕囔着。“無聊！”“這是過去所不能容忍的小丑花樣！”……但是他們被群眾贊美的狂叫聲壓住了，也不得不保持靜默。

當插短槍的信號響起的時候，觀眾驚異地看着加拉爾陀從國家手里拿過短槍，向牲畜走去。響起了抗議的呼聲。“他來插短槍！”……誰都知道他在这玩意兒上是拙劣的。這玩意兒只有由那些跟隨大師當短槍手多年逐步上升成為屠牛手的人來做才合式，可是加拉爾陀呢，剛巧相反，他第一次走上斗場就是殺雄牛的。

“不！不！”觀眾叫嚷了。

魯依茲醫師叫嚷着，在看台的前排做手勢。

“算了吧，孩子！你只懂得真實活兒①……殺牛！”

但是加拉爾陀呢，當大無畏精神正在沖動的時候，他不理

① 真實活兒——暗示用確實危險困難的動作作刺殺雄牛。（世譯本）

会观众的忠告。在叫嚷声中，他一直向雄牛走去，在它进攻以前，着！他就插上了短枪。这一对短枪没有插在规定的地方，也插得不好。当牲畜吃惊地抖动一下的时候，一支短枪落下来了。但是这没有关系。大家笑吟吟地看着这大胆的举动，群众对于自己的偶像总是永远宽容，甚至为他的缺点辩护的。加拉尔陀更加大胆了，他又拿了一对短枪，不管替他的性命担心的观众的警告，又插上了。他第三次重复了这个玩意儿，还是拙劣却又是那么大胆的，这在别人一定会引起人们吹口哨，在他却引起了一阵赞赏。“了不起的人呵！命运对这个毫不畏惧的人是多么帮忙呵！”……

雄牛身上六支短枪只剩四支，这四支又是插得那么软弱，那牲畜似乎没有感到什么不舒服。

“它力量还很足呢，”斗牛迷们在看台上指着雄牛叫嚷，这时候，加拉尔陀头上戴着斗牛士帽，手里拿着剑和红布，信赖着自己的好运道，骄傲而且镇静地向雄牛走去。

“你们都走开！”他又一次叫喊。

他感觉到还有人没有听从他的命令，仍然留在他身边，就转过头来。这是傅安德斯在他后边几步。他把披风搭在胳膊上跟着他，假装没有听到他的话，但是事实上，他好象预料到会发生意外，准备冲上去帮助他的。

“别打搅我，安东，”加拉尔陀说，显出又尊敬又恼怒的神情，仿佛在对哥哥说话。

他的态度使得傅安德斯耸了耸肩膀，放棄了一切责任。他转过身背着他，慢慢地走开，断定馬上就会用得着他的。

加拉尔陀对准牲畜的头展开了红布，它立刻就向他进攻。

一个掠过。“呼啦！”替他捧場的人們叫嚷了。但是那牲畜突然轉过身，再向屠牛手进攻，牛头非常有力地一頂把紅布扯脫了他的手。他发觉自己解除了武裝而且不断地受攻击，不得不向障牆跑去；但是就在这时候，傅安德斯的披风逗开了那只牲畜的攻击。加拉尔陀在逃跑的时候，猜到那条雄牛突然引开的原因，因此并没有跳过障牆去；他在障牆的踏脚上坐下来，这样呆了一会儿，看着他相距几步的敌手。这次逃跑，由于表现得沉着，竟以一陣掌声結束。

加拉尔陀重新拿上紅布和劍，把紅布小心地整好，第二次走到雄牛面前；但是这一次他不那么鎮靜了，杀戮的欲望控制着他，这是一种想尽快杀死这只牲畜的强烈的欲望，因为这条雄牛竟当着几千个贊賞者的面逼着他逃跑！

他几乎沒有移动一步。他以为那决定的瞬間已經到来了，便摆好架势，把紅布放低，把劍柄举到眼睛边，劍尖指向雄牛。

群众重新抗議了，替他的性命耽忧。

“不要扑上去呀！停止！……哈啊啊啊！！”

这是一陣使得全場发抖的极恐怖的叫声；使得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睜大眼睛，女人們掩住了臉孔，或是癱攣地抓住了旁边人的胳膊。

当屠牛手向雄牛扑去的时候，他的劍刺到了骨头，由于这一失手延誤了他向后退避的时间，他被一只牛角触中了，插在身子中部。虽則他的肌肉丰满、身子沉重，可是这个身体結实的人却象一个无能的傀儡一样在牛角尖上打轉，一直到那有力的牲畜把头一搖，把他抛到几公尺以外；斗牛士砰的一声倒

在沙上，四肢攤開，正象一只穿着絲綢和金綉的青蛙。

“它把他杀死了！牛角刺中了肚子。”人們在看台上叫嚷。

但是加拉尔陀在披風叢中，在跑來搭救他的人叢中站起來了。他微笑着；摸摸身體，然後聳了聳肩膀，向觀眾表示他並沒有受傷。不過是跌了一跤，把腰上的纏腰帶扯碎罷了。牛角只刺破了這堅韌的綢帶。

他轉身拿起殺牛的武器。觀眾已經沒有一個人願意坐下來了，他們都預料到下一場戰鬥是恐怖和短促的。加拉尔陀凭着盲目的衝動向那野蠻的牲畜走去，仿佛他既然毫無損傷地從牛角上掙脫出來了，就不相信牛角的力量了；他決定殺死它，或者自己死。事情不容耽擱，也不容考慮。或者是牛死，或者是他死！在他看來，一切都變紅了，似乎他的眼睛已經充血。他聽到仿佛是從別一個世界裏傳來的遙遠的群眾的喊聲，他們在懇求他鎮靜下來。

他靠了留在他近旁的一片披風的幫助，只做了兩次掠過，就突然用簡直不能相信的速度，好象一個彈簧扳開了制動鍵似的，扑到雄牛身上，用他的贊賞者們所謂“閃電式”的一劍，刺到了刃根。他的胳膊伸進去伸得那麼深，以至於從兩個牛角中間擺脫的時候，一只角觸到了他，把他拋了出來，使他搖晃了好幾步；但是他還是站住了，那雄牛瘋狂地奔跑了一陣以後，在斗場的對面倒下了，曲著小腿支撐著，頭貼在沙上，一直支撐到一個刺小腦手①走過來給它最後的一劍。

① 刺小腦手——拿著一種特別的短劍的人，他用這短劍刺進半死半活的雄牛的小腦，使雄牛立刻死去，少受些苦痛。（世譯本）

观众似乎乐而忘形了。美妙透顶的斗牛！观众都饱受激动了。加拉尔陀的确没有骗他们的钱：他连本带利地偿付了入场券的券价。这使得斗牛迷们在他们的咖啡店里的夜会上有足够三天的聊天资料了。多么大胆！多么野蛮！……最热心替他捧场的那些人向四面八方看，怀着挑战的狂热找寻任何跟他们意见不合的人。

“他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屠牛手……要是谁敢不承认这一点，有我在这一儿，马上对付他。”

斗牛的后半场差不多不能够引人注意。在加拉尔陀的壮举之后，一切都似乎索然无味、黯淡失色了。

当最后一条雄牛倒在沙上的时候，孩子们、下等社会的斗牛迷、斗牛艺术的学徒，一窝蜂似地闯进了斗场。他们围住了加拉尔陀，跟他一起从场长席走向出口。他们簇拥着他，谁都渴望握握他的手，或者碰碰他的服装，终于，最热心替他捧场的那些人，不管国家和旁的短枪手怎么推打，还是抱住了大师的小腿，把他抬上肩头，就这样抬着穿过了斗场和过道，一直抬到斗牛场外。

加拉尔陀脱下斗牛士帽，向在他经过的时候对他欢呼的一群群人致敬。他拿那华丽的披风裹住身子，挺直身子，一动不动，仿佛一尊天神，让自己在科尔陀巴氈帽和马德里便帽的洪流上面被人抬着走，从这股洪流里响出热情的喝采。

当他坐上马车，经过阿尔卡拉街，受到那些没有到场看斗牛、但是已经听说他的大成功的群众欢呼致敬的时候，他那激动得苍白流汗的脸上，泛起骄傲和满意自己那么有力的微笑，显得容光焕发。

国家还在忧心他的大师被牛触到和那可怕的一跌，問他是不是还痛，是不是需要把魯依茲医师叫来。

“没有什么，那不过是撫摩了一下……能够杀死我的雄牛还不曾出世呢。”

但是在他的驕傲之中，似乎回忆起他以前的弱点，他看出在国家的眼睛里閃着諷刺的眼光，就补充說：

“我在走进斗場以前的那些預感，……很有些象女人們的幻想。您并不錯，賽白斯蒂安。您是怎么說的？……‘上帝或者大自然’，是这么說的。上帝或者大自然都不会关心斗牛之类的事情的。个个人都要依靠自己的技巧或是胆量尽量拯救自己，天或是地的保佑是沒有的……您是有才能的，賽白斯蒂安，您早該学习一种行业啦。”

在他由于胜利而感到乐观的情緒中，他仿佛把短枪手当作一个哲人，忘掉在别的时候自己常常用嘲笑来对待他的复杂理論了。

回到住所里的时候，他在大厅里发现許多崇拜他的人，他們都等着想拥抱他一下。他的斗牛的事迹，从他們的夸張的言語中听起来，似乎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即使从斗牛場到旅館里这么短短的时间之中，他們的談話已經把事实夸大了，歪曲了。

在樓上，他看到他的房間里挤滿了朋友；用“你”称呼他的紳士們，模仿庄稼汉、牧童和牲畜飼养人之类的談話风格，亲热地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說：

“你干得妙……的确是头等！”

加拉尔陀摆脱了热情的接待，和伤疤臉一起走到过道里。

“去打一个电报給家里。您已經知道怎么說法：‘一切如常’。”

伤疤臉推辞了，他想帮助大师換服裝。电报可以派一个旅館仆役去打。

“不；必須您亲自去。我会等着的。您还得打另外一个电报。您已經知道这是打給誰的，給那位太太，董娜·索尔……也是：‘一切如常’。”

2

当丈夫胡安·加拉尔陀先生，一个在市場区人家門口長期擺攤的手段高妙的鞋匠死了的时候，安古司蒂太太哭得很悲伤，悲伤的程度正好适合这种事件，但是同时，在她的灵魂深处，她却感到了一个人在長途奔波以后，終于放下沉重的包袱得到休息的那一种快慰。

“亲爱的可憐人！讓上帝帶他到天上去吧！多么善良！……多么勤勞！”

在二十年的同居生活里，他給她的煩惱，并不比区里旁的女人从她們的丈夫身上受到的更多。他平均每天賺三个貝賽大，他交給安古司蒂太太一个，来維持一家人和家用，还有两个就留給自己維持生活，和花在“享受”^①上。这是合理的，当朋友們客客气气邀他喝一杯的时候，当然也應該应酬一下，可是安达魯齐亞葡萄酒，虽然是神的飲料，价錢很貴。此外，他

① “享受”——指看斗牛等。（英譯本）

也得看看斗牛；因为一个男子汉，如果既不喝酒，也不上斗牛場……那么他活在世界上干嗎？……

安古司蒂太太有两个儿女：恩卡尔娜辛和胡安尼朵，她不得不用尽心思，施展多种多样的才能来养活一家人。她在区里最有錢的人家做短工，替鄰居縫衣服，替一个做典当商的朋友补衣服和花边，利用她年青时代学到的技术，替先生們做香烟，在她年青时候，胡安先生，热情誠懇的未婚夫，总是在香烟厂門口等她。

她从来不必埋怨她过世的丈夫爱情不忠实或是打了她。每礼拜六，当那鞋匠喝醉了酒，在后半夜，由他的朋友們扶回家来的时候，幸福和温情就和他一起到来。安古司蒂太太不得不把他推进去，因为否則，他就会硬留在門外，拍着手掌，用含糊不清的声調，唱起阴郁的情歌，歌頌他的胖伙伴。最后关上了門，鄰居們便失掉这取乐的源泉了，胡安先生怀着醉意的伤感情調，硬要看一看已經睡熟的儿女，他吻着，用大滴眼泪打湿他們的臉，一边不息地唱着頌揚安古司蒂太太的情歌。“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呼啦！”一直唱到这善良的女人終於展开眉头笑了，一边給他脫掉衣服，送他上床，象对一个生病的孩子似的爱撫着他。

这是他唯一的罪过。可憐人！……在女人或是賭博方面，完全沒有。虽則他是自私自利的，他自己穿着好衣服，却讓一家人穿得破破爛爛的，他分配賺来的錢也不公平，可是这一切他都用慷慨的待遇补偿了。安古司蒂太太記起那些重要的节日就感到驕傲，那时候，胡安給她披上馬尼拉的綢巾，做新娘时候用的头披，讓儿女們傍着她走在前面，自己戴上雪白的科

尔陀巴氈帽，拿上銀柄的手杖，在公园区散步，仿佛是从蛇街来的一家生意人。碰到廉价斗牛的日子，他还在他們进斗牛場之前，在鈴儿咖啡店或是新广场咖啡店慷慨地請她喝几杯孟柴尼拉酒。

这幸福的时期在这可憐的女人的心目中已經只是虽則愉快却已淡漠的記憶了。

胡安先生害上了肺結核，一連两年，妻子不得不看护他，更加辛苦地干杂活賺錢，来补偿以前丈夫給她的那一个貝賽大。終于他只得听天由命，死在医院里了，既不喝孟柴尼拉酒又不看斗牛的生活原是一錢不值的。他对妻子閃着愛和感謝的最后的目光，仿佛是用眼睛在叫喊：“全世界最善良的女人呼啦！……”

虽則安古司蒂太太只剩下一个人了，她的景况却并不更坏；正好相反，她沒有了这么个男人，倒覺得輕了些負担，他在最后两年里給她的担子，比其余的全家人还重。她，一个有毅力有决心的女人，立刻替两个儿女选择了职业。恩卡尔娜辛已經十七岁了，到香烟厂去工作，这是她的母亲靠了已經成为监工員的老伙伴們的面子荐进去的。胡安尼朵呢，他的童年时代是在市場区人家門口度过的，他見過父亲怎样工作，依照安古司蒂太太的意思，他將要成为一个鞋匠。

她不再送他进学校，虽則他还認不得几个字；他从十二岁起，就到賽維尔手段最好的一个鞋匠那儿去做学徒。

这时候，这可憐的女人开始吃苦头了。“唉！这个頑童！那么老实的双亲的后代！……”他几乎天天都沒有到师傅的鋪子里去，却和一些野孩子一起走进屠場，他們約定把赫克萊

司蔭路的凳子边作为会合的地点，为了博得牧人和屠夫的欢心，他們冒着險对公牛舞披风，常常被公牛撞倒和踢伤。安古司蒂太太縫补了好几个晚上，才使得这孩子可以正正派派地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到作場里去，却看到他站在門边，穿着撕碎了的褲子，齷齪的短衫，臉上有打伤擦伤的痕迹，一边不敢进来，一边又因为肚子餓极沒有胆量走掉。

除了不老实的公牛在他身上造成的损伤之外，又加上母亲的巴掌和扫帚柄的毆打；但是这位屠場英雄忍受了一切，只要能够得到一点可憐的吃食。“打我，但是給我一点吃的。”帶着激烈运动引起的亢进的食欲，他会吞吃硬面包，象鼻虫蛀爛的扁豆，腐臭的咸鱈魚和一切敗坏了的食物，这些东西是这勤儉的女人为了便便宜宜喂养她的一家人，从店里搜罗来的。

因为她一整天忙着替人家擦洗地板，她只能在晚上偶然抽点時間管教自己的儿子，到师傅的作場里去探問这个学徒的进程。她每一次从鞋店里回到家里的时候，总憤怒得气也喘不过来，她决意用最严厉的惩罚来教訓这个野孩子。

大多数日子他几乎沒有走近过作場。他整个早晨在屠場里，下午又和別的一群流浪汉一起，在蛇街街口，悄悄地徘徊在那些等待訂約的斗牛士們的周圍，他們聚集在鈴儿咖啡店，穿着新衣服，戴着嶄新的帽子，可是袋子里沒有人超过一个貝賽大，但是，每一个人都在夸耀自己想象中的事迹。

胡安尼朵老是看着他們，仿佛他們是极了不起的高超的人，羡慕他們的优美的姿态，和他們向女人送媚眼时的毫无忌憚。一想到这些人在家里都有着錦綉的綢衣服，穿將起来按照音乐的节拍在人群面前走过，他就肃然起敬地渾身打起哆

索。

安古司蒂太太的儿子是被他的衣衫破爛的朋友們叫做“小鞋匠”的，他似乎乐意有一个外号，好象差不多所有出現在斗場上的名人一样。任何事情总得有个开头呀。他脖子上圍上一块从姊姊那儿偷来的紅布，便帽下边露出用唾沫抹光了的盖住耳朵的長头发。他想把他的工作服改短到齐腰，打上許多摺襠，要求穿他父亲留下来的、安古司蒂太太修改起来的那一条旧褲子，这是高褲腰、闊脚管、屁股包得紧紧的褲子，当他的母亲不肯依从他的要求的时候，他遭到橫暴的凌辱似地哭了。

披风！喔！必須有一件斗牛披风，省得向那些比他幸运的人去央借好几分鐘！……在他家里的一間小房間里有一条旧的空心垫被套，里边的羊毛讓安古司蒂太太需要錢用的时候卖掉了。小鞋匠趁母亲在牧师長家里做短工不在家的那一天，在那儿度过了整个早晨。他仿佛是一个翻了船逃出来的人，在沒有人迹的荒島上，什么用具都需要自己想办法制造似的，快手快脚地用那潮湿的乱成一团的破旧布料剪成了一件斗牛披风。然后他把一捧从药鋪里买来的紅染料，放进罐子里的滾水里，再把旧布料放进去。胡安尼朵贊賞着自己的劳动成果。一件挺鮮艳的大紅的斗牛披风，一定会在乡村斗牛場上叫人眼紅！……剩下的工作就是把它弄燥。他就把它跟鄰妇們的白布一起晒在太阳光下。风飄起了水淋淋的披风，沾污了近旁的布料。异口同声的詛咒和恫吓，成簇的捏紧的拳头，叫出最可怕的辱罵的嘴，逼得小鞋匠拿回了他那件华丽的披风，滿臉滿手都染上紅色，仿佛他剛才犯了杀人罪似

的。

安古司蒂太太是个强壮的女人，胖胖的，有些胡须，她任何男人都不怕，凭着她的精神充沛的毅力赢得别的女人尊敬，但是对于自己的儿子却显得心软，没有力量。怎么办呢！……她的不留情的手已经在这孩子全身揍过；许多扫帚在他身上打断了，还是没有显著的效果。这该死的孩子是她所谓长着狗皮的人。因为他在外边，已经受惯小牛猛烈的冲撞，母牛残酷的蹂躏，牧人和屠夫毫不留情地对待喜爱斗牛的野孩子们的棒打，所以母亲的打骂对于他似乎是十分自然的事儿，不过是户外生活在家里的延续，他接受了打骂，毫不打算改变行为，只当是他吃饭的代价。一面由于饥饿，津津有味地咬着硬面包，一面让母亲的诅咒和拳头落在身上。常常利用安古司蒂太太要去工作不得已只好放过他的机会，吃饱就从家里逃跑。

在铃儿咖啡店，历史悠久的老斗牛迷的聚集场所，流传着重要的斗牛新闻的地方，他从伙伴们那儿得到的消息，使他高兴得发起抖来了。

“小鞋匠，明天有一场斗牛。”

外省的许多乡村常常对已经斗过的雄牛舞披风，这样来庆祝守护神的节日，年青的斗牛士都到那儿去，希望回来的时候可以说：他们曾在阿慈那尔可拉，波鲁罗斯或是麦莱拿，那些地方的有名的大广场上舞过披风。他们在晚上动身，每一个都带着披风。夏天搭在肩上，冬天裹在身上，空着肚子，一路上不断地谈论雄牛。

如果路上要走好几天，他们就在路边露宿，或者有人可怜他们，就准许他们住在客栈的干草堆里。遭殃的是气候温暖

的季节，他們在路途上发现的葡萄、甜瓜和无花果！……唯一使他們焦急的事情就是唯恐另外一伙人、另外一个斗牛队也怀着同样想法，比他們先到市鎮里，这就发生了激烈的竞争。

当他們到达目的地的时候，眉毛上全是灰土，嘴焦干了，身子走乏了，脚走破了。他們就走到鎮長面前；最有胆量的那一位就担任起总經理的职务，談論伙伴們的功勳，如果鎮長能慷慨地給他們住在客棧的馬房里，另外再給他們几秒鐘就全部吃空的一鍋菜，他們就覺得自己是幸福的人了。

在市鎮的大廣場上，用大車和台架攔好了，老雄牛放出来了；这是些滿身創痍伤疤、長着鋒利的大角的真正的肉的堡壘；在本省所有的节日里斗过許多年的牲畜；这是些“样样都懂”的老牲畜，它們很狡猾，因为經常斗慣了，已經懂得斗牛手可能施展出来的全部秘術。鎮民們站在安全的地方刺那些雄牛，人們从雄牛身上得到的乐趣，还是从賽維尔“斗牛士”身上得到的乐趣濃厚得多。这些年青人展开了披风，小腿在发抖，可是吃飽了肚子，他們的內心得到了安慰。他們之中有人被撞倒，观众就大大高兴了；如果有一个突然胆怯起来，要翻过障碍物躲避起来，这些蛮橫的鎮民就辱罵他，打他攀住障碍物的手，或者用棒打他的小腿，逼他回到廣場里去。“进去，胆小鬼！到雄牛面前去。騙子！……”

有几次，四个伙伴从廣場里抬出了一个“斗牛士”，臉色白得象紙一样，眼睛象玻璃一样，垂下头，胸口凸起，好象是一只破了的风箱。来了个剃头師傅，因为他沒有看見血，就叫大家安下心来。这孩子只是在被扔到几公尺以外，象一个包袱似地跌在地上的时候，发生了小腦震盪。有几次，是因为那沉重

的牲畜的蹄子一踏，引起了暈厥；于是有人在他头上倒上一吊桶水，等他回复知觉，就请他大喝白蘭地酒。就是王子也不会受到更好的看护呀！于是他再走上广场。

等那牧人再也放不出雄牛来了，黄昏也到来了，队里的两个人就挑选队里最好的披风，撩起披风角，绕着广场讨赏钱。铜元象雨一样落在红披风上，孩子们的技艺越是叫镇民们欢喜，钱就越多，斗牛结束之后，他们又动身回家去了，因为客棧里的账款已经结清了。在归途上，他们很多次争吵怎样分派那些包紮在布巾里的铜元。

以后好几天，他们在没有参加远征的、睁大眼睛的伙伴们面前讲述他们的英雄事迹。他们讲到在艾加罗波的“維龙尼喀斯”^①，在罗拉的“那发拉斯”^②，或者讲到在艾培特罗索的可怕的被牛触到，模仿着那些真正的职业斗牛士的架子和姿态，这些人就在他们附近，正在用各种各样的谎话和吹牛来安慰自己的始终没有人来订约。

有一次，安古司蒂太太有一个礼拜以上没有知道她儿子的一点消息。后来含糊的谣言传来，说他在托青諾村舞披风的时候受了伤。神圣的上帝呵！这村子在哪儿呀？那儿怎么去法呀？她断定她的儿子已经死了，她为他啼哭；然而她还是要亲自到那地方去，可是正在她准备动身的时候，看到胡安尼

① 維龙尼喀斯——一种舞披风的掠过动作，斗牛士站在雄牛前面，两脚和雄牛的前脚在一条线上，当雄牛做攻击动作时，就将披风向左或向右舞动，使雄牛也跟着向左或向右。这是一个非常精采的动作。（英译本）

② 那发拉斯——另一种舞披风的掠过动作。披风几乎平摊在地上，当雄牛做攻击动作时，就将披风突然拉起来，高举在头顶上。（英译本）

朵回来了，又苍白又衰弱，却用大丈夫气概的骄傲讲述自己的遭遇。

没有什么，只是牛角刺在屁股上；几公分深的伤口。凭着由于胜利引起的不怕难为情，他很愿意把伤给邻居们看，证明可以放进一个指头碰不到底。他为自己到处散发黄碘的臭气^①而自豪，他感激地谈起在那个村子里，他们对他怎么尊重，看护他又是多么小心，照他说起来，那村子是全西班牙最好的了。村子里最有钱的人，可以说是村子里的贵族阶级，对他的情况发生了兴趣；村长也来看他，以后又给他回来的路费。他袋子里还剩三个杜尔，就以慷慨的绅士般的神情把钱交给了他母亲。在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说来，这是多么光荣呵！当铃儿咖啡店里有几个斗牛士（真正的斗牛士）注意到他，并且问他，他的伤是不是医好了的时候，他的骄傲格外高涨了。

在这一次遭遇以后，他就不再到他师傅的铺子里去了。现在他知道雄牛究竟是什么东西了；他的受伤助长了他的胆量。他愿做个斗牛士，只要做斗牛士！安古司蒂太太也放弃了教训他的打算，因为这反正是没有用的。她就当没有儿子存在一样。当他按时回家吃晚饭的时候，母亲和姊姊在一起吃饭，不声不响地给了他应得的一份，打算用厌恶来羞辱他。但是这也不影响他的胃口。如果他回来迟了，她们连一小片面包也没替他留下，他就不得不又出去，跟他回来的时候一样

① 黄碘——一种有强大杀菌力的撒布伤口的药品，有特异的臭味。（中译者）

空着肚子。

夜里，他就同旁的行为放蕩的孩子們一起，在赫克萊司蔭路蹣跚，这些人是学徒、罪犯和斗牛士的不清不白的混合物。鄰婦們好几次看到他在街上跟模样使女人发笑的年青紳士和被人污蔑取了女性化的外号的上等人談話。他有时在卖報紙，在复活节前周，就在圣弗朗西哥廣場卖袋裝糖果。在市集日，他就徘徊在旅館四周等“英国人”，因为在他看来，所有的旅行者都是英国人，他們会僱他做向导的。

“老爷！……我是一个斗牛士！”他看到外国人模样的男人就这样說，仿佛他的职业也有向外国人介紹一下的必要似的。

为了証明他說的是实話，他脫掉了便帽，讓他的头发編的小辮子从后面挂下来；这条二十公分長的小辮子通常盤在頭頂上。

他有一个患难朋友叫做“少有的”，这是和他一样年紀的孩子，小个子，紅眼睛。他沒有双亲，从他記憶得起的时候起，就在賽維尔流浪。由于他經驗比較丰富，影响了胡安尼朵。的一边臉頰上有牛角触伤的疤痕，小鞋匠以为这一个看得見的疤比他那看不見的疤高貴得多。

在一家旅館門口，一个热心追求奇风异俗的女旅行家跟这两个小斗牛士談起話来，欣賞着他們的小辮子，傾听着他們受伤的故事，終于給了他們一些錢，这时候，少有的用伤感的声調對她說：

“別給他，因为他有母亲，我在世界上却是孤零零的。有母亲的人是不懂得母亲的好处的！”

小鞋匠泛起了悔恨的感覺，答應讓他把所有的錢拿走了，一面咕噥着：

“這是真的……這是真的。”

這種母子之情也阻攔不住胡安尼朵繼續過他的不正規的生活，他只偶然在安古司蒂太太家里露了几次臉，常常離開賽維爾到遠方去旅行。

少有的在流浪生活中真是個老練的大師。舉行斗牛的時候，他下決心帶他的伙伴一起進斗牛場，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想盡了辦法，或者爬進圍牆，或者擠在人群中混進門去，或者向收票員恭恭敬敬求懇。斗牛的壯觀怎麼可以不讓他們看見呢，他們老老實實是這一行里的人呀！……當本省沒有任何村子舉行舞披風的時候，他們就到塔勃拉達牧場上去對小雄牛舞披風；但是賽維爾生活里的這些誘惑無論如何不夠滿足他們的野心。

少有的是見過一些世面的，他把他在遠省看到的一切可驚的事物告訴伙伴們。他擅長偷偷地溜進車廂里去，乘火車不花錢。他對瑪德里的描寫使小鞋匠聽得心神恍惚，由於它那斗牛場，這是一個值得夢想的城，它那個斗牛場是一種斗牛藝術的大教堂。

有一天，一位青年紳士，為了作弄他們，在蛇街的咖啡店門口對他們說，在比爾波，他們可以賺到很多錢，因為那兒不象在賽維爾似的有那麼多斗牛士。於是兩個孩子開始空着錢袋的旅行，除了披風以外沒有別的行李；這是出名的斗牛士用過的真正的披風；是他們從舊衣店里用幾塊錢買來的。

他們機靈地溜進了列車，躲在座位底下，但是飢餓和別的

肉体需要逼着他們出現在被吓了一跳的旅客們面前，他們終於同情了这种冒險，訕笑着他們的古怪模样：小辮子和披风，最后还用吃剩的东西款待他們。当查票員在車站上搜索他們的时候，他們从这节車廂跑到那节車廂，或者爬上車廂頂上平躺着，等待火車开行。有很多次，別人把他們抓住了，拉着耳朵，跟着一陣耳光和脚头，把这两个野孩子丟在冷冷清清的車站上，眼看着火車远远地消失了，正象一个破灭了的希望。

他們逗留在車站附近，等待下一班火車經過，如果他們覺得被人注意了，就穿过荒涼的田野到下一个車站去，希望到那里运道会好些。这样，他們在許多天充滿冒險的旅行，飽受踢打和几次長時間的等待以后，終於到了瑪德里。在賽維尔街和太阳門廣場上，他們贊賞着一群群等待訂約的斗牛士；他們壯起胆子向这些超等生物請求一点布施來繼續他們的旅行，可是沒有結果。一个斗牛場仆役也是賽維尔人，他可憐他們，答应他們睡在馬房里，又給了他們一份額外的狂欢，在这著名的斗牛場里看了一場斗小雄牛，不过这斗牛場在他們看来还不及自己城里的那个斗牛場堂皇。

因為他們覺得旅行的目的地越来越远，不禁對他們自己的大胆感到害怕起来，就決定用来的时候的同样方法，动身回賽維尔；但是从这时候起，他們就爱上了这种躲躲藏藏的火車旅行。他們向安达魯齊亞各省的那些不重要的地方进发，他們听到哪儿有节日要举行舞披风的傳聞就去。这样他們一直到了孟查和艾克斯德萊瑪杜拉，如果坏运道强迫他們徒步前进，他們就到庄稼汉的農舍中去藏身；这些輕易就会相信別人的、善良的人，因為他們年青、大胆，和虛構的东拉西扯而惊奇

起来，認為他們是真正的斗牛士。

这种流浪生活逼得他們用原始人的狡猾来滿足他們的需要。在乡村農家附近，他們偷偷地匍匐着去偷蔬菜不讓人发觉。有几次，他們等上整整几个鐘头，一直等到一只孤零零的母鷄走近身边，他們就一把扭住它的脖子，繼續前进，到了中午，才燒起干树枝，帶着年青野蛮人似的貪饞，吞掉了这只半焦半生的可憐的家禽。他們怕田庄里的和牧人的看守狗比怕雄牛还厉害。那是一些很难对付的牲畜，它們露出狼牙向他們奔来，似乎他們那副形迹可疑的古怪模样惹它們生气，他們是私有財產的敌人。

有时候，当他們睡在車站附近露天底下等候火車經過的时候，几个宪兵向他們走过来喚醒他們。可是一看到这两个流浪人当作枕头的两件紅披风，这两个法律和秩序的保卫者就安靜下来了。他們和气地脫下了两个孩子的便帽，看見那条头发小尾巴，就笑嘻嘻地走开，不再进一步盤查了。他們不是小偷，是去舞披风的斗牛迷。在这种寬容里混和着对于国家娱乐（斗牛）的同情和对于神祕的未来的尊敬。誰敢說，这两个衣衫破爛、由于生活困苦身上結了硬皮的青年人之中，將來不会有一个成为“斗牛明星”，一个大人物，光荣地把雄牛奉獻給国王，生活得象个王子，行动和言論都会在报纸上公布呢！

終於来到这样一个夜晚，小鞋匠在艾克斯德萊瑪杜拉剩下独自一个了。

为了讓替“从賽維爾專誠到来的”著名的斗牛士拍掌的農民群众格外惊奇起見，两个孩子打算給一条狡猾的老雄牛插

短枪。胡安尼朵把小标枪插在牲畜脖子上，就站在台架旁边接受群众的大欢迎，这是用友好地拍拍肩膀和给他喝葡萄酒表达出来的。一声恐怖的叫喊结束了他的胜利的陶醉。少有的已经不再站在广场的地面上了。只剩下他的短枪在尘土里滚，还有一只便鞋和他的便帽。雄牛角上挑着木偶似的一个包袱，雄牛似乎恼怒这个讨厌东西在摇动头颅。牛头有力地一摇，那不成形的包袱从角上脱落了，射出一股红流；但是在落到地面以前，又被另一只角挑中了，又摇耸了许多时候。终于这悲惨的东西落在尘土里，躺在那里不动了，流着血，仿佛是一只刺穿了皮的口袋喷出大量葡萄酒。

牧人靠他养着的一群系着铃儿的公牛把这牲畜引进牛栏，因为没有人敢接近它；可憐的少有的被放在草褥上，抬进村政府里当作监牢用的一间屋子里。他的伙伴看到他的脸白得象石膏一样，眼睛没有光，全身让血染红了，这血就是用浸了醋的手巾——因为没有更合适的东西可用——也塞不住。

“永别了，小鞋匠！”他叹着气。“永别了，胡安尼朵！”他不再说话了。

死者的伙伴吓坏了，回到赛维尔去，老是牵记着他那对没有光采的眼睛，老是听到他告别的呻吟。他怕了。一条温和的母牛拦住了路，也会叫他逃跑。他想到了母亲和她的明智的忠告。做做鞋子，平平安安过活不是更好吗？……但是，只有他独自一个的时候他才有这些想法。

他回到赛维尔以后，环境又影响了他。朋友们围着他，渴望着听听可憐的少有的死的详情。职业的斗牛士们在铃儿咖啡店问他，惋惜着这个脸上有伤痕的野孩子，过去他们是常常

差他去做点小事情的。胡安被这种关心的表示燃烧起来了，拼命做出有力的想象，描述他看到他那可憐的伙伴被牛角刺中的时候，他怎样向雄牛冲过去，怎样拉住了雄牛的尾巴，还有别的惊人的英雄事迹，可是尽管如此，他的伙伴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

恐怖的印象馬上消失了。他要做个斗牛士，一定要做斗牛士。如果别人可以做，他又为什么不可以做？他想起了他母亲的象鼻虫蛀扁豆和硬面包；想起他每一条新褲子上身时所受的責罵；想起他在远征时形影不离的飢餓。他也貪心不足地渴望着生活的所有的享乐和奢华：他羡慕地看着車子和馬，他凝神地站在高楼大厦的大門前，通过鉄門可以看到东方式的奢华院子，院子里有上过釉的彩色瓷磚造的拱廊，大理石的地面，淙淙的噴泉日日夜夜在綠蔭环繞的噴水池里迸射出珍珠似的水陣。他的命运是注定了。要么杀死雄牛，要么就自己死。他要富有，要报纸講到他，要所有的人向他致敬，尽管这也許要他的生命作为代价。他看不起下級的斗牛士。他有过經驗了，一个短枪手和大师同样地拚出性命，但是每一場斗牛只賺三十个杜尔，在吃力的生活和足够的角伤以后，他們走上了老年时代，除了依靠积蓄開設可憐的小鋪子或是在屠場里干些事务工作維持困苦生活以外，再也沒有别的希望。有很多个死在医院里，大多数是向他們的年青伙伴求討布施过日子。千万不要去插短枪；千万不要一連許多年在斗牛队里受大师專橫的管束！應該一开始就去杀雄牛，作为劍刺手走上斗牛場。

可憐的少有的的不幸，給他在伙伴們中取得了优越地位，他就建立了一个队。这是一个衣衫襤褸的斗牛队，跟着他到

乡村里去舞披风。他们尊敬他，因为他最有胆量，穿得最好。有几个妓女让这十八岁的小鞋匠的男性美和他的小辮子的名望吸引住了，她们争吵着该谁照顾他这可爱的身体。此外，他还攀上一位教父，一个年老的保护人，曾当过法官；他有倾心于漂亮年青的斗牛士的癖好，他跟胡安的交情叫安古司蒂太太生气了，使她说出了她做香烟厂女工的时候学来的最下流的话。

小鞋匠老是穿着英国羊毛织的衣服，非常适合他那优美的身子，他的便帽总是簇新全新的。女朋友们非常关心他，让他的领子和衬衫每天雪白，有几天他还在背心上带着双股的金鍊条，就和女人们带的那种一样；这是他那个可敬的朋友借给他的，这条金鍊条已经装饰过好几个“开始斗牛的孩子们”的脖子。

他现在跟真正的斗牛士们混在一起了；他邀请记得有名的大师们的英勇事迹的那些老短枪手喝酒。据可靠的传言，有些保护人帮助他，只要等待一个吉期，就可以进賽維爾斗牛場斗小雄牛^①，露露头角。

小鞋匠成为一个屠牛手了。有一天，在萊比利亞，当广场里走进一条非常活跃的雄牛的时候，他的伙伴们怂恿他去干这了不起的玩意儿：“您有胆量杀死它吗？……”他杀死了它。以后，由于这一次干得容易，没有出危险，他胆子大起来了，他参加了所有要杀死小雄牛的舞披风，到举行斗牛要杀死牲畜的所有的田庄上去。

① 小雄牛——大约三岁的雄牛。（英译本）

稜科拿达——一个設備了小斗牛場的富有田庄——主人是一个斗牛迷，哪一个飢餓的斗牛愛好者准备跟他的牲畜搏斗消遣，他就給他們吃，給他們住在干草房里。胡安尼朵在潦倒时期曾經和别的伙伴一起到他那儿去吃过那位乡紳的白食。他們步行两天到了那儿，主人看見这滿身尘土、帶着披风的一班人，就严肃地說：

“誰斗得最好，我就給他一張回賽維尔的火車票。”

这位田庄主人一連两天在他的斗牛場的阳台上一边看一边抽烟，同时从賽維尔来的孩子們在斗小雄牛，很多次被牛触到和踢到。

“这是一錢不值的，騙子！”他叫嚷着，責罵一个不合式的披风动作。

“站起来呀，胆小鬼！……叫他們給你一杯葡萄酒讓你壯壯胆吧。”当一个孩子在雄牛跨过他的身子以后还躺在地上的时候，他就这样叫嚷。

小鞋匠那么灵巧地杀死了一条小雄牛，正中主人的意，主人請他跟自己同桌吃飯，而别的伙伴却在厨房里，同牧人和長工們一起，用牛角匙子从热气騰騰的小鍋子里舀东西吃。

“您賺到一張火車票了，朋友。如果您保持胆量的話，您会有远大前途的。您很有作为。”

小鞋匠坐着二等車回賽維尔来，他的一队人也同时开始步行回来，这时候，他想，他的新生活开始了，他以羡慕的眼光瞧着这广大的田庄，那上面有广大的橄欖园，有磨坊，有望不到边的牧場，那上边放牧着几千头山羊，还有許多雄牛和母牛弯着腿躺着，正在安靜地反芻。多么富有呵！如果他有一天

也能够占有同样的产业，那多好啊！……

他在乡村里斗小雄牛勇敢行为的名声傳到了賽維爾，吸引了那些永不安定永不滿足的斗牛迷的注意，他們时时刻刻在等待新的斗牛明星出現，使原有的斗牛明星失色。

“他看来是个有希望的孩子。”看到他跨着短促的步子，得意地揮动胳膊走过蛇街的时候，他們这样說。“一定会在‘真正的斗場’上看到他的。”

这所謂“真正的斗場”，照他們和小鞋匠看来，就是賽維爾斗牛場的斗場。这孩子已經准备在这斗場上一显身手，面对面跟“真貨”^①斗了。他的保护人替他买下一个不出名的屠牛手用过的半新不旧的彩裝。有人为了某种慈善的目的組織了一次斗小雄牛，一些頗有声势的喜爱新鮮事儿的斗牛迷給他疏通好了，讓他的名字免費登上广告，安上屠牛手的头衔。

安古司蒂太太的儿子不答应他們在广告上安上他的外号“小鞋匠”，这是他希望把它忘記了的外号。他不要用什么外号，更不要用和下等职业有关的外号。他願意用他的父亲的名字；他願意用胡安·加拉尔陀，他不願意用什么会在大人物面前透露自己出身低賤的外号，那些大人物將來无疑地会成为他的朋友的。

市場区所有的鄰居都成群結队地上斗牛場去，吵吵鬧鬧地、帶着热爱家乡的热忱。瑪卡雷娜区的居民也发生了兴趣，旁的劳动人民区也激起同样的热情。新的賽維爾屠牛手出現了！……座位不够容納所有的人，外边还有几千人，貪饞地等

① “真貨”——充分成長的雄牛，要按照規則斗。（英譯本）

待斗牛的报告。

加拉尔陀玩了，杀死了雄牛，被雄牛触翻了可是沒有受伤，用常常获得成功的大胆行为使观众每一瞬間都抽紧心房，赢得了极猛烈的热情的呼号。那些意見正确值得尊敬的斗牛迷，也滿意地笑了。他还需要多多学习；但是他热心，而且有胆量；这原是最重要的条件。尤其重要的是：他是老老实实扑上去杀的，他终于走上“真正的斗牛場”了。

这位斗牛士的漂亮的女朋友們东奔西走，兴奋得似痴似狂，露出歇斯蒂里的愁容，帶着含泪的眼睛，流涎水的嘴，在大白天就說出通常在晚上說的一整套情話来。这一个把披肩抛到斗場上；那一个为了表示更强烈的热情，加上外套和紧身衫；第三个連裙子也脫下来了，直到旁人的大笑鎮住了她們，怕她們接着会把自己的身子也抛向斗場，或者只剩下一件襯衫。

在斗牛場的另一边，那位老法官在胡須雪白的臉上露出得意的微笑，贊賞这孩子的大胆，心想他穿上彩裝是多么美呵。当他看到雄牛触翻了胡安的时候，他仰过身子，差不多暈倒了。这对于他是太难受了。

在障牆之間，斗牛士的姊姊恩卡尔娜辛的丈夫傲慢地大搖大擺地走着；他是个自己有小鋪子的鞍匠，一个聪明人，憎惡流浪汉，他跟一个香烟厂女工結婚，是因为被她的美丽吸引住了，但是他有一个特殊的条件：他决不跟她那个地位卑微的弟弟发生关系。

加拉尔陀受了这位姊夫的冷臉的侮辱，决不想走进他开在瑪卡雷娜区尽头的鋪子里去，他在安古司蒂太太家里偶然遇見他的时候，也一直用禮貌的“您”字称呼他。

“我想去看看别人怎样对准你那不怕难为情的弟弟扔橘子使他走动呢，”当他动身上斗牛场去的时候，他对妻子这样说。

可是现在，他在座位上向这位斗牛士喝采，叫他胡安尼朵，用“你”字称呼他，而且当这位年青人听到他那一连串叫声，终于看见了他，挥着剑回答他的时候，他骄傲地吹牛了。

“他是我的小舅子，”鞍匠说，想引起周围的观众注意他。“我一向就以为这孩子在这门行业上会有点儿成就的。我的妻子和我对他帮助很大……”

斗牛胜利结束，人群立刻向胡安尼朵冲去，好象在热情高涨中打算吃掉他似的。幸亏那儿有一位姊夫在维持秩序，用身体掩护着他，把他一直领到租来的马车边，最后他也上了马车，坐在斗小雄牛手身边。

当他们到了市场区的小屋子边的时候，车子后边跟着一大群人，就象民众示威游行一样，他们向他喝采，他们的叫声引得居民都跑到门外来了。成功的消息比斗牛士先到，邻人们都跑拢来看看他，握握他的手。

安古司蒂太太和她的女儿站在家门口。鞍匠差不多把小舅子抱在怀里，独占了他，凭他是一家人的名义，一边叫喊一边挥手掩护着他，不让任何人碰到，仿佛他是一个病人似的。

“恩卡尔娜辛，他在这儿啦，”他说，把他向妻子推过去。“他是真正的罗格尔·台·弗罗尔①！”

① 罗格尔·台·弗罗尔 (1268—1306) ——十三、四世纪间一个军事冒险家。普鲁士大帝弗莱特烈克二世的一个从侍养鹰人的儿子，以后帮助东罗马帝国大帝安德罗尼克斯二世指挥西班牙冒险家集团，成就许多战功。(中译者)

恩卡尔娜辛什么也不必再問了，因为她知道丈夫广博而胡乱地讀过一些書，認為这位历史上的名人是人类一切美德和力量的化身，遇到非常惊人的事物才敢提到这个人。

別的看了斗牛回来的热情的鄰人們，碰到安古司蒂太太，一边用敬羨的眼光看着她魁偉的身軀，一边献媚似地奉承她。

“讓这位母亲受人祝福吧，她生下了这么有胆量的儿子！……”

她的女朋友說得她头也暈了。运道多好啊！您的儿子会賺到多少錢呵！

这可憐的女人眼睛里露出惊异和怀疑。叫大家这么兴奋地跑来奔去的，真是她的胡安尼朵嗎？……他們发瘋了嗎？

但是突然，她向他冲过去了，过去的一切仿佛已經消灭了；她的忧愁和憤怒仿佛只是一場夢；她仿佛在懺悔那叫人羞愧的錯誤。她的粗大寬松的胳膊抱住斗牛士的脖子，眼泪打湿了他的臉頰。

“我的孩子！胡安尼朵！……如果你那可憐的父亲看得到你，那多好啊！”

“別哭，母亲……因为今天是快乐的日子。你会看到的。如果上帝保佑我交上好运，我会給你造一座房子，你的女朋友們会看到你坐了車子兜风，你会披上漂亮惊人的馬尼拉肩巾，使得每个人……”

鞍匠站在他那被这根本变化吓住了的妻子的对面，用肯定的点头承認了这些高級生活方式的許諾。“是的，恩卡尔娜辛，这孩子想得到的一定做得到……他是超凡出众的。他是真正的罗格尔·台·弗罗尔。”

晚上，在居民区的許多酒店和咖啡店里，大家淨是談論加拉尔陀。

“未来的斗牛士王。他飞黄騰达了……这孩子会叫从科尔陀巴来的所有的斗牛士都退隱呢。”

这話里包含着賽維尔人的自豪感，他們是跟科尔陀巴人不断地竞争的，这儿也是个出产好斗牛士的地方呀。

从这一天起，加拉尔陀的生活方式完全变了。紳士們向他致敬，請他跟他們一起坐在咖啡店的大門边。以前供給他吃一口苦飯、小心地照顧他的裝飾的姑娘們，覺得被他帶着微笑的輕蔑态度逐漸撇掉了。連那位年老的保護人，也因为碰了几次釘子，識相地走开，把他那溫柔的友誼轉移到别的开始斗牛的孩子們身上去了。

斗牛場經理老是找到加拉尔陀，奉承他，好象他已經是一个名人了。当他的名字出現在广告上的时候，結果是肯定的：斗牛場挤滿了。群众热情地替安古司蒂太太的儿子拍掌，傳揚他有胆量。加拉尔陀的名譽傳遍了安达魯齐亞；那个鞍匠呢，虽然誰也沒有請他帮忙，却自告奋勇插手張罗一切，儼然以小舅子的利益保護人自居。

他是一个聰明人，照他自己說起来，对于生意經是非常有經驗的，他清楚地看到了自己長远的生活路綫。

“你的弟弟，”晚上上床的时候，他对妻子說，“需要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在他身边，替他照管金錢进出。你以为委托我做他的契約經理人会害了他嗎？那对于他是大好事呢。就是罗格尔·台·弗罗尔也比不上他！而对于我們呢……”

鞍匠想象到加拉尔陀以后会賺到大笔金錢，也想到自己

已經生下来的五个儿女和以后一定还会跟着生下来的孩子，因为他是一个不怕劳累的、善于生孩子的忠实丈夫。誰知道劍刺手賺来的錢，結果不是替他的外甥賺的！……

在一年半里，胡安在好些最好的西班牙斗牛場里杀死了許多雄牛。他的名声甚至傳到瑪德里。首都的斗牛迷都願意認識認識这位“賽維尔孩子”，報紙那么多次提到他，安达魯齐亞有才智的人都对他大加贊揚。

加拉尔陀由一群住在瑪德里的同乡朋友护送着，在賽維尔街的人行道上英格蘭咖啡店附近昂首闊步地前进。姑娘們因为他的殷勤微笑着，眼睛盯着这斗牛士的粗粗的金鍊条和大粒金鋼钻；这些是他用第一次包銀和以后几次的定錢买来的奢侈品。一个屠牛手必須用本身的裝飾品，用慷慨地請大家喝酒，来表示他賺得很多。从前他同可憐的少有的在这条人行道上流浪，一边害怕警察，一边用羡慕的眼睛看着斗牛士們，从砌石路上拾起他們的香烟蒂头，那个时期跟現在距离得多么遙远呵！……

他在瑪德里的工作非常成功。他交上了很多朋友，不久，在他周圍就聚集了一大群盼望有新鮮事儿出現的替他捧場的人，他們也宣告他是“未来的斗牛士王”，因为他还没有取得專业許可，他們提出了抗議。

“他会成籃地賺錢呢，恩卡尔娜辛，”他的姊夫說。“只要他不遭到意外，他会成为一个百万富翁。”

一家人的生活方式完全变了。加拉尔陀現在跟賽維尔的年青紳士們混在一起了，不願意讓母亲再住在他潦倒时期的破屋子里了。照他的意見，他們該迁居到城里最好的街上去；

但是安古司蒂太太呢，由于單純朴質的人們到了晚年对于年青时代住过的地方所感到的眷恋，还是願意老老实实住在市場区。

他們住进一座好得多的房子里去了。母亲不必再工作，鄰妇們来向她討好，預見她是一个慷慨的貸款人，几时缺錢就可以来借。胡安除掉用来裝飾身子的那些重甸甸的透明的珠宝以外，还置办了最高級的奢侈品；那就是一匹非常矯健的栗色馬，裝着摩尔式的馬鞍，两边挂下五彩綫子鑲边的羊毛盖毯。他騎在馬上快步走过街道，唯一的目的是在接受朋友們的盛大欢迎，用响亮的“呼啦”向他致敬。这暂时滿足了他对于紅极一时的願望。有几次，举行斗牛的前夕，他同年青紳士們合成光輝燦爛的大队人馬，到塔勃拉达牧場去察看那些就快拿去給別人刺死的雄牛。

“等我得到專業許可的时候……”他老是这么說，因为他將来的全部計劃就依靠在这一件事情上。

对于未来，他还保留着几个立意要叫母亲大吃一惊的計劃；这一个可憐的女人已經被突然到来的好运道吓倒了，她相信再进一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事了。

終於来了这么一天，他参加了專業許可的仪式，群众公認加拉尔陀为屠牛手。

在賽維尔斗牛場的斗場上，由一位著名的大師讓給他一把劍和一件披风，作为仪式；当他一劍就刺倒了走到他面前来的第一条“正式”的雄牛^①的时候，群众兴奋得发狂了。下一

^① “正式”的雄牛——年齡、大小、品种、脾气等各方面都合于大斗牛的必备条件的雄牛。（英譯本）

个月，这位斗牛士的头衔，在瑪德里斗牛場被確認了，在那儿，另一位同样著名的斗牛士又給了他斗茂拉雄牛的斗牛專業許可。

他已經不是斗小雄牛士了；他是个公認的屠牛手，他的名字写在广告上那些老劍刺手旁边了，当他轉輾在小乡村里参加舞披风的时候，他曾經贊賞这些老劍刺手仿佛是高不可攀的天神。他記起有一次，在科尔陀巴附近的一个車站上，曾經等待这些老劍刺手之一和他的一队人經過，向他恳求帮忙。那天夜里，加拉尔陀就靠梳小辮子的人們（斗牛士）之間特有的慷慨的兄弟之情，才能够吃到一点东西，这一种兄弟之情使那过着皇子一般豪华生活的劍刺手給了这开始舞披风的、衣衫破爛的野孩子一个杜尔和一支香烟。

訂約的請求象雨一样落到这新劍刺手头上。在所有的西班牙斗牛場上，人們都好奇地想見見他。專業的報紙公布了他的照片和生平，不免加上許多虛構的浪漫故事。沒有一个屠牛手比他訂过更多的約。他的确不久就会发財的。

他的姊夫安东用紧皺眉头，在他的妻子和丈母面前鳴不平的态度来接待这个成功。照他說来，劍刺手真正是忘恩負义的，发达得太快的人都是这样的。試想他替胡安花过多少力气呵！当他代他訂約斗小雄牛的时候，他跟經理們爭論条件是多么坚决呀！……現在呢，他已經是大師了，他却把契約經理人的职位委托給一位叫做么董·何塞的人了，跟他几乎不認識，他又根本就不是一家人，加拉尔陀只因为他是一个老斗牛迷，就非常寵爱他。

“將來他总要因此大吃苦头，”姊夫这样結束他的說話。

“一个人只有一个家族。他哪里碰得到象我們这样爱他，从小就了解他的人呢？他这一件事情办得糟透了。如果跟我在一起，他一定会发达得象真正的罗格尔……”

可是他说到这里就中断了，把这个著名的名字的后半截嚥了下去，恐怕短枪手和斗牛迷嘲笑，他們常常到劍刺手家里来，很快就注意到鞍匠的这一种历史偏爱了。

加拉尔陀怀着一个事业成就者的善意，有意給他的姊夫一些报偿，委托他經管他正在建造中的一座房屋。他交給他一切开支的全权。劍刺手因为迷惑于錢到自己手里来得容易，并不介意姊夫来揩他的油水，这样也可以作为沒有委托他經理契約的补偿。

斗牛士能够实现自己替母亲造一座房屋的宿願了。这可憐的女人，一生一世給有錢人家擦地板，現在可以有一个自己的漂亮院子^①，有着大理石的地面，上过釉的彩色瓷磚造的拱門，她的房間里放着貴族使用的家具，还有女佣人，許多許多女佣人来服侍她。加拉尔陀对于消磨他的悲慘的童年时代的地区，也感到一种傳統的眷恋。他高兴用他的奢华向以前僱母亲做过女佣人的那些人炫耀；他高兴把滿手把的貝賽大送給那些曾經要他父亲补过鞋子、或是在他飢餓的时候給过他一片面包的人，在他們缺錢用的时候。

他买了几座老屋子，其中有一間就是老鞋匠在門口工作过的，他把这些屋子拆掉，开始建造一所漂亮的建筑物：白的

① 院子——西班牙房屋中央的院子，通常是一个設有噴泉的花园，成半圓形。（英譯本）

牆头，裝鐵柵的窗門，綠的阳台，上过釉的彩色瓷磚做柱墩的門廊，還有精緻漂亮的鐵柵門，望進去可以看見那個院子和院子中心的噴泉，大理石柱子的拱廊，柱子中間挂着涂金的鳥籠，里面關滿婉轉歌唱的小鳥兒。

他的姊夫安东有全權管理建筑工程，可以从中得些好处，这一種樂趣被一個可怕的消息潑了冷水。

加拉尔陀有了情人了。現在正是仲夏季节，他从这个斗牛場到那個斗牛場走遍了西班牙，杀死了許多雄牛，获得盛大的欢迎；但是他几乎每一天都要寄信給他区里的一位年青姑娘，在兩場斗牛之間短促的空閒日子，他就离开伙伴們乘火車回到賽維尔来过夜，隔着她家的窗格子一整夜跟她談情說愛①。

“你們想想看，”鞍匠在他所謂“爐边核心”里，这就是說，在他的妻子和丈母面前，憤憤不平地叫嚷。“一个情人，从来没有对家里人提起过，可是家族原是世界上最真实的真事物呀！那位先生打算結婚了，他一定跟我們住厌了……多么不怕难为情！”

恩卡尔娜辛使勁地点着漂亮而凶相的腦袋，同意丈夫这些抱怨話，她弟弟的好运道常常引起她的嫉妬，現在有机会表示一下对他的意見，也感到称心快意。是的，他永远是一个完全不怕羞恥的人。

但是母亲不同意。

① 原文是 *Pelando la Pava*，是“拔火鷄毛”的意思。这是安达魯齐亞俗語，指夜間隔窗跟爱人談情說愛。（英譯本）

“关于这件事——不。我認識那个姑娘，她那可憐的母亲是我香烟厂里的一个伙伴。她跟金河一般純洁，态度好，又好心又美丽……我已經对胡安說过，照我的意見……結婚越早越好。”

她是一个孤儿，跟在区里开着一家吃食鋪子的叔叔孀孀住在一起。她的父亲是一个老白蘭地商人，留給她两間小屋，在瑪卡雷娜区尽头。

“财产确实不多，”安古司蒂太太說。“但是那姑娘也不会空着手来的，她会把自己的东西帶來……至于衣衫方面呢？我的上帝！她的双手象黄金一样貴重，她綉得多么精巧呵；她是怎样地在准备她的嫁妝呀！……”

加拉尔陀模模糊糊記得，他在童年时代，当两个母亲在他父亲工作的人家門口一起聊天的时候，他曾經跟她一起玩耍。她仿佛是一只瘦瘦的、暗色的小蜥蜴，有着茨岡人的眼睛，一滴墨水一样黑的眼瞳，淡青的角膜和淡玫瑰色的泪孔。她跑起路来，象男孩子一样輕快，她露出了小腿，仿佛是两根細小的蘆葦，头发不听话地四面飞舞，乱蓬蓬的鬚发象是一些黑的蛇。以后，他很多年沒有看見她，一直到他已經成为一个斗小雄牛士，他已經出了名的时候。

事情发生在圣体节^①；这是几个特殊的节日之一，在这些节日里，平日幽居在家里的安达魯齐亞的女人們，象一个解放了的摩尔族女人似的，統統可以出来，戴上美丽的头披，胸前別着石竹花。加拉尔陀看見一个年青女人，高高的，又苗条又

① 圣体节——天主教紀念耶穌殉难的节日。（中譯者）

結实，腰身匀称，臀部丰满，显出了青春的活力。当她看到斗牛士的时候，她的米一样白的臉儿紅起来了，大大的明亮的眼睛向下看，被長長的睫毛遮住了。

“这个女人認識我，”加拉尔陀傲慢地想。“她多半在斗牛場里見過我。”

他釘着她和她的嬌嬌的梢走了一趟以后，知道她就是卡尔曼，他童年时代的小伙伴；这过去的黑蜥蜴居然这么出奇地变了样子，他感到非常惊奇和快乐。

在很短的期間里，他們就訂了婚，所有的鄰人們都談論這一場恋爱，他們以为区里很滿意这件事情。

“我是这样的，”加拉尔陀帶着善良的皇子的神情对替他捧場的人們說。“我不願意模仿那些斗牛士，他們想結婚，就跟那些老是想到帽子、羽毛和綢飾的貴族小姐結婚。我喜欢的却是我們这个階級的女人：华丽的肩巾；文雅的姿态；愉快的性格……为她欢呼吧！”

他的朋友們高兴了，輕率地贊揚起那个姑娘来。皇后般的风度，有着逗人的身段，叫人发狂的曲綫……但是斗牛士皺起眉头来了。廢話說够了吧？越少談到卡尔曼越好。

一天晚上，当他跟她隔着窗格子談話，看着她盆花掩映着的摩尔族的臉儿的时候，一个附近酒店里的仆役向他們走来，送来了一个大盆子，上面托着两杯孟柴尼拉葡萄酒。他是“报喜人”，来“討租錢”的；賽維尔傳統的风俗容許給隔着窗格子談話的未婚夫妻这样的献礼。

斗牛士喝了一杯，把另外一杯給他的未婚妻，然后对那个孩子說：

“請您對那幾位先生說，我非常感激，等我談完了，我立刻就到店裡來……再請對您的主人蒙丹涅思說，叫他一個錢也別收，因為胡安·加拉尔陀會來全部惠鈔的。”

於是，他和他的未婚妻的談話一結束，立刻就走進那家酒店裡，對他表示殷勤的人正在那兒等他；有幾個是朋友，有幾個是不相識的人，可是統統渴望着斗牛士請他們喝一杯。

他，作為一個公認的屠牛手，第一次巡回斗牛回來以後，就在卡尔曼的窗格子邊度過冬季的夜，他身上裹着雅致的華麗的披風，這是用墨綠絨布做的，上面綉着黑絲的蔓藤花紋。

“有人告訴我，您喝得很多，”卡尔曼把臉兒貼在鐵格子邊，咕嚕着。

“胡說！……那只是朋友請了客，我不得不回請，此外就不再喝了。要知道，斗牛士就是斗牛士，他不能夠生活得象一個修道士一樣呀。”

“有人告訴我，您跟許多妓女一起鬼混。”

“真是胡說八道！……那也許是過去我跟你認識以前的事情……這些壞蛋！真該死！我願意知道對您搬弄是非的下流坯究竟是誰。……”

“那麼，我們幾時結婚呢？”她接着說，用這問題打斷了未婚夫的憤懣。

“只等房屋造好，我真願意明天就造好呀！我那個不中用的姊夫永遠造不起來了。這個無賴在這件事情上有利可圖，因此故意拖延時日呢。”

“等我們結婚以後，胡安尼朵，我會整頓一切的。您會看到，一切都會進行得很好。您會看到，您的母親會多么愛我。”

一次次的交談这样繼續着，同时他們等待着結婚時間到來，这件事情賽維爾已經在到处談論了。卡尔曼的叔叔嬌嬌和安古司蒂太太每一次碰到就談到这件事情；但是不管怎样，斗牛士的脚差不多还没有跨进过未婚妻的家里，仿佛有某种可怕的禁忌不准許他進門。他倆宁可遵照风俗隔着窗格子交談。

冬季过去了，加拉尔陀騎了馬，在几位有錢紳士的獵場上打獵，这几位紳士是摆出保护人的架子，用“你”称呼他的。他必須不断鍛鍊，保持身体矯健，等待斗牛季节到来。他怕喪失他的強壯和輕捷的优越条件。

宣傳他的名譽最热忱的是董·何塞；他是他的契約經理人，把他叫做“我的屠牛手”的一位紳士。他参与有关加拉尔陀的一切事情，甚至比他的家人还要有权力。他靠着自己的收入生活，除了不断地談論雄牛和斗牛士以外，沒有別的心事。在他看来，世界上沒有比斗牛更有趣的事情了。他把人民分成两个階級：一个階級是特选的人民，他們是有斗牛場的，还有一个階級是无数的另一些人，他們既沒有太陽，沒有快樂，也沒有好的孟柴尼拉酒，可是他們还自以为有权威有幸福呢，雖然他們是連起碼的斗小雄牛也沒有見過的呀。

他以卫道者或是宗教审判官的毅力投入他的斗牛癖。他虽然年青，却是个肥胖的、稍稍禿頂的、留着淡金胡須的人，在日常生活上是和藹可亲、快乐、爱开玩笑的，可是在斗牛場看台上，当旁边有人表示意見跟他不同的时候，却是又凶暴又倔強。为了防卫他所喜爱的斗牛士，他觉得有力量对全体觀眾打架，当欢迎声不幸是为着他所不喜爱的斗牛士响起的时候，

他就用出人不意的反对进行捣乱。

他曾当过騎兵軍官，因为他爱馬，倒不是为了爱战争。他因为越来越肥胖和热爱斗牛使他退役；夏季里，他不断看斗牛，冬季里，不断地談斗牛……他願意做一个劍刺手的指导者，忠告者，契約經理人！当他正被这种願望支配着，而每一位大师都已經有了契約經理人的时候，加拉尔陀的出現对于他真是上帝的賜与。誰对于加拉尔陀的价值只要略微有点怀疑就会气得他臉紅耳赤，他常常把斗牛的爭論变成了人身的搏斗。他在一家咖啡店里曾經棒打过两个怀着惡意的斗牛迷，因为他們批評了“他的屠牛手”，認為他太鹵莽了；他把这件事情当作光荣的英雄行为。

他以为光靠报纸宣傳加拉尔陀的光荣还是远远不够的，在冬季早晨，他就坐在蛇街路口，太阳照着的街角边，他的朋友們大部分要从那儿經過。

“唔，只有一个勇士！”他响亮地說，仿佛是自言自語，假裝沒看見走来的人。“全世界最勇敢的人！誰意見相反的就讓他講吧……是的，唯一的勇士！”

“誰？”朋友們假裝不懂，嘲弄地問。

“还能是別人嗎？……胡安。”

“哪一个胡安呀？……”

他显出了憤怒和惊奇的神色。

“哪一个胡安？……倒好象有多少个胡安似的！……胡安·加拉尔陀。”

“祝福勇士！”他們对他玩笑地說。“人家以为要跟他結婚的就是您呢！”

“不；因为他一定不願意的。”董·何塞帶着偶象崇拜者的热忱毫不猶豫地說。

看到別的朋友們走來了，他就放過愛開玩笑的人們，重復着：

“唔，只有一个勇士……全世界最勇敢的人。誰不相信就讓他張開鳥嘴講吧……我會答复他的！”

加拉尔陀的結婚是一件大事情。同时新房子也落成了，鞍匠拿这新房子自豪，他指着院子、柱子、上了美丽釉彩的瓷磚，仿佛一切都是他亲手造起来的。

他們在圣琪尔教堂，在希望圣母，也是所謂瑪卡雷娜的香案面前結婚。當他們走出教堂的時候，太阳光照亮了几百块中国式的肩巾上綉着的繁茂的花朵，和五顏六色的鳥兒，这是未婚妻的女朋友們給他們披上去的。一个國家議員做証婚人。在大多数来宾的白的黑的氈帽堆里，看得見董·何塞和別的热情地替加拉尔陀捧場的紳士們閃着亮光光的烟囱型的高帽子。他們笑迷迷的，感到心滿意足，由于他們被大家看到跟在斗牛士身边而获得名望。

这一天，他們在大門口分送布施。許多穷人听到这一次規模宏大的結婚禮的傳聞，甚至从远乡赶来。

酒席設在院子里。几个攝影師在替瑪德里的報紙拍照片，因为加拉尔陀的結婚是一件國家大事呀。一直到深夜，六弦琴还是伤感地丁东着，用手掌有节奏的拍响和小棒兒的急速敲打作为伴奏。姑娘們抬高胳膊，用优美的腿在大理石地面上跳舞，同时，依照賽維尔舞的律动，她們的裙子和肩巾繞着雅致的身子飄动。他們打开了成打的迷人的安达魯齐亞葡

萄酒瓶：滿杯的使人發熱的傑萊士葡萄酒，猛烈的蒙蒂拉酒，以及從桑魯卡來的灰白芬芳的孟柴尼拉酒，從這只手遞到那隻手。所有的人都醉了；但是他們的醉是溫雅的、安靜和憂郁的，只凭着嘆息和抒情歌表現出來；常常有人唱起悲傷的曲子來，這些曲子說到監牢、謀殺或是“可憐的母親”；這些是安達魯齊亞民歌永久的主題。

半夜里，最後一批來賓也走了，只有新夫婦和安古司蒂太太一起留在自己家裡。鞍匠和他的妻子一起離開的時候，做了一個失望的手勢。他是醉了，而且氣極了，因為整整一天就沒有一個人注意到他。仿佛沒有他這麼個人似的！仿佛他不屬於這一家似的！

“他們把我們趕出來了，恩卡爾娜辛。這個看起來臉兒和希望聖母相象的女孩子，將成為管理一切的主婦，我們是連‘那個’的份兒也沒有了。你看這房子一定會擠滿他們自己的兒女的！……”

這一個善于生孩子的男人想起劍刺手未來的一群兒女，他氣極了，在他看來，他們到世界上來仿佛就是為了損害他自己那一群兒女似的。

時間過去了：一年以後，安東先生的預言還沒有實現。加拉爾陀和卡爾曼在所有的宴會上露臉，又體面又慷慨，不愧是富有而得人心的一對夫婦：卡爾曼披着馬尼拉肩巾，叫窮一些的女人們驚異得叫喊起來；加拉爾陀戴着所有的金剛鑽，隨時準備着從口袋里掏出錢包來款待朋友，和布施成群結隊地擁過來的乞丐。深棕色的嘮嘮叨叨的茨岡女人們，象女巫似地，帶着吉利的預言纏住卡爾曼。——“上帝祝福您！您就要有

一个比太阳更美的小儿子。这是凭着您的眼白看出来的。小小的已经成形了……”

但是，卡尔曼枉然地垂下眼睛，脸儿由于快乐和害羞红了起来；剑刺手枉然地骄傲地装模作样，等待着这受人盼望的儿子到来，孩子终于不来。

这样又一年过去了，夫妇俩的希望还是没有实现。安古司蒂太太提起这一件憾事的时候，她发愁了。她确是有着一大群外孙儿女，恩卡尔娜辛的儿女，他们受了鞍匠的教导，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外婆家里，小心谨慎地要讨他的舅父大人欢喜。但是她是打算用现在对胡安的疼爱，来补偿过去对他的冷酷的，她盼望他生下一个儿子来，尽心尽意地抚养他，她没有能够在亲生儿子的困苦的童年时代里爱过儿子，现在她想把这种爱全部放在孙子身上。

“我已经知道这是为什么了，”这老婆子忧愁地说。“因为可怜的卡尔曼心事太重了。你可知道，当胡安走遍全世界的时候，她是多么焦急呵！……”

在冬季里，这是休息的季节，斗牛士大部分时间留在家里，或是到郊外去试试小雄牛或者打打猎，一切都过得很好。卡尔曼显得很高兴，因为她知道她的丈夫不必冒险。她对任何事情发笑；她吃得胃口很好；她的脸儿显出健康的颜色。但是一等春天到来，胡安离家到西班牙各个斗牛场斗牛去了，这可怜的小姑娘就陷入痛苦忧心，变得又苍白又孱弱，睁大了骇怕的眼睛，一碰到最小的暗示就随时都会掉下眼泪。

“今年他要参加七十二场斗牛。”朋友们提起剑刺手的契约，说。“再没有人象他那么受人爱戴的了。”

卡尔曼帶着愁容苦笑了。这是七十二个抽紧人心的日子，仿佛是教堂里就快执行死刑的犯人^①，在这些日子里，她一边盼望电报，一边又害怕把电报打开来看。这是七十二个充滿了模糊的迷信的恐怖的日子，她想到祈禱的时候漏掉一个字也許会險惡地影响到那不在眼前的人的命运。这是七十二个痛苦得令人惊奇的日子；住在大房子里，看見同一些人，生活象平常一样过下去，仿佛世界上什么意外的事情也沒有，听見她的丈夫的外甥們在院子里玩耍，卖花人在街上叫卖，就在这时候，在远方，在不熟悉的城市里，她心爱的胡安却正在成千上万人的眼前，跟殘忍的牲畜搏斗，意識到死亡随着他手里的紅布的每一个拂动輕輕地掠过了他的胸膛。

唉，这些斗牛的日子呵，这些节日呵，在这些日子里，天似乎特別藍，一向靜寂的街道上回响起欢度假日的人們走过的脚步声，在街角的酒店里抒情歌和拍掌声伴奏着丁东彈响的六弦琴！……卡尔曼穿着朴素的衣著，把头披盖在眼睛上，她好象想避开惡夢，离开家躲进礼拜堂去。她因为忧虑而充滿了迷信的單純的信仰，使得她从這張香案走到那張香案，內心估量着每一尊圣象的力量和奇迹。有几天，她走进圣琪尔，这民众的礼拜堂，她在这儿度过一生中最幸福的地方的地方，跪倒在瑪卡雷娜圣母面前，她吩咐为圣母点起許多蜡燭，凭着蜡燭光，她凝視着神象的微笑的臉，黑眼睛和長睫毛，据許多人說这圣母跟她自己相象得出奇。她信賴她。因为这不是一位

① 执行死刑的犯人——犯人在执死行刑以前一天要到教堂里去忏悔。
(世譯本)

徒有虛名的“希望的瑪唐娜”，在這會兒她一定正在施展神威保護胡安。

但是在她的信仰里突然產生了恐怖和懷疑，粉碎了她的信仰。聖瑪唐娜只是一個女人，而女人的力量是多麼微弱呵！……她們的命運是由苦難和哭泣構成的，她為她的丈夫哭泣，聖母為她的兒子哭泣。她必須信賴更有力量的神；她必須向更有威靈的力量懇求幫助呵。於是她懷着痛苦的自私自利的想法，毫無顧忌地丟開了瑪卡雷娜，象丟開一個沒有好處的朋友，她走進聖羅倫慈禮拜堂去參拜神威顯赫的我們的父耶穌；這人類的神，戴着荊棘的皇冠，背着十字架，這神象似乎真的在淌汗和流淚，雕刻家蒙丹涅斯①是懂得怎樣使人畏懼的。

這個拿撒勒人②因為道路不平，又壓着太重的十字架，就快跌倒似的戲劇性的憂郁，似乎安慰了這可憐的妻子。神威顯赫的耶穌呵！……這並不確切可是偉大的稱號使她鎮靜下來了。這穿着金色綉花的紫紅天鵝絨衣服的神，但願能傾聽她的嘆息和禱告，她用極快的速度，匆匆忙忙反復着，因為這樣就可以在最短的時間里說出最多的話，胡安就一定能夠毫無損傷地走出他此刻正在斗牛的斗場了。有時候，她把錢給聖器保管人，要他點起幾支蠟燭；她逗留在那兒整整幾個鐘頭，凝視着紅火舌照在神象上的玫瑰色反光，在她的想象中，似乎已經在搖晃不定的蠟燭光里的上了釉的神臉上，看到了

① 蒙丹涅斯（1580—1649）——西班牙雕刻家。賽維爾教區的“耶穌釘死十字架象”是他的傑作之一。（中譯者）

② 拿撒勒人——拿撒勒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個城，耶穌曾經在這城里住過許多時候。這兒的拿撒勒人就是指耶穌。（中譯者）

安慰的微笑，預示着幸福。

神威显赫的耶穌並沒有騙她。当她回到家里的时候，电报来了，她用发抖的手攤开：“一切如常”。她可以呼吸了，可以睡了，好象一个將要执行死刑的人，从立刻处死的恐怖中解救出来，又可以拖延若干时日了；但是在两三天以后，那不可測料的折磨，对未知事物的恐怖又起来了。

卡尔曼虽則爱她的丈夫，可是她承認也起过几次反感。如果她在結婚以前就知道这是怎样一种生活的話，她是不会嫁給他的！……有些时候，被一种共同的痛苦所推动，她曾經去找过屬於胡安斗牛队的斗牛士們的妻子，仿佛这些女人能够告訴她一些什么似的。

国家的妻子是同一区里一家酒店的女主人，她鎮靜地接待了大师的妻子，对于她的害怕似乎感到惊奇。她已經习惯了这种生活。她的丈夫一定好好生活着，因为他沒有送什么通知来。电报很貴，短枪手賺得又少。当卖报人沒有叫喊什么意外事件的时候，这就是說沒有发生任何坏事情，于是她又关心鋪子里的事情去了，忧虑仿佛打不进她的迟鈍的感觉。

有几次，卡尔曼过桥到特里安納区去找馬上枪刺手牛肉汁的妻子；这是很象茨岡人的一个女人，住在鷄窩似的破屋子里，她在那儿讓骯髒的銅色皮肤的儿女們包圍着，用大叫大嚷使喚着威吓着这伙儿女。大师的妻子来拜訪使她感到驕傲；但是她的害怕使她失笑了。卡尔曼不應該害怕。其实，步行斗牛士总是能够从雄牛角下逃出来的，胡安·加拉尔陀先生又是善于对付这种牲畜的。雄牛杀死的人并不多。可怕的事情倒是从馬背上跌下来。大家都知道，几乎所有的馬上枪刺

手經過多次可怕地跌下馬來以後結局是怎樣的，最後的結局如果不是由於意料不到的突然事變死掉，就是發瘋而死。可憐的牛肉汁一定也是這樣死法的。為了賺一捧杜爾忍受着這一切艱苦，然而別人呢……

她沒有把話說完；但是她的眼睛對於命運的不公平、對於那些健美者表示出沉默的抗議，就因為他們是劍刺手的緣故，所以贏得了全部拍掌、名譽和金錢，其實却並不比他們的下屬格外需要拚命。

卡爾曼逐漸習慣了她的新生活。斗牛日的殘酷的等待，求拜聖者，迷信，懷疑，這種種她都當做她的生活的構成部分接受下來了。此外，她的丈夫的好運道，和家里不斷地談論斗牛事件，終於使她習慣危險了。最後，在她看來，雄牛就成為一種高貴而且善良的牲畜，生到世界上來就是為着叫殺死它的人名利雙收。

她從來沒有去看過斗牛。從那一天她看了未來的丈夫第一次參加斗小雄牛以後，她就不再走近斗牛場了。她感到自己沒有膽量看斗牛，那怕加拉爾陀沒有參加也一樣。如果看到別人面對危險，穿着跟她的胡安同樣的服裝，她就會吓得暈過去了。

結婚以後三年，劍刺手在華倫西亞受傷了。卡爾曼沒有馬上知道。電報在跟往常一樣的時候收到，還是“一切如常”。這是契約經理人董·何塞做的善事，他每天拜訪卡爾曼，凭着巧妙的計策，使她不讀報刊，使她過了一個禮拜還不知道這個消息。

由於幾個鄰舍女人不謹慎，卡爾曼終於聽到了這個事變，

她想立刻坐火車到她的丈夫那儿去看护他；因为她以为他一定是沒人照顧的。可是这是不必要的。在她动身以前，劍刺手就回来了，因为流血太多臉色蒼白了，一条大腿長時間不能动彈；但是他又愉快又大胆，使他的一家人都鎮靜下来了。

他的家仿佛立刻成了圣地，各色各样的人都到院子里来拜見加拉尔陀，这“全世界最勇敢的人”坐在藤靠椅上，一条腿擱在小凳子上，安靜地抽着烟，似乎伤得并不重。

魯依茲医师帶他回到賽維尔来，宣称他至少要医治一个月，看到这有机体的精力，他感到惊奇了。他虽然有長时期的外科医生的經驗，可是斗牛士受伤复原得那么容易，在他看来还是一种神祕。牛角上沾着血和牲畜的排洩物，角尖上还往往裂成碎片，牛角扯裂了人肉，鉗，割，造成了深深的刺伤同时又是粉碎的压伤。可是这些可怕的伤还是比平常人的伤更容易医好。

“我不知道怎么能这样，这是神祕。”外科老医生帶着怀疑的神情說。“也許，这些孩子的肉就跟狗的肉一样，也許，牛角虽則骯髒，它却是具有人类还没有发现的治疗性能的。”

在短時間以后，加拉尔陀重新开始斗牛了，不管他的仇敌对于他的伤有过怎样的預告，並沒有减弱他的斗牛的狂热。

結婚以后四年，劍刺手兴高采烈地讓他的妻子和母亲大吃一惊。她們要成为地主了；而且是大地主，占有着看不到尽头的土地，土地上有許多橄欖树林、磨坊，数不清的大群牲畜；这是跟賽維尔最富有的紳士們相等的一份产业。

加拉尔陀和所有的斗牛士一样，只希望成为一个土地占有者，馬和大群牲畜的飼养人。城市的产业，資金和股票，他

們既不喜愛，也不了解。雄牛把他們的思想吸引到遼闊的牧場；馬使他們記起鄉村；此外，需要在冬季里不斷地活動、鍛鍊、打獵和旅行，更使得他們希望占有土地。

照加拉尔陀的想法，一個人除非占有有一個大田莊和大群牲畜，是不能算富有的。從他還是一個窮光蛋，徒步走過農田和牧場的時候起，他就產生熱烈的希望：占有廣闊的、確實是他的土地，用堅固的刺鐵絲跟別人的土地隔開，防止別人闖進來。

董·何塞知道他這個希望。他也是他的經濟管理人，從斗牛場經理那兒收進款子和計算賬目，他想向屠牛手說個清楚，但是白費勁兒。

“我不懂得這些傻事兒，”加拉尔陀說，對於這種胡塗感到得意。“我只懂得殺雄牛。照您的意思做去吧，董·何塞。我信任您，您做的任何事情都是要我好。”

董·何塞差不多沒有顧到自己的事情，他把全部事情交給他的妻子去馬馬虎虎地處理，自己却日日夜夜關心屠牛手的財富，他以高利貸者的精明，把他的錢高利出借。

有一天，他愉快地到他的被保護人這兒來了。

“我已經把您所希望的東西弄到手了。一個田莊，大得象一個世界，而且還非常便宜；真正是一樁好買賣呢。我們在下一個禮拜簽訂契約。”

加拉尔陀願意知道那田莊的位置和地名。

“它叫做稜科拿達。”

他的宿願實現了。

當加拉尔陀帶着他的妻子和母親一起去接收田莊的時

候，他指給她們看：在那个干草房里，他和困苦的流浪伙伴們一起睡过，在那一間房間里，他同主人同桌吃过飯，在那个斗牛場上，他曾經劍刺了一条小雄牛，这样，他获得了第一次坐火車不必躲在凳子底下的权利。

3

冬季里，在加拉尔陀沒有到稜科拿达去的时候，每天晚飯以后，他家的吃飯間里就聚集起一群朋友。

到得最早的总是鞍匠和他的妻子；他們有两个儿女常住在劍刺手家里。卡尔曼似乎想忘掉自己的不生育，感觉到这所大屋子的冷靜压迫着她，因此讓她的姑娘最小的两个儿女跟她一起住。这两个孩子由于自然的愛，或許也由于双亲的教导，不停地纏着美丽的舅母和慷慨的、紅极一时的舅父，吻他們，跟小貓一样在他們膝头上打唿嚕。

恩卡尔娜辛現在差不多跟她的母亲一样肥胖了，身材由于生产許多孩子已經变形了，嘴上由于上了年紀略略有些唇髭，她殷勤地向她的弟媳妇微笑着，抱歉着孩子們給她的麻煩。

但是，在卡尔曼回答以前，鞍匠就插嘴說：

“讓他們去吧，老婆。他們多么愛舅父和舅母呀！尤其是小女儿，沒有她的小舅母卡尔曼就活不了……”

于是两个外甥儿女就住在那儿，好象在自己家里一样，而且凭着小孩子特有的机灵，猜透了他們的双亲希望他們怎么办，就用过分的撫愛和亲暱对待这几位富有的亲戚，孩子們知

道所有的人談到他們都是肅然起敬的。一吃好晚飯，他們就吻吻安古司蒂太太和雙親的手，沖上去抱抱加拉尔陀和他的妻子的脖子，然後去睡覺。

外婆坐在餐桌上首的靠椅上。當劍刺手有客人的時候，因為客人差不多總是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這善良的老婦人就推辭着不肯坐這光榮的座位，可是加拉尔陀堅持要她坐。

“不，”加拉尔陀抗議着。“媽媽應該坐上位。坐在这儿吧，否則我們就不吃了。”

於是他就伸出手臂，扶着她坐上椅子，熱情地撫愛着她，似乎是想補償他在放蕩的童年時代所給她的折磨。

晚飯以後，國家來了，他到大師的家里來閒談一會兒，這一種拜訪似乎是盡下級人員對主人的責任；這時候，談話似乎更活躍起來了。加拉尔陀穿着羊皮背心，象一個富有的地主似的，光着頭，小辮子攤平在額角上，用饒舌的和氣態度接待了他的短槍手。鬥牛迷們說些什麼？有哪些謠言在傳播？……共和國進行得怎樣了？

“傷疤臉，給賽白斯蒂安一杯葡萄酒。”

但是國家謝絕了這種優惠的款待。一點兒葡萄酒也不要，謝謝，他從來不喝酒。酒是造成勞動階級那麼無可救藥的落后的原因。大家聽到這句話都大笑起來了，仿佛他說的是在大家意料之中的一句俏皮話似的。短槍手立刻鼓吹起他的意見來了。

唯一帶着仇視的眼光沉默不響的人就是鞍匠。他厭惡國家，把他當作一個仇人。國家，象一個善良忠誠的丈夫，也是善于生育的，成群的孩子在一家小酒店里纏在母親的裙角上。

最小的两个是加拉尔陀和他的妻子的教子，这是由于同志爱結合起来的。伪君子！他每礼拜日把两个教子帶來，穿着他們最好的衣服，讓他們来吻吻教父教母的手。每一次，当国家的两个儿子得到什么礼物的时候，鞍匠就气得臉色發白了。他是来搶他們的孩子們的东西的。也許短枪手也在夢想劍刺手的一部分財產总有一天会到这两个教子手里吧。賊！他根本不是一家人呀！……

鞍匠不是用仇恨的臉色和惱怒的沉默对待国家的談話，就是說这一类話来伤害他：照他的意見，在群众中宣傳革命思想的人，对于奉公守法的人就是一种危險，这种人應該馬上枪斃。

国家比他的大师大十歲。当大师开始舞披风的时候，他已經当过几个重要斗牛队的短枪手，最近从美洲回来，他曾在里瑪①斗牛場杀雄牛。在他的职业开始时期，他是因为年青和身体矯健略略有些名望的。他也有过一段时期被看做“未来的斗牛士王”，賽維尔的斗牛迷們把眼睛盯在他身上，希望他压倒別的地方的屠牛手。但是这希望并不長久。当他从美洲旅行回来的时候，由于他在远方斗牛傳聞模糊的出色行为很有名望，群众都搶着到賽維尔斗牛場来看他怎样杀雄牛。几千人买不到入場券。但是在这确立名誉的决定性的試驗期間，正如斗牛迷們說的，“他不够大胆”。他插短枪稳实得象一个忠实認真的工人完成任务；但是当他动手杀雄牛的时候，他的自卫本能却比他的意志更有力量，这使得他跟雄牛保持一

① 里瑪——秘魯首都。（中譯者）

段距离，沒有尽量發揮他的高大身材和强健胳膊的力量。

因此，国家放棄了斗牛大师的更高的光荣。他只能当一名短枪手。他只得委身做一个这一行业的散工，在别的比他年青的人的领导之下，賺一点可憐的薪水，用来养活一家人，也可以节省一点下来做一点小生意。他在梳小辮子的同事之間，以他的好心和老实行为聞名。因此他的大师的妻子非常器重他，把他看作保証她的丈夫忠实的守护神。夏天，当加拉尔陀和他那一整队人到省会里的咖啡跳舞館里去，想在一連串斗牛以后放縱享乐一下的时候，国家总是又庄重又沉默的坐在穿着蒸汽衣服①涂着鮮紅嘴唇的歌舞姑娘之間，正象是一个沙漠里来的圣人坐在亞力山大②的妓女群中一样。

他并不因此感到激动，他只是想到住在賽維尔的妻子和儿女們。照他看来，全世界所有的缺点和惡德，都是缺乏教育的結果。当然，这些可憐的女人也不会唸書也不会写字。他自己也不会，因此，他把这缺点当作他所以卑微和不大懂事的原因，他也把存在在全世界的所有的貧困和墮落都归罪于这同一原因。

他在青年时代的早期是一个鑄鉄匠，国际劳工会的活动分子。他是他的工人伙伴們的永不厌倦的听众之一，他們比他幸福，能够大声唸出致力于人民幸福的报刊上登載着的話；他在国家义勇軍的时期曾經当兵玩儿，屬於戴紅帽子当作联

① 蒸汽衣服——穿得很少的、精致透明的衣服的玩笑說法。（世譯本）

② 亞力山大（紀元前 356—323）——馬其頓王。先后征服小亞細亞、腓尼基、埃及、波斯，入侵印度，建立了地跨欧、亞、非三洲的大帝国。（中譯者）

邦主义“决不妥协”的标记的那些步兵营。他整整几天呆在群众广场中央的演讲台前，或是宣布长期集会的那些政治俱乐部里，听雄辩家一个接着一个，日日夜夜，用安达鲁齐亚式的流利腔调，忽而谈到耶稣的神性，忽而谈到粮食的涨价，直到反动势力出来镇压才止，当时的一次同盟罢工使得他这样具有革命思想的工人落进困难的境况里，所有的工厂都拒不录用。

于是他爱上了斗牛，他成了个斗牛士，那时候他二十四岁，原来可以挑选任何生活路线。他懂得很多，瞧不起地谈到现代社会里的荒谬事物。他听了那么多年的报刊朗读，并没有落空。虽则他在斗牛上并没有什么发展，可是总比做一个熟练工人多赚一点，生活得好一点。朋友们记起他曾经在国家义勇军里拿过枪杆，所以给起个外号就叫“国家”。

他谈到斗牛士这门职业总有点悔恨，虽则他已经干了很多年，却因为属于这一行而感到抱歉。他那一区的委员会宣告：加入斗牛这种野蛮落后的玩意儿的党员都要开除党籍，可是对于他却做了一个宽大的例外，在选举人的名单上保留着他的名字。

“我知道，”他在加拉尔陀的吃饭间里说。“斗牛是反动的……有些类似异教徒审判所时代的事情。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经解释清楚了。人类需要唸书写字，正象需要吃喝一样；在学校这么缺乏的时候，却把钱花在我们身上，这是不合理的。马德里出版的报纸上说过……但是党同志们看得起我，委员会在董·贝贝发言以后，就同意让我留在党里了。”

不管加拉尔陀和朋友们怎样用笑话和狂暴的可笑的夸张也不能动摇他的极端的严肃，这种严肃显示出他的同党同志

給予他例外的優惠所引起的光榮的驕傲感。

董·貝貝是一個熱情充沛、講話流利的小學教師，區委員會的主席，是以色列血統的青年，用他那種族特有的熱情參加政治鬥爭，他因為他的棕色的醜相和麻臉感到驕傲，因為這使他有點兒象丹頓①。國家總是張大嘴巴聽他講話的。

晚飯以後，當加拉爾陀的契約經理人董·何塞和大師別的几个朋友用古怪的論據开玩笑地反對他的學說的時候，國家就發窘地搔了搔頭皮說：

“你們是紳士，你們受過教育，可是我却是不会唸書也不会写字的。這就是我們下等人所以都是傻瓜的原故。但是，如果董·貝貝在這兒的話，那多好啊！我凭良心說話……如果你們聽他講得象天使那樣漂亮的時候，看你們還能怎麼說！……”

受了這些嘲笑의 攻擊，信仰不免有些動搖，為了使信仰格外堅定，他第二天就到他的偶像董·貝貝那兒去。董·貝貝是一個受盡迫害的民族の 子孫，他把他所謂“恐怖器物博物館”指給他看的時候，似乎感到了一種辛酸的快樂。這個猶太人回到他的祖先住過的國土里來，就把有關異教徒審判所の 紀念品收集在學校旁邊的一間房間里，正象一個越獄出來的囚犯，懷着不厭求詳の 復仇感，把守卒の 骨头一塊一塊拼湊起來。櫥里按次排列着羊皮紙和書本，這是異教徒審判所里審判情況の 記錄，和罪犯在受拷問的時候必須回答の 題目紙。牆上釘着一面白旗，上邊有一個可怕的綠十字。在角落里堆

① 丹頓(1759—1794)——法國大革命的領袖之一。(中譯者)

着拷問用的鐵器，恐怖的鞭子，這一切用來劈人、鉗人、撕扯人的刑具，都是董·貝貝從舊貨店裡找來的，他一找到，立刻就作為宗教法庭的古物編進目錄里去。

國家的仁慈心腸，他的隨時都會憤慨起來的、朴實的靈魂，對着這一堆生鏽的鐵器和那綠十字激起了反感。

“天哪！他們竟還敢那麼說……我凭良心說話！……我希望他們到這兒來見識見識。”

由於要別人改變主張的強烈願望，他在任何場合都鼓吹自己的信仰，不怕伙伴們嘲笑。但是即使在這時候他也還是表現出善良溫和的，他似乎從來沒有個人的痛苦。照他的意見看，對於國家命運漠不關心，不肯加入他的黨的人，正是“民族無知無識的可憐的犧牲品”。救星就全靠讓所有的人學會唸書寫字。至於他自己呢，卻謙虛地放棄了這種改造，以為自己已經頭腦遲鈍了；但是他把自己的不學無知歸罪給全世界。

有許多次，在夏季里，斗牛隊坐着火車旅行，加拉爾陀也到他的“孩子們”坐着的二等車廂里來了，車門打開了，進來一個鄉村牧師或是一對修道士。

短槍手們看到國家在敵人面前顯得格外莊重嚴厲的時候，就互相觸動肘子，或者互使眼色。馬上槍刺手牛肉汁和吞咽家都是粗魯暴躁，喜愛爭論和玩鬼把戲的人，也出於本能地討厭教徒，這時候就低聲慫恿他：

“現在他落在你手裡啦！……正面攻擊呀！……用你的刻毒話刺過去呀。”

但是大師是誰也沒有權利跟他反對或是辯論的隊長，他很有威勢地滾着眼珠瞪着國家，國家就听话地不聲不響了。

但是在他的朴質的靈魂里，要別人改變信仰的熱情，比他的服從紀律更加有力。一句微不足道的話，就足夠使他对一同旅行的人展開辯論，試圖說服他們相信真理。而他的真理呢，仿佛只是他从董·貝貝那儿采来的，乱七八糟沒有倫次地拼湊起来的一团大話。

他的伙伴們惊奇地看着，他們感到快意，因为在他們的伙伴之中，居然有人能够对抗那些受过教育的人，甚至難倒他們，这說起来也可能并不难，因为西班牙的牧师，一般都沒有受过高深的教育。

那些教徒被国家激烈的理論和他的伙伴們的嘲笑窘住了，終于用出最后的理論。唉！常常拚出性命的人怎么会不信上帝，居然敢想到这种事情呢？难道他們不想到，就在斗牛的时候，他們的妻子和母亲正在替他們做禱告嗎？……

想到他們离开賽維爾以前，女人們亲手縫在他們斗牛士服裝上的圣者紀念章和印了圣象的肩布，隊員們突然靜下来，一种畏懼的安靜。被迷信觀念束縛着的劍刺手，仿佛以为这种褻瀆真會危害他的生命似的，对国家生起气来了。

“別做声，別再說不敬的話了！……寬恕我們吧，先生們。他是个好人，但是，所有这些謊話叫他瘋瘋癲癲了。——別做声，別对我回嘴！該死的！……我馬上塞住您的醜嘴，我用……”

加拉尔陀为了讓这些先生平靜，就把整大堆恫吓和咒罵压在短枪手身上，他以为这些先生是未来的統治者。

国家用輕蔑的沉默来对付他們。“这都是无知和迷信，統統起于不知道唸書和写字。”于是凭着不可動搖的信仰，凭着

一个只有两三个观念深深印在头脑里的老实人所特有的固执，过了一会儿，他不管屠牛手还在生气，又辩论起来了。

他即使和短枪手、马上枪刺手一起在斗场上也不忘记他的反教权主义，可是他们却在斗牛场礼拜堂里做了祷告才走进斗场来的，并且希望缝在衣服上的肩布会把他们救出危险。

当一条庞大、沉重、脖子粗大、颜色深黑的所谓“许多磅”雄牛快要插上短枪的时候，国家就把两条胳膊伸向两边，两手拿着短枪，跟牲畜隔着点儿距离，用辱骂招呼了它：

“攻击吧，牧师①！”

这位“牧师”狂暴地进攻了，当它冲过国家身边的时候，他就把短枪深深地插在它的脖子上，正象宣布一次重要胜利似的，响亮地叫喊：

“这是为牧师们准备的！”

加拉尔陀终于让国家的古怪动作引笑了。

“您使我处于可笑的境地。别人总有一天会注意到我们这一队的，他们会说我们全体都是异端。您也知道，有些群众是不喜欢这样的。斗牛士就应该单管斗牛。”

但是他非常敬爱他的短枪手，他记得他对于自己的忠诚，他不止一次地达到自我牺牲的境地。每逢危险的雄牛，国家就任意乱刺，只希望赶快结束，这时候，大家对他吹口哨，他可是毫不在乎。他并不追求光荣，斗牛只是为了生计。但是，当加拉尔陀带着剑向危险的雄牛走去的时候，这短枪手就紧紧跟在他身边，准备用他能够制服野蛮牲畜的厚重的斗牛披风

① 牧师——牧师是穿黑衣服的。（中译者）

和强壮的胳膊来帮助他。有过两次，当加拉尔陀在沙上打滚，有被牛角触到的危险的时候，国家就向牲畜冲去，忘掉了妻子、儿女、小酒店、任何事物，唯一的愿望就是用自己的死来拯救他的大师。

当他在晚饭以后，走进加拉尔陀的吃饭间的时候，大家就当他是家人似的接待了他。安古司蒂太太用卑微的人们在贵人们那儿一碰到就马上会合在一起的那种爱来爱他。

“来，坐在我旁边，赛白斯蒂安。您真的什么也不想喝一点吗？……对我讲讲您那家酒店的情况吧。泰雷索和您的儿女们好吗？”

国家就报告给她听前一天的生意；柜台上销掉了多少杯，送到人家家里去多少瓶，老婆婆留神地听他讲，就象一个受尽困苦，知道钱的价值需要一分一厘计算的女人。

国家接着谈到了扩充买卖的可能性，酒店如果兼卖香烟会给他很多好处。剑刺手凭着他和有力人士的友谊，可以帮忙他做到，但是赛白斯蒂安要提出这一点感到很有顾虑。

“您知道，安古司蒂太太，香烟是政府的专卖事业，而我却有我的主义，我是加入无政府党^①的，而且还是委员会里的一

① 无政府党——西班牙无政府党，在西班牙有长期的历史，有它们的原则，根据这些原则拟订计划，为了这些计划，它们遭遇到监禁和死亡。它们排斥关于国家权力的见解，痛恨威权，痛恨纪律，认为一切军队都是压迫人民的；它们在土地政策上主张立刻使所有的土地和资源集体化，必要时甚至可以使用武力。它们非常厌恶宗教，不知道天主教是大部分西班牙人民都虔诚信奉的宗教，只有天主教教权集团才是在金融上、工业上和农业上的寡头集团。无政府党的错误见解，在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共和政府成立以后，起了分化人民阵线的实际作用。（中译者）

个委員。我的同志們会怎么說呢。”

老婆婆对着这些顧慮憤憤不平起来了。

“您該做的就是替您一家人尽量多賺点面包呀。可憐的泰雷索，帶着那么多儿女！……賽白斯蒂安，不要那么傻吧！把您头腦里的蜘蛛網擦擦干淨吧！……您別回我嘴。不要跟前几晚一样說褻瀆神的話。您想想吧，明天早晨我还要到瑪卡雷娜教堂里去听彌撒呢。”

但是加拉尔陀和董·何塞正坐在桌子对边，对着利久酒①的小酒杯在抽烟，他們却想叫国家多說几句，这样他們就可以嘲笑他的理想，于是又用辱罵董·貝貝去挑撥他：这个騙子就会叫象他这样无知无識的人发狂。

短枪手很温順地接受了劍刺手和他的契約經理人的玩笑。怀疑董·貝貝嗎！……这种众所周知的荒唐話儿是不会叫他生气的。这正象有人打击他的另一位偶像加拉尔陀，說他不知道怎样杀雄牛一样。

但是，当他听到激起他无可压制的嫌惡的鞍匠也加入嘲笑的时候，他再也忍不住了。难道这个依靠大师过活的餓死鬼也敢跟他辯論嗎？跟他！……自制力完全丧失了，也顧不到在場的还有屠牛手的母亲和妻子，还有正在模仿丈夫帶着輕蔑的神色瞧着短枪手的恩卡尔娜辛，短枪手尽情地解說他的思想，就跟他在委員会上辯論一样热忱。因为缺乏比較适当的論証，他就用辱罵淹沒了別人的信仰：

“聖經嗎？……胡說八道！六天創造世界嗎？……胡說

① 利久酒——一种芳香甘味的烈性酒。（中譯者）

八道！亞当和夏娃的故事嗎？……胡說八道！一切都是說謊和迷信。”

“胡說八道”這一句話，是他對於他認為虛偽可笑的事物，想不出更加輕蔑的形容詞的時候用的，他用極端厭惡的聲調來說這一個“胡說八道”。

亞当和夏娃的故事是他永遠不會完的諷刺對象。這個故事，他在和斗牛隊一起旅行的每天下午靜靜地半睡半醒的時間想過很多次，在這段時間里他完全從自己的頭腦里找到了無可反駁的論證。“怎麼能夠認為所有的人都是從那麼一對人傳下來的呢？”

“你瞧，我自己叫賽白斯蒂安·魏涅加斯，就是這樣；您呢，胡安，是姓加拉尔陀；您呢，董·何塞，也有您的姓，個個都有他的姓。凡是同姓的人，必定是親族。唔！如果我們全體都是亞当的子孫，亞当的姓假定是披雷茲，那麼我們全體都該姓披雷茲了。這不是十分明白嗎？……如果我們每一個人的姓都不同，那一定有过許多亞当了，可見，牧師們所講的故事……全是胡說八道——落後的迷信！我們需要教育，牧師是利用我們的無知無識騙了我們……我覺得，我說得清清楚楚了。”

加拉尔陀仰過上半身靠在椅子背上，大笑着，模仿雄牛的吼聲向短槍手致敬。契約經理人呢，用安達魯齊亞式的嚴肅，伸出他的手，向他祝賀。

“握我的手吧！您講得真好。就是卡斯推勒^①也講不到

① 卡斯推勒(1832— 899)——西班牙政治家。(中譯者)

这样！”

安古司蒂太太听到居然在她家里議論起这样的事情来，她怀着意識到自己生命就快結束的老妇人特有的感觉，憤怒极了。

“別做声，賽白斯蒂安。閉住您那地獄里来的該死的嘴，不然就赶你出門。这儿不准說这样的話，惡鬼！要是我不知道您是个好人的話，那就糟了！……”

她終於立刻寬恕了短枪手，因为想到他非常爱她的胡安，記起他在很多次危險中奋不顧身地救过他。何況有这么一个老成持重和正直的人跟別的“孩子們”一道屬於这个斗牛队，这是使她和卡尔曼都能够非常安心的事情；因为劍刺手如果沒人管束的話，便会极端輕薄，很容易被希望得到女人們爱慕的欲望所誘惑。

这位亞当和夏娃的死对头替他的大师保守着一个祕密，这使得他看到大师在家里跟母亲和卡尔曼一起的时候，他就态度沉默，行动謹慎。如果这两个女人知道他知道的事兒的話，那將怎么办呢！……

虽則每一个短枪手都應該尊敬他的大师，可是国家，終於有一天，凭着自己年齡比較大和他們的老交情，壯起胆子，用粗魯坦白的忠誠对加拉尔陀說話了。

“听我說，胡安，这件事賽維尔人全都知道了！別人淨是談論这件事情；消息总有一天要傳到您家里引起家庭不和睦的……想一想吧，这对于安古司蒂太太將是极大的痛苦，可憐的卡尔曼会对您生气……要記住那个歌女引起的麻煩哪；可是那究竟还是小事情。現在这一只‘野兽’可是凶猛得多危險

得多了，你要小心呀。”

加拉尔陀裝出不懂的样子，一方面感到发窘，但是一方面又因为全城的人都知道他的爱情秘密而感到得意。

“唔！什么野獸呀？您說的是什麼麻煩呀？”

“还用說嗎！……董娜·索尔；这个貴妇人，人家說起她的閒話可多啦。雄牛飼养家摩拉依瑪侯爵的外甥女儿。”

看到劍刺手不声不响，微笑着，因为发现国家消息这样灵通而感到高兴，国家就繼續往下說，象一个看破一切富貴浮华的說教者。

“一个結了婚的人首先就應該求得家庭和睦。女人个个都是同样的……胡說八道。这一个跟那一个都是同样价值的，丟一个换一个真正是白白苦痛了我們的生命的傻事儿。你的仆人，二十五年以来就跟他的泰雷索一起生活，連思想上也沒有一次对她不忠实过，可是我也是一个斗牛士，也有过好日子，而且也有許多美女人向我投过媚眼呢。”

加拉尔陀立刻嘲笑了短枪手的說教。他說得正象一个修道院長。然而恨不得吃掉全部修道士的也正是他呀！……

“国家，別做傻瓜吧。每个人都有他的特点呀，女人們既然向我們走来，那么，就讓她們来吧。我們的生命是多么短促呀！……可能有一天我会两脚向前被抬出斗場去的！……何況您根本不知道那是一位多么高貴的太太。如果您能看見她的話，您就不会这么說了！……”

然后，他似乎想抹掉国家臉上那一种憤慨和愁悶的神色，又坦率地补充說：

“我非常爱卡尔曼，您是知道的；我象过去一样地爱她。

但是我也爱别一个。那是另一回事儿；……我说不清楚这件事。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儿；就是这样！”

短枪手这次跟加拉尔陀谈话，并没有更多的收获。

几个月以前，当斗牛季节跟着秋天一起结束的时候，剑刺手在圣罗伦慈礼拜堂里有一次巧遇。

他在带他一家人到稜科拿达去以前，曾经在赛维尔休息了几天。当这一段安静的时间到来的时候，使剑刺手最感高兴的是可以安静地住在自己家里，不必再不断地乘火车旅行了。每一年杀死一百只以上雄牛，虽则又危险又吃力，可是一连几个月从这个斗牛场赶到那个斗牛场不断旅行，跑遍西班牙，却比斗牛加倍疲劳。

整个夏季的长途旅行，冒着燃烧的太阳，通过炙热的平原，坐在那车顶似乎着了火的老式车厢里是最耗费精力的。队里准备的大水壶，每到一站就有人给它装满，可是还是不够他们解渴。火车里又挤满了乘客，大部分都是赶到城里市集上去看斗牛去的乡下人。有许多次，加拉尔陀因为怕赶不上火车，在斗场上一杀了他最后的一条雄牛，连斗牛士衣服也不脱，就赶到站上去，在成群的旅客和行李堆中间过去，仿佛一块发亮的五彩的陨石。他常常在头等车厢里，当着旅客的面换衣服，他们正为着跟这么一位著名人物一起旅行而高兴呢；晚上，他就弯着身子睡在车厢座垫上度过不安宁的一夜，同时，一同旅行的人们为了让他尽可能大的地位，都挤得紧紧的。全体都关心他的疲劳，因为想到明天就会给他们带来悲壮激动的狂欢，自己却没有丝毫的危险。

当他疲乏地到达街上点缀着旗帜和彩牌在庆祝节日的城

市的时候，他不得不忍受替他捧場的人們的热情給他的折磨。斗牛迷醉心于他的名字，都在車站上等他，一直陪他到旅館里。这些兴高采烈的人是睡足了的，他們跟他握手，拥抱，推搡，拉胳膊，希望他高高兴兴，喜欢說話，仿佛單是看到他們这件事情，就該使人感到最大的快乐似的。

有許多次，斗牛不只一場。他必須一連斗三四天，一到晚上，这位因为劳苦，睡得太少和情緒激动而精疲力竭的劍刺手，就不顧社会礼节，脫掉短上衣坐在旅館門口乘凉。斗牛队的“孩子們”住在同一家旅館里，也獸在大師身边，仿佛是些坐禁閉的学童。有几次，胆子最大的几个請求他答应到光輝燦爛的街上和市場上去散散步。

“明天是茂拉雄牛呢，”劍刺手回答。“我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散步！你們会到明天天亮才回来，喝酒过了量，或是調情放蕩得乏了力。我不答应你們出去。等我們結束的时候，我給你們吃个飽。”

等他們完成了任务以后，如果离下一次在別的城市里斗牛还有一天空閒的日子，斗牛队就延迟了旅行，跟他們的一家人离得远远的，他們就跟那些替他們捧場的斗牛迷一起放蕩，大喝葡萄酒，玩女人，在斗牛迷想象起来，这就是他們的偶象的通常生活方式。

由于斗牛日期安排不适当，逼得劍刺手作荒唐的旅行。为了履行契約，他从这个城市到西班牙的另一边去斗牛，在三四天以后，又回到跟第一个城市接近的一个城市里。因此，在斗牛最多的夏季的几个月，他差不多一直在火車里度过，弯弯曲曲走遍了半島上的每一条鐵路；下午他在斗牛場上杀雄牛，

晚上就睡在火車里。

“如果把我在夏季坐火車的路程全部接成一条直綫，”加拉尔陀說，“准可以通到北极了。”

斗牛季节一开始，他十分高兴地开始旅行了，他想到观众整年談論他、迫不及待地等待他的到来，想到了出乎意外的新交的朋友，想到了女人的好奇心給他帶來的恋爱奇遇，想到了不同的旅館的生活，以及旅館生活的騷乱和煩扰，和各式各样的飯菜；这跟賽維尔的安靜生活和稜科拿达的山村寂寞生活成为强烈的对照。

但是这种使人头昏眼花的生活过了几个礼拜以后，虽然这期间他每一場斗牛賺到五千个貝賽大，加拉尔陀却象一个离开自己家庭的孩子似地煩悶起来了。

“唉，我在賽維尔的屋子多么清凉呀！……可憐的卡尔曼把它照料得象一只銀杯子！唉，我媽媽做的飯菜，滋味多好！……”

只有空閒的晚上，他才把賽維尔忘掉了，那时候，明天白天他不必斗牛，全队和願意供給他們在这城市里过一次欢乐生活的斗牛迷們一起，走进了唱弗拉曼克歌①的咖啡店里，那儿的女人們和抒情歌，一切都是为着大师准备的。

在一年的其余的日子里，当他回到家里来休息的时候，加拉尔陀經歷到一个名人的滿足的生活，他忘掉了光荣，可以尽量享受日常生活的乐趣。他睡得很迟才起来，不必担心火車时刻表，不必想到雄牛所引起的忧虑。这天他没有什么事情

① 弗拉曼克歌——安达魯齐亞的民歌。（世譯本）

要做，第二天，一連許多天都沒有！他的行程不必超過蛇街，或是聖費爾南迪廣場。他的一家人也似乎不同了，愉快得多，健康得多，因為他們知道他可以在家裡平安地住幾個月。他向街上走，氈帽搭在腦勺上，揮動着金柄的手杖，欣賞着手指上粗大的金剛鑽。

在前廳里有幾個人站在鐵格子門邊等他，人們透過鐵格子可以看見白色光亮、美麗潔淨的院子。他們是些讓太陽晒黑的人，發出汗酸臭，穿着骯髒的工作服，戴着四邊破爛的大帽子。其中有一些是流動的農業工人，因為路過賽維爾，認為懇求這著名的屠牛手幫助些錢是最自然不過的事，他們把這位屠牛手叫做董·胡安。另一些是住在这城市里的，用“您”字招呼他，叫他胡安尼朵。

加拉尔陀憑着他經常跟群眾發生關係鍛鍊起來的驚人的記憶力，一下子就認出了他們；他們不是學校里的老同學，就是他的流浪時代的老夥伴。

“買賣不發達嗎？……現在是人人都難過日子的时候。”

趁這一種熟識還沒有使他們進一步親密起來的時候，他就轉向站在身邊拉鐵格子門的傷疤臉。

“去對太太說，給他們每人兩個貝賽大。”

于是他吹着口哨走到街上，由於自己的慷慨，自己的生活舒適感到心滿意足。

在蒙丹涅斯近旁的一家酒店里的顧客和孩子們都到門口來看他，笑迷迷的，睜着充滿好奇的眼睛，仿佛從來沒有見過他似的。

“你們好呀，先生們！……我感謝你們的客氣，但是我不

喝。”

一个替他捧場的人端了一杯葡萄酒向他走来，他摆脱了他，繼續向前走，在隔壁一条街上，他又被两个老婆婆，他的母亲的女朋友攔住了。她們請求他做一个老婆婆的外孙的教父；她的女儿馬上就要生产了；女婿是加拉尔陀的狂热的信徒，好几次在斗牛場散場的时候，为了防卫他的偶像用手杖打过架，可是沒有胆量向他提出要求。

“唔，該死的！……您以为我是一个奶娘嗎？……由我做教父的孩子，比棄嬰教养院里的孩子还要多呢。”

为了摆脱这两个好心的老妇人，他劝她們去跟他的媽媽商量。“这件事看她怎么說吧；”他又往前走，一直走到蛇街，向有些人問候，讓另外些人怀着值得驕傲的友誼，当着过路人的眼光，享受跟他并排走路的光荣。

他探望一下四十五人俱乐部，看看他的契約經理人是不是在那儿。那是一个貴族的俱乐部，象名称所表示的那样，會員人数是有限制的，在那儿除了雄牛和馬以外不談別的。它是有錢的斗牛迷和雄牛飼养家組織起来的，其中就有象神諭者① 摩拉依瑪侯爵这样地位重要的人。

有一次，在禮拜五下午，加拉尔陀向蛇街走的时候，偶然想到圣罗倫慈教区禮拜堂去一下。

在禮拜堂的小廣場上来了几輛华丽的車子。这城市所有的最高貴的人这一天恰巧到“神威显赫的我們的父耶穌”的雕像面前来禱告。穿着黑衣服、披着富丽的头披的太太小姐們从

① 神諭者——假托神的名义回答別人詢問的人。（中譯者）

車子上下來，有幾個男人讓這些女人吸引着，也走進了禮拜堂。

加拉尔陀也進去了。一個斗牛士是應該利用所有的機會跟高貴的人們發生關係的。當有錢人向他問候，漂亮女人們咕噥着他的名字，互相用眼色指指他的時候，安古司蒂太太的兒子感到得意的驕傲。

而且，他又竭誠信仰神威顯赫的主。他之所以容忍了國家對於上帝或是大自然的見解，而不怎麼生氣，是因為神性在他看來不過是一種模糊不定的事物，正象一位大貴人的存在一樣，對他用各種各樣的話污蔑，也可以平心靜氣聽下去，因為並不認識他，只听別人說說才知道的。但是希望聖母和神威顯赫的耶穌却是另外一回事了，他從嬰孩時代起就熟悉他們，他不答應任何人冒犯他們。

這一個粗魯的大孩子，面對着釘死十字架的基督的戲劇風味的痛苦，感到了心頭激動，基督的淌着汗水、使人痛苦的、鉛色的臉，使他記起躺在斗牛場治傷所里的伙伴。跟神威顯赫的神搞好關係是必要的，于是他站在雕象前面，熱忱地禱告了几次“我們的父”，這時候，蠟燭光在他的摩爾式的眼睛的角膜上映出星一樣的反光。

他正在為自己充滿危險的生活祈求超自然的幫助，一群女人下跪時發出的沙沙聲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一位太太在跪着的信女們中間走過，吸引了她們的注意：她身材苗條，高高的，驚人地漂亮，穿着顏色鮮艷的衣服，戴着一頂插着羽飾的黑帽子，帽子下邊閃亮着淡金色頭髮。

加拉尔陀認識她；她是董娜·索爾，摩拉依瑪侯爵的外甥女兒，賽維爾人都叫她“大使夫人”。她在別的女人中間走過，

并没有注意她们的好奇，只是由于吸引了每一个人的眼光和引起了一阵喃喃的谈论，而感到心满意足，仿佛这一切原是应该到处跟着她的天然的光荣。一身外国式样的雅致服装和那极大的帽子，跟一团暗色的女人服装成为鲜明的对照。她跪下来，低下头，祷告了一会儿，接着她的明亮的有金色反光的天蓝眼睛镇静地向教堂各处看了一圈，就象在戏院里观众中间找寻熟人一样。这对眼睛，见到女朋友的脸儿的时候，似乎微笑了一下，然后再不断地巡视，终于碰到了正盯着她看的加拉尔陀的眼睛。

剑刺手也并不是客客气气的人。因为看惯他自己在斗牛的下午成为上万只眼睛的目标，他天真地以为：他到任何地方，所有的眼光都一定瞄准他。很多女人秘密地对他讲起，第一次在斗牛场上看到他的时候，她们所体验到的激动、好奇和恋爱的愿望。董娜·索尔的眼光，碰到了斗牛士的眼光，也并没有低下去：恰巧相反，还带着贵妇人特有的冷淡，始终看着他，逼得这尊敬有钱人的斗牛士终于转过了自己的眼睛。

“怎样的女人呵！”加拉尔陀傲慢地想，就象一个大名鼎鼎的偶像。“她也喜欢跟我恋爱吧？”

到了教堂外边，他觉得不可能离开，为了再见她一次，他就等待在教堂门边。他的心通知他有某种异乎寻常的事情就要到来了，就象最成功的斗牛的下午一样。这是神秘的心的预感，这种预感使他在斗场上不顾群众的劝告，大胆地冒着最大的危险，而且每次都获得辉煌的成功。

当董娜·索尔走出教堂的时候，她又毫不惊奇地看看他，好象猜到他会在门边等她似的。她和两个女朋友一起走上做

篷車子，等車夫讓馬兒走動的時候，她又回過頭來看看劍刺手，嘴角上現出了一絲淡淡的微笑。

整個下午加拉尔陀感到心不在焉。他想到他過去的戀愛奇遇；想到一個斗牛士的丰采給予他的許多次勝利，這些勝利以前使得他感到驕傲，使得他把自己看成一個對女人絕對有引誘力的男子，可是現在却使他感到羞恥。可是象這樣一個女人，一個貴婦人，她游遍整個歐洲，現在住在賽維爾，象一個不戴皇冕的女皇！這是值得征服的女人！……除了他對於董娜·索爾的美麗的贊賞以外，他又體驗到一種出于本能的尊敬感，因為他過去是一個流浪孩子，在爵位和財富有那麼大權威的國土里，在搖籃里就學會了尊敬大人物。要是能夠獲得這麼一個女人的注意可多好啊！這是多么重大的勝利呵！……

他的契約經理人，摩拉依瑪侯爵和賽維爾最重要的貴族的親密朋友，有好幾次對他談起過董娜·索爾。

她離開家鄉好幾年，在幾個月以前回到賽維爾，就在青年群里激起了熱情。她在長久僑居國外以後回來，很醉心於安達魯齊亞人民的风俗習慣，她斷定一切都非常有趣，非常……藝術。為了看斗牛，她穿戴起古老的民間女人的服裝，模仿哥耶①畫的文雅太太的儀態和服飾。她是健康的，愛好各種運動的女人，是一個好騎手，別人常常看到她騎着馬在賽維爾的四郊奔馳，穿着黑色的騎裝，用上紅色的領帶，金色的頭髮上戴着頂白絨帽子。有幾次她也在馬鞍前面斜擱着刺杆②，和

① 哥耶(1746—1828)——西班牙畫家。(中譯者)

② 刺杆——一種鐵尖長木柄的槍，用來刺翻小雄牛。(英譯本)

一群朋友，象馬上枪刺手似的，到草原上去追逐和刺翻雄牛，她在这种又勇敢又危险的娱乐里得到很多乐处。

她并不年青。加拉尔陀还模糊地记得：他在童年时代曾经在公园区的公园里看见她坐在她的母亲身边，象一个华丽的大洋娃娃，而他呢，那时候是一个穷苦的野孩子，正在车轮底下跑来跑去拾香烟蒂头。她无疑的跟他差不多年纪，三十岁左右，却还是那样美好！跟别的女人多么不同！……她仿佛是一只热带的乐园鸟，落在院子里许多母鸡中间。

契约经理人董·何塞熟悉她的历史……董娜·索尔是一个疯姑娘。她的罗曼蒂克的名字^①，跟她的特别的个性和独特的习惯是非常相称的。

母亲死了以后，她继承了一大笔财富。她在马德里嫁给一个贵族，年龄比她大得多，他以大使的资格代表西班牙到欧洲几个重要的宫廷去，能够走遍世界，对于一个贪图奢华和新鲜事物的女人真有极大的吸引力。

“这个女人享受过多少玩意儿呵，胡安！”契约经理人说。“十年以来，她在整个欧洲癫疯过多少个人的头脑呵！她仿佛是每一页都有秘密符号的一本地理书。毫无疑问，对于欧洲每一个国都，她都有许许多多值得追忆的事情。至于那可憐的大使呵！他无疑是烦恼死的，因为他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她飞得很高。那丈夫被派遣到这个那个宫廷里，代表西班牙人，不到年终，这一个国家的皇后就会写信到西班牙，请求把这位大使和他那迷人的妻子调走，报纸上把她叫做‘可怕

① 董娜·索尔——西班牙文“索尔”的意思是“太阳”。（世译本）

的逗人恋爱的西班牙女人’。她搅得多少戴皇冕的人神魂颠倒呵……董娜·索尔来了，皇后們就发抖了，仿佛她就是虎烈拉。最后，这位可怜的大使发现，除了一个美利坚合众国以外，别无去处了，因为他是一个有原則性的人，非常喜欢国王，因此，他就死了……請不要以为單是那些在王宮里吃喝跳舞的人就叫她滿足了。如果大家講到她的話都是真話，那真是吓人呢！……这个女人做任何事情都是爱走极端的：要么就是一切，要么就是什么也沒有。有时候她引誘最高級的貴人，有时候她引誘全国最卑微的平民。有人告訴我，在俄国，她想尽方法追求一个丢炸彈的人；可是那个头发蓬乱的青年并不怎么注意她，因为她妨碍他的計劃。董娜·索尔却正因为这样，就越发釘住他不放，一直釘到別人把他絞死。后来她在巴黎和一个画家发生恋爱关系，別人甚至断定，他已經画了她的裸体象，不过一条胳膊擱在臉上，好叫別人認不出她，而且她的裸体画已經影印在火柴盒子上了。或許这是假的：不过是夸張。不过，这似乎是十分确实的：她曾經成为一个德国歌剧作家的爱人；如果您听过她彈鋼琴的話，那真好极了！……还有唱歌！唱得就象复活节到費尔南迪戏院里来唱的歌女一样漂亮。她不但用意大利語唱歌，并且还用法語、德語和英語。她的舅父摩拉依瑪侯爵，在我們自己人之間說說沒关系，可就笨得象一条牛，当他在四十五人俱乐部里談起她的时候，他还說，她也許还会說拉丁語①呢……怎样的女人呵，胡安！她是

① 会說拉丁語——西班牙俗語：“他会說拉丁語”，意思就是：他是一个騙子。（世譯本）

多么有趣的女人呵！”

契約經理人贊賞地談到董娜·索尔，以为她一生里的全部事件，不論无可怀疑的也好，值得怀疑的也好，都是奇特独创的。她的身份和財富，也使得他和加拉尔陀一样，产生了敬意和好感。他們帶着贊賞的微笑談起她。这一类事件如果在別的女人身上是一定会惹起极多污辱的解釋的，他們一定会把她比作狐狸精。

“在賽維尔，”契約經理人往下說。“她过着非常規矩的生活。因此我認為別人講到她在外国的許多事情是不真实的。可能只是发现葡萄是酸的那些人的誹謗！”

于是，一边嘲笑着这一个女人在某些場合的那一种又勇又狠、象男子一样的精力，他又复述起流傳在蛇街俱乐部里的那些窃窃私語来了。当那大使的寡妇住到賽維尔来的时候，所有的年青人都在她的大院子里把她包圍起来了。

“想象一下吧，胡安尼朵。具有这儿少見的特別风格的一个雅致女人，她的衣服在巴黎定做，她的香水从倫敦买来，何况又是国王們的女朋友……她仿佛是最有名的雄牛飼养場里打上鉄印的一条雄牛，……他們象是一群瘋子似地跟着她走，她又允許他們有某些自由，因为她願意象一个男人似地跟他們一起生活。但是有几个人把这种自由誤解作別的东西，对她行动得过分自由了，于是被她打了耳光，甚至遭到更坏的待遇。胡安尼朵，这个女人是危險的。有人說，她熟練击劍，斗拳，象一个英国水手似的，还知道日本的扑打‘柔术’。总之，如果有人胆敢惡作剧地碰她一碰，她就会用她那美丽的小手，差不多不費什么勁儿，就把他抓住了，不多时候，就把他扯成

一片片的了。現在很少有人敢麻煩她了，但是她的仇人們還懷着惡意談論她；有几个在那兒胡吹那些謠言，有几个簡直就說她並不美。”

根據契約經理人說來，董娜·索爾似乎愛上了賽維爾的生活。由於在迷霧和寒冷的國土里住長久了，她特別贊賞我們的明朗蔚藍的天，我們的軟金色的冬天的太陽，非常贊賞這可以入畫的國土里的生活的甜蜜。

“她喜歡我們這兒不拘禮節的風俗習慣。她似乎是復活節降臨人間的一個天使。她仿佛並不生長在賽維爾！她仿佛是第一次看到賽維爾！董娜·索爾說，夏天要到外國去住，冬天就住在這兒。她過厭了宮殿和朝廷的生活，如果您知道她跟哪一類人發生關係的話，您就懂得她了！……她加入最平民化的宗教會，特里安納區的基督會，或是神聖的‘小野獸’教會，花很多錢買孟柴尼拉酒給會友們喝。有幾天晚上，她把許多六弦琴手和舞女叫到家里來；把賽維爾全部學習唱歌和跳舞的姑娘都叫到家里來，帶上她們的師傅和一家人甚至遠房親戚；大家都大吃橄欖和香腸，大喝葡萄酒。董娜·索爾坐在靠椅上，象一個皇后似的，一連幾個鐘頭，一套接着一套，看遍了這兒所有的跳舞。她說，那種歡樂正象國王觀看單獨演給他看的歌劇。她的仆役們都是她帶回來的高個兒，姿勢畢挺，模樣莊嚴，好象是英國的公爵，他們穿着燕尾服，捧着大盤子把一杯杯的葡萄酒分送給舞女們，舞女們喝醉了酒就扯他們的胡須，拿橄欖核擲他們的眼睛。這是多么適當而討人歡喜的余興呵！……現在，每天早晨，董娜·索爾在接待一個老茨岡人，名字叫做琴弦兒，一位最典型的師傅，在教她彈六弦

琴。拜訪她的人如果不看到她把乐器擱在腿上，那一定是因为她手上拿着橘子。她回来以后，吃掉了多少橘子呵！她可是还没有吃够呢！”

董·何塞这样往下說，对屠牛手講述董娜·索尔的希奇事儿。

加拉尔陀在圣罗倫慈教区礼拜堂看到她以后四天，契約經理人在蛇街的一家咖啡店里向他走来，帶些儿神祕意味說：

“您正是幸运的寵儿呢！您知道誰对我講起您嗎？”

他把嘴湊近斗牛士的耳朵，輕輕地說：

“董娜·索尔！”

她对他問起“他的屠牛手”，并且表示希望有人把他介紹給她。他是多么富于独創性的典型！彻底的西班牙风味！

“据她說，她已經好几次見過您杀雄牛：一次在瑪德里，还有在什么地方我記不得啦……她为您拍过掌。她知道您非常有胆量……看哪，如果她爱上您的話呀！那是多么光荣呀！您就是所有欧洲国王的郎舅或是諸如此类的什么亲戚了。”

加拉尔陀低下眼睛，謙遜地微笑了；但是同时，他又裝腔作势地挺起健美的身軀，似乎他認為契約經理人的假設一点也沒有什麼奇特。

“但是不要夢想吧，胡安，”他往下說，“董娜·索尔只是想近近地看看斗牛士罢了，就跟她学习琴弦师傅的功課一样。她只是想看看乡土色彩，此外就沒有別的意思了。‘叫他后天到塔勃拉达来吧，’她对我說。您已經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到摩拉依瑪飼养場翻雄牛去，这是侯爵为了叫外甥女儿高兴特意举行的。我們一起去吧；她也邀請了我。”

两天以后，大师和他的契約經理人在下午騎着馬走出市場区，象两个好模样儿的翻雄牛迷出現在人群中，这些人都聚集在門边，或者逗留在人行道上等待他們。

“他們是到塔勃拉达去的，”有人說。“今天要翻雄牛呢。”

契約經理人騎一匹瘦骨嶙峋的白母馬，穿着庄稼人服裝：一件粗毛短大衣，帶黃色腿套的布褲，褲腿上有一副叫做“查雍”的皮綁腿。劍刺手为着这一次集会選擇了古代斗牛士常穿的典型服裝，現代的习俗还没有使这一种服裝和一般人的服裝混同起来。他头上戴一頂粗天鵝絨做的小圓帽，帽边翻上，用一条皮帶在下巴底下扣住。襯衫領口沒有領帶，是用一对金剛钻扣住的，两粒更粗的金剛钻在襯衫的白縐边上閃光。他的短上衣和背心是葡萄酒色天鵝絨做的，裝飾着黑緞帶和縫子；紅綢子的纏腰帶；合身的暗色綉花短褲显示了斗牛士肌肉丰满的小腿，膝头下边用黑帶子打着蝴蝶結縛定。琥珀色的腿套在合攏的一边有一条皮綫，同样顏色的靴子隱蔽在摩爾式的鞍鐙里，只看見銀的大踢馬刺。馬鞍前部是一条五彩的澤萊斯羊毛披毯，两排縫子在馬肚子两边摆盪着，羊毛披毯上擱着一件灰色的短大衣，裝着黑色的肘部保护片，里子是紅的。

他們两个都快步地跑馬，肩膀上背着象長矛似的刺杆，这是用細密坚硬的木料做的，头上裝着个小球用来保护鉄的尖鋒。他們在居民区騎过的时候，受到了一陣大欢迎。勇敢的人們呼啦！

“祝您幸福吧，健美者！玩乐去吧，胡安先生！”女人們揮着手向他問候。

他們为了撇下跟着他們奔跑的孩子們，用踢馬刺把馬刺了一下，于是两边夾着白牆、用藍灰色石子嵌成的狹窄的街道上顫抖起有节奏的蹄鉄声。

董娜·索尔住着的那条安靜的街上，两边都是裝着做成曲綫形的鉄柵門和光滑的大阳台的貴族住的屋子，他們发现別的翻雄牛迷在大門口等着，一动不动地騎在馬上，用刺杆支撑着身子。他們都是年青紳士，董娜·索尔的亲戚或是朋友，他們殷勤亲密地問候斗牛士，因为他將跟他們作伙伴而感到滿意。

摩拉依瑪侯爵从屋子里出来，立刻上了馬。

“她馬上就下来了。您知道，女人們……她們总得梳妝一下。”

他用常用的格言式的庄严語調說了这些話，仿佛是在說神諭。他是个高身材、多骨头的老头儿，一大部白胡須，但是他的眼睛和嘴还保持着差不多孩子般的天真。由于他的彬彬有礼和說話审慎，男子气概的姿态和难得微笑的严谨稳重，摩拉依瑪侯爵似乎是一个过去时代的大貴人，他常常穿着騎士的服裝，厌恶都市生活，厌烦了住在賽維尔他的社会地位所引起的社交义务，同时，渴望跟他亲密地当作伙伴的牧人和农民跑跑田野。因为根本用不着，他差不多忘記了写字了，但是当人們对他談到雄牛，談到飼养雄牛和馬，或是耕种庄稼的时候，他的眼睛就閃出坚决的光芒，使人立刻認出他是个大行家。

云遮住了太阳，金光从街道的白牆上消褪了。有几个人看了看天，在两边屋檐中間可以看到阴暗的云块飞騰过去。

“不要怕，”侯爵庄重地說。“我走到街上来的时候，看到

一片紙片讓風吹向我熟悉的那一個方向。不會下雨。”

所有的人都安心了。不會下雨，因為摩拉依瑪侯爵斷定不會下雨。他象一個老牧人似的熟悉氣候，從來不會錯誤。

隨後，他走近加拉尔陀。

“我今年將給您準備極壯麗的雄牛。了不起的雄牛呵！我們將看看您是不是會殺死它們，象一些善良的基督徒那樣。您知道去年我並不完全滿意。那些可憐的牲畜是應該好一些的。”

董娜·索尔出現了，一隻手攬起她那黑色的騎馬裙，裙子下邊可以看到灰色皮做的高統騎馬靴。她穿着男子的襯衫，紅的領帶，紫堇色天鵝絨的短上衣和背心，她的天鵝絨半球形小圓邊帽雅緻地歪戴在金色發卷上。

雖則她看起來是那麼嬌美動人，可是她還是那麼輕捷地跳上了馬背，拿着仆役交給她的刺杆。當她向朋友們問候，為自己的不守時刻致歉意的时候，眼睛却瞧着加拉尔陀。契約經理人把母馬踢刺了一下想走近去介紹；但是董娜·索尔已經先走近了斗牛士。

加拉尔陀在她面前窘住了。多麼了不起的女人呵！她會對他說些什麼呢？……

他看見她向他伸出了纖巧芳香的手；他窘得不假思索地就知道用自己的大手象翻牛的時候一樣用力握着。但是那淡紅色的潤滑的小手，在他那出其不意的粗魯的一握之下並沒有握碎，却在緊握一下以後，就輕易地擺脫了，這粗暴的一握如果換成別人是無論誰都會痛得喊出來的。

“我感謝您，因為您來了。我非常高興認識您。”

加拉尔陀发窘地意識到他必須回答几句话，就結結巴巴地，仿佛对一个斗牛迷似地說話了。

“謝謝。府上都好嗎？……”

董娜·索尔很有分寸的一笑，讓馬蹄鉄踏过嵌石路上的得得声和他們的喧嘩声掩盖了。她使馬跑起快步，所有的人就象是卫队似的跟着她跑。加拉尔陀恍恍惚惚，一时不能定神，跟在最后，他模模糊糊地感到自己一定鬧了笑話了。

他們沿着河奔馳过賽維尔的城郊；經過金塔①，走过綠阴茂密的鋪上黃沙的花园，然后到达一条馬路，两边都是小酒店和飲食店。

他們到了塔勃拉达，在那綠油油的平原上，看到一大群人和車子在柵欄边挤成黑簇簇的一团，这柵欄在草原上隔出雄牛的飼养場，柵欄里边就是那些牲畜。

瓜达尔基維尔河沿着牧場的邊緣流过。河对面聳立着珊·胡安·台·阿慈那发拉楷山，山頂上是一座荒廢了的碉堡。許多白色的村屋在銀灰色的橄欖树林里露出来。在广闊的地平綫的另一边，天上飄浮着几朵羊毛似的云朵，下边是賽維尔，在一大片房屋的輪廓綫上突出着极雄偉的主教礼拜堂，和在午后的阳光里染成柔和的玫瑰色的极有魅力的琪拉尔达塔。

騎士們在混乱的人群中勉强前进。董娜·索尔別出心裁的玩意儿激起了好奇心，差不多把賽維尔所有的太太小姐都吸引来了。女朋友們在她經過她們的車子的时候向她問候，

① 金塔——瓜达尔基維尔河岸的阿拉伯式古塔，在花园街附近。（英譯本）

覺得她穿着男人服裝非常美麗。她的女親戚們，侯爵的女兒們，其中有几个還沒有結婚，有几个是同丈夫一起來的，她們都勸告她要小心些。

“索爾！看在上帝臉上，別干冒險的事兒吧！……”

翻雄牛的騎士們進了雄牛飼養場，來參觀集會的群眾的拍掌聲迎接他們走進柵欄。

馬兒一看到敵人，遠遠地就嗤着鼻子，舉起腳來騰跳，在騎士們堅強有力的手控制之下不住地嘶鳴和刨地踢腳。

雄牛都聚集在場地中心。有几條在靜靜地吃草，有些却昏昏欲睡地躺在冬季微紅的草上反芻；有几條比較粗野的雄牛在快步向河邊跑，几條老雄牛，聰明的“領班牲畜”，立刻追趕過去，掛在它脖子上的牧鈴叮噠着，同時，牧人們也在幫助它們，用彈弓把石塊準確地射在離群的雄牛的角上，要它們歸隊。

騎士們許多時候沒有動靜，他們在等待意外事物的群眾的貪饞的眼光面前，正在互相商量。

第一個騎出去的是侯爵，一個朋友陪着他。他們兩個都騎着馬向雄牛群奔馳過去，在雄牛群附近停下馬來。他們在馬鐙上站起身來，搖動刺杆，大叫大喊來恫吓雄牛。一條小腿強壯的黑雄牛離開了大群，向圍着柵欄的飼養場的盡頭跑去。

侯爵有權利以他的雄牛群自豪，那完全是一群用適當的雜交法小心選擇過的美麗的牲畜。它們的確不象那種慣于低頭的、牛皮骯髒粗糙、蹄子闊闊的、角大而位置不當的、注定供給食用的牛。它們是神經靈敏、矯健活潑的、堅定強壯的牲畜，它們在奔跑的時候，使地面震動，蹄子下揚起朵朵的灰塵。

它們有着平滑光亮的、象华丽的馬一样的皮，火一样的眼睛，粗肥健美的脖子，短短的腿，又長又美的尾巴，尖尖的一对小角沒有絲毫缺憾，象是手工琢磨过的艺术品，蹄子短短的，又小又圓，可是象鋼打似的能够把草踏断。

两个騎士奔馳着追赶那牲畜，一边一个，进行夾攻，攔住它向河边跑去的路，一直到侯爵踢刺着馬，追上了雄牛，他的刺杆向前一挺，刺中了它的尾巴上端，凭着馬和人的胳膊合力一推，使雄牛失掉重心，翻倒在地上了，肚子向上，牛角插进地面，四条小腿高高举起。

侯爵这一下干得那么迅速和干脆，引起了柵欄外边一陣欢呼。老头子呼啦！沒有一个人象侯爵那么了解雄牛。他管理着它們，仿佛它們是他的孩子，从它們出生那一天起就照管它們，一直到把它們送上斗場，象應該得到更好的命运的英雄似的去死。

别的騎士想立刻跑出去，爭取群众的拍掌；但是摩拉依瑪侯爵攔住他們，把优先权讓給他的外甥女儿。如果她願意翻一下，最好立刻就去，这时候，雄牛还没有因为不断的追逐引起性子来。

董娜·索尔把被雄牛恐吓得不断地用后腿站立起来的馬踢刺了一下。侯爵想陪她一起跑，但是她拒絕了他的护送。不，她宁可加拉尔陀陪去，他是个斗牛士。加拉尔陀在哪儿？屠牛手还因为自己的蠢事儿感到难为情，不声不响騎着馬到她身边来了。

他們倆向雄牛群快步冲去。董娜·索尔的馬有好几次露出肚子，差不多站直了，不願意再向前走；但是富有毅力的女

騎士逼着它繼續前進。加拉尔陀搖動刺杆，發出一陣喊聲，這是確確實實的吼聲，和在斗場上他用來挑撥雄牛向他進攻的喊聲完全同樣。

他並不花什麼氣力，就使一條勇敢的雄牛離開了大群走出來。這是一條脖子粗大、胸肉下垂、牛角尖銳的、肉桂色斑點的大白雄牛，它立刻孤立了。它向圍着柵欄的飼養場盡頭跑去，就象那裏有它的藏身處，不可抗拒地在吸引它似的。董娜·索爾快步追着它，後邊跟着劍刺手。

“小心呀，太太！”加拉尔陀叫喊。“這是一條陰險的老雄牛，它在引您跑呢！……您要防備它也許會突然回轉身來。”

事情果然這樣。當董娜·索爾準備跟她的舅父同樣做法，轉過她的馬向牲畜斜跑過去，刺它的尾巴上部把它翻倒的時候，雄牛似乎意識到危險來了，突然回轉身來，威脅地對着追逼者站住了。董娜·索爾的馬因為狂奔的沖力，她沒法叫它停止，竟跑過雄牛前面，雄牛就在後邊追趕，追逼者倒成了被追逼者了。

她不願意逃跑。幾千個人遠遠地看着她；她害怕女朋友們的嘲笑和男人們的憐憫；她終於勒住了馬，轉過馬頭對付那牲畜。她把刺杆夾在腋下，象一個馬上槍刺手似的，用刺杆向低下頭吼叫着向她沖來的雄牛的脖子上部刺去。巨大的牛頭被濺出來的血染紅了；但是那牲畜繼續前進，帶着猛烈的沖勁兒，仿佛並沒有感覺到受了傷，一直沖到它把角伸進那匹馬的腹部，把馬一陣搖盪，就把它高舉起來。

女騎士從馬鞍上摔下來了，同時從柵欄邊幾百張嘴里響起一陣恐怖的狂喊。那匹馬從牛角上一擺脫下來，就發狂一

样逃跑了，肚子染紅了鮮血，鞍帶扯断，馬鞍在肚子上摆蕩。

雄牛轉过来追馬，但是同时有一样更近的东西吸引了它的注意。那是董娜·索尔，她沒有躺在地上不动，反而站起身来，拾起刺杆，勇敢地把刺杆夾在腋下，重新向牲畜挑战；这是一种大胆的瘋狂的表現，但是她想到許多人在看着她；一次必死的冒險，比害怕胆怯和招人嘲笑好得多了。

柵欄外边已經沒有人叫喊了。人群一动不动，吓啞了。全体騎士都用瘋狂的速度快跑赶来，揚起一团尘土，在她看来是越近越大了。可是他們来不及救她了。那雄牛已經用前腿刨着地，低下头来准备进攻这还在用長枪威脅它的大无畏的小人儿。只要把角輕輕一挑，就一切都完了。但是就在这一瞬間，一声狂野的吼叫分散了雄牛的注意力，有一件紅的东西在它的眼前閃过，仿佛是一陣火焰。

这是加拉尔陀，他从馬上跳下地来，丟掉刺杆，拿起擱在馬鞍前边的短大衣。

“嗨——！……攻击吧！”

雄牛进攻了，跟着短大衣的紅色里子跑过来了，被它以为配得上它的敌手吸引住了，它就把它尾巴轉向那个穿黑裙子、紫上衣的人，她却由于危險感到茫然无措，还是把長枪夾在腋下站立着。

“不必怕啦，董娜·索尔，它已經是我的了，”斗牛士激动得臉色蒼白，可是微笑着說，因为他信得过自己的技巧。

除了舞动短大衣以外沒有別的防禦办法，他把那牲畜从这位太太身边远远引开了，他用熟練美妙的避身法避过它的狂暴的攻击。

人們忘記了剛才的惊恐，開始熱情地拍掌。多么運氣呵！原來是來看簡單的翻雄牛的，却不花錢看到了加拉尔陀斗牛，差不多和正規的斗牛一樣。

斗牛士被牲畜的强有力的攻击激起了热情，忘記了董娜·索尔和一切，只注意到自己怎样避过雄牛攻击。雄牛再三轉过身来，由于那无法攻破的对手老是从牛角尖上滑走，碰到的总是那飞动的紅色短大衣，它憤怒起来了。

終于它疲乏了，低下头，呆住不动，嘴里噴濺着泡沫，这时候，加拉尔陀利用牲畜惶惑不动的时机，脫下帽子来放在两角之間。柵欄外边騰起一陣猛烈的呼喊夸奖这个动作。

接着，加拉尔陀背后响起了叫喊和牲畜群的鈴声，牧人們和鎮靜的領班牲畜赶上来，把雄牛圍住了，慢慢地把它引向雄牛的大群中去。

加拉尔陀去找自己的馬，馬由于和雄牛一起过惯了，还是站在原地方。他重新拿起刺杆，上了坐騎，从容地快步跑向柵欄，使得人們繼續着响亮的拍掌。

卫护董娜·索尔的騎士們，帶着非常热情的神情向劍刺手致敬。契約經理人向他丢了个眼色，然后神祕地窃窃私語：

“朋友，您干得正是时候。很好；好极了！現在我向您保証，她是您的了。”

在柵欄外边，董娜·索尔跟侯爵的女儿們一起坐在馬車上。她的耽足心事的表姊妹們圍着她，撫摩她的全身，想找出她因为摔下来而脫臼的地方。她們給她几杯孟柴尼拉酒替她压惊，可是她却微微笑着，好象是一位上司，冷漠地接受了她們女性特有的过分耽心。

当她看见加拉尔陀骑着马挤过挥动的帽子和高举的胳膊丛中的时候，董娜·索尔亲切地微笑了。

“到这儿来，西特·康佩阿陀尔①。让我握握您的手。”

他们再一次握手，紧紧地握了好久好久。

晚饭以后，在屠牛手家里，也在讨论这一件全赛维尔都在谈论着的事情。安古司蒂太太跟每一次极其成功的斗牛以后一样满意。她的儿子竟搭救了这么一位太太，她们是她在做女佣人的那许多年里，一向用尊敬和羡慕的眼光看惯了的！……但是卡尔曼一直保持沉默，对于这一件事情，的确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过去了许多天，加拉尔陀一直没有知道关于董娜·索尔的什么消息。契约经理人不在城里，和四十五人俱乐部里的几个朋友打猎去了。一天下午，差不多黄昏了，董·何塞到蛇街斗牛迷聚会的一家咖啡店里来找屠牛手。他在两个钟头以前才打猎回来，立刻就到董娜·索尔家里去过，因为在书房里看到一封短信，知道她在等他。

“哎呀，您这个人！您真是比狼还要狠心！”契约经理人說，为了說話可以自由些，把屠牛手叫出咖啡店来。“那位太太希望您到她家里去呢。一连好几个晚上她没有出去，因为她猜想您可能随时会去的。这样的事是不合理的，因为您已经介绍给她了，而且还发生过您知道的那么件事情；您应该去拜访她，至少也该去问问她的健康呀。”

① 西特·康佩阿陀尔(1040—1099)——西班牙中世紀抵抗外来侵略的英雄。(中譯者)

劍刺手停頓着，默想地在絨帽子下邊搔搔頭皮。

“這是，”他猶豫不決地咕嚕着，“這是，老實說……這使我害怕，難為情。……先生，我已經說過了，真的，這使我害怕。您很知道，我並不呆板，我跟許多女人尋過開心，而且會和女人們談幾句話，象別人一樣機靈。但是對於這一位可是不同啦。她是一個比有學問的主教還要見識廣博的太太，當我見到她的時候，我就覺得自己簡直是一隻愚蠢的牲畜，只好閉上嘴不响，如果不這樣，我就會淨說些傻話……因此，董·何塞，……我不去！我不該去！”

但是契約經理人終於說服了他，終於把他帶到董娜·索爾家里去。一边走，一邊把他剛才跟那位太太的談話告訴他。她似乎因為加拉爾陀的怠慢頗為生氣呢。賽維爾的最重要的人物在她發生塔勃拉達的事件以後都去拜訪她，只有他沒去。

“您知道，斗牛士是應該跟有地位的人交朋友的。這只是禮節上的問題，証明您並不是在牲畜中間長大的牧人就得啦。您想一想，尊敬您等着您的是一位多么高貴的太太呀！……沒關係，我跟你一起去。”

“哈！如果您陪我去的話，那當然去囉！……”

這麼一說，加拉爾陀高興地透過氣來，彷彿是擺脫了一種嚴重的恐怖。

董娜·索爾家的院子是摩爾風格的，有很多五顏六色的拱門，優美的鏤花叫人記起阿爾漢勃拉①的那些拱門。噴泉

① 阿爾漢勃拉——中世紀西班牙格拉拿迪亞地方摩爾族諸王的宮殿。（世譯本）

在黃昏的靜寂里輕輕地發出淙淙聲，噴水池里游泳着金魚。院子圍着大理石筑的拱門柱子，天花板鏤嵌得非常精致的走廊從院子通向四邊，在走廊里，叫斗牛士惊奇的是許多古代的鏤花嵌板，暗色的圖画画着顏色慘淡的聖者們，還有用滿是銹斑的鐵皮和蠹蟲吃過的木料做的古董家具，仿佛是被彈子打中過似的。

一個仆人請他們走上非常寬闊的大理石級，斗牛士又惊奇起來了，因為在這兒，有画着模糊不清的金底圖画的幾個香案的桌面，聖母的身體似乎是用斧頭劈出來的，顏色灰扑扑的，鍍金已經剝落了，這是從旧香案上拿下來；還有幾塊壁毯，色調是柔和的枯葉色，四周圍着花朵和蘋果，一張画着加爾佛萊①的幾個場面，另一張是幾個多毛的，有角有蹄的半人半羊的神象，正跟幾個差不多是裸體的女人在一起象斗牛似地玩耍。

“我是多么少見識呵！”他對契約經理人惊奇地說。“我以前以為這些東西是只配修道院里用的呢！……可是貴族們似乎也很喜愛這類東西呀！”

樓上，當他們經過的時候，就亮起了電燈，這時候斜陽的光輝還在窗子的玻璃上閃爍呢。

加拉爾陀經歷了新的惊奇了。他一向驕傲着自己從瑪德里運來的又沉重又富麗的家具，這些家具上有鮮明的絲綢和繁復的鏤花，似乎在大吹大擂地宣告：這些東西值很多錢呢；

① 加爾佛萊——耶路撒冷城外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聖經里譯作各各他，意思就是“髑髏地”。（中譯者）

可是在这儿，他却感到窘住了，因为那儿只有一些又脆弱又轻巧的、白色或是綠色的椅子，形式簡單朴素的桌子和櫥，單色的牆壁，疏疏落落地用粗繩子吊着的几張小小的图画；跟这些东西一比，涂釉彩的精致的华丽家具就显出了木匠的手艺。他羞耻自己的惊奇，羞耻自己把自己家里的东西看作最高級的华丽。“看我是多么少見識呵！”当他坐下来时，是有些害怕的，因为他怕椅子会被他的重量压破了。

董娜·索尔的出現，扰乱了他的思想。他看見她，好象从来不曾見過她似的，她也沒有戴头披，也沒有戴帽子，露出一头金头发充分証实了她的罗曼蒂克的名字。她的美丽的白胳膊露在日本服的漏斗形的袖子外边，衣服的两襟交叉在胸口，露出极美的咽喉的曲綫，有着两条叫做金星項鍊的綫条。当她移动双手的时候，鑲在几只完全遮沒了手指的奇形怪狀的戒指上的各色宝石迷人地閃爍着。許多金鐲子在她健美的手腕上叮噹响着，其中几只是东方的金銀細工，上面有神祕的銘刻；另外几只是粗重的，上面挂着一大串避邪符和小件裝飾品，是国外旅行的紀念品。

在坐下来談話的时候，她帶着毫无顧忌的男子作风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小得跟一个綉花的玩具一样的金后跟紅拖鞋老是在脚尖上跳舞。

加拉尔陀的耳朵嗡嗡直响，眼睛蒙上了霧，他好不容易才辨認出一对光亮的眼睛，用混和着爱憐和諷刺的神情目不轉睛地看着他。为了掩飾內心的激动，他微笑着，露出了牙齿，这是一个想裝出亲切模样的孩子的不自然的微笑。

“实在不，太太，……非常感激……那是一点儿也不值得

提的。”听到董娜·索尔感谢他前几天救了她的功绩，加拉尔陀只能这样结结巴巴地回答。

加拉尔陀慢慢地镇静下来了。当太太和契约经理人谈到雄牛的时候，他终于产生了突如其来的自信力。她看到过好几次，他怎样杀雄牛，而且清清楚楚记得那主要的情况。加拉尔陀想起这一位贵妇人在那样的时候仔细看他，而且还记得清清楚楚，他感到了骄傲。

她打开一只用古怪花样装饰的漆匣子，递给两个男子两支金头的香烟，香气又刺鼻又古怪。

“这里边有鸦片，”她说，“非常舒服。”

她自己也点起了一支，她的绿眼睛追随着烟雾的螺旋，那对眼睛由于反光，颤动着象是两粒流动的金子。

斗牛士是吸惯了滋味浓郁的哈瓦那雪茄的，他怀着好奇心吸着这种香烟。这不过是麦杆——是太太们喜欢的东西；但是烟气发出古怪的香味，似乎逐渐驱散了他的胆怯。

董娜·索尔目不转睛地看着他，问起他的生活。她想见识见识那光荣场面的后台，名誉的隐处，斗牛士赢得群众喝采以前的潦倒生活和流浪生活，加拉尔陀由于突如其来的信任，讲了又讲，告诉她他的斗牛开始时期，特别是那卑微的出身，他骄傲地说得很仔细，可是隐瞒了他充满冒险的童年时代里说起来觉得难为情的那些事情。

“多么有趣……多么别致！”这漂亮的太太说。

于是她把眼光从斗牛士身上移开，似乎因为沉思某些看不见的事物出了神了。

“全世界最勇敢的人！”董·何塞带着奔放的热情说开了。

“請相信我，索尔；象他一样的人沒有第二个。受了角伤也毫不在乎！……”

他由于加拉尔陀的体力而感到很得意，仿佛他就是他的父亲似的，他指点着加拉尔陀的全部創伤，好象透过衣服看得出似地描写着。董娜·索尔的眼睛帶着衷心的贊賞，追随着这一个解剖学的巡游。真正的英雄呵；胆怯，怕羞，單純，就象所有的强者一样。

契約經理人打算向她告辞。已經七点了，家里人都在等他。但是董娜·索尔笑迷迷地却又坚决地苦劝他們，不讓走。他們必須留下来和她一起吃晚飯：这是一个沒有礼貌的邀請，但是这一晚她不必等什么。因为侯爵和他的一家人都到田庄里去了，只留着她一个人。

“我根本是独自一个……不必多說啦；我做主。你們留下来和我一起吃苦贖罪吧。”

她的命令似乎是絕對不容許反对的，她走出房間去了。

契約經理人抗議着。他的确不能逗留；他是这一天下午才回来的，他的一家人几乎还没有見過他呢；况且他还邀了两个朋友。至于要屠牛手留下来，他觉得这似乎是十分合理而且自然的。这次原是邀請他的呀。

“可是你是一定要留下来的！”劍刺手滿怀苦惱地說。“該死的！……千万不要剩我一个呀。我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怎么說。”

一刻鐘以后，董娜·索尔回来了；但是模样是完全不同了，她剛才穿着接待他們的那套外国式样的便服已經換掉了，穿上了曾經使女亲戚女朋友吃惊和絕望的巴黎做来的衣服。

董·何塞还是坚持着。他一定要走，沒有別的办法；但是屠牛手可以留下来。他会亲自去通知他的家里，叫他們不必等他。

加拉尔陀做了一个苦惱的手勢；但是契約經理人的眼光使他安靜了一點兒。

“別怕，”他一邊向門邊走去，一邊咕囁着。“您以為我是一個孩子嗎？我會說，您和瑪德里來的幾個斗牛迷一起吃晚飯。”

在晚飯開始的一段時間里，劍刺手是受着怎樣的折磨呵！……餐室的莊嚴和貴族式的華麗叫他害怕，大桌子上放着几盞裝着電燭和玫瑰色燈罩的極大的銀燭台，他和女主人坐在大桌子中段面對面坐着，似乎消失不見了。身材魁偉的侍者，姿勢畢挺，模樣莊嚴，使得他肅然起敬，這些侍者似乎已經看慣最不尋常的事情，因此他們的女主人的任何行為都不會驚動他們了。他感到這種環境跟自己的模樣是成為鮮明的對照的，他因為自己的衣服和拘謹感到難為情。

但是開始感到的害怕和難為情的印象不久就消滅了。董娜·索爾笑他胃口小，笑他吃喝時的拘謹。加拉尔陀敬佩地看着她，這個金頭髮的女人的胃口的確不差！他認識的小姐們都把吃得多當做粗俗，看慣了她們的虛偽和過分節制，他驚異着董娜·索爾的大吃量和她的吃相的雅致。食物在她的紅嘴唇中間一下子就不見了，沒有留下一點痕迹；動着下巴可是並沒有減少她嫵靜的美；她用杯子喝酒，喝得連一小滴也不剩，酒在她的嘴唇縫里象是有顏色的珍珠。只有女神才是這樣吃法的呀。

加拉尔陀由于她这一种举动而壮起了胆子，于是也大吃起来，特别是喝得多，他打算用各式不同的好滋味的酒来作为解除窘迫的救药，这种窘迫使他一直怕难为情地呆在她面前，当他重复着“非常感激”的时候，除了微笑以外没有别的方法。

谈话活泼起来了。剑刺手开始多话起来；他告诉她斗牛生活里许多使人发笑的事情，终于讲到了国家的别出心裁的思想，和他的马上枪刺手牛肉汁的行为；这是一个野蛮人，他把烧熟的鸡蛋整个儿吞下去，他缺了半只耳朵，因为一个伙伴和他打架给咬掉了，当他受了伤抬到斗牛场治伤所里去的时候，因为铁甲和肌肉沉重，象铅一样地倒在床上，以致他的极大的踢马刺把床垫也刺穿了，于是别人只好非常费力地替他拔出来，仿佛他就是基督。

“多么有趣！多么别致！”

董娜·索尔笑吟吟地听着这些时时刻刻面对死亡的粗鲁的男子的生活逸事，这些人，她一直到现在为止都只是远远地赞赏着的。

香檳酒结束了加拉尔陀的手足无措，当他们吃完站起来的时候，他把胳膊伸给太太，自己也惊奇居然毫不害怕了。在大场面上，大家不也是这样做法的吗？……他的确并不象一眼看来那么不懂事呀。

他们在客厅里喝咖啡，剑刺手在角落里看到一架六弦琴；这毫无疑问就是乐师琴弦儿教她弹的那一架。董娜·索尔把六弦琴递给他，请求他弹点什么曲子。

“我不会！……我是全世界最没用的人，只会杀雄牛！”

他惋惜他那个斗牛队里的刺小脑手不在这儿；他是一个

年青人，因为六弦琴彈得非常好，使得年青女人們都很迷恋他。

两个人許多时候不声不响。加拉尔陀坐在長靠椅上，抽着仆人递給他的一支上等的哈瓦那雪茄。董娜·索尔抽着一支香气使人神志恍惚的香烟。斗牛士吃飽以后也尽想瞌睡，什么也不回答，只是不断傻笑。

无疑地，这一片沉寂使得董娜·索尔厌烦了，她站起身，走到一架大鋼琴面前坐下来，用力地彈动了的琴鍵，揚起了瑪拉哥民歌的愉快声調。

“呼啦！……这曲子很好听！”斗牛士摆脱了睡意，說。“刮刮叫……好极啦！”

在瑪拉哥民歌以后，又响起了賽維尔民歌，然后是几只安达魯齐亞的民歌，忧郁而且叫人夢想起东方的乐曲；这些歌曲，是董娜·索尔由于她对于本乡事物的热爱，彈得会背了的。

加拉尔陀常常用呼喊打断音乐，正象他在唱歌咖啡店的音乐台前所做的那样。

“好哇，为您的技巧呼啦！再来一个！……”

“您喜欢音乐嗎？”女人問。

“呵，非常喜欢！……”加拉尔陀回答，他到現在止从来没有对自己問过这个問題，但是他无疑是喜欢的。

董娜·索尔漸漸地把輕松的节奏換成一种比較緩慢、比較庄严的音乐，劍刺手以他的音乐知識听起来，以为这是“教堂音乐”。

他不再喝采了。他感到自己被甜蜜的倦意制服了；他閉

上眼睛；他想，如果这个奏鳴曲再繼續下去的話，他馬上就会睡着。

为了避免闖禍，加拉尔陀凝視着背向他坐着的漂亮女人。圣母呀！她的身段多么美丽呵！他的摩尔式的眼睛盯着她那又圓又白的迷人的脖子，金黄色的鬚发在舞动着。一个荒唐的念头在他的混乱了的头腦里飘忽，依靠这个念头的誘惑搔得心头发痒，支撑着不讓自己睡去。

“如果我站起身，輕輕地走过去吻吻那么逗人的脖子，这个女人会怎样呢？”

但是这打算只停留在思想里。这女人引起他不可克服的尊敬。他記得契約經理人对他講过的話，他还記起她用来赶走那些麻煩人的野蜂的那种毅力，她从外国学来的那种玩意儿，使得她随随便便地就可以对付男人，仿佛是对付傀儡一样。……于是他仍然凝視她的美丽的脖子，虽然瞌睡的迷雾在他的眼前展开了。他知道立刻就要睡着了。他怕一个突然的大不敬的打鼾声会打断音乐，这音乐正因为是他听不懂的，所以一定是极美的。他捻痛自己的大腿，伸伸胳膊来保持自己的清醒，用手捂住嘴，使得哈欠沒有声音。

过去了很多时候。加拉尔陀連自己也不能够确定是不是已經睡熟了。忽然从董娜·索尔嘴里飞出了一个声音，赶走了他的惱人的睡意。她把她那藍色螺旋烟紋的香烟放在一旁，用鋼琴的旋律伴奏着，她輕輕地唱起来了，充滿热情的声音顫抖着。

斗牛士側着耳朵听，想听懂几句……可是一个字也不懂。这是外国歌。“該死的！为什么不是探戈或是索萊

阿①？……难道这样就能够不睡着了嗎？”

董娜·索尔把手指放在琴鍵上，同时眼光向上飄起；她仰起了头，健美的胸口随着音乐的呼吸颤动着。

这是“爱尔莎的祈禱”②，金头发的圣女的怨歌，她在夢想一个强壮的男子，偉大的战士；这美丽的英雄不可能被别的男人征服，对于女人却是温柔而且羞怯的。

她一边唱歌一边在醒着做梦，她的歌詞热烈颤抖，眼睛里出现了激动的眼泪。这强壮温柔的男子呵！这英雄呵！……也許在她背后了吧……为什么还不来呢？

他当然不象傳說里的英雄的模样；他是粗魯而且迟鈍的；但是她还清清楚楚記得，几天以前，他救她的时候的那份勇敢，他笑迷迷的对咆哮的雄牛搏斗的时候的那份自信，这正象华格納③的英雄們对可怕的龍搏斗一样。是的；他是她的英雄！

从头到脚被淫乱的恐惧震撼着，預先承認自己是一个被征服者，她相信已經感到了，那甜蜜的危險正在她背后向她进行着。她在想象里看到了他的英雄，战士，慢慢地从長靠椅

① 探戈和索萊阿——探戈是一种流行的跳舞曲；索萊阿是安达魯齐亞的一种民間歌曲。（世譯本）

② “爱尔莎的祈禱”——華格納所作的歌剧罗恩格林里的一节。爱尔莎被弗烈德利誣告謀害胞兄的罪，国王叫弗烈德利和願意为爱尔莎辯护的武士比武，誰胜就是誰对。沒有人願意替爱尔莎辯护。爱尔莎神志昏迷地歌唱着她想象中的一个武士。这武士就是罗恩格林，他到来救了她。（中譯者）

③ 华格納（1813——1882）——德国卓越的歌剧作家。他的歌剧尼柏龙根的指环里的英雄齐格弗里德曾經杀死巨人发福納变化的巨龙。（中譯者）

上站起身，他的摩尔式的眼睛目不轉睛地看着她；她在想象里听到他的輕悄的脚步声；感觉到他的手怎样地搭上了她的肩头，然后是火热的吻印在脖子上，这热烈恋爱的記号，將永远標誌着，使她变成他的奴隶……但是浪漫曲結束了，并沒有什么事情发生，背脊上什么感觉也沒有，只感到她自己由于羞怯的欲望引起的寒慄。

这情况使她感到了幻灭。她停止了演奏，在鋼琴凳子上轉过身子。那个英雄还是在她对面，深深地埋在長靠椅里，手上拿着一根火柴，打算第二十次点起他的雪茄，睜大眼睛来克服睡意。

看見她目不轉睛地看着他，加拉尔陀站起身来了……哈，渴望着的一瞬間立刻就要来了。她的英雄就要向她走来，男子气概地热烈地抱住她，征服她，把她变做恋爱的私有品了。

“晚安，董娜·索尔！……我走了；时候迟了。您一定想休息了。”

由于惊奇和气惱，她也站起身来，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她向他伸出手来……温柔而且强壯，象一个英雄！

她猛然想起了所有的女人的常套，即使在恋爱上最放蕩的剎那間，也决沒有一个女人会忘記了这些約束。她的願望是不可能达到了……他还是第一次到她家里来呢！难道連一点点假裝的防范也可以沒有嗎！……难道要她走向他嗎！……但是，当她握着劍刺手的手的时候，她見到了他的眼睛，这一对眼睛，是只知道目不轉睛地热烈地注視的眼睛，在不声不响的执拗里寄托着羞怯的希望，这时候，她就說：

“不要走……来吧，来吧！”

別的什麼也沒說。

4

在无数使加拉尔陀感到驕傲的理由上边，又加上了这个滿足他的虛榮心的重要事件。

当他跟摩拉依瑪侯爵談話的时候，他用差不多是儿子对父亲一般的愛对待他。这位侯爵，穿得象一位乡下人，一个套着皮腿套、拿着坚硬的刺杆的粗魯的半人半馬的怪物，是一个著名的人物，他可以用勳章的綬帶和十字章挂滿整个胸膛，穿着綉花大礼服，一边下襪上綴着一个金鑰匙，走进王宮里去。他的远代祖先跟赶走摩尔人的国王一起到賽維尔，接受了从敌人那儿夺来的遼闊的土地，作为他們的大战功的賞賜，其中剩下的部分就是侯爵現在放牧雄牛的那几块广大的平原。他最近的几代祖先是国王的朋友和顧問，因为宮廷式的奢华生活花掉了产业的一大部分。这位坦率慷慨的貴族老爺，虽然生活得象庄稼汉那样質朴，可是保留着著名的祖先的高貴地位，他在加拉尔陀看来，似乎还是一个近亲。

这个鞋匠的儿子仿佛真正变成他那高貴的家族的一分子似的，打心底里感到驕傲。摩拉依瑪侯爵是他的伯伯，虽則他既沒有权利公开这样說，这亲戚关系又是不合法的，可是他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他征服了他家族里的一个女人，凭着这一份恋爱关系，似乎就打破了所有的等級的成見了。那些以前总是用高貴的斗牛迷的身份，以对待斗牛士所慣用的那种含着蔑視意味的亲暱方式来接待他的年青紳士，現在都是

他的表兄弟或某种亲戚了，他开始把他們看作跟他等級相当的人了。

听慣董娜·索尔用对待亲戚的亲密感談到他們，加拉尔陀也以为不必按照等級关系特別看待他們了。

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完全改变。他不常到斗牛迷聚会的蛇街的那几家咖啡店里去了。他們是純朴热情的好人，但是并不怎么重要，不过是些小商人，工人出身的老板，低級公務員，沒有职业、依靠神奇的方法奇迹似地生活着的流浪人，除掉談論斗牛以外，沒有公开的行当。

加拉尔陀走过这些咖啡店的大窗子前边，向替他捧場的人們問候，他們使勁做手势招他进去。“我立刻就回来。”可是他沒有回来，因为他走进同一条街上另外一个非常貴族化的俱乐部里去了，那儿有義特式①的裝飾，仆役們穿着短褲，桌子上摆滿銀食具。

安古司蒂太太的儿子，当他在穿着黑色燕尾服、軍人一样凝定不动的两排仆役中間走过，一个使人敬畏的仆役長，脖子上圍着一根銀鍊条，过来把他的帽子和手杖接去的时候，每一次总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傲慢的感觉。跟这么許多貴人来往确实是叫人高兴的。青年們深深地坐在配得上在罗曼蒂克悲剧里使用的高背靠椅上，談論着馬和女人，确确鑿鑿地知道全西班牙发生的每一場决斗，因為他們都是冒充大胆、容易生气的体面人物。他們在一个大厅里練習击劍；他們在另外一个大

① 義特式——十二世紀到十五世紀盛行在西欧各国的一种建筑式样。（中譯者）

厅里賭博，从下午一直賭到天亮。賭徒們容忍了加拉尔陀，当作俱乐部的特例，因为他是一个“体面”的斗牛士，会大量花钱，又有許多有力量的朋友。

“他是非常有教养的，”俱乐部會員們認真地說；承認他跟他們懂得一样多。

富于同情、交游廣闊的契約經理人董·何塞成了斗牛士的新生活的担保人。而且，加拉尔陀凭着一个老練的野孩子特有的狡猾，知道怎样取得这批出众的人們的信任，他在这些人中間找到了成打的“亲戚”。

他常常賭博。这是跟他的新朋友們发生密切关系的最合适的方法。他賭博而且輸錢，俗語說，一个人在賭博上运气坏正是在恋爱上交上好运的特征。他在“罪惡厅”里过夜，——他們玩笑地把賭博場叫做“罪惡厅”，——很少有贏錢的时候。他的坏运气在俱乐部里成为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

“昨天晚上，加拉尔陀大輸啦，”俱乐部會員們驕傲地說。“他至少輸了一万一千个貝賽大。”

大賭客輸錢的名誉，正和他輸錢时候的鎮靜同样博得新朋友們的尊敬，他們把他当作俱乐部賭博的有力的支持者。

新的热爱迅速地控制了劍刺手。賭博的兴致有几次竟使得他把他那位貴婦人也忘掉了，那位貴婦人从他的爱好看来，原来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事物。跟賽維尔的所有的重要人物一起賭博！由于借錢和共同的兴致建立起来的兄弟之情，他已經被年青紳士們当作地位相等的人看待了！……有一天夜里，照亮大厅的一架树枝形灯架突然倒在綠色的賭桌上。突然襲来一片黑暗和混乱，但是在慌張失措之中，响起了加拉尔

陀的傲慢的声音。

“靜下来，先生們。沒有什么事情。我們繼續賭下去吧。叫人拿蜡燭来。”

于是大家繼續賭博，他的伙伴們贊賞他这次坚强有力的說話，比贊賞他杀死雄牛的胆量还要厉害。

契約經理人的朋友們向他問起加拉尔陀輸錢的情况。加拉尔陀的确要把自己毀了：他斗牛賺来的一切，都輸在賭博里了。但是董·何塞毫不在乎地微笑着。

“今年斗牛季节里，我們訂約比任何人都多。我們老是杀雄牛和賺錢，真会感到賺厌呢……讓他玩儿消遣吧。他就是为了这样，才拚出性命，做一个不平常的人呀……全世界最勇敢的人！”

董·何塞把別人贊賞他輸錢时候的鎮靜当作他的偶像的額外光荣。要一个屠牛手象一个常常为一个小錢掙扎的人一样，这是不合理的。他賺錢原是为了他所喜爱的事物呀。

而且，使他当作自己的胜利似地，当作自己的事业似地感到心滿意足的是：他居然使加拉尔陀加入了俱乐部，这俱乐部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进得去的呀。

“他是現在最有名的人，”他不服气地回答那些批評加拉尔陀的新习惯的人。“他并不跟流氓們发生关系，也不到小酒店里去，象别的屠牛手那样。而且，这有什么关系呢？他原是貴族階級的斗牛士呀，因为他願意这样，也能够这样……此外的一切都是妒忌。”

在他的新生活里，加拉尔陀不但常常到这一个人俱乐部去，也有几个下午到四十五人俱乐部去。这仿佛是斗牛艺术的元

老院。斗牛士們通常是不容易踏进那个圈子里去的，因為他們不在場，那些可敬的喜愛斗牛的元老們才可以自由自在地發表他們的各種宏論。

在春季和夏季，四十五人俱樂部的會員們聚集在門廊里，甚至侵占到街道上，在藤靠椅上坐着等待各處斗牛的电報。他們不大相信報紙的意見；何況他們又需要在報紙發表以前就知道斗牛消息呢。黃昏時候，電報從全西班牙所有舉行斗牛的城市里打來了，俱樂部會員們在傾听了宗教一般莊嚴的宣讀以後，就以電報的簡略辭句作為基礎，辯論起來，做了假設。

這種職務使他們感到驕傲，感到自己高人一等；安安靜靜地坐在俱樂部門口，呼吸着涼爽清新的空氣，却正確地、毫不誇張地知道了在比爾波、科倫、巴塞隆拿或是華倫西亞斗牛場上當天下午發生的事情；這一個屠牛手得到幾只牛耳朵當做榮譽的獎賞；那一個屠牛手被人噓了；而這時候，他們同城的人却還什麼也不知道，在街上走來走去等待晚報呢。每逢發生牛角刺傷的事件，來了電報通知本鄉某個斗牛士受了重傷的時候；激動和同鄉關係就使這些可敬的元老院士心軟了，他們竟會把這重大祕密傳給任何一個過路朋友。這消息立刻傳遍了蛇街的咖啡店，沒有一個人表示一點懷疑。這不是四十五人俱樂部收到的電報嗎？

加拉爾陀的契約經理人由於吵吵鬧鬧的愛攻擊人的熱情，多少損壞了一點兒團體的尊嚴；但是他們容忍了他，因為他是老朋友，終於大家都嘲笑起他的放縱來了。這些聰明人要安安靜靜跟董·何塞辯論每一個屠牛手的評價是不可能

的。有許多次，他們談起加拉尔陀是“一个很有胆量的人，可是斗牛知識并不丰富”，就边說边胆怯地望着門口。

“噓，何塞来啦，”誰那么一說，談話立刻中断了。

何塞进来了，高高地揚起一份电报。

“那是从桑丹台尔来的报告嗎？”……“对，这就是：加拉尔陀，两个劍刺，两条雄牛，第二条得牛耳朵。唔，我說得对！全世界最勇敢的人！”

四十五人俱乐部會員收到的有关的电报說法常常不同，但是契約經理人差不多总是做个瞧不起的手势，立刻就爆发出喧鬧的抗議。

“謊話！一切都是妒忌！我的电报是正确的。你們的电报只是妒忌，因为加拉尔陀把他們全部压倒了。”

會員們都嘲笑董·何塞，用手指做了个手势^①，对这全世界最勇敢的人和他的好心的契約經理人开了个玩笑。

逐漸逐漸地，加拉尔陀想办法加入了这个俱乐部，被当作从来没有过的特典。开头斗牛士来了，借口找他的契約經理人，終于在这些紳士中間坐下来了，虽然其中有許多人并不是替他捧場的，而是挑选跟他竞争那些屠牛手的。

照董·何塞看来，这俱乐部的裝置是富有特征的：摩尔式的五彩瓷磚砌成的牆脚，洁白的牆上懸挂画着古代斗牛的彩色招貼画；保存着許多雄牛的头，这些雄牛是因为杀死过大量的馬或是刺伤过某某著名斗牛士出了名的；还陈列着許多列

① 手势——把两个手指放在額角边旋螺絲釘似地旋旋，表示他的头腦的螺絲釘已經松了，不中用了。（世譯本）

队行进用的披风和劍，这是“剪下他們的辮子”退隱了的屠牛手們贈送的。

穿着燕尾服的仆役們服侍着穿着农夫服裝或是在很热的夏天晚上可能只穿襯衫的紳士們。每当神圣周^①和賽維尔別的重要节日，貴族的斗牛迷从西班牙各处来向四十五人俱乐部致敬的时候，仆役們就穿起短裤，戴上撒了白粉的假发，穿上紅色黄色的号衣。这样一穿戴，就象是国王宮殿里的仆役一样，他們用盤子托着許多杯孟柴尼拉酒，服侍这些富有的紳士，其中有很多个甚至是不用領帶的。

一到傍晚，来了老前輩摩拉依瑪侯爵老爺，會員們坐在深深的大靠椅里，排成一个圓圈圍住他。这著名的雄牛飼养家占据了比別的座位高些的那个座位，正象是一个皇座，他就坐在那儿主持談話。他們常常从談論天气开始。他們差不多全体都是牲畜飼养家和富有的地主，他們的生活倚賴田地的命运和气候的变化。侯爵解釋他不断地騎馬走过寂靜的安达魯齐亞平原的时候，凭他的智慧觀察到的現象，这平原是这样的广漠和沉寂，一望无际，仿佛是一片海洋，在那儿，雄牛象是些半睡半醒的鯊魚，慢慢地在綠草的波浪里游动。当他到俱乐部来的时候，每一次在街上看到一片被风吹动的小紙片，就足够構成他的預言的基础。天旱，那种安达魯齐亞平原的殘酷的灾难，使他們談論了整整一个下午，在几个礼拜焦急的等待以后，上云的天放下了几点粗大的热热的水滴，这些乡下大紳士微笑了，心滿意足地擦擦两手，侯爵也眼看着人行道上又大又

① 神圣周——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世譯本）

圓的雨点痕迹，庄严地說了。

“这是上帝的賜福呵！……每一滴雨水值得五个杜尔。”

当他們不必耽心天气的时候，牲畜就是他們談話的題材，尤其是雄牛，他們飽含情爱地談到雄牛，仿佛跟它們有親屬关系似的。別的牲畜飼養家都尊敬地傾听侯爵的意見，因为他的大笔財富給予他优越地位。一向不离开城市的斗牛迷贊賞着他对于飼養性子激烈的牲畜的技巧。他多么淵博呵！……当他談到照料雄牛需要极其細心的时候，他显得很坚决相信自己的职业的重要性。每十条小牛里，用刺杆試驗它們的勇猛程度以后，至少有八九条只配供給食用，只有一两条，表現了它們的勇猛而且迅速地向刺杆的鉄尖进行攻击以后，才被决定为够得上拿去斗的牲畜，此后就分別飼養，加以种种照顧。照顧得多么周到呵！

“飼養勇猛的雄牛不應該把它看作是做生意，”侯爵說，“这是花錢的豪华事业。买一条斗牛用的雄牛确实要比买一条食用的牛多付四五倍的价錢，而飼養起来又要花掉多少錢呵！”

每一瞬間都得照顧它們，注意它們的飼料和水，按照温度变化的情况給它們迁移場地。事实上，每一条雄牛所花的錢比維持一家人还多。而且，当它已經完全合用的时候，还是必須照顧它一直到最后一瞬間，使它們在斗牛場上不出醜，使套在它們脖子上的飼養場的徽号揚名。

侯爵在有几个斗場里曾經和一些經理和行政当局吵过架，拒絕把雄牛交給他們，因为斗牛場的音乐台正造在牛房上头。乐器的嘈杂声使这些高貴的牲畜的头也攪暈了，当它們

进斗场的时候，就丧失了它们的勇猛和镇定。

“雄牛是跟我们一样的，”他珍爱地说，“它们只是不会说话罢了……为什么我说跟我们一样呀？有些雄牛简直比我们任何人还有价值呢。”

于是他提起小狼；这是一只领班牲畜老雄牛，他起誓，即使别人把整个賽維爾連琪拉尔达塔在内作为代价，他也不肯把它卖掉呢。他骑马快步跑过广阔的草原，一跑到这一条宝贵的牲畜在内的那个雄牛群的视界以内，他叫唤一声“小狼”，立刻就会得到回应，它会丢下同伴来迎接侯爵，用它的鼻尖善良地碰碰他的马靴，虽则它是一只极有威力的、其余的雄牛都怕它的牲畜。接着，雄牛饲养家就会下了马，从鞍袋里找出一片巧克力糖来款待小狼，小狼就感恩不尽地摇摇那长着一对大角的头。于是侯爵用一只胳膊抱住这领班牲畜的脖子，沉着地走进雄牛群里，它们正因为有人到场引起哄乱和暴躁。一点儿危险也没有。小狼象一只狗似地前进着，用身子掩护着主人，向四面看，用冒着火焰的眼睛强迫同伴敬服它。如果有一条比较大胆的雄牛靠近来嗅嗅这位打扰者，它就会碰到领班牲畜的威胁的大角。如果有几条雄牛戏谑地挤在一起，挡住去路，小狼就会把武装了大角的头伸进去强迫它们让出一条路来。

当侯爵一谈起他的牧场里养出来的几只牲畜的伟大事迹的时候，他的白胡子和修光了的嘴唇，就会激动得发抖。

“雄牛呵……这是全世界最高贵的牲畜！如果人也跟它一样道德高尚的话，社会也会更好了。例如，那边有一张可憐的联队长的相片。你们可有人记得这头极高贵的牲畜吗？”

他一边说，一边指着一张放在华丽的框子里的大照片，照

片里的他比現在年青多了，穿着农民服裝，几个穿白衣服的女孩子圍着他；全体都坐在草場中心一座黑黑的小丘上，小丘尽头露出一对牛角。这暗色的不成形的小丘就是联隊長。虽則它在别的雄牛看来是又龐大又勇猛的，可是这只牲畜对主人和他的一家人却是挺亲切温柔的。它跟那些大大的田庄狗相象，对于陌生人那么凶暴，可是家里的孩子却可以扯它的耳朵和尾巴；它用充滿情爱的呼呼声容忍了他們的作弄。侯爵帶着他的小女儿們来了，这牲畜嗅嗅孩子們的白色小裙子，她們开头是怯生生地拉住爸爸的腿，終于凭着孩子們特有的突如其来的大胆搔起它的鼻尖来了。“躺下来，联隊長！”联隊長服从了，弯起小腿躺着不动，讓一家人都坐在它的闊背上，它的肋骨跟着象打鉄风箱似的呼吸猛烈地起伏。

經過了長期的犹豫不决，終于有一天，侯爵把它卖給潘帕隆斗牛場了，他亲自到場协助斗牛。当摩拉依瑪講述着当时情况的时候，激动得眼睛也模糊了。他一生一世也沒有見過这样一条雄牛。它漂亮地走上斗場，勇猛地站在斗場中心，虽然一开始，由于从黑暗的牛房里出来突然見到光亮，以及上万人的狂吼，它有点迷惑。但是当一个騎士刺了它一枪以后，它就跑遍整个斗場猛烈地进攻了。

“立刻，沒有人，沒有馬，也沒有任何东西留下来了。它电一样快地刺翻了所有的馬，把馬上枪刺手抛向空中。步行斗牛士逃跑了；斗場上一片混乱，好象在用燒紅的鉄燙小雄牛的屁股的时候一样。群众叫喚着要求更多的馬，联隊長站在斗場中心，等待任何东西一出来靠近它就把它撞翻扯裂。輕輕一声招呼就足够叫它攻过来，沒有一个人曾經見過这样又高

貴又有力的牲畜，进攻时威武的冲击使群众兴奋得簡直发了狂。当叫人杀它的喇叭吹起的时候，它虽則已經受到十四处枪伤，一整套短枪插在脖子上，它还是跟沒有离开牧場的时候一样强健和勇猛。那时候……”

雄牛飼养家講到这儿，总要停頓一下，来稳定他发抖的語声。

那时候……摩拉依瑪侯爵正在包廂里，在障牆外边，不知道怎样才好，周圍都是惊惶失措的斗牛場里的仆役，近旁有一位大师正慢条斯理地卷起他的紅布，他似乎想拖延一些时候再走到那富有威力的牲畜面前去。“联隊長！”侯爵叫喊起来了，把上半身探出障牆，用手拍着障牆的木板。

那牲畜沒有移动，可是它抬起头来，好象这一陣喊声使它記起它那不能再見的牧場。“联隊長！……”一直喊到它終于轉过头来，看到了在障牆外边叫它的人，就一直向他冲来。但是猛冲到半路上停下来了，然后慢慢走着，一直走到用它的角触到向它伸出的胳膊。它来了，从插在它脖子上的短枪根上，从露出了藍色肌肉的伤口上，血水淌下来涂滿了脖子。“联隊長，我的孩子！……”雄牛仿佛懂得这充滿情爱的詞句，抬起了鼻尖，擦擦雄牛飼养家的白胡須。“您为什么把我送到这儿来呢？”它那血紅的勇猛的眼睛似乎在說話。侯爵失掉了理智似地，反复吻着那牲畜由于猛烈的喘息而潤湿的鼻子。

“不要杀它吧！”看台上一个好心的人叫喊了，于是，这句话仿佛反映了全体观众的思想似的，一陣喊声震动了斗牛場，几千块手帕在看台上搖动，仿佛是一群群的白鴿。“不要杀它吧！”在这一瞬間，人們被莫名其妙的情爱触动了心，厌恶了

自己的娱乐，仇恨起衣服五顏六色、英雄勇敢得毫无好处的斗牛士，反而赞赏起牲畜的勇猛来了，大家都感觉到自己还比不上它，意识到在这么上万个有理性的人里边，只有这一只可怜的牲畜表现了高尚和爱。

“我把它收回来了，”侯爵说，几乎哭起来了。“我把那两千只赛犬还给经理。如果需要我全部产业我也会给呀。在牧场里养了一个月，它的粗大的脖子上连伤痕也没有了……我愿意让这有胆量的雄牛老死。但是好人在这世界上总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一只没有胆量直接看它一眼的恶毒雄牛，造反似地一角刺杀了它。”

侯爵和饲养雄牛的同行们在牲畜的勇猛行为所引起的骄傲感中，很快地就忘记了对于这种牲畜的温情。他们那么轻蔑地谈起斗牛的敌人，谈起那些用保护动物的名义吵闹着反对这种艺术的人。

“这是外国人的蠢话！”“这是无知的错误，”这种说法把供给屠宰场的牛和斗牛场的雄牛混为一谈了！西班牙雄牛是勇猛的牲畜，全世界最勇敢的牲畜。他们记得许多次雄牛与可怕的狮子和老虎的搏斗，每一次都是我们的“国兽”战胜的。

当侯爵记起他的另外一头牲畜的时候，就笑起来了。有人在一个斗牛场上安排了一次雄牛与一个著名驯兽人养的狮子和老虎的搏斗。雄牛饲养家送去了一只恶毒的雄牛巴拉巴斯，这一条雄牛在草原上是隔离饲养的，因为它老是和伙伴角斗，有许多牲畜就是被它刺死的。

“我也亲眼看见的。”摩拉依玛说。“斗场中心放一只大

鐵籠，里边关着巴拉巴斯。他們先把獅子放進去，這只該死的野獸利用雄牛沒有提防，跳到它的屁股上，立刻開始用腳爪和牙齒撕扯。巴拉巴斯狂怒地跳起來，想把獅子扔下來，把它扔到自已的尖角及得到的範圍內，這樣來防衛自己。終於，它成功地把獅子扔在它面前，然後，它用角戳住了它；瞧呀，先生們！……那獅子就象是一個皮球！雄牛把它從這一只角拋到那一只角，拋了許多次，搖聳着它，仿佛它只是一個傀儡，一直拋到最後，才似乎瞧它不起似的，把它丟在一旁，所謂‘萬獸之王’就躺在那兒，縮成一團，痛苦地嚎叫着，象一只受了棒打的貓兒……接着他們又放進一只老虎，這一場搏鬥繼續得還要短促。一等老虎出現，巴拉巴斯就用角戳住了它，把它舉得高高的，在長久的搖聳以後，把老虎象獅子一樣扔在角落裏，老虎就在那兒蜷來蜷去，顯出一副可憐相……於是巴拉巴斯，這個惡毒的惡作劇者，它走遍了籠子，把大小便排洩在兩只猛獸身上，當養獸人把它們弄出來的時候，一袋鋸末粉還不夠掃清地面，因為它們吓得把身體裏所有的骯髒東西都排洩出來了。”

在四十五人俱樂部里，這些故事總引起一陣大笑。西班牙的雄牛呵！……這是最優秀的勇猛的动物……他們快樂的語調顯得很驕傲，仿佛這西班牙勇猛的牲畜的狂暴的膽量，就意味着西班牙的國家和種族超過世界其他地區的優越性似的。

當加拉爾陀開始常常上俱樂部去的時候，一個新的談話題目打斷了關於雄牛和田地的無窮的談論。

在四十五人俱樂部里，和這個城市的其他俱樂部一樣，大

家常常談起小羽毛的業績；这是以大胆聞名的一个強盜，追捕他的人們的毫無結果的努力，只是每天替他增加新的名望。報紙談論他的善良的本性，仿佛他是一位國家要人；在國會和元老院里，常常提出他的問題來質問政府，政府總是答應不久就要把他抓住，但是從來沒有實現；特別為了追捕他組織起來的一整隊保安隊開來開去，小羽毛却總是獨往獨來，除了一支馬槍和他那匹永不困乏的馬以外，沒有別的幫手，他老是在追蹤他的人叢中鬼怪似地溜過了；如果他們人數不多，他就回過頭來對他們作戰，殺死他們幾個，可是他却受到全體窮苦的農民和廣漠的田庄里的可憐的農奴們的愛戴和幫助，他們把這個強盜當作挨餓的人們的復仇者，一個公正嚴酷的公道主持人，具有古代全副武裝的游俠的遺風。他向有錢人要了錢，然後用一種仿佛受無數觀眾注視着的戲劇演員似的態度，拿錢幫助可憐的老太婆或是子女很多的土地勞動者。他的慷慨在農民大眾的閒談中更加誇大了，他們時時刻刻把小羽毛的名字挂在嘴上，但是當政府的士兵問起他的時候，他們卻變得又瞎又聾了。

他從這一省走到那一省，象一個完全熟悉全國的人，賽維爾和科尔陀巴的地主都慷慨地捐錢給他維持生活。一連幾個禮拜，大家不知道這個土匪的任何消息，忽然他又在某個田庄或鄉村出現，全然不怕任何危險。

在四十五人俱樂部里，大家都直接知道他的消息，正象他是一個屠牛手一樣。

“小羽毛前天在我的田庄里，”一個富有的地主說。“田庄總管給了他三十個杜爾，他吃了早飯就走了。”

他們心甘情願地容忍這一種捐贈，除了對朋友們以外，不公開他的消息。告發會引起警告和各式各樣的麻煩。為什麼要告發？保安隊追捕這個強盜反正是沒有結果的，如果他對告發者結下冤仇，他們的田莊和財產就掌握在他手里，沒有了任何保障，只好聽憑他報復了。

侯爵談起小羽毛和他的舉動，一點沒有表示憤憤不平，似乎這是一種自然的無法避免的天災。

“他們是些可憐人，碰上了不幸的事情，就只好走上這條路。我的父親——但願他安靜地躺在地下吧^①——他認識大名鼎鼎的何塞·馬里^②，還和他一起吃過兩次早飯呢。我也遇到過好幾個沒有那麼出名的強盜，他們到附近來干惡事。他們是象雄牛一樣高尚而且純朴的動物。別人觸犯了他們，他們才會攻擊；越是懲罰，他們就越是增加罪惡。”

他命令過他那些遼闊的田莊上所有的田莊總管和牧人小屋裏的人，小羽毛要什麼就給他什麼，因此，根據許多田莊總管和放牧雄牛的牧人們說，那個土匪曾經懷着農民對於樂善好施的主人的那種尊敬感，感激地談起過他，說，誰只要稍微侮辱侯爵老爺一下，他就杀掉誰。可憐人呵！當他又飢餓又疲乏地出現的時候，他要求那麼一點可憐東西，是不值得引起他的憤怒和報復的呀。

這位雄牛飼養家常常獨個兒騎馬馳過他的雄牛放牧着的

① 但願他安靜地躺在地下吧——在西班牙，講到已經逝世的家人親戚，總是這麼說的。（世譯本）

② 何塞·馬里——西班牙十九世紀有名的強盜。（世譯本）

牧場，他疑心已經有好幾次走過小羽毛身邊，只是沒有認識是他罷了。或許他就是那些模樣窮苦的騎者之一，他在那人迹稀少、沒有一個象樣村庄的寂靜的田野上遇到他，他总是举手貼近油膩的闊邊帽問候他，帶着恭敬的態度說：

“上帝保佑你，侯爵老爺。”

摩拉依瑪老爺談起小羽毛的時候，他常常注意到加拉尔陀帶着一種沒有經驗的人的憤慨，責罵行政當局不能夠保護私有財產。

“总有一天他也会在稜科拿达露臉的，我的亲爱的，”侯爵用安达魯齊亞式的嚴肅態度吞吞吐吐地說。

“該死的！……我可不喜欢这样，侯爵老爺。唉！我們付了那么大捐稅，为的就是这样嗎？……”

真的，他在稜科拿达游覽的時候，如果碰上这个土匪，那的确是很不乐意的事情呀。他是个杀雄牛的勇士，在斗牛場上不顧自己的性命；但是这种杀人的职业却象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似的，使他心煩意乱了。

他的一家人都住在田庄里。安古司蒂太太过去在城市里度过困苦的生活，她喜爱田野生活。卡尔曼也乐意。她的热爱劳动的性格使她接近而且参加了田庄劳作，同时眼看着她那广大的財產，享乐着甜蜜的情景。此外，鞍匠的儿女們，外甥儿女，也安慰了她的沒有生育，对于她的健康來說，也需要田野的空气。因此加拉尔陀已經把一家人送到田庄里，答应他們过一段时候就跟他們一起来住；但是他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延迟了出門。他住在城里的屋子里，过着象一个未婚男子一样的生活（除了伤疤臉以外，沒有別的同伴），有充分自由可

以跟董娜·索尔搞恋爱关系。

他以为这是他一生里最幸福的时期。有几次他甚至忘記了稜科拿达和住在那儿的人了。

他和董娜·索尔一起騎了矯健的馬蹣跚，常常穿着他們初次見面那天穿的衣服，常常是單獨一對；有几次是由董·何塞陪伴着，利用他的在場来減弱群众看到他們这一对儿所引起的誹謗。他們去看看賽維尔附近草原上的雄牛，或者是到侯爵的牛棚里去刺小牛，董娜·索尔渴望危險，如果一头年青的雄牛被刺杆刺中了，偏偏不逃跑，反而回过头来攻击她，逼得加拉尔陀走过去帮助她，这时候，她就感到高兴了。

有几次，如果有人来通知，火車站有雄牛在裝籠，准备运到各个斗牛場上去举行冬季末期特別斗牛，他們就到恩派姆車站去。

董娜·索尔极有兴趣地察看着这个場所，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雄牛企业輸出中心。沿鉄路綫有几个广大圍場，几十个装着四个輪子和两扇可以升起来的滑門的巨大木籠，排列在那儿等待适合輸送的季节，这就是夏季。

这些大籠子曾經走遍全西班牙，装着勇猛的雄牛一直送到远远的斗牛場，然后空籠子回来，再来陸續裝运别的雄牛。

人凭着狡猾的人类特有的机巧設想出来的欺騙手段，非常容易地就把这些习惯了田野自由生活的牲畜当作商品运送出去。將要用火車輸送出去的雄牛到达这里，在两边夾上刺鉄絲網的尘土飞揚的寬闊的馬路上奔跑。它們很多是从远省来的，当它們走近恩派姆車站的时候，領導人就驅使它們发狂一般快跑，凭着这种速度，騙进圍場去就格外容易了。

前面是牧人長和牧人們，肩膀上擱着刺杆，騎着馬尽量快跑，他們后面是那些聰明的老領班牲畜，用它們的大角遮护着領導人。后边才是那些勇猛好斗的雄牛，注定去死的牲畜；它們在中間飞跑，馴服的雄牛紧紧包圍着，防止它們离开大群，跟着跑的是强壯的雄牛看守人，手里拿着彈弓，随时准备用石子射击那些打算离群的雄牛的牛角。

一到达圍場，前面的騎者向两边讓开，敞開大門，于是整个雄牛群就帶着雪崩似的尘土，蹄声，呼呼的喘息和畜群鈴鐺的声音，象势不可当的急流似的冲进圍場，在最后一只牲畜进去以后，圍場門立刻关上了。許多人騎在牆头上，或是站在过道里，叫喊着或是揮着帽子刺激雄牛群。雄牛群跑过了第一个圍場，並沒有注意到自己已經被人关起来了，正象在自由自在的田野上一样。那些領班牲畜富有經驗，又听从牧人指揮，早已在差不多就要走进圍場門的时候停在一边，鎮靜地讓紧跟在后边的一陣雪崩似的重重喘息着、奔跑着的雄牛冲进第二个圍場里去，它們看到前面是一堵白牆，才停止奔跑。

于是裝籠就开始了。雄牛一条接着一条讓布的揮动、叫喊和棒打赶进了一条小巷，小巷尽头就放着两边裝着滑門的运送用的木籠子。这籠子似乎是一个小小的墜道，穿过它可以看到那一端外面自由自在的牧場，那儿安靜地放牧着牲畜；这跟吸引着牲畜的遙远的牧場布置得很相象。

多疑的牲畜猜到在小墜道里有危險，而且怕踏上那块傾斜的木板，这木板是为了它走上裝小輪子的籠子擱上的。必須在屁股上不断的刺痛、敲打、吆喝，逼着它們前进；它們看見前面两边欄杆外边有两排人半身向前探，用吹口哨和揮手挑

撥它們。籠子頂上有兩個人躲着準備放下滑門，從籠子頂上挂下一塊紅布，在穿過籠子出口看得見的光亮的空中搖晃。刺痛，叫喊，那不成形的東西在眼前跳舞，都似乎在慫恿它們走向戰鬥；安靜的伙伴們在過道的那一端平平安安放牧着的景象，終於使它們向外面的牧場沖去，想儘快地穿過這短短的墜道，通向木籠的木板斜坡由於一只雄牛沖上去抖動起來了；但是一等它走進大籠子，前面那一扇滑門突然關上了，它正想退出來，後面那一扇也很快關上了。

堅固的鐵鎖軋拉一响，那牲畜就沉沒在寂靜的黑暗里，關進彎起腿才睡得下的小地方了。切短了的草從頂上的小洞里塞進來落在它身上；仆役們把裝着輪子的牢籠推到附近的鐵路上去，立刻又把另外一只大籠子放在小巷盡頭，然後反復使用這一套騙術，一直到全部要裝送的雄牛都準備停當。

董娜·索爾，由於她對於故鄉事物的熱烈的渴望，贊賞着這重要的國家企業的处理手續，也想模仿那些牧人。騎馬快跑過那廣漠的平原，後邊緊跟着只要輕輕一動就可以殺死她的長着利角的頭顱，她喜歡這樣的田野生活。她在靈魂深处感到自己有牧人的性格，這是全體人類從極遠極遠的祖先那兒遺傳下來的，那時候，人類還只知道收集有用的野獸，用它們的生產品和身體組成物維持生活呢。牧人，可是只有雄牛的牧人，在董娜·索爾看來，是最有趣、最英雄的事業。

加拉爾陀，在好運道所引起的第一陣沉醉狀態消失以後，在互相親昵的時間里，他非常惊奇地注視着董娜·索爾，暗暗發生疑問：是不是所有的貴婦人都象這個一樣呢。她的任性，她的性格的變幻不測，使他迷惑不解。他不敢用“你”稱呼她；

不敢，这可不敢。她从来没有放任他达到这样亲密的程度，有一次，当他试着用吞吞吐吐的言词和犹豫不决的声音这样称呼的时候，他在她閃射金光的眼睛里看到了那么惊奇和忿怒的神色，使得他只好害羞地退縮回来，象以前那样称呼了。

她却正好相反，用“你”称呼他，象斗牛士的高贵的朋友們一样；但是这也只有在两个人的时候，如果她写一封短信給他，通知他不必去訪問她，她和亲戚們一起出去了，这时候，她就用客气的“您”字，并没有絲毫爱情的表示，信里只有写給地位低下的朋友們慣用的一种冷冰冰的礼貌。

“这女人！”加拉尔陀沮丧地咕囔着，“她似乎总是跟那些把她的信公开給大家看的流氓发生关系似的，因此她怕了。別人会猜想，她并不相信我是一个上等人，因为我是一个屠牛手。”

这一位貴妇人的另外一些古怪脾气也使得斗牛士懊丧和发愁。有几次，当他走进她的屋子的时候，一个威风凜凜的仆役冷冰冰地攔住了他，說“太太不在家”，“太太出去了”。他知道这是謊話，感覺到董娜·索尔是在的，跟他非常近，只隔着几重挂着挂毯的門。他一定使她厌倦了，她忽然覺得討厭他了，因此訪問時間到了，她就命令仆役不要接待他。

“唔，这就完蛋了！”劍刺手自言自語地說，“我是再也不会来了。这女人不会再拿我消遣了。”

可是当他考虑到不再見到董娜·索尔可能发生怎样的后果，又重新回来的时候，他感到很难为情。她伸出胳膊接待了他，用她的白手紧紧擁抱了他，她的嘴唇因为恋爱的渴望有些緊張，眼睛睜得大大的，模模糊糊的，眼睛里閃着古怪的光，似

乎有些神經錯亂。

“你为什么洒上香水呀？”她說，仿佛聞到了最难受的气味似的。“这是跟你不相配的……我願意你发出雄牛的气息，馬的气息……那是多么迷人的气息呵！难道你倒不喜欢嗎？……你說喜欢呀，胡安尼朵，上帝的野兽，我的雄牛！”

有一天晚上，加拉尔陀在董娜·索尔的寢室里柔和的薄暗里，听着她的話，看着她的眼睛，他感到有点儿恐怖起来了。

“我真願意爬着走。我願意作一只雄牛，而你手里拿着劍，站在我面前。我会給你多么严重的角伤呵！到这儿来……到这儿来！”

她捏紧了拳头，神經質的激动使拳头增加了力量，狠狠地打了几下斗牛士只穿着一件綢襯衫的胸口。加拉尔陀为了不願意承認女人能够打痛他，向后退了一步。

“不，不是雄牛。我願意作一只狗。……牧人的狗，長着非常長的犬牙，攔住了你的路向你吠叫，你看見過那个杀死过許多雄牛，据群众說是非常有胆量的漂亮家伙嗎？可是我要咬他！是的，我要这样咬他！啊啊啊姆！”

于是她帶着歇司蒂里的狂欢，把牙齿咬进斗牛士的胳膊，咬痛了他的鼓起的两头筋。劍刺手痛得喊出下流話来，推开了这美丽的半裸体的女人，她的蛇一样的金头发豎立起来，象是喝醉酒的巴庫斯①的女仆人。

董娜·索尔似乎突然清醒过来了。

“可憐人呵！我咬痛你了。是我咬痛你的……我有时候

① 巴庫斯——希腊神話里的酒神。（中譯者）

会发疯！让我吻吻你的伤口来医好它吧。让我吻吻你所有的那些美丽的伤疤吧。我的可怜的小野兽，叫你吃苦了！”

于是这美丽的泼妇突然变得又温柔又甜蜜，小猫似的呼噜着缠着斗牛士。

加拉尔陀以为爱必须是夫妻一般的亲昵，象过去那样，可是他从来不曾有一整晚跟董娜·索尔在一起。当他以为已经用爱恋的努力征服了这个女人的时候，她忽然由于她厌恶物质的爱，又大帝似地发起命令来了：

“走开！我需要独自个儿。你知道我不能够容忍你。任何人我都不能够容忍！男人！多么讨厌的东西呵！……”

于是加拉尔陀受了委屈地走开了，由于这不可思议的女人的任性，他感到烦恼了。

有一天晚上，斗牛士觉得她要說些机密话了，好奇地想知道她过去的情况，就向她问起那些据说曾经跟董娜·索尔发生过恋爱关系的国王和贵族来。

她眼睛里閃出冷冷的光回答了他的好奇。

“这些事情跟你有什么相干？你妒忌吗？……即使是真的，那又怎么样呢？”

她长久地沉默着，带着不可捉摸的眼光；这是随着荒唐思想而来的疯子的眼光。

“你一定打过许多女人，”她好奇地瞧着他說。“你不要否認。我对这很感兴趣！……您的妻子你是不会打她的；我知道她是非常好的。我說的是别的女人，跟斗牛士鬼混的那些女人；这些娘儿们，誰越是打她們，她們就越是爱誰。不是吗？你真的从来没有打过女人吗？”

加拉尔陀以一个勇士的尊严提出抗議，他不会打比他弱的人。董娜·索尔听了他的話，显出了几分不相信的神气。

“你总有一天会打我的。我願意見識見識。”她有把握地說。

但是她的神色暗淡了，她的眉毛皺起来了，一道鋼一样的电光閃过了她的金色的眼珠子。

“不，我的野兽，不要听我的話，不要打算那样做呀。如果你敢那样，你的損失一定比我还大。”

她的劝告很对，加拉尔陀有理由相信。有一次，在亲昵的时间，他的武士的手撫爱得粗魯了些，这就已經足够唤起这一个女人的憤怒了，她引誘男子，同时又厌恶男子。“瞧吧！”她的捏紧了的拳头象鉄錘一样地硬，从下向上打了劍刺手的下巴，打得很准，似乎是按照拳斗的規則打的。

加拉尔陀由于疼痛和羞恥，发窘地楞住了，同时那女人也似乎突然明白了，这是无缘无故地打了他，就帶着冷淡的敌意替自己辯解。

“这是給你的教訓。我知道你們斗牛士是怎么样的人。如果我讓自己吃亏一次，以后你就会每天打我的，就象打特里安納区的茨岡女人一样……我干得很对。教訓你放尊重些是必要的。”

一个初春的黃昏，他們倆正从侯爵的一个牧場里試驗了小雄牛回来，侯爵正和一群朋友順着大路騎馬回家。

董娜·索尔，由劍刺手跟着，讓她的馬穿过草原，享受着鋪滿春季野花的草毯上騎馬的愉快。

快要下山的太阳給万物撒上一层紅色。在这一片广漠

上，所有的顏色都帶着火色的淡暈，好象遠方的火燒，馬和騎者的影子又長又細，他們背在肩膀上的刺杆投下了長長的陰影，成為暗暗的一條綫一直通到地平綫。廣闊的河在草木中半隱半現地沿着草原的一邊流過。

董娜·索爾用傲慢的神色看着加拉爾陀。

“抱住我的腰。”

劍刺手服從了，他們倆就這樣前進，馬兒緊緊相并，上半身挽在一起。她凝視着草原上兩個並成一個的影子，他們在這夢幻似的草原舞台上，用緩慢的馬步前進，身子有節拍地震動着。

“我們彷彿在另外一個世界裡了，”她咕噥着，“在神話的世界裡；在掛毯上看到的世界裡。這是騎士故事書裡的一幕；落在情網裡的騎士和愛人一起旅行，把長矛背在肩上，在找尋奇遇和危險。但是你是不知道這些的，我的親愛的野獸。老老實實回答我吧，你真的不了解我嗎？”

斗牛士微笑了，露出了又亮又白的美麗堅固的牙齒。她似乎被他的粗魯無知吸引着，更加向他靠緊身子，把頭靠在他的肩頭上，由於加拉爾陀的呼吸叫人發癢地吹在她的項背上，愉快得哆嗦起來。

他們這樣不聲不響地騎馬前進。董娜·索爾似乎靠在斗牛士的肩頭上瞌睡了。忽然她睜開了眼睛，眼睛里閃着那古怪的光，這種光常是提出透頂瘋狂的問題的先兆。

“說吧。你從來沒有殺過人嗎？”

加拉爾陀吃了一驚，在驚奇慌亂中跟董娜·索爾分開了。誰？他嗎？……從來沒有。他是個好人，他干着自己的本行，

从来沒有做过什么害人的事。至多是有几次，他曾經跟舞披风的伙伴們吵过架，因为他們力量强，不願意把他应得的一份錢分給他。在爭論的时候，有几次动手打了同行；或者在咖啡店里打过架。可是人的性命引起他深深的尊敬。至于雄牛的性命呢，那当然是另一回事儿。

“那么，你从来沒有想过想杀人的念头嗎？……我是怎样地猜錯了斗牛士呵！……”

太阳落下了，草原失去了引人幻想的光彩；河也暗淡了，董娜·索尔看到她剛才那么贊賞的草原景色，現在是又阴暗又平凡了。別的騎馬人都走远了，她把馬儿刺踢了一下，追上了那一群人，对劍刺手一句話也沒說，仿佛不知道他正跟在后边似的。

在神圣周以前，加拉尔陀一家人都回到賽維尔来了。劍刺手要在复活节斗牛。这是他認識董娜·索尔以后，当着她的面第一次杀牛，这使他耽心而且怀疑自己的能力。

何况，每一次在賽維尔斗牛的时候，他总不能不感到心头不安。他在西班牙別的斗牛場上不幸失敗，心里还是平靜的，因为他想到有很多时候不会再到那儿去了；但是在自己城里呢，他那些最重要的敌手都在这儿呀！……

“我希望您出色地斗牛，”契約經理人說。“想一想有哪些人在睜着眼睛看您吧。我願意您始終是全世界最勇敢的人。”

在光荣的礼拜六①，半夜以后，明天將上場搏斗的那些牲

① 光荣的礼拜六——基督复活节前周的礼拜六，这一天教堂里举行宗教仪式的时候歌唱“光荣曲”，所以叫做“光荣的礼拜六”。（英譯本）

畜舉行入場，董娜·索爾願意幫助這次調動，當一名女騎士，特別吸引她的，是因為這是在黑暗里舉行的。雄牛要從塔勃拉達草原引到斗牛場的院子里去。

加拉爾陀雖則也想去陪伴董娜·索爾，可是他不能去。契約經理人反對這件事，因為斗牛士明天下午必須精神飽滿，力量充沛。半夜里，在從草原到斗牛場去的路上正象市集上一樣熱鬧。鄉村別墅的窗子亮了，一對對影子移過窗前，在按照鋼琴的音樂跳舞。飲食店開着的門把一道道的光投在路上，里边可以聽到叫喊聲，六弦琴的丁東聲，笑聲，喊聲，酒杯或是酒瓶的叮噐聲。很容易猜得到葡萄酒正在那兒大量地傳送。

早晨一點鐘左右，一個人騎着馬用緩慢的步子走過。他是“預告者”；一個粗魯的牧人，他停止在一家家飲食店和亮着燈光的房屋前面，通知大家，雄牛群在一刻鐘以內就要經過這兒，因此必須熄滅亮光，一切都要保持肅靜。

這一個凭着國家娛樂名義發出的命令，大家服從得比最有权力的當局的命令還要快，房屋沒有了亮光，房屋的白牆和樹林的大塊陰暗溶成一片了；看不出來的人們隱隱約約地聚集在格子門、柵欄和鐵絲網后邊，沉默着等待那個奇觀。在河邊的散步道上，牧人一邊前進，一邊叫喊着雄牛群就快經過了，接着就有人把公用的煤氣燈一盞一盞地熄滅了。

一切都絕對靜默。上邊，在樹林的一團陰暗的上空，星星抖抖顫顫地閃亮着透過濃密的安靜的空氣；下邊，在地上，看得到一簇簇的人影，听得到抑制着的咕嚕聲，仿佛是在黑暗里嗡嗡的一群群昆蟲。大家急不及待地等待着，一直等到遠方

在沉寂中忽然听得出牲畜群的銅鈴的微聲。“雄牛來了！立刻就要到這裡了。”

銅鈴的响声越来越响，終于会震聾耳朵，夾着搖撼大地的杂乱的馬蹄快步声。帶头走过几个騎士，肩上背着長矛，他們在黑暗里看起来似乎大得多了，尽馬的可能速度奔跑。他們是牧人。然后是一群喜爱用刺杆刺雄牛的人騎馬跑过，其中有一个就是董娜·索尔，由于瘋狂地跑过黑暗感到兴奋，在这儿，馬只要失足一步或者騎者跌了下来，就一定会死，粉碎在跟在后边盲目地奔跑着的野蛮的雄牛的硬蹄下。

牲畜群的銅鈴狂响着；張大嘴巴躲在黑暗里的观众吞进了大量的尘土，野蛮的牲畜群仿佛晚上出現的、形体不定的怪物似的冲过去了，又沉重又活潑地奔跑着，响着可怕的鼻息声，大角划过空气，由于跟在后边的步行的年青牧人的叫喊，同时也由于最后边快跑着的騎士用刺杆在刺，它們感到又是害怕又是激怒。

又沉重又吵鬧的牲畜群只一瞬間就过去了。没有什么可以看的東西了……大家在長久等待以后，看到这閃电一样的壯觀，都很滿意，大家从隱蔽所里鉆出来，也有很多热情的人跟着牲畜群跑，希望看着它們怎样走进院子。

到了斗牛場，帶头的騎士們讓在一边，讓雄牛群过去，它們由于本身的冲力和追隨領班牲畜的习惯，走进“袖子管”里去了；这是一条用柵欄構成的、通到圍場里去的小巷子。

喜爱用刺杆刺雄牛的人庆賀雄牛入場情况良好。牲畜群好好地聚在一起，沒有一条雄牛失散或是自由行动，逼得騎馬的或是步行的牧人去对付它。它們是良种的牲畜，侯爵

的雄牛飼養場里最好的一批。明天白天，如果大師們熱愛榮譽，願意勇敢地干，就會看到又漂亮又使人激動的玩意兒了……騎馬的人和步行的人都懷着這樣的希望走散。一小時以後，斗牛場附近已經一個人也沒有了，斗牛場沉沒在黑暗里，勇猛的牲畜安全地在圍場里躺下去，享受它們一生最後一次睡眠。

第二天早晨，胡安·加拉尔陀很早就起了床。他睡得不好，極度的心煩意亂使他做了許多惡夢。

他們為什麼要他在賽維爾斗牛呢？在別的城市里，他暫時忘掉了一家人，他象一個未婚男子似的，住在旅館里完全陌生的房間里，在那兒，沒有東西使他留戀，使他觸景生情，但是在這兒，在他自己的寢室里穿着斗牛服裝，到處都會看到使他記起卡尔曼的東西；離開他自己建築起來的、住着最親愛的人們的屋子，挺身走向危險，這使他慌亂，使他感到象第一次去殺雄牛的時候一樣戰慄。而且，他也怕他同城市的人，他跟他們一起生活，還要一起生活下去，他們的意見在他看來，是比別的西班牙人的意見更加重要的。唉，當伤疤臉替他穿好彩裝，走到寂靜的院子里去的時候，這是出門的可怕的一瞬間呵！外甥們走到他身邊來看着他，他的燦爛的服裝引起了他們的敬畏，他們贊賞地摸摸他，可是不敢說話；他的有些唇髭的姊姊帶着恐怖的神色吻他，仿佛他是去死似的；媽媽躲在最黑暗的房間里。不，她不願意看見他；她感到身體不好。卡尔曼膽量比較大一點，臉色死一樣蒼白，咬着激動得微微發白的嘴唇，為了勉強保持鎮靜，忍住眼淚，眼瞼兒神經質地不住閃爍，但是等她看到他一走進前廳，她就突然用手帕摀住眼睛，

同时由于硬生生忍住哭泣浑身发抖，她的姑娘和别的女人跑过来扶住她，才使她不致于倒在地上。

即使是他姊夫常常提起的罗格尔·台·弗罗尔吧，这种情况也足以使他成为一个胆怯的人呀。

“该死的！……”加拉尔陀说，“如果不是为了叫本城人喜欢，和不讓那些无耻的家伙說我怕本城的群众的话，我就是为着全世界全部金子也不会在賽維尔斗牛的。”

劍刺手起来以后，嘴里衔着一支香烟，在家里徘徊着，伸出满是肌肉的胳膊，试试胳膊是不是灵活。他到厨房里去喝了一小杯白蘭地，看到他的媽媽，她虽則年紀大，身子胖，还是勤劳辛苦，管教仆人，檢点一切，小心地治理家庭。

加拉尔陀走进又凉爽又光亮的院子里。鸟儿們在早晨的寂静里，在金籠子里愉快地欢唱。一股太阳光落到大理石的鋪道上，落到圍着花木的噴泉和噴水池上，噴水池里游泳着許多金魚，吐着水泡浮到水面上来。

劍刺手看到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跪在地板上，旁边有一桶水，她正在用湿布揩大理石地面。那女人抬起头来。

“您好，胡安先生，”她說，帶着大名鼎鼎的英雄时常会获得的一种充滿情爱的亲密，她那独只眼睛盯着他看。另外一只眼睛消失在一簇深深的皺紋里，这些皺紋似乎汇合在黑黑的眼窩里。

胡安先生沒有回答。他神經冲动地跑进廚房，向安古司蒂太太叫嚷。

“好媽媽，在揩院子地面的那个独眼婆是誰呀？”

“她嗎，我的孩子！……是一个有很多孩子的穷女人。我

們的女佣人身体不好，因此我叫来了这个可憐女人。”

斗牛士显出了煩躁不安，他的眼光里显出焦急和畏惧的神色。“該死的！在賽維尔斗牛，第一个見到的人是一个独眼婆！这种事情真是別人誰也不会碰到的。沒有比这更不吉利的預兆了。大家都在想我死嗎？”

这可憐的女人，因为斗牛士恐怖的預言和他的暴怒大大吃惊，打算替自己辯解一下。“我怎么也不会这样想法呀！不过是一个可憐的女人需要替自己的小儿女賺一个貝賽大就是了。懂得同情別人是應該的，我們應該感謝上帝，他常常帮助和搭救我們，使我們摆脱了跟她一样的穷困。”

加拉尔陀听了这些暗指他們过去的穷困的話，便平靜下来，过去的穷困常常使得他容忍这个善良的女人。好吧，那么就讓这个独眼婆留着，讓上帝願意发生的事情发生吧。

于是，为了不看到这个不吉利的女人的可怕的眼睛，他背着身子走过了院子，屠牛手躲进了大厅旁边的書房里。

書房里用上了釉的摩尔瓷磚砌到一人高的白牆上，挂着印在彩綢上的斗牛招貼画，和头衔漂亮的慈善协会的証書，記載着加拉尔陀不取报酬为穷人們举行的斗牛。劍刺手自己的大批照片，站的，坐的，拿着展开的披风或是摆好架势杀雄牛的，証明报纸替这位名人各种姿势和态度拍照的細心。門上挂着一張卡尔曼的照片，披着白色的头披，使得她的眼睛显得特別黑，黑头发上戴着一撮石竹花。在对面牆上，写字台旁边的靠椅上边，仿佛統治着这个香噴噴的房間似的，有一个龐大的黑雄牛的头，装着玻璃眼睛，鼻子发出釉光，額角上有一块白毛，一对极大的尖端銳利的角，角的根部象象牙一样白，逐

漸逐漸暗下去，到尖端上是墨水一樣黑。馬上槍刺手牛肉汁看着這牲畜的一對大角的時候，常常用他特有的風格說出詩意的想象：如果一隻畫眉在這一隻角尖上歌唱，在那一隻角尖上一定聽不到。

加拉尔陀坐在鑲滿銅皮的雅致的桌子邊，除了桌面上蓋着積了好幾天的灰塵以外，一切都很整齊。在這大型的寫字台上，一個座腳很大、刻着兩隻金屬馬的墨水池，還是幹淨的，空的；一隻引人注意的、用狗頭支撐着的鋼筆架，也是空的。這位名人不需要寫字。因為他的契約經理人董·何塞會把所有的契約和其他職業上的文件办好，帶到蛇街俱樂部來，劍刺手只要在一張小桌子上，緩慢費力地簽上一個名字就是了。

房間的一邊擺着一個雕刻的橡木書櫥，透過永遠不開的玻璃門，看得見許多由於卷帙龐大、裝璜華麗叫人喜愛的書本，排成使人敬畏的行列。

當董·何塞開始把屠牛手叫做“貴族的斗牛士”的時候，加拉尔陀明白，要配得上這份榮譽，必須使得自己有教養，不讓那些高貴的朋友們笑他無知無識，象對待他的同行一樣。因此有一天，他毅然決然地走進一家書店里。

“往我家里送三千貝賽大的書。”

因為書店店員神色有點遲疑，似乎沒有听懂，斗牛士精神十足地接着說：

“是的，書。您懂得我的意思嗎？……頂大本的書，如果您不反對，我喜歡鍍金的。”

加拉尔陀很滿意自己的神氣十足的圖書館。當別人在俱樂部談到什麼他聽不懂的事物的時候，他就帶着聰明解事的

神色微笑着，想：

“这一定是在我書房里的哪一本書里边的。”

有一个下雨的下午，他感到身体不好，沒精打采地在家里閒蕩，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終於打开了書櫥，兴奋地抽出了最大的一本，仿佛一个牧师把一位神祕的神从神龕里捧出来似的。他讀了头上几行就不讀下去了，一頁一頁翻过去，象孩子一样享乐着書里的图画。獅子，象，有着飄垂的鬃毛和明亮的眼睛的馬，有彩色条紋的驢子，正象是用曲綫規画起来似的……斗牛士漫不經心地翻过去，直到他的眼光落在一条顏色多样、滿身彩环的蛇上。吓！蛇！不吉利的动物！于是他痙攣地并起一只手中間的两个手指，伸出食指和小指，象是两只角，来禳解这种不吉利。他再往下看，但是每一張图画都画着醜惡的爬虫，他終於用发抖的手盖起了書本，放回書櫥里去，同时咕囁着：“蜥蜴！蜥蜴！”来禳解这一次不吉利的遭遇的影响。

書櫥的鑰匙从此就忘記在書桌抽屉里，讓旧信件遮住了。劍刺手不需要讀書。替他捧場的人們来了，帶來了斗牛报，“激烈得很”，这就是說內容是攻击那些跟他竞争的伙伴的，这时候，加拉尔陀就請求他的姊夫或是卡尔曼讀报，他衔着一支香烟，心滿意足地笑迷迷地听着。

“这話的确說个正着。唔，他們真是用一針見血的話把什么都說出来了！”

可是当报纸对加拉尔陀“激烈”的时候，就沒有一个人讀給他听了，劍刺手瞧不起地談起这些人，他們写文章議論斗牛艺术，其实是在斗場上胡乱舞舞披风也不会的。

这一天早晨在書房里消磨过去，結果只是增加了他的忧虑和煩惱。不知怎的，加拉尔陀想到了那个雄牛的头，于是在他的职业生活中最不乐意的事件在他的記憶里活生生地重現了。在自己的書房里时时看得到这一只惡毒的牲畜的头，这是一个胜利者的享乐。在匝拉哥匝的斗場上，这牲畜叫他淌了多少汗呵！加拉尔陀相信这一条雄牛是跟人一样聪明的。它一动不动，睜着魔鬼一样凶惡的眼睛，它等劍刺手一靠近，就一直向人的身子冲过来，不受那紅布的欺騙。好几把劍还没有刺到它就被它用头一頂飞到半空中去了。群众等得不耐煩了，一边吹口哨一边辱罵屠牛手。屠牛手呢，跟着雄牛，从斗場这一边一直跟到那一边，他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他站直身子摆好架势去杀雄牛，那么死的一定不是雄牛，倒是他自己；这样一直跟到他滿身大汗，疲乏极了，才利用了一个机会，用卑劣的側刺①杀死了它，遭到群众的大大侮辱，他們把酒瓶和橘子向他扔过来。这一个記憶使他羞愧得渾身发热！……加拉尔陀以为这个記憶不幸在这时候重現，正跟碰到独眼婆和蛇一样不吉利。

“但願您和飼养您的人一起受人詛咒！但願您那一族吃的都是毒草！……”

伤疤臉通知他，有几个朋友在院子里等他。他們都是热烈地替他捧場的人，趁举行斗牛的日子来訪問他的。劍刺手忘記了所有的耽心，笑迷迷地走出去，高高抬起头，帶着漂亮的矜持，仿佛在斗場里等他的那些雄牛，的确是他私人的仇

① 側刺——被認為是暗箭伤人的一种卑劣手段。（英譯本）

敌，他但愿越早越好，站在它们面前，用他的准确的剑刺把它们刺倒。

他单独吃饭，吃得很少，象在斗牛的日子习惯一样，当他起来穿衣服的时候，女人们都走开了。唉，她们是多么憎恨这些珍藏在布包里的彩装，这些用来获得一家人好衣好食的光辉灿烂的器具呵……

告别，象每一次告别一样，是使加拉尔陀心烦意乱的。女人们为了不願意看他出門的故意避开，卡尔曼竭力保持鎮靜，陪着他走到門边的那一份毅力，小外甥們的惊异和好奇：这一切都鼓舞斗牛士在面对危險来临的一瞬间表现出自負和勇敢。

“别人还以为我是上断头台去的呢！好吧，过一会儿再見吧！你們鎮靜些！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

他在拥挤在屋子面前的朋友和鄰人中間挤出了一条路，走上馬車，他們是来向胡安先生預祝好运气来的。

对于一家人說来，劍刺手在賽維尔斗牛的几个下午，也是特別苦痛的。当他在別的地方斗牛的时候，她們只得听天由命地耐心等待黄昏时候的电报。在这里，危險是近在身边的，等待消息的极度的焦急心情一直清醒着，有必要听取斗牛每一瞬間的进行情况。

鞍匠穿戴起发亮的細羊毛絨的上等衣服和白的光滑的皮帽子，活象一位紳士，虽則他因为他那位有名的小舅子对他失礼，竟沒有邀他和斗牛队一起坐車子上斗牛場，正在大大生气，可是他还是答应給女人們送消息。胡安每刺死一条雄牛，他就立刻差一个拥挤在斗場四周的孩子，送来了情况报告。

这次斗牛是加拉尔陀的极大成功。当他走进斗场，听到群众拍掌的时候，剑刺手觉得自己更加伟大了。

他熟悉自己踏在上面的这片土地：这片土地对于他是亲切的；他把它当作自己的土地。不同的斗牛场的沙在他的迷信的心灵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他记得华伦西亚和巴塞隆拿的大斗牛场上的灰白的沙，北方斗牛场上的暗色的沙，大大的马德里斗牛场上的淡红色的沙。但是赛维尔的沙是和别处不同的；这是从瓜达尔基维尔河拿来的沙，颜色亮黄，仿佛是磨成粉末的赭石。当一匹马，象一个葡萄酒瓶突然打破似的，伤了肚子，血流在沙上的时候，加拉尔陀就想起了正在斗牛场屋顶上飘扬的国旗的颜色①。

斗牛场的建筑风格对于他也有一定的影响，在心慌意乱中常常使他想象起许多奇怪事物。斗牛场是逐渐逐渐现代化起来的建筑物；有的是罗马式的，有的是摩尔式的，跟新式的教堂一样浮华，一切都似乎既没有生命也没有感情。但是赛维尔的斗牛场是不同的，它似乎是一座堆满了纪念品的天主教堂，几个世代的人使它有了灵魂，有一座人们还戴白假发的时代造起来的大门楼，有一片最最惊人的英雄们在那上面走过的黄沙斗场。在场上玩过的：有复杂繁难的斗牛动作的光荣的发明人，他们使斗牛艺术完美起来；有从隆达来的雄伟有力的胜利者，他们又镇静又符合规则地斗牛；有从赛维尔来的愉快高傲的大师，他们有一套投合群众心意的玩意和动作……现在，轮到他在这一儿了；这一个下午，他将被拍掌、太阳、喧嘩

① 国旗的颜色——那时候的西班牙国旗是红和黄两种颜色。（世译本）

以及从包厢栏杆上探出来的那些白色的头披和蓝色的胸膛所陶醉，这一切都鼓舞了他，使他感到有力量干最大胆的举动。

加拉尔陀又活躍又大胆地在整个斗場上奔跑，他热望压倒所有的伙伴，独占所有的喝采。他从来沒有这么干过。他每做了一个出色的动作，契約經理人就站起身来，对隱蔽在各处看台上的敌人叫喊：“唔，誰有胆量反对他！……全世界最勇敢的人！……”

国家奉了加拉尔陀的命令，用熟練的披风飞舞，把主人要杀的第二条雄牛引到包厢前面，包厢里坐着許多白头披、藍衣服的女人。董娜·索尔的两边坐着侯爵和他的两个女儿。

加拉尔陀一只手里拿着劍和紅布，在障牆边走，群众的眼光都跟着他。他走到包厢前面，就站住了，并起两腿，脫下了斗牛士帽子。他答应將他的雄牛光荣地奉献給摩拉依瑪侯爵的外甥女儿。很多人惡意地嘲笑着：“呼啦！我們的好汉交上好运啦！”他說完了“光荣的保証”，就半面轉过身子，把帽子扔在背后，等待短枪手用一套熟練的披风的騙术把雄牛引到身边来。

劍刺手在很小的一块地面玩着，不讓牲畜离开这一点，胜利地完成他的任务。他想在董娜·索尔的眼睛底下杀死雄牛；讓她近近地瞧瞧他怎样跟危險开玩笑。紅布每一次拂过雄牛全身，总引起一陣热情的喝采和焦急的叫喊。牛角似乎擦过他的胸膛；他在雄牛几次攻击以后居然沒有流血，似乎是不可能的。忽然，他摆好架势，把劍指向前方，群众还来不及用叫嚷和劝告表示意見，他就飞快地向牲畜扑去，一連几秒鐘人和雄牛合成一体。

劍刺手在跟雄牛分开以后，还是毫不移动；雄牛却搖搖晃晃地向前直冲，狂怒地吼叫着，舌头挂在嘴外边，劍的紅柄在它的血染的脖子上几乎看不見了。它跑了几步就倒下了，群众全体都一下子站起身来，好象合成一片，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彈簧在推动他們似的，同时全場爆发了一陣冰雹似的拍掌和瘋狂的喝采。世界上沒有一个勇士会跟加拉尔陀同样大胆！……这个人也有过胆怯的时候嗎？

劍刺手在包廂前面致敬，把拿着劍和紅布的胳膊向两边平举，同时，董娜·索尔戴着白手套的两手狂热地拍起掌来。

接着，有一件小东西从这个看客傳給那个看客，从包廂里傳到障牆边。这是那貴妇人亲手拿过的手帕，一块鑲花边的香噴噴的麻紗手帕，穿在一个金剛鉗戒指里，这是她贈給斗牛士用来答报他的“光荣的保証”的。

看到这个贈品又爆发了一陣掌声，一直放在屠牛手身上的群众的注意力，現在轉到董娜·索尔身上去了，許多人回过身子去看她，用安达魯齐亞式的亲密欢呼她的美丽。一个毛茸茸的、还是热烘烘的小三角形，从障牆边向上傳遞到包廂里。这是那雄牛的耳朵，屠牛手送上去当作他的“光荣的保証”的証据的。

斗牛还没有完結，加拉尔陀大成功的消息就已經飞遍全城。当劍刺手回到家里的时候，一半鄰人都在門边等待他，向他拍掌，好象他們也都在斗場上看了斗牛似的。

鞍匠忘記自己正在对屠牛手生气，贊賞他跟貴族的友誼关系，比贊賞他在斗牛場里的英勇举动还要厉害。他老早就着眼于某一个职位，現在他毫不怀疑一定会想到手了，因为他

的小舅子已經是賽維爾最高貴的人們的朋友了。

“把戒指給他們瞧瞧吧。你瞧，恩卡尔娜辛，多么貴重的禮物呀。罗格尔·台·弗罗尔才配得上！”

戒指在人們手里傳來傳去，女人們的嘴里發出贊賞的叫喊。只有卡尔曼看到戒指的時候擡起了嘴唇。“是的，非常美。”她很快地就遞給她的姑丈了，仿佛這是一塊燃燒着的煤。

這一次斗牛以後，加拉尔陀開始了旅行的季節。他訂下的契約比過去無論哪一年都多。瑪德里斗牛以後，他就將在所有的西班牙斗牛場上場。他的契約經理人在火車時刻表上搞昏了頭腦，不斷地為屠牛手安排今後使人不至于疲于奔命的合適的時間程序。

加拉尔陀接連不斷地獲得勝利。他從來不曾象現在這樣精力充沛。他似乎已經得到了新的力量了。在斗牛以前，殘酷的懷疑折磨着他，幾乎類似恐懼的战慄，這在他成名以前的潦倒時期是從來不曾體驗到的；但是，他一走上斗場，這種恐懼立刻不見了，他簡直又有了野蠻人似的膽量，這膽量的結果總是輝煌的成功。

在外省的城市里斗牛結束以後，他就帶着他的一隊人回到旅館里，因為大家都住在一起。他滿身是汗，帶着勝利以後的愉快的疲乏坐下來了，還沒有脫掉彩裝，當地的一些“斗牛藝術的學者”就來祝賀他了。他玩得極好。他是全世界第一個斗牛士。他對付第四條雄牛的是怎麼樣的一劍呵！……

“真的，”加拉尔陀帶着近乎孩子氣的驕傲說。“我那一劍確實不壞。”

在永远不会结束的閒談雄牛消磨時間的当儿，劍刺手和替他捧場的人們总是毫不疲倦地談論着当天下午或是几年以前的斗牛。黃昏到了，到处都是灯光，但是那些斗牛迷还是不走。隊員們依照斗牛队的紀律，在房間尽头不声不响地傾听着这些閒談。大师沒有答应过，“孩子們”是沒有权利走开去換衣服和吃东西的。馬上枪刺手們由于穿着鉄腿套和跌下馬來受了伤，已經累极了，把硬帽子夾在膝头之間；短枪手們穿着汗水打湿了的貼身綢衣服感到很不舒服，在整整一个下午的劇烈行动以后，大家都已經餓了。大家都向那些替他們捧場的人射过憤恨的眼光，想着同样的心事：

“唔，这些討厭的笨家伙究竟什么时候才走呀？这些沒良心的！……”

終於屠牛手注意到他們了，說，“你們可以走了。”于是斗牛士隊員走了，互相推推挤挤，象是放了学的小学生，而大师还在繼續听那些“行家”的頌揚，沒有想到伤疤臉还不声不响地等着替他換衣服。

在他休息的日子，大师沒有受到危險和榮譽的刺激，就想起賽維尔来了。一封接着一封寄来了許多簡短的、洒了香水的信，祝賀他的胜利。哈，如果董娜·索尔跟他一起，那多好呵！……

觀眾一群一群地变换着，他到处受到热情地替他捧場的人們崇拜，这些人都希望他在城市里过得高高兴兴的，在这期間，他認識了許多女人，参加了許多次用他的名义召集的放蕩宴会。他离开这些宴会的时候，总是怀着被葡萄酒搞得昏昏沉沉的思想，怀着使他煩惱的可怕的哀愁。他非常想打女人。

这是一个不可克制的冲动，由于某一个女人的狂妄和任性，他很想在他的女人身上报复。

他觉得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他必须把自己的哀愁告诉国家了，正象每一个在思想上负担了过分重量的人一样。

况且，他现在已经离开賽維尔了，他从短枪手身上体验到更加深厚的友谊，似乎是反映着爱的那种友谊。賽白斯蒂安知道他跟董娜·索尔的恋爱关系，他曾经看到过她，虽则是远远地看到的，她听他讲起短枪手的特别行动的时候，也常常感到好笑。

短枪手用严肃的态度对待大师的信任。

“您应该做的，胡安，就是忘掉这一位太太。一家人的和睦，对于我们这种走遍世界，永远冒着危险，任何日子都有可能两脚向前扛回家来的人，是比任何东西都要宝贵的；想一想！卡尔曼知道的情况比您所猜想的知道得更多。她什么都知道了。她甚至间接向我问起过您跟侯爵的外甥女儿的关系……可怜的女人呵！您使她难受实在是一种耻辱！……她也是有脾气的呀，如果你激起她的脾气来，就会给您惹来一些麻烦。”

但是加拉尔陀因为离开家里人，加上对于董娜·索尔的记忆又操纵着他的思想，他似乎不懂得国家对他说起的那些危险，听了他的伤感的顾虑以后，只是耸耸肩膀。他感到必须谈谈他的记忆，不怕难为情地把他过去的幸福告诉他的朋友，象一个称心快意的恋爱者，希望别人赞赏他交上好运一样。

“您不知道这是怎样一个女人呵！您，賽白斯蒂安，是一个从来没有享受过什么好东西的不幸的人。您就是把賽維尔

所有的漂亮女人加在一起，跟她一比，也是一文不值的。即使我們到过的城市里的所有的女人，也一文不值。值錢的只有董娜·索尔。認識了象她这样的女人以后，就不会再想認識別人了……如果您跟我一样熟悉她，您就会明白了！我們这一个階級的女人只是发出健康的和麻布的气息。但是这一个呢，賽白斯蒂安，这一个呵！……試想象想象把亞尔克匝尔許多花园里的全部玫瑰花都放在一起吧。——不，还要好些的东西——素馨花，忍冬花，天国里的花园里的一切迷人的香气：这些香气似乎是屬於她的，似乎并不是洒在身上的，似乎是从她的血管里发出来的。而且，她不是看見一次就看透了的傻女人。在她身上，总是有一种值得我們想望的东西的，总是有一种我們始終得不到的东西的。賽白斯蒂安，我还是没办法把我的意思表白清楚……但是您根本不知道一位貴族太太究竟是怎么样的；那么，您不必向我傳教，还是請閉上嘴巴吧。”

加拉尔陀已經不再接到賽維尔寄来的信了，董娜·索尔到外国去了。他在圣賽白斯蒂安斗牛的时候，見過她一次。这漂亮的貴妇人那时候在別列慈，和几个想見識見識这位斗牛士的法国女人一起来的。他在下午見到她。她走了以后，整个夏季，他就只收到她的几封短信，只凭着契約經理人从摩拉依瑪侯爵那儿听来轉告他的几句话，得到关于她的一些靠不住的消息。

听說她在一个优美的、海濱的海水浴都市里，这都市的名字斗牛士还是第一次听到，他也讀不出那名字的发音来；以后，他又听說她到英国旅行去了；再以后到德国去了，在一个

每年只开放几个星期的、魔术般迷人的戏院里听歌剧。加拉尔陀放棄了再見到她的希望。她是喜愛冒險、不愛安靜的一只到处飞的鳥兒，這原是猜想得到的，冬天一到，就不必再在賽維爾找她的窠了。

再也見不到她的可能性使斗牛士煩惱，這顯示出那個女人在他的肉体上和意志上所产生的极大影响。再也見不到她了！那么，他拚出性命，获得名望，又是为着什么呢？群众的拍掌又有什么用处呢？……

契約經理人劝他安靜下来。他断定她会回来的，即使她只回来一年。因为董娜·索尔虽則瘋狂任性，却是个懂得管理自己的事物的干練女人。她需要侯爵帮忙她清理自己的产业和丈夫遺下来的产业的糾纏不清的事务，这种糾纏不清是他們長期而奢侈的居留国外造成的。

夏季完了以后，劍刺手回到賽維爾。在秋季里他还要斗牛很多次，但是他願意乘家人不在，利用这一个月左右的閒空時間。劍刺手的一家人都在圣露卡，海边的一个海水浴城市里，因为一个小外甥生瘰癧，需要海水浴。

有一天，他的契約經理人通知他說，董娜·索尔剛才出乎意外地回来了，这时候，加拉尔陀激动得打起哆嗦来了。

劍刺手立刻去拜訪她，但是談了几句話以后，她那冷冰冰的和藹和眼睛的表情，使他感到了一种威压。

她看着他，仿佛他已經是另外一个人似的。从她的神色上可以猜得出来，她看到屠牛手的粗魯模样，看出她跟这个大个儿，牲畜屠杀者之間的差別，很感到一点儿惊异。

他也感觉到这似乎橫在他倆中間的鴻溝。他看着她，仿

佛她是另外一个女人，别个国家别个种族的一个贵妇人。

他們平靜地談話。她似乎忘掉了过去，加拉尔陀不敢向她提起过去，一点也不敢对她有爱情意味的动作，怕她那愤怒的发作。

“賽維尔！”董娜·索尔說。“这是非常美丽……非常愉快的城市。可是世界上終究还有別的城市呵！我告訴您，加拉尔陀，总有一天我会永远飞走。我怕这儿会使我厌倦得要死呢。仿佛有人把我的賽維尔换掉了。”

她已經不再用“你”称呼他。过了好几天，斗牛士在拜訪她的时候一直不敢說起他們过去的恋爱关系。他只是不声不响地，用怀着尊敬和含着眼泪的摩尔式的眼睛凝視着她。

“我厌倦了。我总有一天会走掉的，”他們每一次会見的时候，她总是这样叫嚷。

又是許多次，那使人肃然起敬的仆役在鐵格子門边接待了加拉尔陀，在他明明知道她确实在家的时候，那个仆人却对他說：太太不在家。

有一个晚上，加拉尔陀对她說起：他必得到稜科拿达田庄去短期旅行一次。契約經理人在他不在家的时候替他买下一片橄欖树林来扩大田庄，他需要去看看。他也應該照顧一下一般的工作。

跟劍刺手一起旅行的念头，正因为又荒唐又大胆，使得董娜·索尔微笑起来了。到加拉尔陀一家人居住大半年的田庄里去！冒着打破常規的罪惡的惊人的誹謗，闖进这头腦單純的人和他的一家人一起生活的田庄里的平靜的气氛里去！……

正因为这个愿望是荒唐的，她决定了。她也要去；看看稜科拿达的念头使她感到兴趣。

加拉尔陀害怕了。他想到田庄里所有的人，想到那些多嘴的人，他们也许会把这一次旅行通知家里。但是董娜·索尔的眼光使得他所有的顾虑都粉碎了。谁料得到？也许……这一次旅行会使他们回复过去的亲密。

可是他还是想阻挡这个愿望。

“您知道小羽毛吗？……我听说，他现在正在稜科拿达附近往来呢。”

“哦！小羽毛！”董娜·索尔一直是神色厌倦的脸儿，现在似乎因为内心的火焰而明朗起来了。

“多么希奇呀！如果您能够把他介绍给我，我真高兴呢。”

加拉尔陀安排了旅行。他原想独自走的，但是，因为董娜·索尔要跟他一起去，他应该找寻几个帮手，防备路上可能发生意外的遭遇。

他选中了马上枪刺手牛肉汁。他是非常粗野的，在整个世界上什么都不怕，只怕他的妻子，这一个茨冈女人，在她受够了丈夫的敲打以后，就会回过来咬他。对他不需要任何解释，只要给他喝够葡萄酒就行了。酒精和在斗场上常常跌下马来，使得他永远感到昏昏沉沉的，他的头脑似乎在嗡嗡作响，他只会结结巴巴地讲话，对于任何事物都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理解。

他又命令国家跟他们一起走：多一个男子总是好的，而且他一向经过考验是个小心审慎的人。

短枪手因为是下属，服从了，但是，当他知道董娜·索尔

也跟他們一起去的时候，他抱怨了。

“我凭良心說話！……居然要一个正直的老头子混进这种醜惡的事情里！……万一卡尔曼和安古司蒂太太知道了这件事情，她們会怎样說我呢？”

但是当他到了田野上，在汽車里坐在牛肉汁旁边，面对着劍刺手和那位貴妇人的时候，他的惱怒逐漸消失了。

他不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她，因为她戴着一块很大的藍面紗，这面紗从她的旅行帽上挂下来，盖在黃色的綢上衣上。但是她是非常美丽的……而且，听听他們的談話！她懂得多多少少事情呵！

他們还没有走完一半路程，国家已經不管自己二十五年以来的夫妇之間的忠誠，寬恕了屠牛手的弱点，諒解了屠牛手的迷恋了。如果他自己碰到这样的情况，他也会跟屠牛手一样做法呀！……

真有教养！……有教养是极好的事情，会使得最大的罪过也变成值得尊敬的事情。

5

“叫他告訴您他是誰，否則就叫他滾到地獄里去！該死的！……难道睡覺也不讓睡嗎？……”

国家听到大师在房里这样回答，就轉告等在楼梯旁边的田庄長工。

“叫他告訴您他是誰。否則，主人不起来。”

已經八点鐘了；短枪手走到窗边，目送着長工跑过庄屋前

面的路，一直跑到圍繞着田庄的远远的鐵絲籬笆尽头。在籬笆进口附近他看到一个騎馬的人，因为距离远，显得很小，無論人和馬看样子都似乎是从玩具匣子里拿出来的。

过了一会儿，長工跟那騎馬的談了話，又回来了。

国家感到这些情况很有兴趣，就在楼梯边等他。

“他說，他一定要見到主人，”長工結結巴巴地說。“我看來他是一個脾氣很大的傢伙。他說主人必須馬上下來，因為他要告訴他一件要緊事情。”

短槍手又去敲劍刺手的寢室門，不理睬他的怨言。他原來就該起身了；在农村里說起來，已經太遲了，何況這個人也許帶來一些重要的消息呢。

“我來啦，”加拉尔陀脾氣不好地回答，可是並沒有離開床鋪。

短槍手重新站到窗邊，看見騎馬的人已經向庄屋走來了。

長工帶着主人的回話向他走去。這個可憐人似乎很慌張，他兩次跟短槍手說話，都結結巴巴地帶着駭怕和懷疑的神色，但是不敢說出心里想說的話。

他和騎馬的人重新碰到以後，听他說了幾分鐘話，退了几步，又向庄屋跑來，這一次是格外快了。

国家听到他飞快地奔上楼梯，向他跑过来，身子发抖，臉上失色。

“他是小羽毛呀，賽白斯蒂安先生！他說，他是小羽毛，他一定要見主人……我一看見他的時候心就直跳。”

“小羽毛！……”長工的聲音雖然发抖，而且沒力，可是當他說出這一個名字的時候，那聲音卻似乎飛遍了整座屋子。

短枪手吃惊得話也說不出，呆立着。从劍刺手房間里，傳出穿衣服的纏絆声，有人突然起床的声音，和一陣詛咒。在董娜·索尔住的房間里，也听到一些移动声，似乎在回答这个惊人的消息。

“唔，該死的！这家伙来干什么？他为什么要到稜科拿达来？特别是在这时候！……”

加拉尔陀飞快地走出房間，只在襯衣褲外边穿上一条褲子和一件短大衣。他跑过短枪手面前，帶着那容易激动的性格的盲目的冲动，火急地連走帶奔冲下了楼梯，国家跟在后边。

騎馬的人在庄屋門口下了馬。一个長工拉住了馬韁，別的長工也在附近聚集起来，又好奇又尊敬地看着那个来客。

来客是中等身材的男子，与其說是个高个儿，还不如說是矮个儿，圓臉，金头发，粗短强健的手脚。他穿着一件鑲一排暗淡破旧的黑边的灰色外套，褲管膝部里面釘着厚厚的皮革的黑条子的褲子，因为雨淋日晒打縐了碎裂了的皮綁腿。在外套里，因为几轉厚厚的腰帶和一个子彈盒子，再加上一支連发手枪和一把交叉在帶子底下的刺刀，他的腰部似乎鼓起来了。他右手拿一支連发馬枪。头上戴一頂原来是白的帽子，因为风吹雨打，現在已經髒了破了。一块結在脖子上的紅手帕是他的服裝里最触目的部分。

他的寬闊肥厚的臉似乎圓月亮一样平靜。他的透过太阳晒起来的一层棕黑而露出白色的臉頰上，蓬松着几天沒有刮过的紅胡須，在亮光里看起来好象用旧了的金器。他的眼睛是这个象乡下圣器保管人一样的和善的臉上唯一使人不安的东西；这是一对小小的三角眼，嵌在肥厚的肉里；好象猪一样

的向下倒挂的小眼睛，有一对狡猾的暗蓝色瞳子。

加拉尔陀在庄屋門边一露臉，小羽毛立刻認出是他，把帽子举起在圓圓的腦袋上。

“上帝賜給我們一天好日子，胡安先生。”他用安达魯齊亞農民的那一種莊重的禮貌說話。

“好日子。”

“您的一家人好嗎，胡安先生？”

“很好，謝謝。您的一家人也好嗎？”劍刺手机械地按照習慣問了。

“我相信他們也很好吧。但是我已經好久沒看見他們了。”

兩個人靠近站着，尽可能自然地互相打量，正象兩個過路人在田野里碰見。斗牛士臉色蒼白，閉緊着嘴唇來掩蔽他的激動。這個土匪會認為他會吓了他嗎？……在別的時候，這一個拜訪也許會使他恐懼起來；但是現在，樓上既然有了那麼一位女客人，如果他一顯出壞主意來，他感到自己能夠跟他搏鬥，就和跟雄牛搏鬥一樣。

他們靜默了一會兒。所有的長工（大約十二個）都沒有到田里做工，都帶着点儿孩子氣的惊奇注視着這個可怕的有名人，他的名字由於犯罪的聲譽使他們着了迷。

“他們可以把我的馬牽到您的馬房里去休息一會兒嗎？”土匪問。

加拉尔陀向一個長工做了個手勢，這個長工就拉着韁繩把馬牽走了。

“多照顧它一下吧，”小羽毛說。“想一想吧，它是我在世

界上最喜爱的东西，我爱它胜过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們呢。”

感到惊异的長工們圍着劍刺手和土匪，这时又有一个人加进来了。

这是馬上枪刺手牛肉汁，他衣冠不整，伸着懶腰出来，显出了他那大力士的軀体的全副蛮力。他擦擦老是充血的、因为喝酒过量而浮腫的眼睛，走近土匪，用一种做作的亲密，把一只大手搭在土匪肩膀上，好象在享受他在他的大手底下扭动的乐趣，同时也希望表达出他那粗野的同情。

“您好嗎，小羽毛？……”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呢。那个土匪弯起身子，似乎想摆脱这种粗魯不敬的撫爱，他的右手举起了馬枪。但是用藍藍的小眼睛看了看馬上枪刺手以后，他似乎認出他来了。

“您是牛肉汁，如果我沒有認錯的話。我見過您上次市集日在賽維尔刺雄牛。多么危險的跌下馬來！您是多么有力呀！……別人还以为您是鋼鉄打的呢！”

于是他好象是打算回敬似地，用長了肉繭的手握住馬上枪刺手的胳膊，贊賞地摸摸他的两头筋。他們倆友爱地互相打量。終于馬上枪刺手响亮地发笑了。

“呵！呵！我以为您还要高大得多呢，小羽毛……可是这反正一样；那怕这样，您还是一个健儿。”

土匪跟劍刺手攀談起来。

“我可以在这儿吃午飯嗎？”

加拉尔陀用貴族的神气回答：

“从来沒有人到稜科拿达来不吃飯就走的。”

他們大家都走进田庄的廚房；这是一間大房間，有一个做

开的大烟囱，也是長工們常常聚集的地方。

劍刺手坐在靠手椅上，一个小姑娘，長工領班的女儿，帮他穿上了皮鞋，因为他急急忙忙下来，还穿着拖鞋呢。

国家也想讓別人看看他也在場，由于这个來訪者很有禮貌，他已經安心了些，他拿着一瓶土制的葡萄酒和几只酒杯出来了。

“您，我也認識。”土匪說，对他說話和对馬上枪刺手說話一样地不拘礼节。“我見過您插短枪。当您願意干的时候，您干得很巧妙，但是您應該向雄牛扑近一点儿……”

牛肉汁和大师听了这一个忠告都笑起来了。当小羽毛拿起酒杯的时候，他发觉夾在他两个膝头中間的馬枪妨碍了他的行动。

“喂，放下来吧。”馬上枪刺手說。“您就是在訪問別人的时候也拿着您的武器嗎？”

土匪突然严肃起来了。这样好些；这已經成为他的习惯了。那支連发手枪就是睡覺的时候也是帶在身边的。談話一接触到这仿佛是他身体一部分的武器，他就严肃起来了。他有点儿慌張地怀疑地向四边看看，他有这样的习惯：永远过着警觉的生活，不信任任何人，意識到每一瞬間都有危險包圍着他，除了自己的力量，什么都不相信。

一个牧人走过廚房向門口走去。

“那个人到哪儿去呀？”

在发問的同时，他坐在椅子上挺直了上半身，用膝头把裝上子彈的馬枪移近胸口。

長工是走到近旁許多長工正在干活的一块寬闊的空地上

去的。小羽毛似乎安心了。

“听我說，胡安先生。我到这儿来，是为着高兴見見您，因为我知道您是个高尚的人，不会洩漏风声的。……而且，您当然听別人談起过小羽毛。抓住他是不容易的，誰要是嘗試一下，誰不久就会付出代价。”

馬上枪刺手不等大师講話就插嘴了。

“小羽毛，別蛮干吧。您在这儿就是在伙伴們中間呀，只要你行为正派就得啦。”

土匪似乎立刻安下心来，开始跟馬上枪刺手談起自己的馬來，贊揚这匹馬的好品質。他們倆怀着爱馬胜过爱人的山地騎士的热情交好起来。

加拉尔陀似乎还有些慌張，在厨房里踱步，同时，那几个棕黑色的、男人似的女佣人正在用风箱扇火，准备午飯，斜过眼睛瞧着有名的小羽毛。

劍刺手走来走去，有一次挨近国家身边。他必須派他去通知董娜·索尔，請她不要下来。土匪多半吃了午飯以后就走的。何必讓这个可怕的人物看見呢？

短枪手走了，小羽毛看見大师沒有参加談話，就走到他面前，帶着极大的兴趣問起他今年还要举行多少次斗牛。

“您知道，我还是个替加拉尔陀捧場的人呢。我替您拍掌的次数比您能猜想的次数多得多。我在賽維尔，在茄安，在科尔陀巴……在很多城市里都看到过您。”

加拉尔陀惊奇得很。他，一个讓整队整队軍隊追捕着的人，怎么还能够安安靜靜到場看斗牛？小羽毛帶着优越的神色微笑着。

“哈！我願意去的地方我就去。我到处都去。”

然后他講起，他很多次遇見劍刺手回到田庄里来，有几次有人陪着，有几次是独自一个，在路上又怎样地走过他身边，沒有注意他，只当他是一个困苦的牧人，騎了馬到附近茅屋里来办一点什么事情的。

“当您离开賽維尔来买下您那两座磨坊的时候，我在路上碰到您。您身边帶着五千个杜尔。您說有沒有？老实回答吧。您瞧，我的情报是灵通的。……又有一次，我看到您和一位紳士一起，坐了所謂汽車的那种野獸从賽維尔到这儿来，我相信，他就是您的契約經理人。您是来簽訂牧师橄欖树林的买卖契約的，这一次您帶的錢还要多。”

加拉尔陀逐漸記起这些确鑿的事实，惊奇地看着这个似乎什么事情都知道的人。土匪为了証明他对斗牛士的慷慨，講到他怎样輕而易举地克服了困难。

“談到汽車嗎，那是不足道的！这种野兽，我只要用这家伙（他指指連发馬枪）就可以攔住它。有一次，在科尔陀巴，我跟一个跟我有仇的有錢人算賬。我把我的馬勒在路边，当他的汽車扑起灰土、噴着油臭过来的时候，我命令他：‘停下来！’他不肯停，我就用彈子打穿了一个車輪。說得簡單些吧，汽車再前进一段路就停下来了，我騎上馬，快步跑近汽車，向那家伙清算了欠我的債。一个人只要他想打中什么就打得中，就能够叫任何东西在半路上停下来。”

加拉尔陀听小羽毛当做职业似地老老实实講述攔路行为，越来越感到惊奇。

“您呢，我不願意攔。您是跟那些有錢人不是一样的。您是

跟我一样的穷人；不过您运气好一点，手艺高一点，就是您现在有了錢，也是非常吃力地賺来的。我非常爱您，胡安先生。我尊敬您，因为您是个不欺騙人的屠牛手，我有佩服有胆量的人的癖好。我們两个差不多是同行：为了維持我們的生計，拚出我們的性命。因此，虽則您不認識我，我还是放您过去，連香烟也沒有向您要一支，我在这儿，就是为了不許任何人即使拿指甲来碰碰您，为了提防坏蛋假借名义說自己是小羽毛，利用机会搶了您；更奇怪的事情也发生过呢。”

一个不速之客打断了强盜的話，使得斗牛士的神色显得非常煩惱。該死的！董娜·索尔！难道国家沒有把他的通知轉告她嗎？……短枪手也跟在她后边来了，在廚房門口做了几个手勢，表示他全部的請求和劝告都落了空。

董娜·索尔来了，穿着旅行上衣，她的金头发只是匆匆忙忙地梳了梳，結了結。小羽毛到田庄里来了！多么幸运！晚上有一些时候她曾經想到他，由于甜蜜的恐怖打着哆嗦，打算明天早晨就騎馬走遍稜科拿达的沒有人迹的四郊，希望运气會讓她碰見那个使人发生兴趣的土匪。仿佛她的思想竟会远远地发生影响，吸引別人似的，那强盜居然順从了她的願望，一清早就在田庄里出現了。

小羽毛！單是这名字就使她想象起这个土匪的整个模样。她差不多不需要看見他；看見了也不会惊奇。她想象出他的模样，高高的，瘦瘦的，臉儿是淡棕色的，尖頂帽子戴在一块紅布巾上，下边露出黑玉一样光亮的黑鬚发。她想見一个輕捷的男子，穿着黑天鵝絨的衣服；纖細灵活的腰纏着一條紫色的綢帶子，腿上套着棗子色的皮腿套。——一个安达魯齐

亞草原上的真正的騎士，差不多就跟她在歌劇卡爾曼①里看到的姿態美好的次中音歌唱家一樣，他們由於愛情的關係，把兵士的服裝換成走私者的服裝。

她激動地睜大眼睛向廚房里到處看，也沒有看到尖頂帽，也沒有看到“大口槍”②。她只看到一個陌生人，站在那兒；很象她在她家的田莊里常常看見的拿着馬槍的田地看守人。

“您好，侯爵小姐……您的舅舅侯爵老爺生活好嗎？”

所有的人的眼光都集中在這個男子身上，使她猜到了真相。“唉！這就是小羽毛！……”

他由於一位太太到場有些發窘，用生硬的禮貌脫下了帽子，呆呆地站着，一只手拿着馬槍，一只手拿着舊帽子。

加拉爾陀聽到強盜的說話又惊奇起來了。這個人似乎認識所有的人！他知道這是董娜·索爾，不過由於過分的尊敬，用她舅舅的尊號來稱呼她了。

太太在感到一陣意外以後，做了一個手勢，叫他坐下，戴上帽子；他順從地坐下了，而皮帽子卻沒有戴上，他把它放在旁邊一張椅子上。

他似乎從董娜·索爾盯着他看的眼睛的神色里，猜想出她的疑問，接着說：

“侯爵小姐別因為我認識您感到惊奇：我見過您許多次，同侯爵和別的先生們一起，騎着馬去試驗小雄牛。我也曾經

① 歌劇卡爾曼——法國作曲家比才(1838—1875)根據法國小說家梅里美(1803—1870)小說卡爾曼所作的歌劇。(中譯者)

② 大口槍——西班牙強盜常用的一種老式槍。(世譯本)

远远地看到您小姐拿着刺杆进攻雄牛。您小姐是非常大胆的，是我在这神的世界里所见到过的最美丽的女人。看着您戴着闊边帽，用上領帶和腰帶，騎在馬背上，这是純粹的快乐。为了她的絕頂漂亮的藍眼睛，男子們真應該不断地斗争呀。”

土匪凭着南方人特有的热情，十分自然地替董娜·索尔寻思着新的頌詞。

太太由于掺杂着愉快的恐怖感，臉色发白，睜大眼睛；她开始对强盜感到了无可怀疑的兴趣。难道他到田庄里来，就是为着她嗎？……他打算搶走她，把她帶到那山里的祕密处所去，正象一只飢餓的老鷹帶着丰富的猎获物回到那高高的窩里去嗎？……

斗牛士听了这些粗魯的贊賞的頌詞，惊惶起来了。該死的！在他自己的家里！……当着他的面前！如果土匪再敢这样，他就会走上楼去拿自己的枪，那怕小羽毛是一条好汉，他也要讓別人看看究竟是誰把她夺到手里。

强盜似乎懂得了这种由他的話引起的煩惱，就合乎礼貌地往下說。

“請原諒我，侯爵小姐。这不过是随便說說罷了。我有妻子和四个孩子，那可憐的女人，因为我的緣故，比安古司蒂圣母还要多哭几次。我是安分守己的；我是一个不幸的人，因为运气不好，才成了您現在看到的这么个人。”

他似乎想对董娜·索尔表示好意，开始热烈地頌揚起她的一家人来了。摩拉依瑪侯爵是世界上最可尊敬的人之一。

“如果所有的有錢人都象他那样，那多好呀！我的父亲替他做过工，常常對我們說起他的仁慈。我自己有一次生病发

热，就一直住在他的一片草原上的一座牧人屋里。他知道这件事，可是并没有说一句閒话。他命令他所有的田庄，我要什么就给我什么，不要麻烦我……这些事情是永远不会忘掉的。要知道世界上有那么多有钱的坏蛋哪！……我常常遇到他独自一个，骑着马，正象一个年青人似的，年龄对于他似乎并没有什么影响。‘上帝保佑您，侯爵老爷。’‘祝您健康吧，亲爱的人。’他不认识我；他没有猜到我是谁，因为我把我的伙伴（他摸摸他的马枪）藏在羊毛盖毯底下了。我有一次原来想拦住他，请求他伸出手来；我并不是想跟他握手；那是不行的；那么善良的老爺怎么能够跟我握手呢，我的灵魂上有那么多的罪过和创伤呀！我只是想吻一吻，当他是我的父亲，感谢他给我的帮助。”

他讲到他的感恩的那种热情并没有感动董娜·索尔。难道他真是出名的小羽毛吗？……这真正是个可怜人；一只善良的野兔，可是大家受了虚名的欺骗，都以为他是一只狼呢。

“有些有钱人可是万恶的，”强盗往下说。“有几个真是叫穷人们吃尽了苦头……在我的村子附近就住着一个有钱人，他放高利贷，真是比犹大^①还凶恶。我给他一个警告，叫他不要给人民造成苦难，这个流氓不但不听我的话，还通知保安队，叫他们来抓我。结果我就烧掉了他的干草房，又做了另外几件小事情，这一年多来，他就一直不敢到赛维尔来，也不敢走出村子，唯恐碰到小羽毛。另外一个有钱人，打算把一个穷苦的老婆子赶出屋子，她从她上一代起就住在那座破屋子里，

① 犹大——他为了三十块钱出卖耶稣，使耶稣被钉十字架。（世译本）

現在有一年沒有付房租了。一天晚上，我拜訪了這位先生，那時候，他正和他的一家人吃晚飯。‘我的先生，我是小羽毛，我要一百個杜爾。’他給了我，我就拿到老婆子那兒去。‘拿着吧，老婆婆；把欠款還給那個吝嗇鬼吧；剩下的就給您，這對您也許會有好處。’”

董娜·索爾更有興趣地看着強盜。“您殺過人嗎？”她問。“殺過多少？”

“太太，我們不要談這些個吧。”土匪嚴肅地說。“您一定會討厭我的，其實呢，我只是一个不幸的人，別人想尽办法要陷害我，我只好尽力自卫……”

大家好些時候不聲不響。

“侯爵小姐，你是想象不出我是怎樣生活的，”他接着說。“野獸也比我還好得多。哪兒可以睡，我就睡在那兒，或者根本就不睡。我早上在省區的這一頭醒來，晚上在那一頭躺下來休息。我必須眼睛睜開，落手沉重，才能夠使得別人尊敬我，不敢出賣我。窮人們是善良的，但是窮苦是會使得最善良的人也變成壞人的。如果別人不怕我，我早已好幾次讓別人交給保安隊了。除了我的馬和這個（他摸摸他的馬槍），我沒有真正的朋友。我有時想看看我的妻子和孩子們，我就在黑夜里走進村子。看到我的鄰舍，都閉着他們的眼睛。但是总有一天會遭到壞結局的……有幾次，我很厭倦孤單的生活，覺得需要和別人談談。我老早就想到稜科拿達來了。‘我是尊敬胡安·加拉爾陀先生，常常替他拍掌的人，為什麼不去拜訪他一下呢？’但是我總是看到您和許多朋友在一起，或者和您的妻子，您的母親和孩子們一起住在田莊里。我知道會發生怎樣

的事情的：他們一看到小羽毛就会吓死。但是現在是不同了。我看到您帶着侯爵小姐一起来了，我想：‘讓我去問候先生和太太一下，跟他們談談吧。’”

随着这些話而泛起的巧妙的微笑，立刻表明他对于斗牛士一家人和这位太太之間的不同态度，使他們了解加拉尔陀和董娜·索尔的恋爱关系，对于他并不是什么祕密。在这个粗魯的人的灵魂深处还保持着对于合法婚姻的尊敬，他以为他对于斗牛士的这二位貴族女朋友，比起对于他的家庭成員的可憐的女人們来，似乎更容易亲热些。

可是董娜·索尔并不注意这些話，只是提出一連串問題，要强盜回答他是怎样变成这样的。

“为了一件不公道的东西呀，侯爵小姐；为了落在我們穷人身上的許多不幸事件之中的一件。我是我村子里最活跃的人之一，因此，如果要向有錢人提出什么請求的时候，劳动人民总是派我做代言人。我会讀会写，因为在我童年时代就当圣器保管人，他們替我取个外号叫做‘小羽毛’，是因为我常常追赶母鷄，拔掉它們尾巴上的羽毛来写字。”

牛肉汁拍了他一下，打断了他的話。

“伙伴，我一看到您，就猜到您是一只教堂老鼠之类的东西。”

国家不声不响，对这样的亲热法不敢說什么話，只是微笑了一下。一个圣器保管人竟变成一个土匪！如果他把这件事情告訴董·貝貝，他会怎么說呢？……

“我結了婚，生下了我們的第一个孩子。一天晚上，一对士兵敲开大門，把我帶出村子，走到打麦場上。有人在一个有

錢人的大門口放了几枪，那些善良的紳士一口咬定是我干的。我不承認，他們就用馬枪拷打我。我还是不承認，他們就再拷打我。說得簡單些吧，直到天亮，他們把我全身打遍，有几次用枪柄，有几次用擦枪的通条，一直打到他們累了，我暈厥了。他們縛起我的手脚，把我当作一个包袱似的拷打我，他們还說：‘您不是村子里最有胆量的男子嗎？那么站起来自卫吧，讓我們看您的拳头究竟能伸得多远。’这一个嘲笑最使我痛苦。我的可憐的妻子尽她的能力来医治我，可是我不能安靜下来，我記得那一陣拷打和嘲笑，我再也不能生活下去了……还是再說得簡單些吧：有一天，他們看到两个士兵之中有一个死在打麦場上，我为了避免麻煩，就上了山……一直到現在。”

“唔，您干得对，”牛肉汁贊賞地說。“那么还有一个士兵呢？”

“我不知道；我想他总还活着吧。他离开了村子，他虽則大胆，也要求調到別处去了，但是我並沒有忘記他。总有一天我要跟他算賬。有一次有人告訴我，他在西班牙的另一极边，我就到那儿去。那怕他在地獄里我也会去。我把我的馬和馬枪交給一个朋友，托他保管，我象一位紳士一样坐上火車。我到过巴塞隆拿，到过华拉陀律特，到过許多城市。我站在监牢旁边观察走进走出的保安队士兵，‘这个不是他；那个也不是他。’我的情报一定搞錯了，但是这沒关系。我已經找了好几年，总有一天会找到他的。除非他死了，死了才真是可惜呢。”

董娜·索尔很感兴趣地听着这个故事。小羽毛是个多么別致的人！她还一直把他錯当成一只野兔呢。

土匪不声不响了。他蹙起眉毛，似乎是怕說得太多了，想

不再談机密話。

“請答应我吧，”他对劍刺手說。“我要到馬房里去看看他們怎样照顧我的馬。您来嗎，伙伴？……您会看到一只好牲口呢。”

牛肉汁接受了他的提議，一起走出廚房。

只剩下斗牛士和貴妇人两个的时候，他透露了自己的惡劣心境。她为什么要下来？在这种人面前露臉，真是过分魯莽了，这是个單凭他的名字就可以叫人害怕的土匪呀。

但是董娜·索尔因为这一次会見的幸运感到心滿意足，訕笑劍刺手太胆怯了。在她看来，那土匪似乎是好人，一个不幸的人，人們的想象把他的罪惡行为过分夸大了。他差不多是她家里的奴仆。

“在我的想象里他并不是这样的，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高兴認識了他。等他走的时候，我們得給他一些賙济。一个多么別致的国家！多么典型的人物！……多么有趣呵，他追赶那个士兵，竟走遍整个西班牙……这个題材可以写成一篇极有兴趣的長篇小說。”

田庄女人們从爐灶的火焰里拿出两个大油炸鍋，冒出香噴噴的香腸的气息。

“先生太太們来吃午飯！”国家叫喊了，他在他大师的田庄里担任起家長的职务。

廚房中央摆着一張大桌子，鋪着桌毯，上面放着些圓面包和許多瓶酒。听到招呼，小羽毛，牛肉汁，許多長工，田庄总管，农事总管，以及所有已經做好了主要工作的人都来了。他們在桌子旁两条長凳上坐下来，这时候，加拉尔陀犹預不决地

看着董娜·索尔。她應該在樓上眷屬的房里吃。但是这位太太听了这个劝告只是笑了笑，就在桌子上端坐下了。她喜欢田庄生活，她以为同这些人一起吃饭是非常有趣的。她天生就是一个斗士。她以男子式的潇洒和大方的态度請劍刺手坐下，用她那文雅的鼻孔嗅着香腸的香味。多好吃的东西！她肚子多餓呵。

“非常好，”小羽毛看着桌子，唸格言似地說。“主人和仆人一起吃饭。据说，上古时代就是这样的。我可还是第一次看到呢。”

他坐在馬上枪刺手旁边，仍然捏着他的馬枪，他把馬枪夾在两个膝头中間。

“坐过去一点，我的孩子。”他說，用身子撞了撞牛肉汁。

馬上枪刺手用粗魯的友誼态度对待他，也用一撞回报他，两个男子一边你撞我我撞你，一边大笑，他們的粗魯的馬戏使全桌都高兴起来。

“喂，該死的！”馬上枪刺手說，“別把你的枪夾在膝头中間吧。您沒有看到它正对着我，也許会闖禍嗎？”

土匪那支夾在两腿中間的馬枪，它的黑黑的枪口真的正对着馬上枪刺手。

“放下它吧，傻瓜！”他坚持說。“您要用它吃饭嗎？”

“还是这样好。不要怕。”强盜皺一下眉头，短促地回答，他似乎不願意接受叫他小心預防的劝告。

他拿起匙子，抓起一大片面包，看看別人，想弄明白照他这种农村礼节是不是可以动手吃了。

“祝你們健康，先生太太們！”

他放心地向那个大盆子进攻，这是放在桌子中央給他和斗牛士們的。略略远些，另外一个同样大的盆子在直冒热气，那是給長工們的。

他似乎因为自己貪吃而感到有点难为情，动了多少次匙子以后，就停下来，認為必須作个解釋。

“从昨天早晨到現在，我只吃过一片面包和一点儿牛奶，那是他們在一座牧人小屋里給我的。先生們，祝你們胃口好呀！”

他再向盆子进攻，用使眼色和不断扭动下巴，接受了牛肉汁因为他貪吃跟他开的玩笑。

馬上枪刺手想給他喝一点酒。可是因为有很怕他喝醉的大师在場，他吓住了，他貪饞地看着放在他手边的几瓶酒。

“喝吧，小羽毛。干吃很不好。應該喝一点儿潤潤嘴。”

可是，在土匪接受他的邀請以前，馬上枪刺手就接連不断地匆匆喝起来了。小羽毛只是偶尔碰了几次酒杯，即使在碰酒杯的时候，也还是犹豫不决的。他怕酒；早就沒有喝酒的习惯了。在田野里不能够常常找到酒。何况酒对于他这样的人是最危险的敌人，他需要生活得非常清醒，时时刻刻做好防备。

“但是在这儿，您是跟朋友們在一起呀，”馬上枪刺手說。“想一下吧，小羽毛，您是在賽維尔，在瑪卡雷娜圣母的披风底下。沒有一个人会碰一碰您……如果不凑巧保安队到这儿来了，我也会跟您一起战斗；我拿起刺杆，我們決不会讓那些狗腿子有一个活下去。要使我做一个山間騎士是不必費力的！……我一直就向往那种生活。”

“牛肉汁，”劍刺手在桌子的那一边高声喊，怕馬上枪刺手

多嘴和亲近酒瓶。

土匪虽然喝得很少，却已臉上通紅，他的藍眼睛閃着愉快的光芒。他机灵地選擇了面对廚房門的位置；从那儿可以看見田庄入口和一段沒有人走的路。在这条黃土路上陆陸續續走过母牛、猪、山羊，太阳把它們的影子照在路上，这就足够叫小羽毛打一个哆嗦，准备丢下匙子，拿起馬枪。

他一边和同桌的人談話，可是一边並沒有忘掉注意外边，因为他已經习惯了时时刻刻准备自卫或是逃走的生活，以为不受突然的惊吓是一件体面的事情。

他吃好以后，又从牛肉汁那儿接受了一杯酒，最后一杯酒，接着就用手托着下巴，迟鈍而且沉默地呆看外边。这确实是蟒蛇式的消化，习惯了不規則地大吃一頓然后又是長期絕食的胃的消化。

加拉尔陀递給他一支哈瓦那雪茄。

“謝謝，胡安先生。我不抽烟；可是我要藏起来送給一个可憐的伙伴，他也是上了山的，喜爱吸烟甚至超过吃食。他是一个遭到坏运气的年青人，現在，要两个人一起做事的时候，他总是帮我的忙的。”

他把雪茄藏在外套里边，他記起那个伙伴，就帶着凶狠的欢乐微笑着，現在他一定在离他們不很远的地方流浪着吧。酒使得小羽毛兴奋起来了。他的神气完全不同了。他的眼睛閃着使人吃惊的金屬的光彩。他的肥厚的臉因为一陣痙攣綳得紧紧的，似乎改变了他平时的善良神情。大家也猜到他一定要講話了，要夸耀自己的作为，引起款待他的主人吃惊，当作他作客的报酬了。

“你們有人聽說过我上个月在到弗萊蓋拿去的路上做的事情嗎？你們真的一点儿也不知道嗎？……我和我的伙伴断在路上，因为我必須攔住一輛公共馬車，对一个时时刻刻忙着对付我的有錢人算賬。他确实是一个濫用权力的要人，一貫随心所欲地指揮村長、公務人員、甚至保安队，这在報紙上就叫做‘惡霸’。我送信給他要一百个杜尔作为急用，他不但不听我的話，还写信給賽維爾省長，甚至在瑪德里煽起了一陣誹謗，使他們比以前任何时期更要抓我了。因此我和保安队发生一次射击，这一次我伤了腿，他还不滿足，又叫人逮捕了我的妻子，仿佛这个可憐的女人也知道丈夫的作为似的。这个惡棍因为怕碰到小羽毛，不敢走出自己的村子。但是正在那时候我忽然不見了，我走开了。我进行剛才提起过的許多次旅行之中的一次，我們的那个人自以为很放心了，有一天，就到賽維爾去做他的生意，去慫恿当局迫害我。于是我們等着从賽維爾回来的公共馬車，那公共馬車果然来了。我的伙伴，他在半路上攔住什么东西确实是个能手，他命令掌車的‘停下来’。我把头和我的馬枪伸进車門。女人們尖叫，孩子們哭喊，男人們一声不响，但是臉色象白蜡一样。我就对旅客們說：‘跟你們沒关系。鎮靜点儿吧，太太們；祝你們健康，先生們；祝大家有一次愉快的旅行……喂，那个胖子走下来。’我們的那个人儿正弯着身子，躲在女人們的裙子底下，被逼着走下来了，臉色象死人一样灰白，仿佛沒有血似的，走路搖搖晃晃象喝醉了酒。公共馬車开走了，只有我們留在路上。‘听着，我就是小羽毛，我要送您一点儿紀念品呢。’我实践了我的諾言。但是我沒有立刻打死他。我打伤了他身上的那么个地方，使得他

还可以活上二十四个鐘头，等那班保安队找到他的时候，他还能够說打死他的是小羽毛。这样，事情就不会攪錯，也沒有人可以拿这件事情称功了。”

董娜·索尔听着，臉色非常蒼白，恐怖得閉紧了嘴唇，她的眼睛里出現了那随着神祕思想而来的古怪的閃光。

加拉尔陀皺皺眉头，这个野蛮的故事使他不愉快。

“个个人都懂得他自己的业务呀，胡安先生。”小羽毛說，他似乎猜到了斗牛士在想什么。“我們两个都是靠杀生过活的：您杀雄牛，我杀人。唯一不同的就是：您有錢，受人拍掌称赞，吸引了漂亮的女人，我却常常餓肚子，如果我有一天疏忽了一点，我就完結了，我会被子彈打成一个篩子，放在田野里讓烏鴉啄食。但是講到对于各人的手艺的知識，您也并不能超过我，胡安先生！您懂得必須在什么部位伤害一条雄牛，使它立刻倒在地上。我懂得怎样伤害一个人；或者叫他立刻就死，或者叫他再活一些时候，或者叫他吃几个礼拜苦头，牢牢記得小羽毛：他是不願意干涉任何人的，他只知道怎样对待干涉他的人。”

董娜·索尔还是想知道他犯罪的次数。

“講到杀人……您究竟杀过多少人呢？”

“您会憎惡我的，侯爵小姐；可是那到底有什么关系呢！……相信我吧，我并不全数記得了，虽則我很想記起来。也許他們的数目是在三十三和三十五之間；我事实上也說不正确。过着这样不安定的生活的人，难道还能够計算正确嗎？……但是我是个不幸人，侯爵小姐，是个很不幸的人。我成为惡汉得归罪于那些最先逼害我的人。杀人是象櫻桃一样的，如果

你扯来了一颗，跟着来的就是一串。我要活下去就不得不杀人，如果我们可怜别人，别人就把我们吃掉了。”

接着是长久的静默。太太注视着土匪强壮粗糙的手和损伤了的指甲。但是小羽毛没有留心她。他的全部注意集中在剑刺手身上，因为他接待他吃饭，很想向他表示谢意，消除他的话似乎已经引起的恶劣的印象。

“我尊敬您，胡安先生。”他接着说。“从我第一次看到您斗牛起，我就想：‘这是一个有胆量的男子。’您有很多爱您的替您捧场的人；但是不会象我那么爱您的！……试想一下，为了看您，我许多次乔装改扮，冒着被人抓住的危险，混进城市。这不是着了迷吗？……”

加拉尔陀微笑了，点着头，因为这些话满足了他的艺术家的骄傲感。

“而且，”强盗往下说。“谁也不能说，我曾经到过稜科拿达来要过什么，就是一片面包也没有要过呀。有许多次当我在这儿附近走过的时候，饿着肚子，或者需要五个杜尔，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从来就没有打算走进你的农场的篱笆。我觉得胡安先生是可敬的，——我总是想：‘他的钱跟我一样是拚出性命赚来的。在这一方面，我们是伙伴……’因为您也不会否认，胡安先生，虽则您是一个有钱的名人，我是作恶的人之中的一个可怜人，可是我们两个还是一样的，我们两个都依靠跟死开玩笑活下来。现在我们在这儿安安静静地吃喝，但是有一天，如果上帝讨厌我们了，他不再帮助我们了，别人就会把我丢在路边，仿佛一只打成碎片的狗；您呢，不管您的全部财富，别人会把您两脚向前抬出斗场，虽则报纸上会一连四个礼

拜淨是談論您的不幸，可是您已經是另一個世界上的人了，怎麼也不會對那些談論表示感激了。”

“這是真話……這是真話。”加拉尔陀說，听了土匪的這些話，臉色突然發白了。

他的神色显出了迷信的恐惧，这种恐惧是每逢危險临近的时候，就来襲击他的。他觉得，他的命运正和这可怕的土匪的命运相同，他也一定有一天必然要在他那力量悬殊的战斗中倒下来的。

“可是，您以为我正在想到死嗎？”小羽毛往下說。“不，我走我的路，什麼也不後悔。我也有愉快，也有小小的驕傲，跟您在報紙上讀到，您跟某一只雄牛玩得极好，得到雄牛耳朵做獎品的时候一样。想一想吧，整个西班牙都談到小羽毛，報紙上講述着关于我的最大的謊話，甚至有人說要將我的事迹在戏院里表演呢，而在瑪德里，在議員們集会雄辯的宮殿里，差不多經常談起我的搶劫。此外，我还有那么一种驕傲：整个軍隊跟在我的脚后跟，我却單枪匹馬，驅使成千上万賺國家薪俸、拿刀挂劍的人發狂……不久以前，一个禮拜日中午，我走进一个正在举行弥撒的村子，在一个空場上，几个唱歌和彈六弦琴的瞎子旁边，停下馬來。大家帶着敬佩的眼光出神地瞧着唱歌人拿着的一張画片，上面画着一个長着胡須的漂亮男子，戴着一頂尖頂帽子，穿着华丽的衣服，騎一匹威武的馬，馬鞍前边挂着一枝‘大口枪’，后边一位好看的女人。我过了很多时候才知道这个健美者原来就是小羽毛！……这真使我快活。当一个人衣衫襤褸地来来去去，而且常常挨餓，別人却把你想象成完全不同的一个模样，这是一件愉快的事。我把他

們正在唱着的歌紙买了来；我把它帶來了。这是小羽毛全部事迹，包含許多謊話，全部編成韻文。真是美丽的故事呵。当我在山坡上休息的时候，我就唸唸，准备把它唸到能够背誦。这一定是一位很有才智的先生写的。”

可怕的小羽毛一边講自己的名声，一边显出了孩子气的驕傲。他剛进田庄来的时候的那种謙虛的沉默現在已經消失了，要別人忘却他的真面目，把他只当作一个因为飢餓才进来的过路客的那种意圖，現在已經丟掉了。想到他的名字誰都知道，他的行为立刻普遍傳揚的那种光荣，他感到兴奋。

“如果我不离开我的村子，”他接着說，“誰又会知道我呢？……我仔細想过这一点。对于我們穷人說来，除了愁眉苦臉地替別人工作，或者走上能够获得名利双收的唯一的职业——杀，是沒有别的办法的。我不适合杀雄牛。我的村子在山里，那儿沒有勇猛的牲畜。而且我又生得笨重不够灵活……因此我就杀人。这就是一个穷人能够使得別人尊敬，并为自己打开一条出路的最好办法。”

国家一直非常严肃地听土匪說話，現在覺得有插嘴的必要了：

“一个穷人所需要的是教育：懂得唸書和写字。”

国家的話引起向来知道他的狂热信仰的人們一陣哄笑。

“您的主張早发表过啦，伙伴，”牛肉汁說。“讓小羽毛繼續講他的故事吧，他告訴我們的真妙极啦。”

强盜輕蔑地对待短枪手的插嘴，他由于他在斗場上小心謹慎，的确对他估价很低。

“我也懂得唸書和写字。可是这对于我有什么好处呢？

当我住在村子里的时候，唸書写字有用处，可是因此别人对我也就格外敌視，我的命运也就格外悲惨……一个穷人所需要的就是公道：原来是他的东西就应该給他，如果不給，他就自己拿。一个人必須变成一只狼叫人害怕。别的狼都会尊敬你，被抓住的东西还会乐意地讓他們自己被吃掉呢。如果别人看到你又胆小又孱弱，那么就是綿羊也会欺侮你了。”

牛肉汁已經喝醉了，他高兴地同意了小羽毛所說的一切。他对于他的話并不确切了解，但是透过朦朦朧朧的醉意，他似乎已經看到超級智慧的光芒了。

“这是真理，伙伴。对所有的人都是一頓棒打。往下說吧，因为您說对了。”

“我懂得世界是怎样的了。”强盜往下說。“世界是分成两个階級的：被剪羊毛的和剪羊毛的。我不願意做个被剪羊毛的；我生来就是个剪羊毛的，因为我是一个男子汉，什么也不怕。对于您，胡安先生，情形也是一样的。我們凭着奋斗已經从底层爬上来了；但是您的路比我平坦。”

他向劍刺手看了几秒鐘，然后用滿有把握的声調往下說。

“我相信，胡安先生，我們生得太迟了些。象我們这样勇敢进取的男子汉，如果是在古代，是会做出一番事业来的！您也不会杀雄牛，我也不会象一只凶惡的野兽似地漫山遍野被人追赶了。我們可能是海外的总督、王爺、或是别的什么大人物。您沒有听人談起过毕薩罗①嗎，胡安先生？”

① 毕薩罗——从1519年起，西班牙开始在南美洲殖民。毕薩罗是西班牙以殘酷著名的南美洲殖民者，1536年率領200人，經過12年的冒險，征服当时住在祕魯的印加人。（中譯者）

胡安先生做了一个捉摸不定的手势，因为他不愿意承认他不知道这一个神秘的名字，虽然这名字他还是第一次听到。

“侯爵小姐知道这个人当然比我清楚，如果我什么地方说错了，请原谅我吧。当我做圣器保管人的时候，从一个牧师收藏的一本旧小说里，我知道了他的历史……唔，毕萨罗是一个象我们一样的穷人；他坐船渡过大海，带着十二三个同他一样善战的男子汉，走进一块比天国还要富庶的大地……走进一个王国，在这个国家里就有许多波多西的矿山；想象一下吧。他们对美洲用弓箭做武器的种族作战许多次，终于征服了他们，夺来了他们的国王的财宝，发财最少的那一个也是满屋子金块一直装到屋顶，他们没有一个不是获得了侯爵，或是将军，或是高级审判官的地位。跟这些人同样的还有许多别的人。想象一下吧，胡安先生，如果我们生活在那时候的话……那是多么容易呵，您和我带着在这儿听我说话的几个勇士，就会干出那么多的奇迹，或者会超过那个毕萨罗……”

田庄里的人还是不声不响地听着这富于幻想的历史，当土匪讲话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都兴奋地发亮了，一边点头同意土匪的想法。

“我重说一次，我们生得太迟了，胡安先生。所有的大门都向穷人们关上了。我们西班牙人，现在真不知道向哪里去，或是怎么办才好。已经沒有一块土地留给我们了。世界上值得掠夺的地方，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都已经占为己有了。门已经关上了，有胆量的人都被逼在院子里腐烂，或者因为我们不肯听天由命，就得听别人辱骂。我，也许可以在美洲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做到国王的人，现在可是被人当作强盗甚至叫作

賊。您呢，您是一个勇士，現在在杀牲畜，接受別人拍掌，但是我知道，許多人还是把斗牛士的行业看作是下賤的行业的。”

董娜·索尔插嘴詢問土匪。他为什么不去当兵。他可以到遙远的发生战争的国度里去，到那儿正正当地發揮他的能力。

“是的，我原可以这样做，侯爵小姐。我也常常想到过这件事。当我睡在田庄里，或是在家里躲藏几天的时候，我象一个基督徒似的，在床上睡觉或是象在这儿似的靠着桌子吃热东西，我渾身感到舒适，但是經過短時間以后我又厌倦了，山里的生活虽則困苦，还是在吸引我，我似乎又想睡在露天，用布包一块石头当作枕头……是的，我原可以当兵；我会是一个好兵。但是到哪儿去呢？……每一个男子汉帶上几个伙伴，就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这样的真正的战争已經結束了。現在呢，只是一大群同样穿著、同样标记的人，象玩偶一样地活和死。况且，在军队里的情况也和全世界一样：被剪羊毛的和剪羊毛的。你干了点儿奇迹，隊長就占有它当作自己的功劳；或者你象猛兽一样作战，而受獎賞的却是將軍……不；就是当兵吧，我也生得太迟了。”

小羽毛低下眼睛沉默了一会儿，好象凝神默想自己的不幸，感到現代已經找不到他的去处了。

突然他拿起馬枪，站起来了。

“我走了……非常感謝您的客气，胡安先生。祝您好，侯爵小姐。”

“但是，您到哪儿去呢？”牛肉汁拉住他說。“坐下来吧，傻瓜。您到無論哪儿去也沒这儿好呀。”

馬上槍刺手希望土匪能再待一会儿，因为他喜欢跟他象老朋友似的談談，以后在城市里可以提起这一次非常有趣的聊天。

“我到这儿已經三个鐘头了，我應該走了。在稜科拿达似的沒有隱蔽的開闊的平原上，我从来沒有逗留过这么多时候。也許在这会儿，已經有人去报告消息，說我在这儿了。”

“您怕保安队嗎？”牛肉汁問。“他們不会来的，如果来了，我会和您并肩战斗。”

小羽毛做了一个瞧不起的手势。保安队！他們也和別人一样的是人呀：也有几个是够勇敢的；但是他們都是几个儿女的父亲，誰都在想办法不要碰到他，或者，当他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就故意延迟到达。只有面对面遭遇上了，沒有办法避免的时候，他們才会对他走来。

“上个月，我在一个叫做‘五烟囱’的田庄里吃午飯，就象今天在这儿一样，不过沒有这么好的伙伴，那时候，我忽然看見六个士兵步行来了。我断定他們是不知道我在那儿的，他們走来只是为了解解口渴。这确实是一个不幸的遭遇；因为当着全体長工的面，他們和我都不能够掉过尾巴溜走。以后別人談到这件事，爱批評的人会看不起我，說全都是胆怯的家伙。田庄总管栓起了大門，士兵們开始用馬枪搗門，叫他們打开。我命令他和一个長工分开站在两扇門后边。‘我一說“开”，你們立刻把門打开。’我跨上了我的馬，一只手拿着連发手枪。‘开！’他們打开了大門，我电一样冲到外边。您真想不到我的勇敢的馬跑得多快呵。他們向我射击两三发子彈，但是沒有打到我。我在冲出来的时候也向他們射击，据說，我

打中了两个士兵……說得簡單些吧，为了使他們不容易看准目标，我紧紧貼在馬脖子上飞走了，士兵們为了报仇，把長工們打伤了。因此，最好还是不要提起我来过，胡安先生。因为如果你提起了，戴三角帽的人就来了，詢問囉，解釋囉，会叫你們头昏顛倒的，仿佛那么一来，他們就会抓到我似的。”

稜科拿达的長工們不声不响地同意了。这一点他們知道得很清楚。为了避免麻煩，关于这次拜訪必須閉口不談，好象別的田庄里和牧人小屋里的人那样。这一种普遍的沉默是土匪最得力的帮手。何況，所有的农民都贊賞小羽毛。他們怀着純朴的热忱，把他当作一个复仇的英雄。他們不必怕他作惡。他的威脅是針對着有錢人的。

“我不怕保安队。”强盜接着說。“我怕的是穷人們。穷人全是好人，但是貧困是多么醜惡的东西呵！我知道戴三角帽的是杀不死我的，他們沒有打得中我的子彈。如果有人杀死了我，那一定是一个穷人。我毫不防备地讓他們走近，因为他們是和我同一階級的人，可是有一天他們会利用这一种毫不防备。我有許多敌人：罰誓要对我报仇。有时候是些卑劣的家伙，他們为了得到獎金就卖掉了我，或者是些忘恩背义的家伙，我命令他們做些事情，他們沒有做好；因为一个人为了要所有的人敬服，必須用点严厉手段。如果我們杀死了一个人，他的一家人就会替他报仇。如果一个人是善良的，願意脫下他的褲子，用一手把蕁麻和薊草撫弄他一下，他又会一生一世記住这一个玩笑。穷人們，和我同一階級的人，那才是我害怕的人呵。”

靜默了一瞬間，小羽毛看看劍刺手，补充說：

“尤其是喜爱搶劫的人，我們的門徒，跟我們竞争的年青人。胡安先生，老实說吧：使您更耽心的是什么呢，还是雄牛呢，还是被飢餓驅使着，打算超过大师們的那些斗小雄牛手呢？……在我也是这样。我的意見是对的：我們两个是一样的！每一个村子里都有勇士，夢想成为我的繼承人，希望有一天会发现我睡在树蔭底下，他就会从树背后瞄准我，打碎我的头顱。杀死小羽毛的人，会得到怎样的名誉呵！”

接着，他走进馬房，牛肉汁跟着他，在一刻鐘以后，小羽毛牽着他那匹矯健的馬，冒險事业中不可分离的伙伴，从馬房出来，走进田庄院子。这只瘦骨嶙峋的牲口，在稜科拿达的馬房里丰盛地吃了不多时以后，似乎高大一点、肥胖一点了。

小羽毛撫摩着它的两腰，停下来把盖在馬鞍前部的羊毛盖毯整理了一下。这牲口應該心滿意足。它不可能常常受到在胡安·加拉尔陀的田庄里似的款待。現在它可以毫不疲倦地走了，因为日子是長的。

“您到哪儿去呢，伙伴？”牛肉汁說。

“不必問我……走遍世界呀！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事情怎么来就怎么对付。”

于是，把一只脚尖踏进生鏽的、泥汙的脚鐙，他一跃跨上了馬，直挺挺地坐定在馬鞍上。

加拉尔陀离开了董娜·索尔，她正用神祕不測的眼睛看着土匪的出发准备，激动得閉紧了蒼白失色的嘴唇。

斗牛士摸索着短上衣里边的口袋，向騎士走去，手里暗暗捏着几張摺叠着的紙，羞怯地递給他。

“这是什么？”强盜說。“錢嗎？……謝謝，胡安先生。一

定有人对您說起过，当我来到一个田庄的时候，必須給我一点什么；但是，这是就別的人說的，就那些有錢人說的，他們的錢是象薔薇一样自己会长出来的。您的錢可是拚出性命賺来的。我們是伙伴。您自己藏着吧，胡安先生。”

胡安先生藏好了鈔票，因为土匪固执地把他当作伙伴，拒絕拿錢，感到有些不乐意。

“如果什么时候我們在斗牛場里碰到的話，您答应我一条雄牛吧。”小羽毛接着說。“这对于我，真比全世界所有的金子还值錢呢。”

董娜·索尔一直走到騎士的腿边，站定了，从胸前摘下一朵玫瑰花，不声不响地把花遞給他，用她的金綠色的眼睛注視着他。

“这是送給我的嗎？”强盜用又吃惊又奇怪的声調問。“是給我的嗎，侯爵小姐？”

看到太太点了点头，他就羞怯地接过花来，窘迫地捏着，仿佛重得捏不住似的，不知道把花放在哪儿好，終于他把花插进外套的一个鈕孔里，就在他圍在脖子上的那块紅布的两头之間。

“这真是美极了。”他的闊臉上露出微笑。“在我的一生里，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这純朴粗野的騎士由于贈送东西給他的的是一个女人，似乎感到又感动又发窘。送玫瑰花給他！

他拉起了馬韁繩。

“告辞了，先生太太們。再見……祝您好，伙伴。也許有一天，当您巧妙地刺上一長矛的时候，我会拋一支雪茄給您。”

他用手重重拍了一下馬上枪刺手跟他告別，馬上枪刺手在他大腿上打了一拳回报他，使得土匪强壯的肌肉打了一个哆嗦。多么富有同情心的小羽毛呵！牛肉汁在充滿友情的醉意里真想和他一起上山去。

“別了！別了！”

把踢馬刺夾了一下，土匪用一个迅速的快步走出了田庄。

加拉尔陀看到土匪走远，似乎放下心来了。他扭过头瞧瞧董娜·索尔，她一动不动地呆着，目送着那个騎馬的人，越走越远，越远越小。

“怎样的女人！”劍刺手絕望地咕囔着。“多么瘋狂的女人呵！……”

幸而小羽毛是醜陋而且骯髒的，穿着破破爛爛的衣服，象一个流浪人。

否則，她一定会和他一起走了。

6

“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呵，賽白斯蒂安，象您这样有妻子有儿女的人，竟会替这一種荒淫事儿做撮合工作……我一直以为您不是这样的人，当您和胡安一起旅行的时候，我一直是那么信任您！我一直很安心，以为他是跟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在一起的呀！……您所談論的全部理想和信仰到哪里去了？这就是聚集在教师董·貝貝家里的那些犹太人教您的嗎？……”

国家被加拉尔陀的母亲的狂怒吓坏了，又被用手帕盖着

臉兒嗚咽的卡尔曼的眼泪触动了心腸，左支右絀地为自己辯护着。但是他一听到末了几句，就跟牧师一样裝腔作势地挺直了身子。

“安古司蒂太太，請別触犯我的理想，如果您願意的話，請讓董·貝貝安靜吧，因为他跟这件事情是絲毫沒有关系的呀！我凭良心說話！我到稜科拿达去，是因为我的大师命令我去。您很知道斗牛队是怎么的。那是跟軍隊一样的：紀律和服从。屠牛手发号施令，我們必須服从。斗牛是从审判异教徒时代遗留下来的，沒有比这更反动的行业了。”

“小丑！”安古司蒂太太尖叫起来。“您借口您那些审判异教徒和反动的童話做伪君子！你們会共同謀杀这个可憐女人的，她整天哭，象是受苦受难的瑪唐娜。你們打算把我的儿子的坏事情隱瞞起来，就因为他养活你們。”

“您說对了，安古司蒂太太；胡安养活了我；的确是这样的。正因为他养活了我，我必須服从他……唔，太太，請您設身处地替我想想吧。如果屠牛手对我說，叫我陪他到稜科拿达去……好！如果当我们动身的时候，我看到汽車里还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太太……怎么办呢？大师发号施令。况且我又不是独自去的。牛肉汁也去的，他虽則粗魯，却是个老誠可敬的人。他是从来不笑的。”

斗牛士的母亲因为这番辯解冒火了。

“牛肉汁！这个坏蛋，如果胡安还懂得一点羞恥的話，早就該把他开除出队了。別对我講起这个醉鬼，他打老婆，又讓他的儿女挨餓。”

“好，我們就別提他得啦……我說，看到了这么一位貴妇

人，我怎么办呢？她不是个下贱女人，她是侯爵的外甥女儿，替大师捧场的人，而且您也知道，斗牛士是需要尽可能地跟有权有势的人搞好关系的呀。我们是依靠群众生活的。这有什么坏处呢？……以后，在田庄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凭着一家人的名义对您发誓。什么事情也没有！您想，就使屠牛手命令我，我也绝对不会赞助这种不名誉的事呀！我是个恪守礼法的人，安古司蒂太太，您刚才用那么个下贱名字骂我，这是您搅错了。……我是一个委员，在投票期间，别人也要跟他商量商量，市政府諮議員們都要跟他握握手。这么一个人来负担那种下流任务是可能的吗？……我重说一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们互相用‘您’称呼，就象您和我一样；他们各自睡在自己房间里；连一次邪视或者一句坏话也没有过。时时刻刻都合于礼节。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把牛肉汁叫来，他会告诉您……”

但是卡尔曼用呜咽断续的悲哀声调打断他的话。

“在我的家里！”她带着迷惑的神色呻吟着。“在田庄里！……她睡在我的床上！……我早就知道一切，可是我不做声！我不做声！……但是这么件事情！耶稣呵！这么件事情，全赛维尔没有一个人有胆量做得这样过分。”

国家和气地劝慰她。

“安静些吧，卡尔曼太太。这实在没什么关系！不过是一个替他捧场的太太到田庄里来拜访他，想看看他在乡下怎样生活。这些半外国化的太太老是又任性又古怪的。如果，当斗牛队旅行到尼梅斯和阿莱斯去斗牛的时候，您看到那些法国姑娘，您又会怎么说呢！……总而言之，什么事情也没有。一

一切都是……小事情。我凭良心說話，我倒想知道知道，是那个多嘴的人在搬弄是非。如果我是胡安，这个說謊的人要是——一个長工，我就会把他赶走，要是他是个外人，我就把他抓到审判官那儿去，把他作为一个誹謗者和敌人关进監獄里去。”

卡尔曼听短枪手的憤憤不平的表白，还是没有停止哭泣。安古司蒂太太，在靠手椅上坐下来，靠手椅勉强装下了她臃腫的身体，她皺紧眉头，撅起長着唇髭和滿是皺紋的嘴。

“別多說，賽白斯蒂安，不要說謊！”老婆子叫嚷。“我什么都知道。这一种到田庄里去旅行是一种不合礼节的放蕩；茨岡人的狂欢。他們甚至說，連小羽毛，那个强盜，也來拜訪过你們啦。”

听到这句话，国家惊异慌張得跳起来了。他似乎看到那骯髒、襤褸、帽子油腻的騎士走进院子，踏过大理石的地面，跳下馬來，用馬枪瞄准了他，因为他是个出卖朋友的告密者和胆怯的家伙。接着，他似乎看到許多戴着閃亮的三角帽的士兵緊緊追來，長滿胡須的嘴盤問不息，手記錄着口供，終于整个斗牛队都穿着彩裝，一起綑綁起来送到監牢里去了。关于小羽毛的事情是必須竭力否認的。

“胡說八道！全部都是胡說八道！您說什么，小羽毛？那儿只有奉公守法的事情。上帝知道。这的确是太过分了，象我这样一个好公民，对他的政党供給一百張以上选票的人，却竟有人說他是小羽毛的朋友！”

安古司蒂太太对于后边这——一个消息原来就是不怎么肯定的，似乎被国家的話說服了。好吧，她不再說关于小羽毛的事情了。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呢！跟那个下賤女人到田庄里去旅

行呢！她凭着母亲特有的盲目性，坚决地把儿子的全部恶劣行为归罪给他的伙伴们，她继续辱骂国家。

“我一定要通知您的妻子，告诉她您究竟是怎么个人。可怜的女人，她在您的店里，从天亮一直到天黑，劳苦得要死，同时，您却象一个流氓似地在放荡！您真该惭愧呀……在您这样的年龄还做这样的事情！您已经有那么多个儿女呀！”

短枪手终于从安古司蒂太太那儿逃跑了，她因为气愤到极点，鼓动她在香烟厂里做工的时候一样灵活的舌头骂人了。他发誓不再踏进大师的家。

有几次，国家在街上遇到加拉尔陀；加拉尔陀似乎心境恶劣，但是，一看到他的短枪手，他就装出笑迷迷的高兴样子，仿佛家庭不和睦对他并没有什么影响似的。

“事情非常糟呢，胡安。我是即使有人拖我去，我也不再踏进您家了。您的母亲辱骂我，仿佛我是特里安纳区的一个茨冈人似的。您的妻子老是哭，盯着我看，仿佛我是全部事情的罪魁。请您下一次不要再想到我吧。当您要带着女人走路的时候，请找别的伙伴去吧。”

加拉尔陀心满意足地微笑着。什么事情也不会有：这些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最厉害的几阵雷电他已经对付过去了。

“您最好还是到我家里来。有许多客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不会有人骂人了。”

“我吗？”国家叫嚷起来。“我宁可去当牧师！”

听到这句话以后，剑刺手觉得再坚持也没有用了。他白天大半天都在外边，远远离开女人们夹着眼泪的敌意的沉默，

当他回家的时候，总是由契約經理人和別的朋友們护送着。

鞍匠是加拉尔陀的重要帮手。他也第一次把他的小舅子看作一个富于同情的人，他非常聪明，應該交上更好的命运。屠牛手不在家的时候，全靠他忙着寬慰那些女人，包括他自己的妻子在內，使她們成为洩了气的潑妇。

“讓我們想一想，”他說，“这有什么关系？这只是一个没什么关系的女人呀。个个人都象他一样，胡安是个有名人，需要跟有权有势的人們发生关系。这位太太到田庄里去了，那又怎么样呢？……結識几个有好处的男女朋友是必要的；这样，以后才能够請求他們施恩，帮助家庭。絲毫沒有不合礼法的事情：一切都是誣陷。国家也在那儿，他是个品格高尚的人……我很知道他。”

他生平第一次頌揚了短枪手。由于他时时刻刻在家里，所以他对于加拉尔陀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帮手。他一个人就能够用不断的扯淡叫女人們心思分散，平靜下来。斗牛士慷慨地答謝了他。鞍匠早已停歇了鋪子，反正生意沒錢賺，等待劍刺手給他找一个位置。这期間，屠牛手負擔了他一家人全部費用，終于又邀請他的姊姊一家永久住在他家里。因为这样，可憐的卡尔曼可以减少些煩惱，不致于那么孤独冷靜了。

有一天，国家得到屠牛手的妻子一个通知，她希望見見他。这通知是短枪手的妻子轉达給他的。

“我今天早晨看到她。她从圣琪尔教堂出来。这可憐女人的眼睛似乎时时刻刻在哭。去看看她吧……唉，那些漂亮的男人，他們真該死呀！”

卡尔曼在劍刺手的書房里接待国家。在那儿，他們就只

两个人，不必怕那气愤极了的安古司蒂太太进来，也不必怕已经住进来的姊夫俩和他们那一群儿女。加拉尔陀在蛇街俱乐部里。他为了避免跟他的妻子碰见，大部分日子不在家；他甚至和朋友们在爱里塔拿野外食堂吃饭。

国家坐在长靠椅上，老是低下头，帽子在手里转动，几乎不敢看他的大师的妻子。她的变化是多么大呵！她的眼睛红了，围着一圈深深的阴暗的皱纹。她的棕色的脸颊和鼻子尖上，由于常常用手帕揩，也成为发亮的玫瑰色了。

“赛白斯蒂安，对我说出全部实话吧。您是好人，您是胡安最亲密的朋友。妈妈那一天说的事情是她的特别脾气。您知道实际上她是多么好。这不过是一股火气，很快就会过去的。您不要记在心里吧。”

短枪手点头答应了，接着冒险提出问题来：

“卡尔曼太太想知道些什么呢？”

“请您告诉我稜科拿达发生的全部事情吧；您所看见的和您所怀疑的。”

哈，善良的国家呵！他带着多么高尚的骄傲抬起头来，因为能够做点好事来安慰这一个可怜的女人，感到心满意足。

“看见的吗？”他的确什么坏事情也没有看见呀。“我可以发誓，凭我的父亲的名义，我可以发誓……凭我的理想的名义。”

他毫不畏怯地把他的誓言倚托在这神圣不可侵犯的保证上，因为事实上他是什么也没有看见呀，因为按照他以聪明智慧自豪的逻辑推论起来，的确是什么坏事情也不可能发生的。

“我以为他们不过是朋友……唔，如果以前有过什么关

系，我可不知道。有人在說……在說閒話……但是人是想得出那么多謊話來的呀！您不要擔心，卡尔曼太太。愉快地生活，这就是最好的事情！”

但是她还是坚持着。田庄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那田庄是她的家呀，她感到气愤，因为这不但是爱情不忠实，而且在她看来，似乎是一种褻瀆，在直接侮辱她。

“您以为我是一个傻瓜嗎，賽白斯蒂安？我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他一开始注意这一位太太……或者她是个什么就叫她什么吧，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胡安在想些什么心思了。那一天，当他把雄牛奉献给她，她給他一个金剛钻戒指的时候，我就猜到了两个人之間的关系了，我真想把戒指夺过来丢在地上，一脚踏碎……不久，我知道了一切。一切！因为这样的事情叫别人发惱，时时刻刻有人乐于来报告我的。何况，他們也并不隱瞞呀，騎了馬，象茨岡人似的，从这个市集赶到那个市集，到处走来走去，仿佛一对夫妻，讓所有的人都看到。当我們在田庄里的时候，我知道胡安的全部行动的消息，以后在圣露卡的时候也一样。”

国家看見卡尔曼回忆起这些事情难过得哭起来了，就插嘴說：

“您相信这些謊話嗎，天真的女人？您不以为这些謊話都是希望您病倒的那些人捏造出来的嗎？……那不过是妒忌呀。”

“不，我知道胡安的。您相信这是他第一次干嗎？……他是怎样一个人就是怎样一个人，不会变样子。这該死的行业似乎把男人們都逼瘋了！我們結婚以后两年，他已經跟一个

漂亮的肉店老板的女儿发生恋爱关系了。当我知道的时候，我是多么苦楚呵！……但是我一句话也没有说。甚至到现在他还以为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呢。以后，他跟多少个女人发生过恋爱关系呵！跟咖啡店舞台上的舞女们，跟饮食店的下贱女人们，甚至跟娼妓们……我不知道一起有几个，简直有好几打！我想保持家庭和睦，还是不声不响。但是现在这一个女人却跟别的女人不同。胡安为她发疯了；我知道，他记着她是一个贵妇人，为了她不至于因为跟一个斗牛士发生恋爱关系感到耻辱，把他撵出来，他上千次卑躬屈膝……可是现在她还是走掉了。您不知道吗？她走掉了，因为她住厌了赛维尔。您瞧，别人把一切都告诉我了。她走了，没有跟胡安告别，当他前天去访问她的时候，他发现她家大门锁上了。现在他可怜得好象一匹生病的马，神色沮丧地和朋友们一起出去，借酒浇愁，可是一回到家里，又绝望地烦恼痛苦了。不，他不能忘掉那个女人。他是骄傲着有那个阶级的女人爱他的，但是现在，因为她丢了他，他的骄傲变成了痛苦。唉，我多么厌恶他呀！他已经不再是我的丈夫；他似乎换了一个人了。我们差不多不谈话。我们好象是各不相识似的。我独自留在楼上，他睡在楼下院子旁边的房间里。我们不会再和好了；我这样罚誓！以前我什么都原谅他，以为那只是醜恶的职业习惯。以为那是自己引诱女人一定成功的斗牛士特有的狂热……但是现在，我不愿意看到他：他叫我作呕。”

她精神饱满地讲着，眼睛里闪着憎恨的火焰。

“哈，这个女人！她使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呀！……他完全换了一个人了！他现在只愿意跟有钱人一起走路；赛维尔

的居民和所有的穷人，向来是他的朋友，在他开始斗牛的时候帮助过他的，现在都在抱怨他了，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因为他的忘恩负义，在斗场上对他大吹口哨叫他丢脸呢。钱一桶一桶地赚进来，真是算不清了。就是他自己也从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但是我看得清清楚楚。为了要他的新朋友欢迎他，他常常赌钱赌得很大。他也常常输钱输得很多，钱从这扇门进来，就从那扇门溜掉了。但是我一句话也不说。因为钱究竟是他赚来的呀。但是他被逼得向董·何塞借钱来付田庄的支出，他今年买了几座橄榄树林并到田庄里来，用的就是别人的钱。他下一季将赚到的钱差不多全部都要用来还债了。那么，如果他受了伤，怎么付还呢？他要是被逼退隐，象别人那样，那又怎么办呢？……他自己变了，还打算叫我也变呢。我知道，他在拜访了什么董娜·索尔或者董娜·恶魔回来以后，看到他的妈妈和我，穿着披肩和长袍，象所有的内地女人一样，就觉得这是耻辱。就是他，逼我戴上马德里买来的便帽。我知道，我一戴上就难看极了，正象一只按手风琴节奏跳舞的猢猻！头披是多么美丽的东西呵！……也就是他，买来了那地狱里来的车子，汽车，我坐在那里边真感到害怕，它又吐出恶鬼一样的臭气。如果我们听凭他做主，他简直会把插鸡尾巴的帽子给他的老母亲戴上呢。他是一个爱摆场面的人，一心一意只想到那个女人，为了我们不至于倒他的楣，希望我们也跟他一样。”

短枪手打断了她的话。不，不，胡安是个好人，他这样做就因为他非常爱他的一家人，愿意她们过得又奢华又舒适。

“胡安尼朵也许真象您所說的一样，卡尔曼太太，但是，您

还是应该原谅他一点……的确有很多女人看到您就妒忌得要死呢！这并不是什么平凡的事情呀，做最勇敢的斗牛士的妻子，有着极多的钱，漂亮惊人的屋子，有管理一切的全权；因为大师确实是听凭您处理一切的。”

卡尔曼的眼睛涌出了眼泪，她拿起手帕来揩眼泪。

“我但愿做一个鞋匠的妻子。我这样想过很多次！如果胡安不走斗牛士这该死的路，还是走手艺的路，那多好啊！……如果我披着破旧的披肩，替他送吃食到他跟父亲一样在工作着的人家门口去，我一定幸福得多了。如果那样，至少他永远会是我的，没有一个女人想把他从我这儿偷走了；我们会感到钱不够用；但是每个礼拜日，穿起我们最好的衣裳，我们就到野外小吃食店里去吃一点儿点心。也不会感到那该死的斗牛给我的恐惧了。这简直不是生活呵！这里有的是钱，很多的钱！但是请相信我吧，赛白斯蒂安，对于我，钱仿佛是毒药，钱越是滚进家里来，我就越是糟，我的血液越是腐败了。我要那些帽子和那一整套奢侈干吗？……周围的人们以为我很幸福，妒忌我，可是我却梦想着那些穷苦的女人，她们什么都没有，但是怀里抱着自己的孩子，当她们烦恼的时候，看看那个小把戏，跟他一起笑笑，就忘掉了一切……唉，孩子呵！这就是我的不幸。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那多好啊！……如果胡安在家里能够看到一个婴儿，这是他的，整个儿是他的，和外甥儿女有些不同，那多好啊！……”

卡尔曼哭了，虽则把手帕掩在她哭红了的脸颊上，但是连串的眼泪还是往下直淌。这是一个不会生育孩子的女人的悲伤，她时时刻刻妒忌着母亲的幸运；这是一个妻子的失望，她

意識到丈夫离开了她，似乎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归根結蒂，她还是把自己的不幸归罪于自己的不生育。有一个使他們联結起来的儿子，那多好啊！……卡尔曼由于許多年不能满足这一个願望，对自己的命运絕望了，妒忌地看着这个不声不响地听她說話的男人，她那么渴望着的东西，大自然却給了他那么許多。

談話以后，短枪手怀着惊恐和煩惱的心情去找他的大师，在四十五人俱乐部門口找到了他。

“胡安，我剛才見到您的妻子。事情越来越惡化了。要想办法讓她安靜下来呀；要好好地搞好你和她之間的关系呀。”

“該死的！但願她、您、我自己，全部病死！这簡直不是生活。上帝呵，在这一个礼拜日就讓雄牛触中我吧，这样，一切就完結啦！生命还有什么价值呢？……”

他有些醉了。使他感到絕望的是他在家里感覺到的冷冰冰的沉默，更厉害的，虽則他对任何人也沒有說起过，是董娜·索尔跑掉了，她沒有留給他一句話，也沒有一張字条向他告別。他們赶他出門，比赶一个仆人还要不客气。沒有人知道这个女人到哪儿去了。侯爵不很关心外甥女儿的旅行——多么瘋狂的女人！她沒有把她打算走掉的事通知他，但是他并不因此就以为她已經从这世界上不見了。她一定会从她的任性驅使她去的那个遙远的国土里发出她还存在的信号。

加拉尔陀在自己家里也不能掩飾他的絕望。他的妻子老是低着眼睛，或是生硬地瞧瞧他，憤恨地拒絕了他想开始談話的一切努力，她的阴郁的沉默逼得劍刺手透露了死的願望。

“多么該死的命运呵！但願茂拉雄牛在这个礼拜日触中

我，殘踏我，好叫別人用担架把我抬到家里來給你們！”

“別這樣說，傻瓜！”安古司蒂太太叫嚷了。“不要觸犯上帝；這樣會招來壞運氣的。”

但是姊夫用念格言似的調子插嘴了，他利用這個機會奉承劍刺手。

“好媽媽別怕。沒有一條雄牛能夠碰到他。沒有一只牛角能夠觸中他！”

這個禮拜日舉行了加拉尔陀參加的今年最後一次斗牛。早晨過去了，並沒有他過去常常體驗到的那種捉摸不定的恐懼和迷信的耽心。他帶着神經質的激動愉快地穿起了衣服，這種激動似乎增加了他的肌肉的力量。能夠再踏上那黃色的沙，用他的大膽的行為和美麗的姿態叫一萬二千個觀眾驚異，這是多么幸福呵！……他的藝術才是真理：藝術把群眾的狂熱和穀堆一樣的金錢給了他。除此以外的任何事情，什麼家庭囉，戀愛囉，都只能使生命錯綜複雜，產生煩惱罷了。哈，他將刺得多么漂亮呵！……他覺得自己強壯得象一個巨人，他仿佛換了一個人了：既不恐懼，也不耽心。他甚至因為還沒有到上斗場的時間，顯得不耐煩；這跟過去許多次完全相反；過去他總是喜歡把那可怕的一瞬間延擱一会儿的。他很想把家庭糾紛和董娜·索尔侮辱性的跑掉所引起的憤怒，集中發洩在雄牛身上。

車子到了，加拉尔陀走過院子，並沒有象過去似地遇到女人們的激動。卡尔曼沒有露臉。呸，這些女人！……女人們唯一的用途是使生命增加痛苦。只有在男人之中才找得到悠久的愛和歡樂的伴侶。瞧他的姊夫，他在上斗場之前，正在欣

賞自己，滿意那一套上街的服裝，在劍刺手本人未上身以前，他穿起來居然十分合身。雖然他是一個可笑的多嘴漢，可是比起家里別的人來還是好得多的。他從來沒有拋棄過他。

“您比羅格爾·台·弗羅爾還要漂亮。”加拉爾陀說。“跳上車子去，我帶你到斗場里去吧。”

姊夫坐在这位名人身边，當他們走過賽維爾的大街，所有的人都看到他坐在斗牛士們的綢披風和厚厚的金綉中間的時候，他驕傲得發起抖來了。

斗牛場塞滿了。這是秋季最后一次重要的斗牛，因此吸引了很多觀眾，不但是城里的，還有鄉下來的。向陽看台①上坐着從周圍村庄里來的人群。

加拉爾陀一開頭就顯出狂熱的活躍。大家看到他遠遠的從障牆邊迎着雄牛走去，他舞動披風玩弄着雄牛，同時馬上槍刺手們在等待牲畜向他們的苦楚的馬匹攻擊的那一瞬間。

可以察覺得到群眾對斗牛士似乎有些冷淡。大家還是象往常一樣替他拍掌，但是白帽子排列成行的背陽看台上的掌聲，比起擁擠雜色的向陽看台上的掌聲來，却是熱烈得多，延長得多了；在向陽看台上，在燒人的太陽光下，已經有許多人脫掉了短上衣。

加拉爾陀懂得這種危險。如果他遭到一點兒惡運，就會有半個場子的人起來反對他，因為他對最初幫助過他的人忘恩負義而向他喧嚷辱罵。

① 向陽看台——面對太陽的看台比背太陽的看台票價便宜，是一般平民坐的。（世譯本）

他刺杀他的第一条雄牛，杀得不很辉煌。他跟往常一样大胆地向两只牛角之間扑上去，但是他的劍刺到了骨头。替他捧場的人們拍起掌来，因为劍的位置正确，如果他的努力沒有作用，那也不是他的过失呀。他第二次想刺杀它；劍又刺进了剛才那个老地方，那雄牛冲着紅布走，劍从伤口彈了出来，扔得远远的。这时候，他从伤疤臉手里拿了另外一把劍，再轉身向牲畜走去，它坚定地站着在等他，脖子在滴血，涎水流淌的口鼻差不多触到黃沙。

大师把紅布展开在雄牛眼前，用劍尖把刺在它脖子上的短枪杆子輕輕推在一边，短枪杆子从牛头上落下来。他打算刺它的小腦①。加拉尔陀把劍的鋼尖抵在牛头頂上，在两只牛角中間找寻适当的地方。他用力刺进短劍，雄牛痛苦地发抖了，但是还是站着，把头用勁地一动就把劍頂回来了。

“一！”向阳看台上的群众嘲笑地叫嚷。

“該死的！……这些人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地攻击他呀？”

劍刺手重新把劍尖抵住，刺了进去，这一次刺中了致命的一点。雄牛立刻砰的一声倒下了，仿佛触了电，因为它被刺中了神經中樞，它躺在那儿，牛角插进地面，肚子朝天，四条腿伸得笔直。

背阳看台上的人由于階級的情感拍起掌来，但是向阳看台上响起了一陣吹哨和辱罵的大风暴。

① 刺小腦——这是給已經用劍刺过的雄牛以致命的最后一刺——用劍直刺腦壳后部，刺穿脊髓——如果刺得不准，雄牛仅受輕伤，这就会被認為技術拙劣，激起群众憤怒。（英譯本）

“裝腔作勢的家伙！……貴族！”

加拉尔陀把背脊朝向侮辱他的人們，用紅布和劍向替自己捧場的人們致敬。

在这以前一直是他的朋友的民众对他的辱罵使他大大激怒，他握紧了拳头。

“唔，他們想怎么样呀？这条雄牛不适合做更輝煌的动作呀。該死的！这是我的敌人們煽动起来的。”

他大部分時間呆在障牆边，輕蔑地看着他的同行們的动作，內心在譴責他們，以为对他不滿意的表示就是他們釀成的。他咒詛着那条雄牛，甚至咒詛过去飼养它的牧人。他到这儿来的确是准备干一点漂亮事业的；可是偏偏遇到这样一只牲畜！把这样蹩脚的牲畜送来的雄牛飼养家真該枪斃。

当他重新拿起武器准备杀第二条雄牛的时候，他命令国家和另外一个先鋒，用披风把雄牛引到斗場靠近平民看台的那一边去。

他了解他的群众。必須討好这些“太阳的公民”；暴乱恐怖的政治煽动家把阶级仇恨帶进斗場里来了，但是要把吹口哨变成大拍掌是最容易不过的，只要向他們表示一点儿尊重来满足他們的驕傲感就行了。

步行斗牛士們迅速地向雄牛展开了他們的披风，竭力把雄牛引到斗場向太阳的那一边。民众帶着又愉快又惊奇的一陣騷动欢迎这个举动。那主要的一瞬間，杀死雄牛的一瞬間，会在他們的眼睛底下出現了，并不象往常一样，为了要讓坐在背阳一边的有錢人們看得真切，那一瞬間总是远远地出現的。

牲畜單獨在斗場那一边的時候，向一只馬的尸体攻击。

它把角埋进裂开了的馬肚子，用角举起那可憐的尸体，就象是一片柔軟的破布似的，把內臟和排洩物撒在四周。尸体落在沙上，几乎叠成一团，雄牛却用踉蹌不穩的步子走开了。但它不久又回头来嗅它，响着狂暴的鼻息，把角插进腹腔，这时候，群众都在笑它的愚蠢的固执，把尸体当作活对象。

“用勁攻呀！……您是多么有力呀！……繼續攻吧，儿子，我正在看着你呢！”他們嘲笑地叫嚷。

但是突然观众都丢下牲畜，注意加拉尔陀去了，他弯着身子，用輕快的步子穿过了斗場，一只手拿着卷攏的紅布，一只手把劍当作一根小棒儿似的摆动着。

全体向阳观众看到劍刺手近来，都高兴地哄动起来了。

“您已经使他們安靜下去了，”国家說，他拿着准备好的披风站在雄牛近旁。

大家都在揮着手招呼斗牛士，“这儿来！这儿来！”个个人都希望他在他們的看台前面杀雄牛，这样就不会漏过一个最微細的动作了，劍刺手对着这几千張嘴的互相矛盾的招呼犹豫起来了。

他一只脚踏在障牆踏脚上，一边正在考虑找一个最适当的位置来杀雄牛。最好把雄牛稍微向前引开一点。馬的尸体妨碍斗牛士行动，它那些可憐的殘余物似乎堆滿了那一部分斗場。

他正轉过身来打算命令国家把尸体移到別的地方去的时候，他听到背后有一个熟悉的声音，虽然他一时想不起这是誰的声音，他还是飞快地轉过身来。

“您好，胡安先生！……我們已經准备替您的‘真实活儿’

拍掌啦！”

他看到第一排里，在障牆里边的繩索^①下边，有一件短大衣摺叠在矮牆上；短大衣上边交叉着一双籠在襯衫袖子里的胳膊，手上边托着一張闊闊的剛刮了胡須的臉，一頂帽子一直拉到耳朵边。他似乎是从乡村里赶来看斗牛的一个善良的农民。

加拉尔陀認出他来了。他是小羽毛。

土匪实现了諾言，毫不畏惧地到可能有人認識他的一万二千个人之間，向劍刺手問候来了，劍刺手感到高兴，他感激这一种信任他的表示。

加拉尔陀惊奇着他的蛮勇。居然到賽維尔来，走进斗牛場，远远地离开了容易保护自己的山地，沒有了他的两个伙伴，馬和馬枪的帮助，目的就是为看看他怎样杀雄牛！在两个人之中，究竟誰更勇敢些？

并且，他想到自己在田庄里，是在小羽毛的掌握之中的，要过农村生活，也只有跟这个非凡的名人建立友誼关系才有可能。的确这条雄牛必須奉献給他。

他对鎮靜地看着他的土匪微笑了一下。他脫下斗牛士帽，向喧嘩的人群叫嚷，眼睛可是盯着小羽毛。

“把雄牛奉献給您！”

他把他的帽子抛进看台，上百只手伸出来，爭夺这一件神圣的寄存物。

① 繩索——平欄在看台前边的一条坚固的鋼索，用来防止雄牛跳进看台。
(世譯本)

加拉尔陀向国家做了个手势，叫他用恰当的披风舞动把雄牛引到他旁边来。

劍刺手展开了紅布，那牲畜深深地喘息着攻击过来，在紅布底下冲过了。“呼啦！”被他們的老偶像重新迷惑住的人群吼叫了，准备把他的每一个动作都看做值得贊賞的了。

他在距离他几步的人群的喝采声中，繼續用紅布在雄牛身上做了几次掠过，跟他距离很近的人們，都在劝告他。“加拉尔陀，小心呀！那雄牛还劲头十足。不要在牲畜和障牆之間盤旋。最好留一条容易脫身的退路。”

格外热情的一些观众用大胆的劝告鼓励他的胆量。

“干吧，用出您的劍法……着！一个劍刺就把它收拾了。”

但是牲畜太大了，任何人想收拾它都是靠不住的。雄牛被近旁的死馬激起兴致，老是回到死馬那儿去，仿佛那使人作嘔的馬肚子的臭气已經使它陶醉了。

雄牛又攻击了一陣以后，被紅布攪疲乏了，站定不动了。那匹死馬正在加拉尔陀背后。这是一个很坏的位置；但是他在許多次惡劣得多的情境里也胜利过呀。

他打算利用牲畜現在的靜止。群众也鼓励他动作。站在第一排的人們，为了想看清这決定的一瞬間的那怕最細致的动作，都靠着障牆探出上半身来，在这些人中間，他認清楚了，有許多个开始背棄他的平民斗牛迷，現在，由于他尊重向阳观众的表示感动了他們，又在替他拍掌了。

“利用这个机会，勇士……給我們看看真实活儿吧……干脆地扑上去呀。”

加拉尔陀略略轉过头来向小羽毛致敬，小羽毛还是笑迷

迷地把他的月亮臉擱在短大衣上的胳膊上。

“奉獻給您，伙伴！……”

他側過身子，把劍指向前方，對雄牛撲去；但是就在這一瞬間，他覺得，大地彷彿在腳下震動了，他被扔得遠遠的，斗場彷彿倒塌在他身上了，周圍的一切都漆黑了，四周卷起一陣猛烈的風暴。他的身子從頭到腳痛苦地顫抖着，彷彿裂開了；他的頭蓋骨嗡嗡响着，似乎已經炸碎了；臨死似的痛楚絞緊了他的胸膛……接着他對於那些並不存在的事物也意識不到了，于是他倒進了黑暗的無窮無盡的空虛里……

那雄牛就在他撲上來殺它的一瞬間，因為對於躺在他背後的馬感到興趣，竟出乎意外地對他沖過來。這是一個猛烈的沖撞，使得那渾身穿着綢緞和金綉的人在它的蹄子下打滾而且看不見了。牛角並沒有刺中他，但是那打擊是可怕的，毀滅性的；牲畜的頭，角，整個的額角撞在人身上，就象用骨頭做的大鎚打下來一樣。

那雄牛只注意到馬，正想再向它進行攻擊，覺得蹄子底下有點障礙，就轉過身來攻擊這躺在沙上的燦爛的傀儡。它用角挑起了他，搖聳了幾秒鐘，就把他扔到幾步以外，然後它再第三次轉過來攻擊這不省人事的斗牛士。

群眾因為事情發生得這樣迅速都楞住了，帶着緊張的心一直不聲不响。雄牛一定要殺死他了！也許他已經死了！……忽然全體群眾的一陣狂叫打破了這令人煩躁的寂靜。一件披風展開在牲畜和它的犧牲者中間；一雙強壯的手臂差不多把飄動的布釘住在牛頭上，打算用披風捫住雄牛的眼睛。這是國家，他受了絕望的推動，向牲畜沖去，情願自己讓牲畜

触倒，来救他的大师。雄牛被这新的障碍搞昏了，就轉向新障碍，把那倒下的人撇在后边了。短枪手夾在两只牛角中間揮着披风向后退跑，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这致死的境地；但是他还是感到滿意，因为他已經把雄牛引开，远远离开加拉尔陀了。

群众被这新的事变吸引住了，差不多忘掉了劍刺手。国家也要倒下来了；他不能够从两只牛角中間脫逃出来了；那牲畜逼着他走，好象他被縛住了似的。男人們叫嚷着，仿佛他們的喊声能够帮助那被追逼的人似的；女人們啜泣起来，轉过臉儿，搓着她們的手，終于短枪手利用了雄牛低下头来触他的一刹那，从牛角尖上溜到一旁，那雄牛还是盲目地向前冲，角尖上挑着那件撕碎了的披风。

緊張的情緒爆发成为震聾耳朵的拍掌声。喜怒无常的群众只是由于危險的一刹那的印象替国家喝采。这是他一生里最光采的刹那。群众因为忙着替他拍掌，差不多沒有注意到加拉尔陀的不省人事的身体，腦袋倒挂着，由几个斗牛士和斗牛場仆役抬出斗場去了。

这一天晚上，在賽維尔，大家淨是談論加拉尔陀被雄牛触倒的事情，这是他几次事变中最坏的一次。同时，許多城市里发行号外，全西班牙的报纸报导了这次遭遇，附加着長長的解釋。电报向四面八方拍发，恰象一位政治界名人剛剛成了謀杀的牺牲品一样。

可怕的消息飞遍了蛇街，加上了南方人特有的想象力的煊染。可憐的加拉尔陀剛才死了。报告消息的人說，他在斗場治伤所看見他睡在床上，臉色白得象紙一样，手里捧着十

字架，所以这消息一定是真的。另外一些人传来了不那么悲惨的消息，他还没有死，但是随时都可以死。

“他的全部内臟都扯开了；他的心，他的腰子，一切！那牲畜把他的身子刺成了一整个筛子。”

警察围住了斗牛场，禁止急于想知道他的情况的群众成群结队地闯进治伤所。斗牛场外边聚集着极多极多的人，向每个出来的人探问受伤者的情况。

国家出来了几次，还穿着彩装，皱起眉头，现出怒容，因为把大师运回家去所需要的一切还没有准备好。

群众看到短枪手的时候，就忘掉了受伤者来祝贺国家了。

“赛白斯蒂安先生，您干得非常精采。要是没有您，那就糟啦！……”

但是他拒绝了颂扬。他干的有什么价值呢？毫无价值……胡说八道。现在最重要的是那可憐的胡安的情况，他正在治伤所里跟死搏斗。

“那么，他怎样啦，赛白斯蒂安先生？”有人问他，重新关心到加拉尔陀了。

“很坏。他刚恢复过知觉来。他的一条腿断成碎片了；牛角刺在胳膊下边，别的我不知道！……这可憐人在我看来象是我自己的圣徒……我们要把他搬回家去。”

等人们用担架把加拉尔陀抬出斗场，已经是晚上了。人群沉默地跟着他走。旅途是长的。国家把披风搭在胳膊上，还穿着灿烂的斗牛士服装混在别人平常的衣服里，时时刻刻弯下身子靠近担架的漆布篷，然后命令搬运夫停一会儿。

斗牛场的医生们跟在后边，摩拉依玛侯爵和董·何塞也

在一起，契約經理人似乎快在四十五人俱樂部的几个朋友的怀里暈过去了；一种共同的忧虑使他們和跟着斗牛士的担架走的襤褸的平民混在一起。

群众都很惊恐。这是哀伤的行列，仿佛遭到了什么国难，使他們撤掉了社会阶级的差别，在共同的悲痛之下所有的人都一律平等了。

“多么不幸的遭遇呵，侯爵老爷！”一个紅发胖臉的农民，臂膀上搭着一件短大衣，对摩拉依瑪說。

这个人两次粗暴地把搬运夫推开，想来帮忙搬运。侯爵同情地看着他。他一定是常常在路上向他致敬的农民之中的一个。

“是的；极大的不幸呵，朋友。”

“您以为他会死嗎，侯爵老爷？”

“恐怕会这样吧，除非奇迹来拯救他。他被磨成粉末了呵！”

侯爵把右手搭在这一个不相識的人的肩膀上，似乎因为他的神色里显露出悲伤而感到滿意。

加拉尔陀的回家是确实叫人痛苦的。院子里响起了一陣陣絕望的狂叫。別的女人，胡安尼朵的亲戚和鄰婦們，披散了头发在外面号叫，她們以为他已經死了。

牛肉汁和別的伙伴們站在門口阻擋閒人，不断地又推又打，不讓他們跟着担架闖进屋子。密密层层的人群挤滿了街道，他們乱哄哄地在解釋这一場遭遇。所有的人都向屋子注視，仿佛想透过牆壁猜測里边的情形。

担架搬进院子旁边的一間房子里，劍刺手在极其小心的

照顧之下給搬上床去。人們用染上血迹的布和散发防腐药气的綳帶把他包紮起来。他的全套斗牛士服裝現在只剩下一双玫瑰色的袜子。里边的衣服統統給扯下来，或者用剪刀剪下来了。

他的小辮子解开了，蓬乱地披在脖子上；他的臉色象薄餅一样蒼白。他感到有一只手放在他的手里，微微睜开眼睛，看到是卡尔曼，微微地笑了一笑；卡尔曼跟他一样蒼白；她的眼睛是干的，嘴唇是紫的，她的神色是那么恐惧，仿佛她已經到了最后的一瞬間了。

劍刺手的朋友們深謀远慮地插进来干涉了。卡尔曼應該記住，伤者还只經過急救，还有許多事情要等医生們来做。

妻子被親屬朋友温和地推推送送，終於离开了房間。伤者向国家使了个眼色，他就向他俯下身子，勉强听懂了他的微弱的喃喃声。

“胡安說，”他走到院子里來說，“他要叫人立刻請魯依茲医师来。”

“已經去請啦，”契約經理人說，很高兴自己的先見之明。他一知道伤势严重，当时就发出了电报。他断定魯依茲医师已經在路上，第二天早晨就会到达了。

以后，董·何塞繼續向在斗牛場医治他的那些医师探問。他們在一陣惊惶失措以后，已經显得乐观得多了。也許他不会死。他有这样一个結实的身体，蘊蓄着那么丰富的精力呵！……最可怕的是他受到的大腦震盪；这样可怕的猛烈打击可以使別人立刻丧命；但是他却已經战胜了虛脫而且恢复了知覺，虽則还是非常衰弱……至于那些伤呢，他們以为并不危

險。胳膊上的伤并不严重；也許以后胳膊会不及以前那么灵活。腿上的伤就不能說有同样的希望了。骨头断了；加拉尔陀可能有癱腿的危險。

在几个鐘点以前，当董·何塞以为劍刺手的死不能避免的时候，他倒是勉强保持鎮靜的，現在听到这句话却打起哆嗦来了。他的屠牛手可能癱腿嗎！……那么他不能再斗牛啦！

看到医师們那么輕描淡写地講到加拉尔陀可能不再适合做个斗牛士的时候，他气极了。

“这是不可能的。胡安活着可是不再斗牛，您以为这是合于邏輯的嗎？……誰能够代替他呢？我告訴你們，絕對不可能！全世界最勇敢的人！……你們願意讓他退隱嗎！”

他一整夜沒有睡，跟隊員們和加拉尔陀的姊夫在一起守护着。加拉尔陀的姊夫忽而到劍刺手的房里，忽而上楼去安慰女人們，劝阻她們想来看看斗牛士的打算。她們必須听医生們的話，免得引起伤者情感激动。胡安太衰弱了，这比他的伤更引起医师們耽心。第二天早晨，契約經理人一早就赶到火車站去，等候从瑪德里来的特別快車。快車到了，送来了魯依茲医师。他来了，沒有行李，穿着得和向来一样随随便便，淡黄色的胡須下边露出笑迷迷的嘴，和弥勒佛一样的肚子，按着他的短腿左右跨步的节拍在寬松的背心里抖动。他在瑪德里得知这件不幸事故，那时候，他正看了一场斗小雄牛出来，这一次斗小雄牛的目的是把野外客店区的“孩子們”介紹給群众。滑稽剧似的表演很叫他高兴……虽則在火車上过夜是累人的，可是一想起那古怪的光景，他就笑了，似乎已經忘掉了这次旅行的目的。

当他走进斗牛士的房間的时候，斗牛士似乎在絕頂衰弱的状态之中，睜开眼睛認出是他，就帶着信任的微笑振作起来了。魯依茲在房間角落里听了以前診治他的医师們的意見和說明以后，就很有把握地走近病床。

“大胆些，勇士，您決不会死！您真是交上好运道的家伙！”

然后又轉向他的同行們，补充說。

“你們瞧，胡安尼朵是多么頑强的野兽呵！如果是別人，早就用不着我們工作了。”

他非常小心地診察了他。这是危險的角伤，需要小心診治。但是他見过的角伤多着呢！……对于他所謂“普通的”病，他总是怀疑不決，不敢坚持自己的主張。但是牛角伤是他的專业，碰到这种場合，他总是希望进行极端惊人的医治，仿佛牛角造成了創伤，同时也提供了一种神祕的医术似的。

“如果一个斗牛士不是当即死在斗場上，”他說，“你就差不多可以說：他总是救得活的。医治只是時間問題。”

一連三天，他們替加拉尔陀施行手术，他受着极大的痛苦，因为他的极度衰弱不允許上麻醉藥。从受伤的腿里，魯依茲医师拿出了几片碎骨。这是折断了的腿脛骨的碎片。

“誰說您会不适合斗牛呢？”医师高声地說，由于自己的手段高明感到心滿意足。“您会斗牛的，我的亲爱的；群众还是不得不替您热烈拍掌呢。”

契約經理人点头同意了这个主張。他也正是这样想法。全世界最勇敢的人，难道可以成为一个殘廢人了結一生嗎？

由于魯依茲医师的命令，斗牛士的一家人都搬到董·何

塞家里去住了。女人们碍手碍脚：动手术的时候是不能容忍她们在旁边的。斗牛士的呻吟声，就立刻会引起母亲和姊姊狂叫，象痛苦的回声似地在家里到处响起，同时卡尔曼又老是象一个疯人似的，挣扎着要跑到她的丈夫的身边来。

悲痛使妻子变了样子，使她忘记了对他的怨恨。她懺悔地哭了许多次，因为她相信自己是这次不幸事故的无意之中的原因。

“我是罪魁；我已经明白。”她常常对国家绝望地说。“他反反复复说过很多次，为了不再受苦，还是让雄牛触中他吧。我对他太恶毒了；我使得他生活苦楚……”

短枪手对她讲述事故的详情，要她相信这不幸是出于意外的，但是没有效果。不，据她说起来，加拉尔陀是愿意永远结束他的生命的，要不是短枪手在那时候去救他，他搬出斗场来的时候就一定是个死人了。

手术结束以后，一家人才回到家里来。卡尔曼向病人进行了第一次访问。

她悄悄地走进伤者的房间，低垂着眼睛，仿佛因为以前对他的敌意感到羞愧，两手捏着胡安的手，问：

“你怎样啦？”

她就这样又沉默又羞怯地坐着，当着鲁依兹和别的朋友们的面，他们也没有离开剑刺手床边。

如果她是独自一个，她也许会跪在丈夫面前，恳求他原谅。可怜的人！她的残忍使他绝望，把他送上死路。忘掉一切是必要的。她的天真的灵魂在眼睛里显露出自我牺牲和充满情爱的神色，这是妻子的爱和母亲的爱的混合物。

加拉尔陀似乎因为受尽折磨身体縮小了；又瘦弱又蒼白，孩子一般畏怯。从他那用大胆行为娱乐群众的驕傲的健美的勇士身上，已經没有什么东西保留下来了。他抱怨冷清寂寞，抱怨自己的腿仿佛鉛鑄一样沉重，没办法移动。由于那許多次不用麻醉药完全在神志清醒时忍受过来的可怕的手术，他似乎丧失了胆量。他以前对于疼痛的頑强的忍耐力消灭了，現在他由于最小的痛苦也会呻吟起来。

他的房間是一个集会場，全城最著名的斗牛迷都来拜訪。雪茄的青烟混和着黄碘的臭味和別的刺鼻的气息。桌子上，在药瓶、棉花包和綳帶之間，放着款待客人用的酒瓶。

“一点没关系。”朋友們叫嚷，想用嘈杂吵鬧的乐观态度使斗牛士振奋起来。“两个月以后您又会斗牛了。医治您的真正是个老手呀。鲁依兹医师創造过很多奇迹。”

医师也显得高高兴兴的。

“他已經救回来了。瞧他还抽烟呢。要知道，一个病人如果想到抽烟，那就是已經好啦！……”

医师、契約經理人和几个隊員陪伴着伤者，一直陪到晚上很迟很迟。牛肉汁来了，就抓住抓得到手的葡萄酒瓶，竭力待在桌子旁边。

鲁依兹、契約經理人和国家之間的談話，話題总离不开雄牛。跟董·何塞在一起是不可能談到旁的事物的。他們詳細地解釋每一个劍刺手的缺点，他們辯論他們的價值和他們賺到的錢，同时那病人就不得不一动不动地听着，或者受了談話声音的催眠，模模糊糊地瞌睡了。

講話的差不多总是医师，国家留神地傾听着，佩服地庄严

地瞧着他。这个人多么渊博呵！……短枪手由于自己热爱理想，就向医师詢問，革命究竟什么时候会爆发。

“您为什么对革命发生兴趣呢？您應該留意的就是熟悉雄牛的性格，避免遭到不幸，多斗几場牛来替您的一家人賺錢。”

国家对医师提出抗議，不能因为他的职业是斗牛士，就想强迫他屈服。他是一个公民，跟別人一样，政治界的名人在投票期間也要找他帮忙的一个投票人。

“我相信我有权利这样想。不是吗？……我还是我的党里的委員呢！……我已經知道我的斗牛士行业是卑賤而且反动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获得理想。”

他还是坚决主張斗牛是反动的，沒有理睬董·何塞的嘲笑，因为他虽則也很尊敬董·何塞，但是他是在跟魯依茲医师談話。全部过錯的罪魁是費尔南迪七世①，是的；这是一个暴君，他封閉了許多大学，却开办了賽維尔斗牛艺术学校，因此，使得这种艺术成为一种可恨的艺术，处于一种可笑的情境。

“这暴君是該咒詛的，医师！”

国家知道本国跟斗牛艺术有关的政治历史。他一方面叱責戴帽者和別的斗牛士，他們是这——一个專制国王的拥护者，一方面也記得胡安·雷翁；他是在專制时代向群众挑战的人，因为他穿着黑衣服上場斗牛，所以人們从此就把自由主义者叫做“黑衣人”，他在民众的威脅之下离开斗牛場，他毫不畏惧地对待他們的憤怒。国家坚持他的信仰。斗牛是古老时代的艺

① 費尔南迪七世 (1784—1833)——西班牙王。(中譯者)

术，野蛮人的行业；但是在这門行业里，象别的行业一样，也有值得尊敬的人物。

“喂，为什么您說斗牛是反动的呢？”医师說。“您是想尽量干好事情的一个好人，国家，但是您也是一个愚魯无知的人。”

“对，”董·何塞发言了。“这是真話。在委员会里別人用說教和演講把他教成半癡半呆了。”

“斗牛是一种进步。”医师笑迷迷地往下說。“您懂得嗎，賽白斯蒂安？这是我們国家的风俗的进步，过去一个时代西班牙的平民娱乐的柔和化；至于那个时代本身，您的董·貝貝一定对您講过很多次了。”

于是魯依茲手里拿着酒杯不断地講着，只偶然把話停頓一下，啜一点儿葡萄酒。

“說斗牛是极其古老的，这只是个极大的錯誤。过去在西班牙也杀牲畜来給人娱乐，但是並沒有象現在似的斗牛。西特是用長矛刺雄牛的；我承認。摩爾族和基督教徒的騎士們也在他們的斗場里消遣；但是並沒有斗牛士这种專業，也并不按照規則大大方方地杀死牲畜。”

医师講到几世紀以前的国家娱乐。只有很少的場合：国王結婚的时候，簽訂和平条約的时候或是主教禮拜堂举行落成礼的时候，才用斗牛来庆祝这种种庄严事件。这种斗牛是沒有什么規則的，也沒有职业的斗牛士。健美的騎士們穿上閃閃发光的綢衣服，騎着馬走上斗場，在貴婦人們眼前，用長矛刺杀牲畜，或是用匕首刺。如果雄牛把他們撞倒了，他們就拿了劍，由仆从相帮着，杀死牲畜，他們能够刺在哪儿就刺在

哪儿，沒有任何規則的限制。当平民举行斗牛的时候，許多男子走上斗場，成群結队地攻击雄牛，等到他們終于把它翻倒了，这时候他們就用短劍杀死了它。

“那时候并沒有有什么斗牛，”医师接着說，“那不过是由于牲畜的圍獵……如果仔細考查一下，就会知道，那个时代的人正忙着那个时代的事情，享受着那个时代的娱乐，因此也不需要改进这种娱乐了。”

勇猛好斗的西班牙人，当然能够在欧洲各国不断的战争中，或是航行到那永远需要大胆汉子的美洲去，获得成功。除此以外，宗教也是欣賞使人激动的壯觀的借口，在这种壯觀里，人們体验到由于別人的危險所引起的那种阴森森的震动，同时也获得了灵魂的寬恕。把异教徒燒死的异教徒审判真是极端的壯觀，这种壯觀使得玩弄純朴可憐的牲畜变成毫无兴趣。那时候，异教徒审判才是大規模的国家娱乐。

“但是时候到了，”魯依茲微妙地微笑着往下說。“异教徒审判开始衰落了。它在这世界上显得太陈旧了。終于，在革命的法律禁止它以前，它就老死了。大家都对它感到厌倦了：世界改变，这种娱乐就好象在冰天雪地的挪威举行斗牛一样。环境不适合了。对于把人燒死，以及那一整套說教，可笑的服裝，当众承認信仰錯誤等等，大家都感到不好意思了。人們已經沒有胆量再做这种事情了。如果需要証明它还存在的話，只要在牢獄里把誰鞭打一頓，也就滿足了。同时，西班牙人都厌倦了走遍世界找寻冒險奇遇的生活，回到家里来了：他們不再在佛蘭特打仗，也不在意大利打仗；美洲的征服也已經由于冒險家們不断航行告了結束，那时候，就开始了斗牛艺术；專用

的斗牛場造起来了，專業的斗牛士队出現了，斗牛有了一定的規則，創造了我們現在所知道的玩法：插短枪和刺杀。大家都很喜欢这种娱乐。斗牛民主化了，因为它成为一种职业。斗牛的不是騎士而是平民了，因為他們冒着生命危險，別人就必須給他們錢。平民成群結队地走进斗牛場，在那儿，只有他們才能够絕對統治，他們甚至可以在看台上罵一个有錢有勢的人，这个人如果在街上碰到，是会使他們吓坏的。过去的观众帶着宗教的內发的激情，观看燒死异教徒和犹太人，現在他們的子孙帶着喧嘩吵鬧的愉快来观看男子汉对雄牛搏斗了，在这种搏斗里，斗牛士斗死的机会是很少的。这不是进步嗎？”

魯依茲坚持他的主張。在十八世紀中叶，西班牙开始閉关自守，放棄了远方的战争和新的殖民地，又因为缺乏有利的环境，那阴森森的宗教的殘酷也消歇了，这时候，斗牛就开始繁荣了。平民的英雄主义需要新的出路获得名誉和財富。看慣了死的娱乐、殘暴成性的群众需要一个安全瓣，来满足他們几个世紀以来看慣慘酷行为的灵魂。异教徒审判用斗牛替代了。誰在一个世紀以前是佛蘭特的一个士兵或是在新世界广闊土地上的一个軍事殖民者，現在就成为一个斗牛士。平民找不到別的方法来成名，就替所有的勇敢无畏的野心家，用这新的国家娱乐創造了一条光荣的出路。

“这是进步，”医师往下說。“我这样主張完全是头腦清醒的。因此，我对于一切都是富有革命性的，可是我也毫不害臊地說我喜欢斗牛……人需要少量的惡来調剂單調的生活。酒精也是惡的，我們知道它对我们有害，可是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喝。少量的蛮性会供給我們新的力量来繼續我們的生活。我

們都喜欢偶然回头看看，生活得有一点儿象我們的远祖。兽性在我們内心产生神祕的力量，讓这种力量消失是完全不适当的。唔，我同意斗牛是野蛮的；可是这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野蛮娱乐。嗜好使用蛮力和粗野的欢乐原是每一个民族共有的人类通病。因此我对那些外国人憤憤不平，他們單單注意西班牙，仿佛只有这儿才有使用蛮力的娱乐似的。”

于是医师帶着責备的口吻講到毫无好处的賽馬，死在賽馬里的人比死在斗牛場上的更多；講到开明的群众都去看特別訓練过的狗捉老鼠；講到現代的体育竞赛，运动员常常由于竞赛成为殘廢，打碎头盖骨或是打坏鼻子；講到决斗，动机差不多总只是为了滿足标榜自己的奸詐的願望。

“雄牛和馬，”魯依茲責备着。“使得他們憐憫地哭起来了，可是他們在自己的国家里，在賽馬場上看到一匹馬跌倒，跌坏了或是跌断小腿，他們倒又不抱怨了，他們对于創辦了动物园的大都市倒以为是設備完美呢。”

魯依茲医师憤慨起来了，因为別人凭了文明的名义，判定斗牛是野蛮而且流血的，又凭了文明的名义，把世界上最沒用最危險的野兽关进园子里，王子一般奢侈地飼养它們，給它們住得暖烘烘的。这是为什么呢？科学早已認識了它們，而且把它們分了类。如果有人厌恶殘忍，那么为什么不反对每天在动物园籠子里发生的那些毫无光采的惨剧呢？颤声哀叫的山羊長着一对沒用的角，毫无脫逃可能地被关进豹子籠，在那儿忍受豹子的攻击，当猛兽把脚爪挖进牺牲品的身体内部，貪饞地舔吃吸出来的血的时候，山羊的骨头在軋軋作响。被人从安靜芳香的山窝里抓出来的可憐的兔子，当它們感到身边

有一条噓噓吹气的蟒蛇的时候，它們吓得发抖了，那蟒蛇似乎用眼睛催眠了它們，把彩色的身体卷成圓圈猙獰地前进，用冷冰冰的压力把它們悶死……几百几百可憐的、柔弱可爱的小野兽，給自以为絕頂文明的城市里款待豢养着的那些毫无用处的猛兽吃掉了；正是那些城市里的人却在辱罵西班牙人野蛮，就因为又勇敢又灵巧的男子汉，在太阳光里，在蔚藍的天空下，在喧嘩嘈杂、五光十色的观众面前，按照完善得无可爭辯的規則，杀死忠实有力、勇猛危險的牲畜，使得群众的激情由于富有画意美的危險融成一体……这真是卑劣！……

“大家辱罵我們，是因为我們現在不重要了，”魯依茲說，对于他認為普遍的不公道表示憤憤不平。“我們的世界是象猴子似地模仿着它拥为世界主人的人們的姿态和欢乐的。現在流行在英国和世界两半球的时髦玩意儿是賽馬，大家看厌了許多瘦馬順着跑道奔跑；真是乏味的景象呵！真正的斗牛出現得太迟了，那时候我們已經失敗了。如果在菲列伯二世^①时代，斗牛就有現在那么重要，斗牛場到現在还会在許多欧洲国家里繼續开办呢……唔，不要对我頌揚外国人吧！我佩服他們，因為他們干了革命，我們的思想大部分都是他們的恩賜；但是講到斗牛呢，老实說，毫無問題，……他們只說了些傻話！”

这位热情的医师，象一个狂信者似的，盲目地把我們这行

① 菲列伯二世(1527—1598)——西班牙王。1556年即位，曾經打敗法國和土耳其軍隊，兼葡萄牙王，收尼德蘭和美洲为殖民地。他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設立“异教徒审判所”，用审判异教徒的名义，殘酷地处死一切反对君主專制的人。（中譯者）。

星上所有的民族都包括在他的尖刻的譴責里，他們厭惡西班牙人的娛樂，同時，他們自己却有別種流血的娛樂，這些娛樂因為完全缺乏美，簡直就不能認為是正當的娛樂。

在賽維爾住了十天以後，醫師要回到瑪德里去了。

“好吧，我的勇士，”他對病人說。“您已經不需要我了，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要疏忽呀。兩個月之後，您就會健康有力了。也許您的腿會給您一點兒麻煩，但是您有一個鐵鑄的身體，一定會逐漸好起來的。”

加拉爾陀的治療果然象魯依茲醫師所預言的那樣進步着。一個月以後，他的腿不必再強迫安靜了，斗牛士又衰弱又有一點兒癱，能夠坐在院子裡的靠手椅上接待朋友們了。

在他病倒的期間中，當他發着高熱，陰暗的惡夢纏着他的時候，雖然想象的事物千變萬化，有一個思想却是堅定不移地留在心裡——他記得董娜·索爾。這個女人知道他的不幸嗎？……

他還躺在床上的時期，偶然遇到他和契約經理人兩個人單獨在一起的機會，就壯起胆子向他問起董娜·索爾。

“是的，親愛的，”董·何塞說。“她記得您，在發生事故以後兩三天，她就從尼茲打電報來問起您的健康。她一定是從報上看到的。各處的人都在替您耽心，仿佛您是一個國王似的。”

契約經理人回復了這一個電報，可是以後就不再聽到她的消息了。

加拉爾陀聽了這個消息滿意了好幾天，但是後來，他又固執地問了，正象每一個病人那樣，以為別人除了關心他的健康

以外就沒有別的事情似的。她有沒有写信来？她不再問起他了嗎？……契約經理人竭力替董娜·索尔的沉默辯解，安慰劍刺手：你必須記着这位太太是不断地旅行着的呀。天知道她这会儿究竟在哪儿。

但是，斗牛士以为自己被她忘掉的絕望，逼得董·何塞同情地說謊了。几天以前，他接到从意大利寄来的一封信，董娜·索尔問起过他。

“讓我看吧！”劍刺手渴望地說。

因为契約經理人制造借口，推托說他把信丟在家里了，加拉尔陀就恳求这个安慰品：“把信拿来給我吧。我很想看看她的信，这样我就相信她是記得我的了！……”

为了避免托辞越来越复杂，董·何塞虛構了这样的回答，来信并不經過他的手，都是写給別人的。据他說，董娜·索尔写过几封信給侯爵談到她的财产，在每一封信的結尾，都問起加拉尔陀。有几次是在写給她的一个表兄弟的信里，她也記起斗牛士。

加拉尔陀靜靜地听着，但是同时他怀疑地搖着头。他多么想見到她呵！……什么时候他还能够見到她嗎？……唉，这个除了任性的古怪性格以外沒有任何目的就这样飞掉的女人呵！

“您呀，”契約經理人說，“最好还是忘掉女人的事情，注意您的事业吧。您已經不必再躺在床上；您差不多已經康健了。您覺得力量复原了嗎？回答我吧，我們还要斗牛不？您还有整个冬季可以增强体力的。今年我們接受契約呢，还是放棄斗牛呢？……”

加拉尔陀驕傲地抬起頭來，仿佛有人提了个侮辱他的意見。放棄斗牛？一整年不在斗場上露臉？群众能够听凭他不出場嗎？

“接受下来，董·何塞。从現在到春天还尽够時間增强体力呢。把無論什么东西放在我面前，我都会跟它斗的。您可以答应訂复活节斗牛的契約。我覺得这条腿会給我一些妨碍，但是，上帝保佑我，它馬上就会象鉄一样坚强。”

两个月以后，斗牛士覺得已經强健有力了。他走起路来稍微有点儿癱，两条胳膊也不怎么灵活；但是他瞧不起这些麻煩，以为并不严重，同时覺得新的力量已經使他的坚强的身子重新矯健了。

当他單獨在寢室里的時候（他离开病房以后，又搬回这儿来睡了），他站在鏡子面前，挺直身子，正象站在雄牛面前的，仿佛手上正拿着劍和紅布似地交叉起两条胳膊。着！他刺了那并不存在的雄牛。一直刺到劍根！……他想起他的敌人們的懊喪，就心滿意足地微笑了，他們預言他遭到角伤以后一定会萎靡不振，而且希望他一直就陷在这种情况下里。

他急不及待地等待着回到斗場的那一瞬間。他感到象一个开始斗牛的人似地，貪恋名譽和大众的喝采；最近一次被雄牛触倒似乎已經給了他第二个生命；以前那一个加拉尔陀仿佛是另外一个人，現在他需要从头开始他的履歷。

为了增强体力，他決定，在这冬季剩下的一些日子里，和他的一家人到稜科拿达去住。打獵和長途步行会使他受过伤的腿强壮起来。他还可以騎馬去督促工作；他要去看看放牧在草原上的山羊群，猪群，乳牛群，和那些馬。田庄的經營进

行得不好。花錢比較別的地主多，結果出產却反而比較少。這是一個慷慨慣了、大把賺錢、不必儉省的斗牛士的田莊。他每一年有一段時間出外，這一次不幸事故又使得家裡騷動混亂，這種種都使得他的事業不能發達。

他的姊夫安東在田莊裡使自己確立了一個獨裁者似的地位，打算把一切都整頓出一個秩序來，但是事實上只是搞亂了工作常規，惹得長工們憤怒。幸亏加拉爾陀可以依賴斗牛的可靠的進款，一個永不枯竭的富源，彌補了他那奢侈無度的支出和經營不良的損失以外，還有盈餘。

在動身到稜科拿達去以前，安古司蒂太太想要她的兒子去拜拜希望聖母，還她許下的願信。這願信是那個可怕的黃昏，當她看到他臉色蒼白，一動不動，象死人似地躺在擔架上抬回家來的時候許下了的。她在瑪卡雷娜，這長睫毛、棕臉兒的美麗的天后面前，懇求她不要忘記她的可憐的胡安尼朵，她哭過多少次呵！……

這次儀式確實是全體民眾的大歡樂。

劍刺手的母親把瑪卡雷娜區的全體花園匠都叫到聖琪爾教堂來，教堂簡直用花裝滿了，香案四周堆起龐大的金字塔形的花堆，從拱門中間和吊燈上挂下了許多圓滾滾的花球。

這神聖的儀式在美麗晴朗的早晨舉行。雖則這一天是工作日，從各區里來的人們還是擠滿了教堂。肥胖的女人們，黑眼睛，短脖子，穿着黑綢的衣服，她們蒼白的臉上蓋着鑲花邊的头披；工人們剛刮了臉，穿戴着新衣服，圓帽子；乞丐成群結隊地到來，正象有人舉行結婚禮那樣，在教堂大門口兩邊擠成兩排。區里並不富裕的女人們，隨隨便便地梳了頭，懷里抱着

嬰孩，聚在一起，急不及待地等待加拉尔陀和他的家人到来。

要举行用管弦乐队和歌唱伴奏的彌撒；真是非凡的事情呢，輝煌得正象复活节圣费尔南迪戏院里的歌剧。然后是牧师們詠唱感恩的“戴德姆”^①，因为胡安·加拉尔陀先生恢复了健康；真和国王临幸賽維尔的时候一样。

举行仪式的人們和他們的卫队来了，在人群里挤过去。斗牛士的母亲和妻子在前面走，跟許多女亲戚、女朋友一起，黑綢的厚裙随着她們的脚步輕輕縶絆，头披盖着的臉儿温和地微笑着。然后加拉尔陀来了，后边跟着很多斗牛士和朋友；一个个都穿着閃閃发光的衣服，背心上挂着金鍊条，手上戴着非常燦爛眩目的戒指，头上戴着白氈帽，跟女人們黑色的衣服成为鮮明的对照。

加拉尔陀显得很严肃；他是一个真正的信教者。他并不常常記起上帝，他在困难的时候罵起上帝来，主要是由于說慣了，倒不是为了別的；但是現在是另外一回事：他是到那儿去感謝极頂神圣的瑪卡雷娜的，他帶着恭敬的态度进了教堂。

大家都进去了，只有国家例外，他讓他的妻子和一大群儿女进去，自己站在外边空場上。

“我是个自由思想者，”他以为有必要在朋友們面前說明一下。“我尊敬所有的信仰，但是正在这里边进行的事情，照我看来真是无謂得很的。我不想褻瀆瑪卡雷娜，也不想否認

① “戴德姆”——对上帝感謝重大恩典的仪式歌。（世譯本）

她的功績，但是，伙伴們，當胡安躺在地上的時候，如果不是我及時地趕過去，把雄牛引開的話，結果會怎樣呢！……”

樂器的哀吟，歌手的歌聲，非常甜美飄逸的旋律，陪伴着一陣陣花香和蠟燭的氣息，通過敞開的大門，一直飛到空場上。

許多斗牛士和斗牛迷聚集在教堂外邊，一支又一支地抽煙。為了減弱長久等待的厭倦感，先先後後有人到最近的一家酒店里去。

當舉行儀式的人們出來的時候，許多貧民就一哄而上，貪心不足地搶奪一手把一手把撒出來的小錢，打起架來。大家都搶夠了，因為加拉尔陀大師是真正慷慨的。

安古司蒂太太把頭靠在一個女朋友的肩膀上，快樂得哭起來了。

在教堂門邊出現了容光煥發、威風凜凜的劍刺手，伸出手臂扶他的妻子，卡尔曼感動得直打哆嗦，露出微笑，睫毛上含着眼淚。

卡尔曼覺得自己好象在跟他第二次結婚。

7

到了神聖周，加拉尔陀對他的母親說起一件事情，使她非常高兴。

在前幾年，劍刺手曾經參加過圣罗倫慈教区的宗教游行，作為“神威顯赫的我們的父耶穌”的一個信徒，穿上黑色長道袍，罩上很高的圓椎頭巾和只留出兩個眼睛窟窿的面具。

这是一个貴族的宗教协会，当斗牛士因为意識到自己已經踏上通向富裕的大道的时候，就加入了这个协会，放棄了平民的宗教协会，他以为在平民的宗教协会里，他們的虔誠往往伴随着醉意和惡德。

加拉尔陀驕傲地講起这宗教团体的謹严。那里边确实样样事情都井然有序，紀律严肃，象军队里一样。在神圣的礼拜四夜里，圣罗倫慈教堂的鐘打了两点鐘的第二下鐘声，就在这一瞬間，教堂所有的門突然打开了，集合在外边黑暗的空場上的群众，就可以看見教堂内部照得光輝燦爛，會員已經按照游行次序站好了。

罩着黑色头巾的人們，又靜默又惨淡，除了面具上两个窟窿里露出一对閃閃爍爍的眼睛以外，沒有任何生命的表征，他們用緩慢的步子，排成双行前进，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支光芒惨淡的大蜡燭，这一对和那一对之間隔得很远，可以讓長長的道袍后裾拖在地上。

群众由于南方人容易感动的特性，看着罩头巾的行列走过，他們把这些人叫做“拿撒勒人”^①，他們非常关心，因为神祕的罩面具的人們，也許是些高貴的紳士，由于傳統的虔敬信神，参加了这太阳升起以后才能結束的夜間游行。

这是个靜默的宗教协会。“拿撒勒人”在罪孽深重的痛苦中，不許講話，他們由警察保卫，不讓任何人来麻煩他們。群

① “拿撒勒人”——这儿的拿撒勒人是指基督的信徒。下边“好象新的拿撒勒人在走‘苦难的路’似的”，諷刺那些醉漢用狂飲爛醉來紀念基督逝世，拿撒勒人指耶穌。（中譯者）

众之中喝醉酒的人的确很多。街上游蕩着永不疲乏的信徒，他們为了紀念基督逝世，从神圣的礼拜五起，就开始了从这家酒店到那家酒店的宗教游行，不到礼拜六不肯結束。到了礼拜六，他們好象新的拿撒勒人在走“苦难的路”似的，在每一条街道上喝了数不清次数的酒以后，別人就不得不把他們抬回家去了。

当說話就算犯罪的游行队伍走过的时候，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警察的保卫一放松警惕，那些不虔敬的、由于喝多了酒而沒有了任何道德顧虑的醉汉，就乘机走到不講話的兄弟們身边，在他們的耳朵边咕囁着最刻毒的辱罵，罵他們或是他們的一家人，其实这些人他們是根本就不認識的。“拿撒勒人”在靜默中苦惱着，隱忍了辱罵，似乎这就是对于“神威显赫的耶穌”的献礼，但是那些麻煩的土蜂倒因为这一种柔順态度壯起胆来，喃喃地辱罵得越加厉害了，終于那个罩面具的信徒想起来了，虽則禁止說話，可是并不禁止行动呀，于是就一边保持着絕对的靜默，一边举起大蜡燭来打这些扰乱神圣的庄严肅靜的醉汉。

在队伍行进中間，当抬着宗教雕象①的人們需要休息，那些載着神象、周圍挂灯的沉重的台座也停下来的时候，一声輕微的“噓噓……”就足够叫罩头巾的人站住，那黑色的一对一对就把大蜡燭放在脚边，臉对着臉，通过面具上神祕的窟窿，

① 雕象——巨大的台座上裝着和人身同样大小的神象，神象用木头雕成，裝飾富丽，表示耶穌、圣母或者使徒的生活实况。每一个教区抬送两个雕象。这些雕象是古老的，常常出自杰出的艺术家之手。（英譯本）

向群众看。他們似乎是异教徒审判所里把人拉去燒死的那些家伙：他們是高大的罩面具的人，黑色的道袍后裾发出熏香和焦味。長長的銅喇叭訴苦似地响着，打破了夜的寂靜。头巾頂上飄动着协会的旗幟，这是黑色天鵝絨金色鑲边的正方形，上面有綉出来的縮写羅馬字母 S. P. Q. R.，用来紀念那个在犹太的羅馬巡撫参与了基督釘死的事件。^①

“神威显赫的我們的父耶穌”的游行雕象站在用金屬精制的沉重的台座上，台座裝飾着黑天鵝絨的座披，貼着地面，盖住了在下边抬着的二十个大汗淋漓、半身赤裸的扛抬夫。四角裝着金色天使和成簇的挂灯，中央站着耶穌，戴着荆棘的皇冠，在他那沉重的十字架下弯着身子；悲剧性的、受苦受难的、沾染鮮血的耶穌，臉色象尸首一般，眼睛在流泪，可是穿着华丽的天鵝絨長袍，綉滿金花，使得富丽的袍料几乎看不見了，在綉花交織之中似乎只露出一点儿精細的蔓藤繞結的花紋。

一看到神威显赫的耶穌，几百个人的胸膛里吐出了叹息和呻吟。

“我父耶穌！”老婦人們咕囁着，目不轉睛地看着雕象，象是受了催眠似的，“神威显赫的主呵！不要忘掉我們呵！”

游行的雕象在空場中心停下来了，担任护卫的罩头巾的人和虔敬的安达魯齐亞人民也一起停下来了，安达魯齐亞人民用歌唱表达出他們全部的灵魂状态，用鳥儿似的顫音和漫長的悲歌向耶穌致敬。

① 羅馬巡撫——羅馬巡撫彼拉多审判耶穌，因为众人要求，把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曾說：“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們承担吧。”（中譯者）

一个孩子的发抖的甜蜜的声音打破了沉寂。这是一个小姑娘，她从人丛里一直挤到第一排，向耶穌射出了“歌声的箭”。用三句抒情歌颂扬着神威显赫的主的“全世界最神圣的雕象”，颂扬雕象的雕刻者，西班牙黄金时代的光荣艺术家之一，雕刻家蒙丹涅斯。

这“歌声的箭”仿佛是战争的第一声射击，接着就爆发了一整串射击。第一声还没有完结，第二声已经在旁的地方响起，立刻又是一声，又是一声，仿佛整个空场就是一个大笼子，装满了疯狂的鸟儿，其中一只的叫声把大家叫醒了，就全体都错杂混乱地同时歌唱起来。低沉沙哑的男子声的低音跟女人们的高音混在一起。全体都目不转睛地看着神圣的雕象，仿佛他们都是独自在雕象面前似的，周围的人把他忘掉了，他也听不见别人的声音；这些交织起来的鸟叫的旋律，噪杂不和地跟别人的歌声混成一片，既不会唱错，也不必犹豫。这期间，罩头巾的人们一动不动地听着，看着耶穌，他接受了美丽的颂赞，老是那么含着眼泪压在沉重的木架子底下，荆棘的刺深深地刺痛着他。这样一直到总管以为停留够了，打响了装在台座前面的银铃。“起！”神威显赫的主摆动了几次以后，就抬了起来，看不见的扛抬夫脚就象触角似地在地上移动了。

后边跟着受苦受难的圣母圣瑪唐娜。所有的教区在游行的时候总是抬着这两个雕象的：一个是上帝的儿子，一个是他的神圣的母亲。受苦受难的圣瑪唐娜的金冠，在天鹅绒的华盖底下周围的灯光里闪动。她的披风后裾有几公尺长，拖在台座后边，用圆形的木架子张开，显示出极富丽的、重甸甸的、灿烂夺目和非常值钱的刺绣品的华美，在这上边一定是耗尽

了整个世代的耐性和技艺了。

罩头巾的人们拿着点亮的蜡燭护卫着圣母，蜡燭光在这国王御用似的長披风上向四周反射出来的光芒在颤抖。一大群女人在后边依照大鼓声的节拍行进，她们的身体隐在黑影里，臉儿却让各人拿在手里的蜡燭光照紅。她们是一些戴着头披的赤脚的老婆子，穿着准备死后穿的白衣服的姑娘們，痛苦地走着，好象患着神祕的痛苦惡疾的妇人，她们是一群苦难的人，都是因为神威显赫的主和他的神圣极頂的母亲保佑她们，从死里救出来的。她们跟着雕象行走，在还願信。

这虔敬的宗教协会的行列，在緩慢地走过街道，經過許多次停留，讓人們唱贊美詩以后，就走进大門整夜敞开的主教大教堂。他們帶着点亮的蜡燭繞过大得出奇叫人吃惊的大殿，在黑暗里照出了挂着紫底金条的天鵝絨的极大的柱子，但是他們的光还是照不透圓屋頂下的濃密的黑暗。罩头巾的人们仿佛有些尖头的昆虫，在这籠罩了地面近边的淡紅的蜡燭光里前进，同时在高处还是望不透的黑夜。終于他們丟下地下室似的阴暗，又走到星光里去了，于是初升的太阳惊奇地看到还在街心游行的队伍，暗淡了大蜡燭的光，照亮了神圣的衣服的金色以及雕象的眼泪和临終的冷汗。

加拉尔陀是神威显赫的耶穌和他那个尊严的靜默的宗教协会的一个热情的信徒。真是庄严的事物呵！对于别的游行雕象，人們有权利笑它的会友們不够虔敬和秩序混乱。但是对于这一个雕象也可以笑嗎？决不可以！……当凝視着这使人敬畏的耶穌象，“全世界最崇高的雕象”，看到罩头巾的人们严肃的行进的时候，他感到了情緒的震蕩。何况加入这个协会，

还可以跟貴族們发生关系呢。

虽然这样，劍刺手今年还是决定丢开神威显赫的耶穌，跟瑪卡雷娜的信徒一起游行，他們是护卫那最会显灵的希望圣母的。

安古司蒂太太知道他的决定的时候，非常高兴。他确实对圣母欠着这笔債，圣母在他最近一次被牛触倒的时候救过他的命。而且这也符合她的平民的純朴的感觉。

“个个人都跟他同阶级的人在一起的，胡安尼朵。你跟貴族們联络联络是对的，但是想一想吧，穷人是永远爱你的，現在他們对你表示不贊成，是因为他們認為你瞧不起他們呢。”

斗牛士非常明白这一点。斗場里坐在向阳看台上的扰嚷的平民已經对他表示了一点敌意，認為他們已經被他忘記了。他們批評他老是跟有錢人交往，丢开了一开头就替他捧場的人。为了避免这一种惡感，加拉尔陀利用所有的方法来奉承平民，因为他需要这些人拍掌。在游行的前几天，他通知最有权势的瑪卡雷娜的会友，他要参加游行。他希望絕對不要讓大家知道这个消息。他参加游行完全为了报答神恩，希望他的行动保持祕密。

但是不多天以后，全体区民都帶着鄰居的驕傲感淨是在談論这件事情了。唔，今年瑪卡雷娜出来該多么漂亮呵！他們瞧不起神威显赫协会的有錢人和他們那秩序井然、使人厌倦的游行，他們只关心河对岸的競争者，特里安納区那些欢乐吵鬧的家伙，他們是那么滿意着他們那高貴的圣瑪唐娜和临死的基督，他們把他叫做极頂神圣的“小野兽”。

“今年我們一定要看瑪卡雷娜，”鄰居們在談到斗牛士的決定的時候說。“安古司蒂太太一定会用花綴滿雕象，那至少要值一百个杜尔。胡安尼朵会把他的全部珠宝都挂在圣母身上。多么富丽堂皇呀！”

果然这样。加拉尔陀收集起自己的和妻子的全部珠宝，用来裝飾瑪卡雷娜。她的耳朵上將戴上劍刺手花掉好几次斗牛賺来的錢从瑪德里买給卡尔曼的金剛钻耳环。在她的胸膛上將戴上斗牛士的双股金鍊条，金鍊条上將挂起他所有的戒指，和金剛钻鑲的大粒飾扣，这是他穿典型的安达魯齐亞服裝的時候，別在襯衫胸口的。

“呵！我們的棕臉女人出来將是多么漂亮呀！”鄰舍女人們談到圣母的時候常常这样說。“全部費用都由胡安先生支付。一定会使半个賽維尔瘋狂起来。”

劍刺手每逢別人問起他这件事情的時候，总是謙遜地笑笑。他老是覺得对瑪卡雷娜有一种强烈的、虔敬的信仰。她是他出生的那一区的圣母，何況他那位可憐的父亲生前每年都参加游行，扮成一个“武裝者”。这是他一家人值得驕傲的光荣，如果情况容許，他一定会象他許多早已躺在地下的历代祖宗一样，戴上头盔，拿起長矛，扮成一个羅馬軍士。

他高兴这样以敬神出名，他願意全区的区民都知道他在参加游行，但是同时他又怕这个消息飞遍全城。他信仰圣母，从他將來可能发生危險的观点出发，他願意对她表示亲暱，但是一想到聚集在蛇街的咖啡店和俱乐部里的朋友們的嘲笑，他又发起抖来了。

“如果他們認出我在那里边，一定会嘲笑我。”他說。“好

吧，跟所有的人搞好关系是必要的。”

在神圣的礼拜四晚上，他帶着他的妻子到主教大教堂里去听“弥撒雷雷”^①。这个非常高大的峨特式拱廊里，只有裝在柱子上的几支紅赭赭的大蜡燭照亮着：剛好使人不致于完全象瞎子似地摸索着走路。礼拜堂两边的鉄柵欄里坐着許多貴族男女，仿佛关在籠子里似地，他們竭力避免跟挤进大殿来的汗淋淋的群众混在一起。

在黑暗的唱詩楼上，象一簇淡紅色的星座似的几点灯光，是專門給乐队和歌手用的。爱思拉华的“弥撒雷雷”，在这黑暗和神祕的气氛里，播散了愉快的旋律。这是愉快而优美的安达魯齐亞式的“弥撒雷雷”，象是鸽子拍击翅膀，包括着好象爱情小夜曲似的温柔的浪漫曲，和醉汉唱歌似的合唱；充滿了生命的愉快，叫人忘掉了死，跟追悼基督死去的悲伤恰巧相反。

等到次中音的歌声結束了最后一个浪漫曲，他譴責杀死大神的那个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哀訴消失在圓拱頂里，人們立刻散了，他們但願到富有生气的街上去，这些街道讓电灯照耀得真象一个戏院，一排排的座位放在人行道上，包厢就在廣場上。

加拉尔陀很快地走回家去，穿上他的拿撒勒服裝。安古司蒂太太帶着深情准备着这一套衣服，这种感情似乎使她回到了年青时代。唉，她那可憐的丈夫，每年到了这一天晚上，

① 弥撒雷雷——在神圣的礼拜四举行的一个宗教唱歌仪式。作曲家爱思拉华的弥撒雷雷歌曲最为有名。（世譯本）

就全身武裝，把長矛擱上肩頭，離開家里，總要到第二天白天，和他的軍隊同袍走遍賽維爾所有的酒店以後，才戴着破損了的頭盔，穿着極骯髒的鎧甲，回到家里來！……

劍刺手用女人似的細膩注意着自己的內衣。他穿“拿撒勒人”的服裝，和斗牛日穿斗牛士的服裝一樣仔細。他首先穿上絲襪和漆皮皮鞋，然後穿上他母親親手做成的閃光的白緞長袍，頭上是一頂綠天鵝絨做的高高的尖頂頭巾，這頭巾垂在他的肩膀上和臉上，象一個面具似的，再垂下去一直到膝蓋下邊，象是牧師做彌撒穿的道袍。胸膛一旁有一個色彩斑駁、綉工細膩的協會的盾形徽章。斗牛士套上了白手套，拿着一根長長的手杖；這是宗教協會里的高貴的標志；這是一根長杆子，用綠天鵝絨包着，銀鑲的頭，底下一頭也是銀鑲的。

當加拉爾陀經過擁擠的街道向聖琪爾走去的時候，已經是晚上十二點鐘以後了。大蠟燭的火焰和從酒店里射出來的光，在白色的屋牆上顫抖着影子和火光的混合物。在到達禮拜堂以前，加拉爾陀在游行隊伍將要通過的一條狹窄的街上遇到了“猶太隊”；那是一群“武裝者”，勇敢的兵士，他們為了表示軍人的紀律，按照響個不停的大鼓聲的拍子，不怕疲倦地在原地踏步。

他們是些年齡不等的男子，臉被金屬的頭盔護面罩罩在格子里，穿着葡萄酒色的護身甲，腿上穿着肉色棉襪子，和厚底的無幫鞋。腰帶上佩着羅馬人的劍，為了模仿現代的兵士，他們把長矛用繩子挂在肩膀上，彷彿是現代馬槍的吊帶。在隊伍前面，飄揚着羅馬人的大旗，上面有元老院的標記，跟所有的隊士一樣按照大鼓聲的节拍搖晃着。

一位威风凜凜的名人拿着一把劍在軍隊前邊大模大樣地走着。加拉尔陀走过他身边，就認出来了。

“該死的！”他在面具底下微笑着。“誰也不会注意到我了。今天晚上大家只会替他拍掌了。”

他是小山羊上尉①，一个茨岡歌手，为了恪守軍紀，他在当天早晨特地从巴黎赶回来，担任领导兵士的軍事任务。

不尽这个职责，就等于放棄了上尉的头銜，小山羊把这头銜得意揚揚地印在巴黎音乐咖啡店的每一張广告上，他在那儿和他的女儿們一起唱歌跳舞。她們好象蜥蜴一样活潑，动作优美，眼睛大大的，凭着富有吸引力的纖巧和柔軟的体态使男人们发狂。最大的那一个确实是飞黃騰达了，因为她跟一个俄国王子逃跑了，巴黎的报纸一連許多天把这个“西班牙军队里的勇敢軍官”的絕望当做話題，他打算杀死那一对私奔者来保持自己的体面，別人甚至把他比作吉訶德先生②。不久就在馬路劇場上演出一个歌剧，表演“茨岡女人私奔記”，里边还穿插了斗牛士舞，修道院合唱，和別的富于地方色彩的西班牙場面。小山羊終于跟这个非法的女婿和解了，接受了他的一大笔金錢報酬，繼續帶着剩下的几个女儿在巴黎跳舞，等待另一个俄国王子。他的上尉軍职使得許多自以为通曉西班牙情况的外国人說話了。“哈，西班牙！……这个頹廢的国家，沒有把軍餉发給勇敢的軍人，却逼得这些高尚的軍官把他們的女儿

① 上尉——这是宗教游行隊伍里的上尉，和軍隊毫无关系。（世譯本）

② 吉訶德先生——西班牙大作家塞凡提斯（1547—1616）名作吉訶德先生的主角。他模仿中世紀的騎士，对風磨作战受伤，和牛群爭斗致死。（中譯者）

送上舞台……”

神圣周到了，小山羊上尉再也忍不住要到賽維爾来了，他帶着毫不妥协的严厉的父亲的神色，对他的女儿們告別。

“女儿們，我走啦。好好照管自己。行为要庄重和合于礼节……我的軍隊在等着我。如果上尉丢掉了他們，他們会怎么說呢？”

他就这样从巴黎动身到賽維爾来，驕傲地想到做过瑪卡雷娜的“犹太队”的上尉的父亲、祖父和远祖，又想到自己在祖先留給他的遺產上增加了新的光荣。

有一次，他中了国家獎券得到一万个貝賽大，他就用这一笔款子买了一套跟他的职位相称的“制服”。区里好事的女人都赶来看一看这位上尉，他穿着一大堆光彩夺目的金綉，一套打磨过的金屬的鎧甲，头盔上有一球瀑布般挂下来的白羽毛，純鋼的头盔反射着游行队伍里的各种光芒。这真是跟紅种人最为相宜的幻想的服裝，喝醉了酒的阿劳加利亞人①所夢想的王子的制服。女人們都来撫弄他的天鵝絨褲子，近近地欣賞短褲子上的綉花：釘子，鎚子，荆棘，跟基督的受苦和被杀有关的一切事物。他的靴子因为綴滿了金片和假宝石閃閃发光，每走一步就似乎在抖动。头盔上的白羽毛使他的摩尔人的棕色臉显得更黑，头盔下边，露出灰色的茨岡人的絡頰胡子。这的确不是軍人应有的裝飾品；上尉自己也大方地承認

① 阿劳加利亞人——南美洲智利南部印第安族土人。十六世紀西班牙人侵入南美洲以后，只有这一族屢次对西班牙人作战，保持独立。一八七〇年才承認归智利政府統治。（中譯者）

这一点；但是他还要回到巴黎去呢，他的艺术强迫他在脸上不得不牺牲一点。

他象军人一样高傲地转过头来，把他的老鹰眼睛盯住他的军队，叫喊着：

“立正！不准一个人离开队伍！……行动要合于礼节和纪律！”

他就用咖啡店舞台上鼓励他的女儿们的那种沙哑的流氓似的声调，从蛀坏了的牙齿缝里发出指挥命令。

拘谨严肃的队伍合着大鼓的缓慢的节拍徐徐前进。在每一条街上都有许多酒店，酒店门口有许多快乐的男子，帽子向后仰起，背心解开，他们为了纪念耶稣受苦和被杀，记不清已经喝了多少杯了。

他们看到这些了不起的武士来了，就远远地向他欢呼致敬，高举起芳香的琥珀色的葡萄酒杯。上尉竭力忍住了酒瘾，把眼光转过一边，更加挺直了穿着金属铠甲的身子。如果他现在并不值班的话，那多好啊！……

几个更心急的朋友居然横过街道，把酒杯举到披着白羽毛的头盔下边，但是他这个“不受利诱的队长”，却退回几步，把他的剑尖对准了他们。责任终究是责任呀。今年决不会跟往年一样，队伍开出不久，就用摇摇晃晃的腿和不合拍子的步子走得毫无秩序了。

这样走过几条街道，对于小山羊上尉说来，真正是苦难的路程。他穿着武装感到身子热烘烘的，当然，一点儿酒是不会破坏纪律的。于是他接受了一杯，接着又是一杯，一会儿以后，他的整个军队都乱了，一路上撒满了散兵，他们经过路旁

的酒店就耽擱下來。

游行队伍整整几个鐘头停留在每个十字街头，以傳統的緩慢前進着。時間反正並不迫促。還只是晚上十二點鐘，瑪卡雷娜反正不到第二天十二點鐘不會回家；走遍賽維爾街道所花的時間，比從賽維爾旅行到瑪德里所花的時間還要長。

最先前進的一個大台座，叫做“耶穌基督受審”，台座上面滿是人象，彼拉多坐在金殿上，四周都是羅馬兵士，他們穿着彩色的短褲，戴着頂上有羽毛的头盔，看守着悲傷的耶穌，他已經準備受難了，穿着滿是綉花的紫色天鵝絨道袍，三道表示三位一體的金色靈光，呈現在他戴着荊棘王冠的头頂上。但是這一個台座上邊雖則有那麼多人象和裝飾，却並沒有吸引群眾的注意，仿佛被後面緊緊跟着的一個台座蓋過了：這是平民區的女王，常常顯靈的希望聖母，瑪卡雷娜。

聖琪爾教堂里抬出了淡紅臉、長睫毛的聖母，頭上張着天鵝絨的華蓋，華蓋隨着蓋在下邊的那些扛抬夫的每一步伐而搖晃着，這時候，擠滿廣場的平民爆發了一陣震耳欲聾的喝采聲……啊，她是多么美麗呵！天上的后！永不衰老的美人！

她的極長的富麗堂皇的披風，上面有網眼形的厚厚的金綉，張開在雕象台座後邊，仿佛一只龐大的孔雀展開尾巴。她的眼睛閃着光，似乎聽到信徒熱烈喝采，感動得淚眼盈盈，閃爍的珠寶綴滿神象的全身，仿佛在綉花的天鵝絨衣服上，再披上一件珠光寶氣的鎧甲。珠寶有幾百樣，也許是幾千樣！她似乎閃着光亮的水滴，那些水滴燃燒着虹的每一種色彩。她的脖子上挂下幾串珍珠，串着成百個金戒指的金鍊條，微微一動就射出夢幻的閃光。她的長袍和披風前部用別針別滿了金表，表

上鑲着翡翠和金剛鉑，還有鑲着石卵一般大的宝石的耳环。所有的信徒都把自己的珠宝交出来，裝飾游行的瑪卡雷娜。女人們在这宗教的哀悼的夜晚，虽然手上什么裝飾品也沒有，却还是感到心滿意足，因为她們以为值得驕傲的珍貴的珠宝正戴在圣母身上呢。群众認識这些珠宝，因为年年看到，他們說得出它們的来历，指得出有什么新的东西。他們知道圣母胸口用金鍊条挂着的那些东西，是斗牛士加拉尔陀的。但是別的东西也引起平民贊賞。女人們出神地凝視着两粒极大的珍珠和一串戒指。这是区里的一个年青姑娘的，她在两年以前到瑪德里去，因为她是瑪卡雷娜的信女，这一次同一位老年紳士一起回来参加这个节日。运道多好的一位姑娘呵！……

加拉尔陀讓头巾遮住臉，拄着一根貴族用的手杖，同协会的显要人物一起走在圣母雕象的前边。另外几个罩头巾的人拿着長喇叭，喇叭上結着有一簇金綫子的綠旌。他們不时把这种吹乐器的小吹口放进面幕的小窟窿里，于是一陣扯人心肝的出殯似的喇叭声就冲破了靜默。但是这种可怕的号叫并没有在听众心里喚起回响，使他們想到死。春天的微风吹过两边阴暗空虛的街巷，送来花园的芬芳、橘子的香味和陈列在柵門和阳台上的陶瓶里的花香。夜晚的天上亮着月亮的銀光，那月亮从云里出来，在屋檐边露出了愉快的臉儿。这悲慘的游行跟大自然似乎是不協調的，因此逐漸失去了忧郁的情味。喇叭悲嘆着死的哀号，歌手們哭泣似地唱着宗教歌，那些可怕的羅馬士兵裝出劊子手的模样庄严地走过，这一切都是白費勁儿。春天的夜微笑着，散发出柔和的花香，沒有一个人能够想到死。

瑪卡雷娜的居民毫无秩序地簇拥着圣母走；小鋪子的老板帶着他們头发蓬乱的妻子，她們拖着一整串孩子，一起来参加游行一直走到天亮。黑髮卷到耳朵上的年青人，揮着沉重的手杖，仿佛有人打算侮辱瑪卡雷娜，一定要依靠他們强有力的手臂保卫似的。男男女女都昏昏沉沉地走着，在极大的圣母台座和狹窄的街道的牆垣之間拥挤着，但是眼睛凝視着雕象，对雕象說話，在喝醉了葡萄酒，思想跟鳥儿一样灵活的神志模糊之中，頌揚着她的女性美和她的常常显灵的神威。

“瑪卡雷娜！呼啦！……全世界最美丽的圣母！……这位圣母会使得别的圣母一个錢也不值！……”

神圣的台座每五十步一停。不必匆忙；夜还長呢。民众为了飽看她一下，都請求圣母在家屋前停下来。每一家酒店的主人也請求她在他的店門前休息一会儿，因为他是区里的居民，他就有这种权利。

有人橫过街道，对走在前面領队的人說：

“喂！停下来！……这儿有一个全世界最美妙的歌手，他打算对圣母射出‘歌声的箭’呢。”

这位“全世界最美妙的歌手”正靠在一个朋友身上，他把杯子交給別人，就两腿搖搖晃晃的，走到雕象前面，咳嗽了一声，用沙啞的声音唱起来了，由于旋律的急奏，歌詞是完全听不清的。明白的只有这一点：他在歌唱母亲，歌唱“天母”，当他唱到这一个字眼的时候，由于激动，由于那从母爱获得最誠摯的灵感的民歌特有的感情，他的声音就顫抖起来了。

这位歌手的緩慢的抒情歌还没有唱到一半，另外一个声音就响起来了，接着又是一个声音，恰象是举行音乐竞赛似

的，于是街上就充滿了看不見的鳥兒；有几只是嗓子沙啞的，折斷了的翅膀在顫抖，有几只是善于啼叫的，聲音提得很高，使人想象到紅腫的幾乎裂開的喉嚨。大部分歌手都隱藏在人群里，因為這原是他們的純朴的虔敬情緒的熱情流露，不需要什麼夸耀；但是有些人卻以自己的嗓子和“風格”自豪，很想站在街心，在神聖的瑪卡雷娜面前表現一下。

一些瘦瘦的小姑娘，裙子難看地向下挂，頭髮搽得油光光的，把雙手交叉在癢癢的肚子上，目不轉睛地瞧着聖瑪唐娜的眼睛，用微弱的小嗓子歌唱着母親看到自己的兒子流着血，被沉重的十字架壓得腳步踉蹌的時候的痛苦。

走了不多几步，一個年青的、紫銅色皮膚的茨岡人，臉上滿是麻點，發出天花和骯髒衣服的气息，仿佛已經在忘我的境界里了，一直讓帽子挂在手上，也站下來歌唱“母親”“親愛的媽媽”“上帝的母親”，一大群伙伴都點著頭在贊賞他的“風格”的美。

雕像後邊，大鼓不斷地在响，喇叭繼續吹出悲號，所有的人都同時歌唱，跟不和諧的人聲混成一片，可是不管這樣，每個人自管自唱抒情歌，也沒有一個人唱錯，也沒有唱亂，仿佛他們的宗教熱忱已經使自己孤立起來了，他們似乎都是聾子，聽不到別的聲音，對聖母目不轉睛的凝視真是催眠術一樣頑強。

等歌唱結束，群眾開始放蕩地替聖母喝采，再一次贊揚瑪卡雷娜是美麗的，唯一的，使得旁的聖母都一錢不值了，聖象四周是滿杯滿杯的葡萄酒在流動，最興奮的人把自己的帽子向她拋去，似乎她真是一個美女，他們已經分不清楚：這究

竟是对圣母歌唱的疯狂的热情呢，还是陪着圣母走遍街道的反宗教的狂欢宴。

在圣象前面走着一个人赤脚的年青人，穿着紫色的道袍，头上戴着荆棘冠。一个比他长两倍的沉重的十字架压得他弯着身子走路，在雕象停顿许久重新前进的时候，就有好心肠的人来帮助他背起他的重负。

女人们看到他的时候，就怀着怜悯心叹息了。可怜人！他凭着怎样神圣的热忱在履行他的惩罚呵！……全体区民都记得他的渎神罪。使男人们堕落的该死的酒呵！

三年以前，神圣的礼拜五早晨，瑪卡雷娜整整一夜游行过賽維尔的街道以后，回到她的礼拜堂里去，这一个可怜的罪人事实上是一个好孩子，他跟朋友们一起在街头游荡了一整夜以后，在大厅街的一家酒店门口拦住了圣象。他向圣母歌唱，然后凭着神圣的热情开始大叫大嚷，颂扬她的女性美。呼啦！美丽的瑪卡雷娜！他爱她超过爱他的未婚妻！为了更恰当地表示他的信仰，他想把拿在手里的东西向她的脚边抛过去，他以为这是他的帽子，可是不幸原来是一只酒杯，飞过去砸在圣瑪唐娜脸上撞碎了。他哭泣着被抓进了监牢。……唉，他爱瑪卡雷娜正象爱自己的母亲一样！这完全要怪那使得男人们失掉理智的该死的酒！他想到由于这种不尊敬宗教的态度，必须坐几年监牢，他吓得发抖了；他由于自己的渎神行为哭得那么厉害，终于连那些最愤怒的人也对他软了心，替他辩护，大家同意给他一种特别的惩罚，给别的罪人作为警戒。

他背着十字架，浑身大汗，精疲力尽，当他觉得这一只肩膀被重负压得很痛的时候，就把重负换一只肩膀。他一出现，

女人們由于南方人特有的戏剧性的热情，都哭起来了。他的伙伴們憐憫他，遞給他好几杯葡萄酒，这决不是嘲笑他的惩罚，而是由于同情。他已經疲乏得昏过去了，應該給他提提精神。

但是他不接受他所渴望的提神飲料，轉过眼光瞧着圣母，好讓她目睹他的殉道精神。不要紧，到明天早晨，讓瑪卡雷娜安安稳稳坐在她的礼拜堂里以后，他可以毫不害怕地喝酒。

圣象还在市場区，游行队伍的先头部队已經到了城市中心。罩綠头巾的人們和“武装者”用作战似的机敏前进。他們想比别的任何宗教协会早到鈴儿咖啡店旁边，占据蛇街①的街口。如果先头部队到得了这个地方，他們就可以安安稳稳等待他們的圣母到来。瑪卡雷娜的信徒們年年都搶占这一条有名的街，要几个鐘头才走完这条街，把別区的会友們憤怒的抗議当作愉快；那些下等人，他們的雕象是絕對不能夠跟瑪卡雷娜的雕象相比的，正因为他們是不足道的，所以應該恭恭敬敬地在她后边。

小山羊上尉的队伍的大鼓在蛇街街口鈴儿咖啡店旁边敲响了，同时，另一边出現了另一个宗教协会的罩黑头巾的人們，也想先走。人群在两个游行队伍先头部队碰头的地方好奇地聚集起来了。馬上要打架啦！……罩黑头巾的人們既不很尊敬“犹太队”，也不很尊敬他們那位可怕的上尉。上尉呢，他是願意保持冷冰冰的优越感的。軍隊不應該参加非軍事人員

① 蛇街——一条寬闊的嵌石街道，这里沒有交通車輛通过；它很長，是从圣弗朗西斯哥广场上端鈴儿咖啡店門口开始的。（英譯本）

之間的打架。护卫着游行隊伍的瑪卡雷娜的信徒們，为了替本区爭体面，攻击了罩黑头巾的“拿撒勒人”，于是用手杖和蜡燭当做武器的一場打架開場了。警察跑过来，逮捕了两个正在抱怨帽子和手杖不見的年青人，同时人們又把几个丢了头巾的“拿撒勒人”陪进一家藥房里去，他們痛苦地把手按在头上。

在这期間，小山羊上尉，跟侵略者一样狡猾地运用他的偉大的战略，率領“他的队伍”前进，占据了鈴儿咖啡店門口一直到蛇街街口，大鼓手怀着胜利的愉快加快打鼓，区里的勇敢的帮手們在喝采：“这儿不准通行！圣母瑪卡雷娜万岁！……”

蛇街似乎变成了一个大厅，所有的阳台上都挤滿了人，大电灯从裝在街道两边屋子之間的鋼索上挂下来，所有的咖啡店和鋪子都照得雪亮，窗子里挤滿了人头，牆边放好几排椅子，椅子上挤滿了人，每逢远远的一陣喇叭声或是大鼓声通知大家又有一个圣象到来的时候，他們就在椅子上站起来。

这一夜，全城沒有一个入睡觉。就是手捏念珠做了禱告以后总是呆在家里的胆小的老婆子，这时候也沒有睡，等待快天亮的时候，看看那数不尽的游行队伍走过。

虽然已經早晨三点鐘，可是一点儿也看不出时候已經迟了。人們在咖啡店里、酒店里吃喝。沸油的气味透出煎魚店門口。街道中心，流动的小販搭起攤子，在叫卖滋味刮刮叫的甜食和飲料。只有在这一种重要节日才在街头露臉的一家人一家人，从下午两点鐘起就在那儿，等着看数不尽的游行队伍走过；圣母极其华丽的天鵝絨披风長得引人贊賞狂叫，許多基督戴着金王冠，穿着綉花道袍。这是无数荒唐的雕象構成

的整个世界，在这些雕象上，那惨白的流血的臉，跟那戏剧般富丽奢华的服飾，成为一个尖銳的对照。

外国人都被这光怪陆离的基督教的仪式吸引来了，这是跟希腊多神教的节日一样熱鬧愉快的仪式，除了雕象臉上的表情以外，誰也沒有有一点痛苦和煩惱的表情，他們从坐在旁边的賽維尔人那儿听到了这些雕象的名字。

抬过的游行雕象叫做“神圣的命令”，“神圣的靜默的基督”，“受苦受难的圣瑪唐娜”，“背十字架的耶穌”，“山谷里的圣瑪唐娜”，“三次倒下的我們的父耶穌”，“神圣的流泪的瑪唐娜”，“賜給好死的我們的父”和“三必要的圣瑪唐娜”，这些雕象后面跟着为它們特派的“拿撒勒人”，这些人有黑的、白的、紅的、綠的、藍的或是紫的，全体都戴面幕，在尖頂的头巾下边隱藏了神祕的面貌。

沉重的台座又緩慢又吃力地前进，經過狹窄的街道。当它們到了圣弗朗西斯哥广场上，市政厅前面那些包厢对面的时候，那些圣象就半轉过身来，面对包厢的座位，由扛抬夫屈下膝来，向参加这个节日的高貴的外国人和王族致敬。

在雕象台座旁边，有許多年青人帶着水壺在走。差不多还不等圣象停下来，天鵝絨挂毯的一角就掀起来了，二三十个人出現了，渾身是汗，累得骯骯髒髒的，半身赤裸，头上纏着布，模样象是些筋疲力尽的野蛮人。他們是“加里西亞人”^①，凡是身强力壯的扛抬夫，誰要是以为自己适合做这种累人的長久的工作，那么不論他們是什么地方人，大家就把他們一概

① 加里西亞人——加里西亞是西班牙西北部的一省。（中譯者）

叫做“加里西亞人”。他們貪饞地喝水，如果酒店就在近旁，就違抗他們領袖的命令去討酒喝了。他們被逼躲在里边好几个鐘头，因此不得不蹲在里边吃东西和滿足身体上的別的需要。有許多次，当圣象停留許多时候以后走远了，大家看到干净的嵌石路上出現了一些东西，于是大家都笑了；剩下來的东西使得清道夫不得不拿着畚箕跑过来。

这一个使人疲倦的奢華的游行，滿台死人臉和燦爛耀眼的服飾的行刑台構成的一股奔流，輕佻地、欢乐地、戏剧性地繼續了一整夜。喇叭枉然地悲号，悲惨地哭泣着全世界最著名的不平事件，对于大神的卑劣的謀杀。可是大自然並沒有被触动心腸，并不同情这傳統的悲伤。河流在桥下响着永久的潺潺声，在沉默的田野上展开了閃閃发光的白練；晚上发出芬芳的橘子树張开几千張白色的小嘴，向空中播散了淫蕩肉感的气息；棕櫚树在阿尔卡匝罗，这摩尔人堡壘的牆头上，搖摆着羽毛似的叶子構成的噴泉；基拉尔达塔①，这藍色的鬼怪，高高聳立，用它那优美的龐大体积遮盖了一片青天；被芳香灌醉的月亮，似乎对着那喝飽春天的漿汁因而膨脹起来的大地，对着城市里一行行发光的队伍，在微笑着；在城市的淡紅色的底部，聚集着对生命感到心滿意足的一群群螞蟻；他們又喝酒又唱歌，把一个遙远的死亡当做借口，在不断地庆祝着。

耶穌死了，因此女人們穿起黑衣裳，男人們套上道袍和尖頂的头巾，模样象是一些奇怪的昆虫；銅喇叭用戏剧性的抱怨声在宣布这件事情；教堂用阴森森的寂靜和門上的黑天鹅絨

① 基拉尔达塔——在賽維尔的一个著名的塔。（世譯本）

在报导这件事情……可是河流还是潺潺地响着田园风味的歎息，仿佛正在邀請未婚夫妇一对一对到它的岸边坐下，棕櫚树漠不关心地在堡壘的小塔頂上摆动树梢；橘树散出逗人的芬芳，似乎只接受那創造生命、使生命充滿魅力的恋爱的尊严；月亮愉快地微笑；被夜色涂藍了的塔消失在神祕的崇高里了，也許它正凭着那物質所特有的簡單的灵魂在思索：人的觀念跟着時間的脚步在改变，把它創造起来的人，一定会創造出跟現在的神性事物完全不同的新的神性事物来。

当許多瑪卡雷娜圣象排成密集的游行队伍，在許多乐队伴奏声中前进的时候，群众怀着迫切的好奇心在蛇街騷动起来了。大鼓狂暴地擂响，喇叭响亮地号叫，瑪卡雷娜的吵吵嚷嚷的大群信徒在叫嚷，人們为了格外清楚地看看这又吵鬧又緩慢的游行，都站在椅子上了。

街心充滿了敞开領口的年青人，揮着手杖，欢呼圣母。头发蓬乱、衣著苦楚的女人們意識到自己正在向来不常到的賽維尔的中心蛇街，而且城市里最高貴的人物也正在看她們呢，她們就使勁地甩着胳膊。

穷苦的瑪卡雷娜的善男信女們渴望在这一个不寻常的晚上替自己出一口气，全体向挤滿在咖啡店里的有錢人和集合在俱乐部里的貴族們狂喊：

“瑪卡雷娜的善男信女在这儿了！大家来看看全世界最好的事物吧！我們的圣母万岁！”

几个女人拉住了她們的丈夫，他們游行了三个鐘头，头也挂下了，腿也走軟了。我們回家去吧！……但是搖晃不定的瑪卡雷娜信徒用酒气扑鼻的声音反对：

“放开我！我还想到前面去喝上一小杯，替棕色圣母增光呢。”

于是，他咳嗽了一下，一只手按在喉头，目不轉睛地瞧着雕象，用模糊的声音开始歌唱，这歌声只有他自己听得見，因为它在音乐、叫喊、喇叭和欢呼的嘈杂混乱里消失了。瘋狂統治着这狹窄的街道，好象剛剛遭到一队喝醉了酒的野蛮人的侵略。上百个声音同时歌唱，每一个声音都有不同的节奏和調子。臉色蒼白、滿臉流汗的年青人們，似乎馬上就要死去似的，帽子不見了，背心解开了，一直走到圣象面前，軟綿綿地靠在两个伙伴的肩膀上，用临死似的声音向圣母歌唱。在街口，鈴儿咖啡店两边的人行道上，伏着几个瑪卡雷娜的信徒，他們正象是一次光荣的进軍的战死者。

在一家咖啡店門口，国家帶着一家人在看宗教协会經過。“迷信和退化！……”但是他还是依照一般的习惯，年年都到場来看吵鬧嘈杂的瑪卡雷娜的善男信女侵略蛇街。

他立刻就認出加拉尔陀来了，根据他那高大的身材，根据他穿着异教徒审判所的服裝的雅致姿态。

“胡安尼朵，叫圣象停下来吧。咖啡店里几位外国太太想仔細看看瑪卡雷娜呢。”

神圣的台座停下来了；音乐队奏起斗牛場里娱乐观众的一个雄壯的进行曲，立刻，躲在雕象底下的扛抬夫开始跳舞了，忽而跳起左脚，忽而跳起右脚，圣象剧烈地搖晃起来，把四周的群众都挤到牆边去了。圣母，連她的全部負担，珠宝、花、灯，連那沉重的华盖在內，都按照音乐的节奏跳起舞来。这是瑪卡雷娜的信徒們感到极端自豪的、需要大大練習的一个奇

觀；區里的強壯的年青人都抓住台座邊緣，扶住猛烈震動的台座，同時他們由於這一種力量和靈巧的夸耀，熱烈地叫嚷了：

“全體賽維爾人都來看看吧！……這真正妙極了！只有瑪卡雷娜的信徒們做得到！……”

等音樂靜止，搖晃停住，聖象穩定不動的時候，雷一般的淫蕩不敬的喝采聲帶着直率的热情響了起來。他們為極頂神聖的瑪卡雷娜歡呼，這是所有的聖母里最美麗的一個，她瞧不起無論已識未識的所有的聖母。

宗教協會繼續勝利的進軍，讓掉隊的留在所有的酒店里，把戰死者丟在所有的街道上。當太陽出現的時候，隊伍距離自己的教區還很遠，還在賽維爾的那一極端，初升的太陽照耀着雕象的珠寶綴成的上衣，照耀着民眾護衛和已經脫下面具的“拿撒勒人”的灰白的臉。聖象和余下來的隨從者，這時候似乎是參加狂歡宴以後的一個瓦解了的集團了。

到了市場附近，就把兩個游行台座孤零零地放在街心，所有參加游行的人都到附近酒店里喝“早酒”去了，用大杯的卡柴拉和魯蒂運來的白蘭地酒代替本地酒。罩頭巾的人們的白色道袍已經髒得叫人惡心了。沒有一個人還有一付完整的手套。“拿撒勒人”拿着熄滅了的蠟燭，把頭巾也拿在手里，在街角上彎着身子，响亮地在出清他的鬧着革命的胃。

燦爛的猶太軍隊已經只剩幾個可憐的殘兵敗卒，他們正象是全軍覆沒僥倖逃出來的。上尉忧愁地搖搖晃晃地跨步，枯萎了的羽毛倒挂在他灰白的臉上，唯一耽心的事情似乎就是保護他那一套體面的制服，不讓別人弄髒。請尊重這一套制服吧！

加拉尔陀在太阳升起以后不久，就离开了游行队伍。他认为陪伴圣母一整夜，已经足够了，她一定会把这件事归功于他的。何况，游行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最难受的，到瑪卡雷娜抬进圣琪尔，差不多已经正午了。晚上睡够了的、精神充足的人们嘲笑着罩头巾的人，因为这些人在太阳光下显得非常可笑，还带着醉态和夜间沾上的骯髒。让别人看到一个劍刺手跟这群醉汉一起在酒店门口，这是不明智的。

安古司蒂太太在家里院子里等她的儿子，帮助这个“拿撒勒人”脱掉衣服。现在他已经还了许给圣母的愿信，他必须休息了。复活节礼拜日他就要斗牛；这是他遭到不幸以后第一次斗牛。该死的职业呵！由于这个职业，安心是不可能的，这些可怜的女人，平平安安过了几个月之后，感到苦恼和恐惧又复活了。

礼拜六一整天和礼拜日早晨，劍刺手接待了许多外地来的热情的斗牛迷，他们是到賽維尔来参加神圣周和大市集的。他们全都笑迷迷的，相信他将来一定有非常的成就。

“喂，我们会看着您斗得很成功！所有的斗牛迷都睁着眼睛瞧您呢。您的体力怎样了？”

加拉尔陀信任自己的力量。住在乡下的冬季几个月使得他十分健旺了。现在他正象受伤以前一样强壮。使他回忆起那一次事变的，只有他在田庄里打猎的时候，曾经感到受过伤的那条腿有一点儿乏力。但是这要在长久走路以后才会觉到。

“我尽自己的力量。”加拉尔陀用假装的谦虚咕囔着。“我希望结果不至于很糟。”

契約經理人凭着他那盲目的信任插嘴了：

“您会斗得象天使一样！……您会收拾所有的雄牛！”

随后，热情地替加拉尔陀捧場的人們，暂时丢开了斗牛，提起剛才傳遍全城的一个消息。

在科尔陀巴省的一座山上，保安队找到了一个腐爛的尸首，腦袋差不多打得粉碎了，显然是枪彈打的。要認出他是誰是不可能的，但是他的服裝，馬枪，总之他所有的一切，都使人猜想他就是小羽毛。

加拉尔陀不声不响地听着。他从被牛触中以后就沒見過这个土匪，可是还是充滿同情地記得他。他的長工們对他說，当他還沒脫离險境的时候，小羽毛曾經两次到稜科拿达来探問他的健康情况。以后，当他和一家人住在田庄里的时候，有好几次，他的牧人和种地的人神祕地对他談起小羽毛；他和他們在路上碰到，知道他們是从稜科拿达来的，就向他們探問胡安先生的情况。

可憐人呵！加拉尔陀記起了他的預言，誠心誠意地憐憫他。保安队沒有杀死他。他是在睡熟的时候被人暗杀的，他也許是被一个自己人打死的，这个人希望繼承他，成为一个有名的土匪。

禮拜日，他动身到斗牛場去比無論哪一次更加使人悲伤。卡尔曼竭力显出鎮靜，甚至当伤疤臉替大师穿衣服的时候也在場。她痛苦地微笑着：她竭力裝出愉快的样子，因为她覺得自己已經看出來了，她的丈夫也在耽心，也在竭力裝出快乐的样子。安古司蒂太太在房外走来走去，很想再看看她的胡安尼朵，仿佛她就將失去他了。

当加拉尔陀把斗牛士帽戴在头上，华丽的披风搭在一只肩膀上，走进院子的时候，母亲一面哭泣，一面用胳膊抱住他的脖子。她一句话也没说，但是她的响亮的叹息透露了她的思想。唔，这是他遭到事变以后第一次斗牛，而且就在他受伤的这个斗牛场上！……她因为平民女人特有的迷信，向来反对这样的轻率。唉，什么时候他才放弃这种该死的职业呵！他们还没有足够的钱吗？……

但是姊夫以家庭顾问的地位，很有权威地插嘴了：“喂，妈妈，这并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情呀。这一次斗牛并不比过去特别危险呀。最好还是让胡安安心，在上斗牛场去的一瞬间，不要这样哭泣打扰他的镇定吧。”

卡尔曼比较大胆。她没有哭，陪她的丈夫一直走到门边；她想鼓舞他的勇气。而且，他们的爱情由于他那次事变恢复过来了，两个人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她不相信任何新的事变会再来妨碍他们的幸福。这一次事变真正是上帝显灵，他常常在祸里边赐给人福。胡安一定会斗得跟过去一样，毫无损伤地回到家里来。

“祝你好运道！”

她用充满爱情的眼睛注视着那远去的车子，后边跟着成群结队的野孩子，他们羡慕地看着斗牛士们的彩装，看得出了神。但是当这可怜女人剩下独自一个的时候，她走进自己的房间，在希望圣母圣象面前点起了蜡烛。

国家在车子里坐在大师旁边，蹙紧眉毛，带着耽心的神色。这一个礼拜日要举行选举了，但是他队里的伙伴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大家净是谈小羽毛的死和就将举行的斗

牛。

短枪手和别的委员一起，“为自己的理想工作”一直到下午。该死的斗牛打断了他这一个好公民的政治活动，妨碍了他去叫几个朋友投票，这几个朋友除非他带他们去是不会去投票的！只有党员到投票所去，城市里的居民似乎并不知道在举行投票。街上有大群大群的人在热烈地辩论着，但是他们净是在谈论雄牛。这是怎样的国民性呀！……国家想起这一种不问政治的态度，正好帮助了敌人的欺骗和暴力，他非常愤慨。董·貝貝因为在法庭上的滔滔雄辩，正和别的朋友们一起被关在监牢里。短枪手也愿意分担他的苦难，但是现在，他不得不丢下他们，穿起彩装来跟他的大师同走。这样对公民自由的迫害能够置之不理吗？平民不会起来造反吗？……

车子走过铃儿咖啡店附近，斗牛士们看到一大群平民，挥着手杖，暴动似地大叫大嚷。许多警察手里拿着军刀向他们进攻，吃了几手杖就用军刀回击。

国家在座位上站起身来，打算冲下车子去。哈，终究来了！这一瞬间到了！……

“革命了！群众起来了！”

但是大师半笑半气地抓住了他，推他坐下。

“别做傻瓜吧，赛白斯蒂安！您到处都只看到革命和那么些无聊事儿。”

其余的队员猜到了实情，也都笑了。这是高等人士在发怒，因为他们在铃儿咖啡店的小窗口里买不到斗牛的入场券，想攻进咖啡店，把咖啡店烧掉；警察把他们赶开，不准他们这样做……国家忧愁地低下头来。

“反动和愚蠢！不会念書，也不会写字！”

他們到了斗牛場，人們用吵鬧喧嘩的欢迎，用狂热的一陣陣拍掌迎接斗牛士队走进斗場。所有的人都为加拉尔陀拍掌。群众向他致敬，这是他在那儿被牛触倒以后第一次出場，这次事变一直是整个西班牙的重要話題。

以后，在加拉尔陀去杀他的第一条雄牛的时候，又爆发了一陣欢呼。戴白头披的女人們坐在包廂里用双眼望远鏡向他注視；向阳看台上的人也替他拍掌和喝采，跟背阳看台上的人一样熱鬧。連他的敌人也似乎受到這一陣同情的浪潮影响。可憐人呵！他受过多少苦呵！……整个斗場都是他的。

加拉尔陀从来沒有发现过群众这样友好地对待他。

他在場長面前脫掉帽子，光荣地答应了他的雄牛。呼啦！呼啦！他所說的話所有的人都一个字也听不見，但是他們还是兴奋地叫喊了。他一定說了非常漂亮的話。当他向雄牛走去的时候，大家一直拍掌，到他靠近牲畜的一刹那，才在期待的靜寂中停止拍掌。

他打开了紅布，站在雄牛面前，但是比过去略略远了一点，不象过去那样差不多就在牲畜的鼻尖上打开紅布，使得群众热情起来了。在斗場的靜寂中发生了一陣惊异所引起的騷动，但是誰也沒有說什么。有几次，加拉尔陀用脚蹬地来挑撥那只牲畜，它終于軟弱地攻过来了，因为斗牛士过于匆忙地讓过一边，那条雄牛差不多並沒有在紅布下边冲过。許多观众都用疑問的眼光互相望望。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劍刺手看見国家在自己身边，再远一点儿还有队里的另一个短枪手，但是現在他并不象以前一样喊“都走开”了。

看台上哄起一陣尖銳的議論聲。連劍刺手的朋友們也以為有必要解釋一下了：

“他还受角伤的影响呢。他还不該斗牛。瞧那条腿呀！……您沒有看到嗎？”

在他做掠过的时候，两个短枪手用披风帮助他。那牲畜被許多紅布迷惑得惊惶不安，它一开始攻击屠牛手的紅布，另一个斗牛士的披风又把它从劍刺手那儿引开了。

加拉尔陀似乎想赶快結束这一种不合人意的情况，摆好架势，把劍高高举起就向雄牛扑过去。

一陣昏睡似的咕嚕聲在欢迎这一击。劍刺进去不到三分之一，搖晃了一下，立刻就從脖子上掉了下來。加拉尔陀溜开牛角太早，因此沒有象过去一样，把劍深深地刺到劍柄。

“但是这一下地位刺得很准呀！”替他捧場的人們叫嚷着，尽力地拍掌，使他們的聲音可以补救拍掌的人数不足。

但是斗牛的内行人憐憫地微笑了。这年青人丧失了使他出名的唯一品質了：那就是他的胆量。他們看到他在拿着劍向雄牛刺过去的那一瞬間，怎样出乎本能地弯起了胳膊；他們看到他怎样把臉轉过一边，做出不讓自己面对危險的那一种畏怯的动作。

劍落在地上了，加拉尔陀拿了另外一把劍再向雄牛走去，他的两个短枪手陪着他。国家在他旁边随时准备舞动披风来分散牲畜的注意力。在雄牛逼近加拉尔陀的时候，国家又用吼叫声打扰雄牛，逼得它轉过身来。

第二次的一劍，并不比第一次好些，鋼刃一半以上沒有刺进去。

“他不够靠近。”群众开始在看台上叫喊了。“牛角把他吓退了。”

加拉尔陀向两边张开了胳膊，象十字架一样站在雄牛前面，向在他背后的观众表示，对于这头牲畜，这样一个剑刺就足够了，它立刻就要倒下了。但是那牲畜还是站着，烦躁地向两边摇晃着它的脑袋。

国家用披风刺激雄牛，引它奔跑，利用每一个机会尽他的臂力用披风重重地打牲畜的脖子。群众猜到他的企图，开始责骂了。他引这牲畜奔跑，目的是使它的伤口扩大，他的披风有力地打着，目的是使剑刺得深些。他们骂他是一个小偷，用下流话暗骂他的母亲和亲属；向阳看台上的观众挥着威胁的大手杖，沙上开始落下阵雨似的橘子、瓶子和别的随手拿到的投射物，想打中他，但是这位好人儿装聋作哑地忍受了所有的侮辱，继续引雄牛奔跑，因为他尽了责任救出朋友，感到快乐。

忽然，牲畜嘴里喷出大量的血，安静地弯下腿不动了，可是头还是抬得高高的，仿佛准备再站起来攻击。一个刺小脑手走过来了，想尽可能快地结束它的生命，使大师摆脱狼狈的局面。国家帮助他，偷偷地把身子压在剑柄上，把剑一直压到剑柄。

不幸得很，向阳的观众看到这种举动，都站起来表示尖锐的抗议，咆哮着：

“小偷！暗杀犯！……”

他们替那不幸的雄牛愤愤不平，仿佛这条雄牛并不是规定要杀死似的；他们挥动拳头威胁国家，好象他们刚才亲眼看到他犯了杀人罪似的，短枪手终于难为情起来，躲到障墙后边

去了。

加拉尔陀在这当儿走向場長席去敬禮，那些无条件地替他捧場的人們就給他一陣拍掌，拍掌的人越是少，拍掌的声音倒越是响亮。

“他运气不好。”他們不管全部事实，还是凭着热忱的、顛扑不破的迷信說話。“但是劍刺的位置多么正确！……这是无可否認的事实。”

劍刺手在最热情地替他捧場的人們坐着的看台前面呆了一会儿，把身子靠在障牆上，對他們解釋剛才的遭遇。那条雄牛是不中用的；絕對沒有办法跟它玩得輝煌燦爛的。

对他有好感的人們，以董·何塞为首，都贊成这样的解釋，这就跟他們自己的想法一样。

加拉尔陀在这一場斗牛的大部分時間里都呆在障牆的短梯边，浸沉在阴郁的思想里。那样的解釋可以使替他捧場的人們滿意，但是自己內心却感到一种殘酷的怀疑，不信任自己的力量，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他覺得雄牛似乎比以前大了，对于死的抵抗力也加倍了。以前他用劍刺倒那些雄牛，真是奇迹一般容易。毫無疑問，別人一定把雄牛飼養場里最危險的那些雄牛放在他面前，存心要他失敗。这可能是他的敌人的詭計。

还有别的怀疑紊乱地在他的思想的最深沉最阴暗的地方活动着，但是他不敢逼近去看；他不敢把它們从那神祕的暗角里抓出来加以証实。他覺得当他把劍伸到雄牛面前的時候，胳膊似乎比以前短了。以前他用閃电一样的速度刺中雄牛的脖子；現在这似乎是一个无穷遙远的可怕的空间，他不知道怎

样才能跨过。他的两腿似乎也跟以前不同了。它們似乎是脱离身体的其余部分独立生活着。他的意志命令两条腿跟过去一样保持鎮靜，頑強地站住，可是毫无效果，两条腿不听话。仿佛它們也有眼睛，看到危險，一感觉到那牲畜冲来引起的一陣气浪，它們就飞快地跳开，沒有足够的自信力坚持等待了。

加拉尔陀因为自己的失敗对群众表示羞愧，也因为自己的突然衰弱对群众表示憤怒。他們希望怎么样？难道要他單單为了討他們喜欢就讓自己被杀嗎？……毫无节制的大胆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难道还不够嗎？他的确不需要証明自己的勇敢了。如果他現在还活着，这就是奇迹，全靠上天保佑，全靠上帝善良，傾听着他的母亲和可憐的妻子祈禱。他曾經看見死神的瘦骨嶙峋的臉就在自己身边，这样逼近地看到死神的人是不多的，因此他也比任何人懂得生命究竟是多么值錢的东西了。

“也許你們以为你們可以嘲笑我了吧！”他看着观众，暗暗地說。

从現在起，他要象他的許多伙伴一样斗法了。有几天干得好，有几天干得坏。斗牛畢竟只是一种职业，已經获得了名誉，那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活下去，冒一定程度的危險来完成任務就是了。为了要大家頌揚他的胆量，就讓自己受到角伤，这是不值得的。

当杀第二条雄牛的时间到来的时候，这样的想法使得他的心境更鎮靜下来了。再也沒有能够杀死他的雄牛了！只要不讓牛角触到，他什么都会干。

在向牲畜走去的时候，他象以前光荣时代一样高傲地說：

“都走开！”

观众响起了一片满意的咕囔声。他說“都走开”！他一定会做出跟过去一样的勇敢举动来了。

但是群众所希望的事情并没有到来。国家胳膊上攔着披风，还是跟着他走，不愧为一个听惯了屠牛手們夸口的富有經驗的老短枪手，机灵地猜到了这个命令的戏剧性的虛浮。

加拉尔陀打开了紅布，离开雄牛远远的，显然怯胆地开始做掠过，每一次掠过以后就跟牲畜保留一段距离，而且一直得到賽白斯蒂安披风的帮助。

有一次，在他放低紅布的一瞬間，那雄牛动了一下，似乎想攻过来了，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动作也沒有。过度灵敏的劍刺手被这个动作哄騙了，向后退了几步，簡直是跳了几步，远远离开了事实上并没有向他进攻的雄牛。

这不必要的后退，使他古怪可笑地楞住了一瞬間，群众惊奇地哄笑起来。有許多观众吹起口哨来了。

“小心，它在攻击您啦！”一个嘲笑的声音在嚷。

“多可怕呵！”有人模仿女人的声音叫喊。

加拉尔陀气紅了臉。居然对他說这样的话！而且是在賽維尔斗牛場上！……他感到了斗牛初期曾經有过的那种大胆的冲动，瘋狂地想不顧任何后果，盲目地向雄牛扑上去。但是他的手脚不肯听话。他的胳膊似乎在思想；他的腿似乎看到了危險，違反了他的意志的要求。

何况，群众也在反对那些辱罵者，强迫他們閉嘴，想帮忙他。这样对待一个严重角伤还没有痊愈的人是多么可恥呀！……这的确使賽維尔的群众丧失体面！至少要他們遵守

規矩呀！

加拉尔陀利用这种同情的憐憫結束了他的狼狽局面。他走到雄牛側面，給它狡猾的傾斜的一劍。牲畜倒下了，象是屠宰場里的牲畜似的，嘴里噴出了血的奔流。有些人不知什麼緣故拍起掌來了；另些人吹起口哨；但是大部分人却皺着眉頭保持靜默。

“他們給了他几只騙人的狗！”契約經理人在座位上狂喊，也不管這些牲畜都是侯爵的雄牛飼養場里飼養出來的了。“它們簡直就不是雄牛！……讓我們等下一次斗牛，他們把‘貨真價實’的牲畜拿出來的時候再瞧吧。”

在走出斗牛場的時候，加拉尔陀根據群眾靜默猜測到他們的不滿。一群群的人經過他的旁邊，沒有一個人向他致敬，也沒有一個人向他喝采，象在過去幸福的日子那樣。連那些窮苦的野孩子也不再追着車子跑了，他們一直在斗牛場外邊等待消息，在斗牛結束以前，就知道了大師的全部情況和舉動。

加拉尔陀第一次嘗到了失敗的辛酸。連他的那幾個短槍手也皺着眉頭，不聲不響，象一些給打垮了的兵。但是他一回到家里，感到他的母親的胳膊，卡尔曼的胳膊，甚至他的姊姊的胳膊怎樣抱住他的脖子，他的外甥兒女們怎樣抱住他的腿，這時候，悲哀消失了。“該死的！……”真正重要的事情就是活下去：讓一家人平安愉快；賺群眾的錢，象別的斗牛士一樣，不必干出那會招致死亡的任何蠻勇的舉動。

以後幾天，他知道有必要在群眾面前露露臉，在平民咖啡店里，蛇街的俱樂部里，跟朋友們聊聊天。他以為他一在場，

就会逼得那些尖刻批評的人客客气气地不声不响，这样就可以避免別人談論他的失敗了。他整个下午逗留在比較貧穷的斗牛迷的集会場里，他們原是他在結交富有階級的朋友以后早已疏远了的。以后，他又到四十五人俱乐部去，在那儿，契約經理人还是和往常一样，凭着大叫大嚷和手拍桌子坚持他的意見，保卫加拉尔陀的优越地位。

多么热心的董·何塞！他的热情是不变的，即使用炸彈也炸不破的；他从来沒有想到过，他的胡安尼朵也許跟他所想的不一樣。他对于他的失敗沒有提过任何批評和意見，相反地，他除了充滿友情的安慰以外，还竭力替他解釋：

“您的角伤還沒有完全医好呢。我早就說过了：‘等他充分健康以后，你們会看到他的，那时候再讓我听听你們的意見吧……’象过去一样地干吧：凭着上帝賜給您的胆量，笔直对准雄牛走去，于是，着！一劍刺到劍柄……这样，您就会获得輝煌的成功。”

加拉尔陀用謎一样的微笑承受了这一切……在雄牛身上获得輝煌的成功！是的，他也以为沒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但是，唉！近来雄牛已經变得那么龐大而且不可控制了！在他离开斗場以来的一段时间，它們居然長得那么龐大了！……

賭博安慰了加拉尔陀，使他暫時忘記了自己的忧虑。他怀着新的热忱重新在綠呢台子上輸錢，跟以前的那些朋友圍在一起，他們一點也沒有注意他的失敗，他終究是一个“高雅的”斗牛士。

有一天黃昏，几个朋友都到爱利塔拿的野外食堂吃晚飯，宴請几个放蕩的外国女人，她們是有几个年青朋友在巴黎結

交上的。她們到賽維爾來參加神圣周和大市集，極想見識見識這地方的最典型的一切。她們仗着一套美容騙術，总算重新有了点儿憔悴的美。這些有錢的青年，被外國氣派造成的魅力所吸引，而且向她們提議愛情享樂，她們差不多總是接受的，因此愛上了她們。

她們非常願意結交一位有名的斗牛士，最富於男性美的劍刺手；這一個加拉尔陀，他的照片她們已經在通俗畫片和火柴匣子上見過許多次了。她們在斗場上看到他以後，就請求她們的朋友，把他介紹給她們。

集會在爱利塔拿的大食堂里舉行；這是造在花園中心的一所大客廳，裝飾的風格極壞，庸俗地模仿着阿尔汉勃拉的豪華。這兒也舉行政治宴會，也舉行放蕩集會：人們在這兒凭着熱烈的雄辯為改造祖國干杯，也在這兒按照六弦琴探戈舞曲的音樂節奏搖擺起女人的身體，同時在房間角落里響着接吻聲和叫喊聲，有人打碎了瓶子。

加拉尔陀被這三個女人當作半神似的接待了，她們忘記了自己的朋友，只是盯着他看，以搶着坐在他旁邊為光榮，用透露情欲的眼睛撫愛着他……因為她們的金頭髮，她們的優美的服裝，她們的身體發出來的、洒了香水的富有誘惑性的微妙的肉香，似乎用醉人的、飄蕩不定的雲霧裹住了他，她們的模樣使他記起另外一個女人，記起不在這兒的那個女人，差不多被忘掉了的那個女人。

他的同伴們在一起使這個回憶格外鮮明。同伴們全是董娜·索尔的朋友；有幾個還是她的一家人，他曾經把他們當作親戚看待。

大家又吃又喝，这是晚間宴会特有的那种野蛮的大吃大喝，在这种宴会里，所有的人都覺得必須放蕩一下，尽可能快地喝个大醉，获得头昏腦脹的欢乐。

在大厅尽头，一队茨岡人彈响了六弦琴，歌唱着伤感的歌。一个外国女人由于不由自主的一股热情爬上了桌子，开始生硬地摆动屁股，她想模仿本地的跳舞，卖弄一下她們在短短几天里，在一个賽維尔大师的教导之下所学到的跳舞知識。

“醜惡！生硬！……乏味！”朋友們諷刺地叫喊，用有节拍的拍掌鼓舞她。

他們嘲笑她的迟鈍，却用充滿情欲的眼睛贊賞着她的美丽的身體。她可是驕傲着自己的艺术，把她听不懂的話当作喝采，同时繼續扭动屁股，弯起胳膊搭在头的两边，仿佛是水壺的把手，眼睛望得高高的。

半夜以后，所有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儿醉了。女人們已經不識羞恥地包圍了劍刺手。他可是毫不动情，听凭她們爭辯由誰占有他，她們的嘴热情地吻着他的臉頰和脖子。他也醉了，但是这是悲伤忧郁的醉意。唉，另一个女人呵！……那真正的金发女人呵！在他身边的这些女人的金头发是人为的，被化学染料硬化了的又粗又硬的头发。她們的嘴唇滋味象是加上了香水的牛酪。她們身体的美是僵硬的，被打磨得光光的，就象人行道一样。那怕洒上香水，他还是覺察到她們发出天然的庸俗气息。唉，另一个女人呵！另一个女人呵！……

不知怎么一来，加拉尔陀发觉自己已經在花园里，在似乎是从星球上降落下来的庄严的寂靜里，在綠蔭濃郁的几个花

园食堂中間，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上走，穿过树叶可以看見食堂的窗子，照得亮亮的象是地獄的进口，窗子里人影来来往往，正象是一些黑洞洞的惡鬼。

一个女人抓住他的胳膊拉扯，加拉尔陀讓她拖着走，簡直並沒有看見她，老是在惦記一件很远很远的事物。

一个鐘头以后，他重新走进食堂。他的女伙伴头发蓬乱，睜着明亮而怀着敌意的眼睛，对她的女朋友們說話。那两个女人笑了，帶着厌恶的神色对旁的男人指指他，他們也笑了……哈，西班牙！幻灭的国土，那儿的一切都只是傳說，即使英雄們的勇敢也是一样！……

加拉尔陀再喝再喝。女人們以前爭論誰坐在他身边，搶着撫爱他，却发现他这样冷漠，現在已經把背脊向着他，辱罵他的阴郁，投向旁的男人的怀抱里去了。六弦琴手們差不多不彈了，他們飽喝了葡萄酒，就睡眼朦朧地伏在乐器上。

等一个朋友請他搭他的車子回家的时候，斗牛士躺在一张凳子上已經快睡去了，这个朋友必須早些离开，以便在他的母亲，老伯爵夫人，象每天一样起身参加天亮的彌撒以前到家。

当他的朋友把他送到他家的街角上的时候，晚风並沒有吹醒斗牛士的醉意。加拉尔陀用搖搖晃晃的脚步走向自己的屋子。他停在大門口，两只手在牆上撐住身子，把头靠在胳膊上，他似乎已經支持不住他的思想的重担了。

他完全忘記了他的朋友，忘記了爱利塔拿的一頓晚飯，也忘記了起先爭奪他的爱情，終于又辱罵了他的那三个涂脂抹粉的外国女人。他还有一点兒記得另外那个女人；永远是那

个女人！……但是这也只是模糊地記得，終于也淡忘了。現在，在醉意引起的許多变幻莫測的夢境里，完全是有关斗牛的事情。

他是全世界最勇敢的屠牛手，呼啦！有契約經理人和他的朋友們可以証明，这是真理。等他再走上斗場的时候，他的敌人們会看到精采的場面的。那一天他遭遇到的事情，只是偶然的事情：坏运气跟他开了一次玩笑。

由于这时候醉意帶給他的万能的力量，他感到驕傲起来，他把所有的安达魯齐亞和卡斯蒂揚那的雄牛，都估計成柔弱的山羊，他只要空手一击就可以把它們翻倒。

那一天他遭遇到的事情是一点关系也沒有的。小事情！……正象国家說的：“那怕头等歌唱家，也有一次嗓子沙。”

这一句諺語，是他从許多可敬的斗牛前輩嘴里听来的，他們在斗場上碰到坏运气的时候这样說过，現在使他激起一种不可抗拒的唱歌的欲望，想用他的声音打破这沒有人迹的街道上的一片沉寂。

头还是靠在胳膊上，他哼起他自己即兴作成的抒情歌，頌揚自己的功勳：“我是胡安·加拉尔陀……比上帝本人还要有胆……胆……胆量。”因为对于自己的光荣他一时也想不出旁的話来，就用沙啞單調的声音重复着这几句話，打破了沉寂，引起一条看不到的狗在街道尽头吠叫起来了。

这是父亲的遺傳在他身上复活了，补鞋匠胡安先生每礼拜喝醉了酒跟着就有这样唱歌的狂热。

大門打开了，伤疤臉半睡半醒地探出头来看这醉汉，他听出这是一个熟人的声音。

“哈！是您嗎？”劍刺手說，“等一会儿，因为我馬上要唱最后一段啦。”

他又把这歌頌自己胆量的断断续续的抒情歌反复唱了几次，一直唱到他终于下定决心走进家里。

他不願意上床。因为他猜想到自己的境况，他耽擱了上楼走进寢室的时间，卡尔曼也許还在那儿醒着等他呢。

“去睡吧，伤疤臉。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呢。”

他不知道那究竟是些什么事情；但是他的書房的全部裝飾品在吸引他，那儿有許多活生生的大照片，从雄牛身上拿下来的雄牛飼养場的标记，和宣揚他的名誉的广告。

等电灯亮了，仆役走了，加拉尔陀站在書房中心，两腿摇摇晃晃的，欣賞着牆上的一切，仿佛他还是第一次細看这个胜利的博物館似的。

“很好。确实很好！”他咕囁着。“这一位漂亮的勇士是我，那一位也是我，所有的全是我！……唔，还有些人在罵我呢！……該死的！我是全世界最勇敢的人。董·何塞这样說过，他說得对。”

他把帽子丟在長靠椅上，仿佛是脫下沉重地压在他額角上的光荣的王冠，然后歪歪斜斜地走向書桌，两手支撑在書桌边，眼睛盯着裝飾在書房尽头牆上的那个极大的雄牛头。

“嗨！您晚上好，勇士！……您在这儿干什么？……哞！哞！”

他帶着孩子气的愉快，模仿草原上和斗場上的雄牛的吼声向雄牛头致敬。他不認識它了；他記不起这一个毛茸茸的牛头長着一对吓人的大角，为什么到他这儿来了。可是他慢

慢地記了起來。

“我認識您，您這個流氓！……我記得，您那一天下午曾經叫我多麼生氣呀。群眾對我吹口哨，丟瓶子……還有人辱罵我那可憐的母親，可是您卻是那麼稱心快意！……您是多麼高興呀！不是嗎，您這無恥的家伙？……”

在他這醉漢的眼睛看來，他覺得，由於它抑制着哄笑，它的用釉塗亮的嘴在抽搐，玻璃眼睛發出閃光。他甚至覺得這長着大角的牲畜在微微點頭，承認他的問題。

一回忆起那個下午不體面的事件，一直到現在還是笑迷迷的、心境愉快的醉漢發怒了。這惡毒的牲畜還要笑嗎？……那些狡猾深思、存心不良的雄牛，正是使這好人兒陷入可笑的境地受人辱罵的罪魁。啊，加拉尔陀是多麼仇恨它們呵！他把怎樣敵視的眼光盯住這戴角牲畜的那一對玻璃眼睛呵！……

“您還要笑嗎，狗崽子！該死的，您這流氓家伙！但願生下您來的那頭母牛和在草原上飼養您的騙子老板受人咒詛！但願上帝把他關進監牢……您還要笑？您還要對我扮鬼臉？”

由於不可克制的憤怒，他把上半身伏在書桌上，伸手打開了一個抽屜，在里面找不知什麼。接着，他直起身子，把手伸向雄牛的头。

砰！砰！……响了两枪。

一只玻璃眼睛打成了碎片飞溅出来，在那牲畜头上燒焦了的毛叢里出現了一個黑黑的圓洞。

8

在仲春季节，因为瑪德里阴晴不定的气候极端善变，温度突然下降了。

天气非常冷。灰色的天空倒下了猛烈的雨，偶然还夹着雪片。早已穿上轻装的人们，重新打开衣橱和箱子，拿出披风和大衣来。

两礼拜以来，斗牛场上就没有什么活动。每一个礼拜日的斗牛总是顺延到天气晴朗的工作日。经理、斗牛场职员和无数斗牛迷，都由于被迫停止活动心境恶劣，他们象唯恐收成受损的农民一样，焦急地观察天色。当他们半夜里走出咖啡店的时候，一小片没云的青天，或是出现几颗星，就够他们高兴了。

“恶劣的天气快过去了……后天可以斗牛了。”

但是云又合拢了，铅色的天空还是继续倾泻大雨。斗牛迷们对这样的天气冒火了，这简直是对国家娱乐宣战呀……可怕的气候呀！连斗牛也没办法举行了。

加拉尔陀因此被迫休息了两个礼拜。他的队员们抱怨没有事干。如果是在西班牙旁的城市里，斗牛士们一定会听凭它延期就延期，因为任何地方，就除了这个瑪德里，旅馆费都是由剑刺手付的。这是很久以前，住在首都附近的屠牛手们创立的一个不公道的习惯。他们是以为个个斗牛士在瑪德里都有家的。加拉尔陀的那些短枪手和马上枪刺手在一个斗牛士的寡妇办的小客栈里寄宿，尽量节俭，差不多连烟也不抽，

走过咖啡店只在門口站站，不敢进去。他們想到自己一家人，吝嗇地計算着，因為他們拚出性命干活，却只能賺到几个小錢。等到兩場斗牛举行的时候，他們早已把全部收入吃光了。

劍刺手在旅館里的孤独气氛中也一样心境惡劣；但是并不因为天气太坏，却是因为运气太坏。

他最近一次在瑪德里斗牛，結局确实是可悲的。群众对他完全两样了。还留下一部分替他捧場的人，怀着顛扑不破的信仰，伸出胳膊保护他；但是即使这一些人，在一年以前是又吵鬧又爱挑战的，現在也已經显得有点儿懊喪，有了替他拍掌的机会，拍起掌来也是怯生生的了。跟这相反，敌人們以及永远渴望危險和死亡的差不多全部群众，却是那么不公平地評判他！那么狂妄地辱罵他！……在别的屠牛手身上容忍得了的事情，偏偏在他身上就不許可了。

大家知道他过去是一个渾身是胆，盲目地冲向危險的屠牛手，因此，大家都希望他永远这样，一直到死神割断他的生命。在他的职业初期，他就渴望成名，差不多冒着自杀的危險和命运开玩笑，因此观众不能够容忍他現在的謹慎小心。每逢他打算自己保全生命的时候，大家就辱罵他。他在雄牛面前展开紅布只要稍微远了一点儿，无疑地，抗議就立刻爆发了。“他沒有扑上去！他怕了！”他只要向后退一步，就够那批惡毒的观众用最尖刻的下流話来对待这个小心的动作了。

他在賽維尔复活节斗牛所发生的情况似乎已經傳遍西班牙全国。他的敌人們报复了他們多年的妒忌。过去有許多次，因为竞争的需要，被他逼进危險里去的同行們，現在以假惺惺的憐憫态度嘮叨着加拉尔陀的衰落。他的胆量完蛋了！

最近一次被雄牛触中使他过分谨慎了。群众受了这些謠傳的影响，从他走上斗場起，就把眼睛盯着这斗牛士，准备好找他的岔子，正如从前連他的拙劣动作也会拍掌一样。

群众的典型的好惡无常助成了意見的改变。大家对于加拉尔陀的大胆已經看厌了，現在是在欣賞他的胆怯和谨慎了，仿佛他們自己倒比加拉尔陀勇敢些似的。

在群众看来，他就永远沒有跟雄牛靠得够近的时候。“他必須再靠近一点儿！”而且，当他凭意志力克服了老想避开危險的神經過敏，跟以前一样优美地杀死一条雄牛的时候，欢迎声也不象以前那么热烈，那么延長了。以前存在在他跟群众之間的那条热情的洪流，現在似乎断絕了。他偶然几次成功，不过促使他們用教訓和忠告来使他懊丧：“本来就应该这样杀呀！这样才能够讓您永远玩下去呀，大騙子！……”

始終对他忠心耿耿的替他捧場的人們也承認他的失敗，但是故意提起加拉尔陀过去走运时期的勇敢事迹，来原諒現在的失敗。

“他有点儿过分小心，”他們說。“他似乎疲乏了。但是，当他願意干的时候，你們瞧吧！……”

唉！加拉尔陀原是时时刻刻都願意干的呵。他为什么不玩得好些，重新贏得群众的拍掌呢？……但是他的成功，斗牛迷們以为只要他願意就可以取得，其实却是命运造成的，許多条件凑得巧造成的，是他全盛时期毫不畏惧的預感造成的，这一種預感他現在是不常體驗到了。

在許多外省的斗牛場里，大家已經开始对他吹口哨。当他因为他的劍只刺进了一半，不够叫牲畜弯下腿来，沒有立刻

杀死雄牛的时候，向阳看台上的观众就吹起打獵用的号角，搖起畜群用的鈴鐺来侮辱他。

瑪德里的群众正象他所謂“張好脚爪在等待他”。第一場斗牛的观众差不多还没有看到他怎样舞起紅布，怎样上去杀雄牛，騷动就开始了。这个賽維尔“孩子”已經变了！这不是加拉尔陀，簡直是另外一个人。他弯起胳膊，把臉轉向一边，松鼠一般灵活地逃出牛角及得到的范围，沒有足够的鎮定站稳脚跟等待雄牛。大家注意到他的胆量和气力可悲的丧失。

这一場斗牛加拉尔陀确实是失敗的，晚上斗牛迷集合聊天的咖啡店里，大家都在談論这件事情。以为現代什么都不好的那些老头儿批評現代斗牛士不中用。据他們說，这些人非常大胆地开始他們的职业，但是一等到牛角触到他們的肌肉以后，……他們就完蛋了。

因为天气惡劣而不得不休息的加拉尔陀，急不及待地等着第二場斗牛，一心想干出点儿真正的大胆举动来。敌人們伤了他的自尊心的嘲笑使他非常痛苦。如果帶着在瑪德里失敗的坏名声再到外省的城市去，他就完了。他必須控制自己的神經過敏，克服使得他畏畏縮縮把雄牛看得太龐大可怕的那一种忧惧。他以为自己还是跟以前一样有力量完成跟过去一样的事业。不过他的胳膊和腿还有点儿乏力罢了；但是这情况是馬上会过去的。

董·何塞向他建議接受美洲几个斗牛場的一个很賺錢的契約，但是他拒絕了。不，他不能在現在渡海。他必須首先在西班牙証明自己就是过去那个人人承認的勇敢的劍刺手。以后他才能考虑进行这一趟旅行是不是适当的。

怀着一个鼎鼎大名的人意識到自己的权威破灭的焦急，加拉尔陀常常到斗牛迷聚会的地方去。他常常走进替安达鲁齐亚斗牛士捧場的人集会的英格蘭咖啡店去，想用本人的到場来平息苛刻的批評。他笑迷迷地謙虛地亲自引起談話，客气得連最不肯妥协的在場者也軟下心来。

“我确实斗得不好；我完全承認……但是你們且等下一場斗牛吧，天气一好立刻举行。……我要尽可能使人滿意。”

他沒有胆量走进太阳門的几家咖啡店，在那儿集会的是一些地位比較低的斗牛迷。他們是純粹的瑪德里人，仇視安达鲁齐亚的斗牛士，他們很不高兴所有的屠牛手都是科尔陀巴和賽維尔人，首都似乎不能出一个光荣的劍刺手。他們把弗拉斯桂罗当作瑪德里的儿子，对于他的記憶永远活在这些聚会里，仿佛他就是一个慣于創造奇迹的圣者。他們之中有几个人，从这个“黑衣人”放棄职业以后，就一連很多年沒有进过斗牛場。还去看什么？他們只要讀讀報紙上的評介也足够了，因為他們相信弗拉斯桂罗死掉以后，就再也沒有勇猛的雄牛，也沒有够格的斗牛士了。安达鲁齐亚的“孩子們”不过是些跳舞家，他們会用披风和身子裝些姿勢，但是并不知道怎样勇敢地站定和“接待”雄牛。

有时候，他們也飞揚着一綫希望：瑪德里馬上就要产生一个自己的大斗牛士了。他們剛才在郊区发现了一个斗小牛手，他已經在华萊卡斯和苔端的斗牛場得到光荣，禮拜日下午在瑪德里斗牛場参加票价低廉的斗牛。

他的名字已經走紅了。所有的理发店里都在为他預言着最大的胜利。那位英雄从这家酒店走到那家酒店，消耗了許

多酒，逐漸招集起替他捧場的人來。那些窮斗牛迷，一向因為入場券太貴，進不了重要的斗牛場，老是等待愛南報出版，凭着報上的記載來批評那並不親眼看到的斗牛，現在他們就集中在这位未來的大師周圍，用他們經驗積成的智慧來保護他。

“我們，”他們驕傲地說。“比有錢人先發現著名的斗牛士。”

但是為了某種原因，這些預言卻沒有能實現。那位非凡人物或者是因為受到致命的角傷倒下了，成為犧牲者，除了報紙上幾行消息以外，沒有別的光榮的志哀的儀式，或者是在受了角傷以後就胆怯了，成為在太陽門游蕩的人之一，他們露出小辮子，等待着想象中的契約。那時候，斗牛迷們早已把注意力放到別的开始斗牛的人身上去了，他們以顛扑不破的信心希望使瑪德里光榮的屠牛明星出現。

加拉尔陀沒有膽量走近這些喜愛斗牛的煽動家，他知道他們一向仇恨他，現在正因為他的衰退感到高興。他們大多數都不願到斗牛場里來看他，他們對於現代的斗牛士是一個也不賞識的。要等他們期待中的救世主出現，然後再進斗牛場。

傍晚，為了散散心，加拉尔陀踱過瑪德里的中心區，讓那些集中在太陽門和賽維爾街的人行道上的流浪斗牛士跟他攀談。這些斗牛士在那兒圍成一簇一簇，跟一些還沒有訂上契約的戲劇演員一起，在夸耀他們自己的作為，用一無所有的窮光蛋特有的仇恨咕囔着大師們。

他們都是青年，他們向他問候，尊稱他“大師”或是“胡安先生”；很多個都是一副飢餓相，用長篇大論的理由向他討幾個貝賽大；但是穿着都很體面，干淨光亮，神氣十足，仿佛他們正在飽享各種各樣的生活快樂，露出很多假的金戒指和金表

鍊。

有几个是老老实实的孩子，他們打算靠斗牛成名，賺到比工人工資多一点的錢来維持一家人。有几个顧慮比較少，他們有忠实的女朋友資助，这些女朋友完成了不可告人的任务，心甘情愿地献出了她們的身体，因为她們照顧一个健美者吃得好穿得好，这一个健美者，照她們說起来，是一定会出名的。

他們除了从早到晚在瑪德里中心区夸耀的一身衣服以外，沒有別的衣服，他們在那儿談論自己怎样拒絕簽訂契約，机灵地互相觀察誰有錢請客。当其中一个，因为命运的安排，居然訂上了契約，到外省一个小城里去斗小牛的时候，他就需要到当店里去贖回他的彩裝。这是好几位英雄曾經用过的旧衣服，裝着沒有亮光的銅一样的金片；照內行人說来，这叫做蜡燭台金子。綢面子上有很多补釘，这是多少次角伤的光荣紀念品，那时候，曾經当着所有的人眼前露出襯衫和身体上很不体面的部分来；屁股上沾着些淡黄色的圓污痕；这是非常胆怯留下来的可恥的痕迹。

这是斗牛士的賤民階級，失敗使他們苦痛，因為他們拙笨或者胆怯，一直沒有人知道，可是他們中間也有受大家尊敬的名人。大家怕其中一个，他虽則在雄牛面前还是逃跑的，可是在爭論的时候，他却喜欢用刀子来对付別人。另一个坐过监牢，因为他用拳头打死过人。那有名的“吞帽子專家”是在华萊卡斯的酒店里吃掉了一頂油沸的科尔陀巴氈帽出名的，他把帽子扯成一片片，再喝上大量的酒，使得帽子比較容易通过喉嚨。

他們之中有几个是滿有禮貌的，老是穿得整整齐齐，剛剛

刮了臉，在加拉尔陀散步的时候，就走过来陪他，希望他請他們吃飯。

“我并不潦倒呀，大师，”一个模样滿好的青年說。“我們的确不常斗牛；現在是难得有机会的；但是我有一位教父……就是那位侯爵；您認識他的。”

当加拉尔陀謎一样地微笑着的时候，这年青的斗牛士在几只口袋里找不知什么东西。

“他很瞧得起我……这一个香烟匣就是他从巴黎帶來送給我的！……”

于是他驕傲地給他看一只金屬小匣子，盖子上有几个上了釉的裸体的小天使。

另外几个是傲慢的、眼睛滿有胆量的健美者，他們似乎在夸耀自己的男子气概，高高兴兴地对劍刺手講起他的几次恋爱奇遇，給劍刺手消遣。

在有太阳的早晨，他們走进卡斯蒂揚那散步区，那正是有錢人家的保姆帶着孩子出来散步的时候。她們是剛到瑪德里来的英国姑娘或是德国姑娘，滿腦袋都是对于这一个可以放到神話傳說里去的国土的幻想，當她們看到一个身材美好的男人，臉上刮得干干淨淨的，戴一頂闊边圓帽子，就立刻以为他是一个斗牛士……跟斗牛士訂婚，那是多么幸福呵！

“她們正象面包沒攪鹽那样淡而无味。您瞧，大师。大大的脚，大麻一样的头发；但是她們不十分怕羞；是的，是不十分怕！……因為她們差不多听不懂我們的話，她們淨是笑，露出雪白的牙齒，大眼睛睜得大大的。她們講話跟我們不一样；可是當我們做手勢討錢用的时候，她們懂得我們的意思，因为我

們是忠厚老實的人，托上帝的福，行動總是善良規矩的，她們就把錢給我們抽烟以及旁的用途，這樣一來，我們就讓自己活下來了。”

他這樣講着，驕傲着他那永遠不減的吸引力，凭着這吸引力，他就陸續花起那些保姆的積蓄來了。

另外幾個把自己獻給“音樂廳”里的外國女人；她們是到西班牙來，渴望立刻跟斗牛士訂婚的舞女和歌女。她們是些活潑的法國女人，鼻尖翹翹的，臀部瘦得扁扁的，穿着洒了香水的摺欄裙子；她們是些德國女人，身體渾厚結實，使人敬畏，長着金頭髮，正象華爾吉里①一樣；她們是些意大利女人，有着黑黑的、油一樣的頭髮，暗棕色的臉兒和悲慘的眼光。

這些年青的斗牛士一記起跟這些多情的好心腸女人第一次單獨會見，就笑起來了。外國女人老是怕被騙，因為她覺得很奇怪，傳說里的英雄怎麼會跟普通人一樣呢。他真是斗牛士嗎？……為了檢查確實，她找尋他的小辮子，一摸到他的辮子，就笑迷迷地，滿意着自己的巧計，仿佛辮子就是個證明文件似的。

“大師，您不知道這些女人是怎樣的人。她們整夜吻着我們的小辮子，好象我們就沒有旁的有用東西似的……而且她們是多麼自說自話呀！為了要她們滿意，我們就只好跳下床來站在房間中心，向她們解釋我們究竟是怎么斗牛的，把一張椅子翻倒放在地板上，用床毯代替披風，用手指頭假裝插短槍……此外，因為她們是走遍世界，收羅碰到手邊的一切的女

① 華爾吉里——德國童話的女主角。（世譯本）

人，她們立刻用听不懂的夾雜的語言請求：‘斗牛士未婚夫，您的金綉花披風送我一件，讓我跳舞的時候穿穿。’您想，大師，她們多麼會請求呀！仿佛我們買一件斗牛披風就象買一份報紙似的！仿佛我們有成打的斗牛披風似的！……”

這年青的斗牛士慷慨地答應了她所要的披風。所有的斗牛士都似乎是富翁。當那華麗的贈品拿到以後，兩個人的親密關係增進了，未婚夫就向他的女朋友借錢，如果她沒有錢，他就把她的珠寶拿上一件去抵押，由於他們的親密關係，他把手邊抓得到的一切都拿走了，當她終於從戀愛的幻夢里清醒過來，抗議這種自由行動的時候，這身材健美的男人就表示出熱烈的愛，用打她來維護傳說里的英雄的光榮了。

加拉尔陀高興聽到這一個故事，特別是末了一段。

“嗯，您做得對！”他帶着粗野的愉快說。“應該打這些女人！您懂得拿她們怎麼辦。這樣一來，她們就會更加愛您了。一個男子漢最壞的事情，就是在那種女人面前胆怯。男子漢必須強逼別人尊敬他。”

他直率地贊賞着這些年青人的毫無忌憚，他們就靠榨取這些過路的外國女人的幻想度日，同時他記起自己對一個女人缺乏毅力，覺得很可憐自己。

給他散心解悶的事物，除了這些自封的斗牛士的友誼以外，還有一個替他捧場的人以自己的計劃來向他強討硬求。他是野外客店區里的一個酒店老板，粗魯的加里西亞人，肌肉結實，脖子短短的，臉色紅紅的，他靠了他那家鋪子每禮拜日總有女傭和兵士來跳舞，略略有些錢。

他只有一个兒子，个子瘦小，體質衰弱，他的父親却注定

要把他弄成一个著名的斗牛士。这位十分热情的替加拉尔陀和旁的重要斗牛士捧场的酒店老板，对这件事已经下定决心。

“这孩子是够格的。”他说。“您知道，胡安先生，我对这些事情是懂得点儿的。为了给他一门行业，我十分愿意花一些钱，可是如果他要得到提携，还得一个保护人才行，说到保护人就沒有比您更适当的人了。如果您愿意举办一场斗小雄牛，让我的孩子在那儿杀小雄牛，那多好呀！……无论多少人来看，都由我包付全部费用。”

酒店老板为了帮助孩子进行这项职业而“包付全部费用”的决心已经使他损失了很多钱。但是生意经的精神在支持他，使他不顾失败，始终坚持到底，希望等他的儿子成为羽翼丰满的斗牛士以后，会赚回极多极多的钱来。

那个可怜的孩子，他在童年时代，跟他这这个社会阶层的大多数儿童一样，显得很喜歡斗牛，现在却因为父亲的專橫的意志吃足了苦头。父亲彻底相信他适合这门职业，时时刻刻在他身上发现新的斗牛士才能。他把他的缺乏銳气看做懶惰，把他的畏怯看做缺乏进取心。許多寄生的食客，社会地位低下的斗牛迷，不著名的斗牛士，这些人过去的唯一的紀念品就是一条小辮子，他们聚集在这个加里西亞人的周圍，喝酒不付钱，借一小笔款子，就用几句忠告来偿还。这些人跟他的父亲一起，仿佛組織了一个协会，这一个协会的唯一目的就是使全世界知道这位现在埋沒在野外客店区里的斗牛明星。

酒店老板沒有問过儿子，就在苔端和华萊卡斯的斗牛場上举行了几次斗牛，每一次都是“包付全部费用”。这种附廓的斗牛場，誰只要願意在几百个观众面前讓雄牛角刺蹄踏，他

就可以使用。但是要享受这种打击也并不是不必花钱的。为了可以享受扯破褲子在沙上打滚的快乐，为了让血和牲畜的排泄物搞得骯骯髒髒，必須預先包付全部入場券的券价，然后由斗牛者自己或是他們的代表，拿了这些入場券来分送或是出卖。

这位热情的父亲把自己的朋友塞滿斗牛場，邀請了許多同行的伙伴和穷苦的斗牛迷。而且，他还慷慨地付錢給跟他的儿子組成斗牛队的人；舞披风手和短枪手是从在太阳門流浪的那些小辮子中間招募来的，他們就穿着普通的服裝参加斗牛，然而那位劍刺手却穿着耀眼的彩裝上場。只要孩子的事業能够有成就，他什么都肯。

“他有一套新的斗牛士服裝，这是手艺最巧的那个裁縫做的，加拉尔陀和别的屠牛手的服裝都是他做的。这套服裝值七千个里尔^①。我想，他在斗牛时應該穿得漂亮！……我会花掉我最后的一个貝賽大来帮助他。如果别的开始斗牛的人能够有我这么一个父亲的話，那多好呀！……”

在斗牛的时候，酒店老板呆在障牆中間，凭着他亲自到場和揮动那一根老是拿着的大手杖，来鼓舞他的儿子。那孩子每次到障牆边休息一会儿的时候，他立刻就会看到父亲肥厚的紅臉，帶着那根粗大的手杖，象一个可怕的惡鬼似的出現了。

“你以为我花了錢为的是讓你这样嗎？你为什么在这里文縐縐地搭小姐架子呀？你要勇敢进取呀，騙子！到斗場中

① 里尔——西班牙貨幣，值四分之一貝賽大。（世譯本）

心去，漂亮地显显你的身手呀。唉，如果我象你一样年青，不象现在这样肥胖的话，决不会象你这样！……”

当这可怜的孩子手里拿着红布和剑，脸色苍白，两腿发抖，站在小牛面前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在障墙外边跟着他做每一个展开动作。好象一个吓人的教师，时时刻刻出现在孩子眼前，准备惩戒功课里那怕最最微细的疏忽。

这个穿着红绸底子、大朵金花的服装的可怜的斗牛士，最怕的就是在傍晚父亲懊恼地蹙紧眉毛的时候回家。

他走进酒店，用富丽闪耀的披风盖住了从短褲子裂缝里拖出来的襯衫碎片，因为被小牛撞了几下，全身骨头还在疼痛。他的母亲是一个强壮的、脸孔粗糙的女人，张开臂膀向他跑过来，她整整一个下午已经让激动的等待弄得心慌意乱了。

“这个胆小鬼！”酒店老板狂叫着。“他玩得坏透啦。我花了钱就是为了这样吗？……”

那可怕的大手杖愤怒地举起来了，这个穿着金绣花绸衣服的孩子，刚才还杀死了两只可怜的小牲畜，现在却用胳膊掩住脑袋，打算逃跑了，这时候，他的母亲插身在他俩中间。

“你没有看到他已经受伤了吗？”

“受伤！”父亲痛苦地叫嚷着，惋惜他没有真正受伤。“只有‘真正的’斗牛士才会受伤呀。把他的短褲缝好，洗洗干净……短褲后边一定搞得很脏了，这个骗子。”

但是在不多天以后，酒店老板又平静下来了。无论谁都有斗得不好的时候呀。他看到过，就是著名的屠牛手，也象他的儿子一样，常常当众失败呀。前进吧，不达目的决不停止！他立刻在托莱陀和瓜达拉亚拉的斗牛场里举办新的斗牛，有

几次是朋友經手的，但是实际上还是和往常一样，由他包付全部費用。

在瑪德里斗牛場上举行的一次斗小雄牛，据酒店老板說来，是大家見过的斗牛之中最輝煌的一次。那位劍刺手运气碰得巧，两条小雄牛居然杀得不坏，极大部分都是免費入場的观众替酒店老板的儿子拍了掌。

斗牛結束以后，父亲帶領了一大批流浪人出現了。这些人是他从斗牛場附近一帶招集来的。这位酒店老板在交易上是一个誠实的人，他答应給他們每人五十个生丁^①，如果他們願意喊“小手万岁”一直喊到喉嚨沙啞，并且等到光荣的斗小牛手走出斗場，就要把他抬在肩头上。

小手还因为剛才的危險在打哆嗦，就被这一班吵吵嚷嚷的野孩子圍住，抱住，高高地举了起来，这样在胜利声中从斗牛場一直抬到野外客店区，在走过阿尔卡拉街的尽头的时候，电車毫无礼貌地把这光荣的示威游行攔断了，电車里的群众好奇地瞧着。父亲心滿意足地独自走着，把大手杖夾在腋下，裝出沒有参与这件事情的样子；但是叫喊声一輕下来，他就忘掉自己，立刻跑到这群人前面，象一个商人，認為別人給他的貨物还不足抵償他付了的錢，他就亲自指揮叫喊“小手万岁”，于是大声狂叫又使得這場欢迎热烈起来了。

已經过去了几个月，可是酒店老板一記起这件事情还是会奋激起来。

“他們把他抬在肩头上抬回家来，胡安先生，就象您碰到

① 生丁——小銅币。（世譯本）

过的許多次一样，請原諒我用这个比較。可是您从这一点就可以判断，这孩子是多么够格的了……他只少一个保护人；請您帮忙他吧。”

加拉尔陀为了摆脱酒店老板，就用含糊不清的允許回答了他。他也許会接受請求，主持一次斗小雄牛。但是这且等以后再决定吧；反正到冬天还有很多时候呢。

一天傍晚，劍刺手从太阳門走到阿尔卡拉街，惊奇得倒退了一步。在巴黎飯店門外，一位金头发的太太从車子上下来。……董娜·索尔！一个外国人模样的男子伸过手去扶她下来，說了几句話以后，就走掉了，同时她也走进旅館去了。

这是董娜·索尔。斗牛士毫不怀疑。看到他們互相告別的时候的眼光和微笑，他也毫不怀疑她跟这个外国人中間的关系。在那幸福的时期，在他們一起騎着馬走过夕阳柔和地照成淡紅色的、沒有人迹的田野的时候，她也这样地看过他；她也这样地微笑过。“該死的！……”

他跟朋友們一起度过了一个不舒服的夜晚，以后又睡得很坏；因为一幕幕过去的場面都重現在他夢里。当他起来的时候，灰暗忧郁的光照进了窗子。急雨里夾着雪片。什么都是黑的：天，对面的牆壁，滴着水的屋檐，泥汙了的嵌石路，走动着的雨傘頂，以至軋軋前进的漂亮的馬車。

十一点鐘。他要去看看董娜·索尔嗎？……为什么不去呢？昨天晚上他惱怒地拋开了这个思想。这簡直是屈服呀。她丟下他跑掉了，一句話也沒說；以后，当她知道他正处在死的威脅的境地的时候，她簡直沒有关心过他的健康。只在开始的时候来过一个电报，以后就什么也沒有了；連一封短短

的信也沒有；連一行字也沒有。而她写信給她的朋友們可是那么勤的。不；他決不到她那儿去。他是一个高尚的男子汉呀……

但是在第二天早晨，他的意志力似乎在夜間消失了。“为什么不去呢？”屠牛手再一次反問自己。他一定要再見見她。在他看来，她是一直到这时候为止他認識的女人之中的第一个女人：她用跟別的女人完全两样的力量吸引着他。“我爱她。”斗牛士对自己說，承認了自己品格上的弱点……唉！为着那突然的別离，他忍受过多少苦楚呵！……

賽維尔斗牛場上那一次殘酷的角伤，割断了他在恋爱上受了侮辱的痛苦。医治創伤和以后恢复健康的时期，他跟卡尔曼的甜蜜的重新和好使他撇开了他的不幸。但是忘掉她嗎？……那却絕對沒有。他曾經竭力不想那过去的事儿，但是就是一些瑣碎事情：一位漂亮太太騎馬快步走过囉，街上遇到一个金头发的英国女人囉，跟賽維尔她那些亲戚年青紳士談話囉：这种种都使得董娜·索尔的形象在头脑里复活。唉，这个女人！他再也找不到跟她一样的女人了。失掉了她，加拉尔陀似乎覺得自己降低了社会地位，他不再是从前一样的人了。他甚至把职业上的失敗也归罪于她的背棄。当他占有她的时候，他是勇敢得多的。这金头发女人走掉的那一瞬間，他的坏运气也就开始了。他坚决相信如果她回来了，他的光荣的日子也会重新到来。他的迷信的心坚决地这样相信。

想見見她的願望也許就是一种幸福的預感，跟在斗場上常常帮助他获得荣誉的那些預感一样。再去，为什么不去呢？……他十分信任自己。因为在那些被他的名誉捫瞎眼睛

的女人身上，他获得胜利太容易了，他相信自己的身体的确具有无法抵抗的吸引力。也許，董娜·索尔在离开那么長久以后再見到他……是的，誰說得定！……在第一次單獨跟她見面的時候，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于是加拉尔陀信任着自己的好运气，以为他到她面前一定能够在她心里唤起恋爱的願望，他帶着一个成功者所特有的大胆的鎮定，向就在附近的巴黎飯店走去。

他不得不在大厅里的沙发上等待了半小时左右，旅館办事員和旅客听到了他的名字，都好奇地向他瞧。

終于一个仆役請他走进电梯，把他帶到二层楼一个小客厅里，从阳台上可以看見阴暗的太阳門和黑色的屋頂，被雨傘的奔流遮住了的人行道，鋪着发亮的地瀝青的廣場，廣場中心走过因为下雨特別赶紧的汽車，向四面八方走的電車不断地叮叮噹噹，警告因为豎起厚厚的衣領子听觉不灵的走路人。

嵌在挂着壁毯的牆壁里的一扇小門終于打开，董娜·索尔穿着窸窣作响的綢衣服出現了，发散着似乎从她的健美的肉体上发出来的优美的香气，帶着她的生命盛夏时期的全部燦爛的魅力。

加拉尔陀貪饒地打量着她的全身，就象一个还没有忘掉最微細的处所的人。她完全跟在賽維尔的时候一样！……不；因为她离开長久了，在他看来甚至是更加美丽，更加誘人了。

她穿着优美的便服，外国式的長袍上裝飾着古怪的珠宝，就跟他第一次在賽維尔她家里見到她的那一晚一样。她脚上穿一双綉金的拖鞋，当她坐下来，把两腿交叉起来的时候，拖鞋就似乎要从那瘦瘦的脚尖上掉下来了。她帶着冷冰冰的亲

切态度向他伸出手来。

“您好嗎，加拉尔陀？……我已經知道您在瑪德里。我看見過您了。”

您！……她不再用亲密的“你”称呼他了，就象是一个貴妇人，他因为考虑到自己是下层階級出身的爱人，一向是恭恭敬敬用“您”应答她的。現在这一个似乎使得他倆地位平等的“您”字，使得劍刺手絕望了。他願意做一个由于爱情关系讓高貴太太提拔到手边的奴仆，不料現在接待他的竟是一种又冷淡又客气的态度，这是对待普通朋友的态度呀。

她說明她看过瑪德里的第一場斗牛，見到过加拉尔陀。她跟一个渴望見識見識西班牙的典型事物的外国人，一起进斗牛場；这个朋友陪她一起旅行，不过住在另外一家旅館里。

加拉尔陀点了点头算是回答。他認識这个外国人；他見過他跟她在一起。

两个人都靜默了好久，不知道談什么好。还是董娜·索尔先打破沉寂。

她发现劍刺手模样很好；她听說過他被雄牛触中的事情，不过已經記不真切了；她只能勉强肯定，她曾經打电报到賽維尔来探問消息。可是，的确，老是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老是結交新的朋友，由于这种生活方式，她把許多記憶混杂起来了！……但是現在，她見到他还是跟过去一样健康，在斗牛的时候，在她看来，他还是勇敢强壯，虽則运气不大好。但是她在斗牛技术方面确实是不很內行的。

“那一次讓雄牛触中，情况实际上并不严重吧？”

听到这女人問起这件事情的那种冷淡調子，加拉尔陀憤

激起来了。可是他呢，他徘徊在生死之間的时候却單單想到她的呀！……他用自尊心受了损伤所引起的粗暴态度，講起他的角伤和整整一个冬季的疗养。

她听着他講，假装很关心，但是眼睛却透露了极度的冷淡。这个斗牛士的不幸事件对她算得什么……这不过是只有自己关心的职业事故呵！

当加拉尔陀講起在田庄里疗养的时候，由于联想，他突然在記憶里浮起一个人的身影，这个人曾經看到董娜·索尔和他自己住在一起。

“您还記得小羽毛嗎？……这个可憐人被別人謀杀了。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听說過。”

董娜·索尔也模模糊糊地記得。她也許是在巴黎的報紙上讀到的，这些報紙常常談起这个土匪，把他看作是可以入画的西班牙充滿兴趣的一个典型人物。

“这个可憐人，”董娜·索尔冷淡地說。“我差不多記不起来了，只記得他是一个粗魯乏味的乡下人。人們站在比較远些的地方，就能够評定事物的真正的价值。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和我們一起在田庄里吃飯的那一天。”

加拉尔陀也記得那一天。可憐的小羽毛！他是多么动情地珍藏了董娜·索尔送給他的那朵花呵！……她在他告別的时候曾經送給他一朵花。难道她不記得了嗎？

董娜·索尔的眼睛里显出了出于內心的惊奇。

“您可以断定有这么件事情嗎？”她問。“这是真的嗎？我向您罰誓，我是完全不記得了！……哈，这个充滿阳光的国土！可以入画的事物所引起的陶醉呵！人会做出怎么样的傻事情

呵！……”

她的感叹透露出一种懊悔的神情。但是接着她大笑起来。

“这个可怜的乡下人很可能会把那朵花一直保存到最后一瞬间。您以为不会吗，加拉尔陀？不要说‘不会’。可能他的一生里从来就没有人送过他一朵花。很可能在他的尸体上会找到那朵枯萎了的花，这是一件神秘的纪念品，它的意义是没有任何人能解释的……您，加拉尔陀，关于这件事情什么都不知道吗？报上一点也没有说起吗？……别响，您不要说不吧；不要打破我的幻想吧。事情是应该这样的——我愿意它这样。可怜的小羽毛！多么有趣呵！可是我却忘掉了这一朵花的事情了！……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朋友，他正打算写一部关于西班牙的书。”

这个朋友在短短几分钟谈话里第二次被提到了，对于他的怀念使得斗牛士悲伤起来了。

他用含着眼泪的伤感的摩尔式的眼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位漂亮的太太，似乎委屈地在恳求别人可怜。

“董娜·索尔！……董娜·索尔！……”他用绝望的语调咕囔着，仿佛在埋怨她太残酷了。

“怎么了，我的朋友？”她微笑地问。“您有什么事情吗？”

加拉尔陀不声不响，低下头来，让这一对明亮的金睫毛的眼睛的讽刺的眼光吓住了。

接着，他又下了决心似的挺直了身子。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您在哪儿呢，董娜·索尔？……”

“走遍世界，”她毫不作作地回答。“我是一只到处飞的鸟儿。我到过无数城市，这些城市您一定连名字也不知道。”

“現在陪着您的那位外國人，是……是……”

“是朋友。”她冷冰冰地回答。“朋友，他願意陪伴我，利用機會來見識見識西班牙。他是一個很著名很聰明的人。等他看過博物館以後，我們還要到安達魯齊亞去。您還想知道些什麼嗎？”

從這一個傲慢地說出的問題里，可以聽出她的堅決的意志：要跟斗牛士保持一定的距離，在兩個人中間重新建立起社會階級的差別來。加拉爾陀喪失了自信力了。

“董娜·索爾！”他直率地悲嘆了。“您對於我的行動是不能原諒的。您惡毒地對待我，的確非常惡毒……您為什麼一句話也不說就走掉呢？”

他的眼睛濕了，同時絕望地握緊了拳頭。

“不要這樣傷心，加拉爾陀。我對於您做的是一件大好事。……難道您到如今還不夠了解我嗎？您對於我的個性難道還沒有容忍夠嗎？……如果我是一個男人，我是會丟開象我這樣的女人的。哪一個男人愛上了我，簡直就是謀殺自己。”

“但是，您為什麼走掉呢？”加拉爾陀堅持着。

“我走掉，是因為我厭倦了。我說得够明白了嗎？……當一個人厭倦了的時候，我以為，他就有權利走開，另找新的消遣。但是我是到任何地方都感到厭倦得要死呵；可憐可憐我吧。”

“但是我整個心都愛着您呀！”斗牛士用演劇似的認真的神情叫嚷了，如果是別人這樣叫嚷起來是一定会叫他發笑的。

“我整個心都愛着您呀！”董娜·索爾模仿他的說話和姿態重複了一句。“那又怎麼樣呢？……哈，這些自私自利的男

人，群众替他们拍掌，他们就以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才创造起来的了！……‘我整个心都爱着您呀’，这就是足够的理由叫您也爱我了……但是，不，先生。我并不爱您，加拉尔陀。您是我的一个朋友，如此而已。其余的一切，在赛维尔的一切，只是美丽的幻梦，一次疯狂的任性，我已经几乎记不起来了，在您，也应该忘记。”

斗牛士站起身来，伸出两条胳膊向她走去。他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他知道自己结结巴巴的言词要说服这样一个女人是完全不中用的。他把意愿和希望寄托在行动上，打算凭着不假思索的热情一把抓住这个女人，把她拖到身边，用热烈的拥抱来推倒分隔着他们的冰墙。

“董娜·索尔！”他伸着胳膊恳求着。

但是她用她那灵活的右手简简单单一拨，把斗牛士的胳膊推在一边。骄傲和愤怒的电光在她的眼睛里闪闪发光，她气势逼人地挺起身子，正象受了侮辱似的。

“别动，加拉尔陀！……如果您再是这样，您就不再是我的朋友，我要把您赶出屋子。”

斗牛士不动了，陷入极度的惊愕里，又委屈又羞愧地克制了自己。这样静默了一会儿，一直到董娜·索尔似乎可怜起加拉尔陀来了。

“不要象一个小孩子似的，”她说。“何必想望那已经不再可能的事情呢？何必想到我呢？……您有您的妻子，据我所知道的，她又美丽又纯朴，是一个好伴侣。而且，如果您不爱她，也还有别的女人。想一想吧，在赛维尔，那些披着披肩、头上戴花的女人里边，那些过去我觉得非常满意的女人里边，有很

多女人会把讓加拉尔陀爱上当作极大的幸福呢。我的爱已經完結了。使您痛苦的是您一向成功慣了的名人的自豪感受到了伤害；但是事实是这样；我的爱已經完結了；您是我的朋友，如此而已。我可是不同的。我老是感到厌倦，永远不走已經走过的路。幻夢在我的身上維持不長久，而且一过去就一点痕迹也不留。我是一个可憐的女人；相信我吧。”

她用憐憫的眼睛瞧着斗牛士，仿佛忽然看到了他的全部的粗魯和缺点似的。

“我想到了一些您决不会了解的事情。”她往下說。“在我看来，您似乎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賽維尔的那一个加拉尔陀跟这儿这一个加拉尔陀是两样的。您是同一个人嗎？……我并不怀疑这一点，但是我看来您是另外一个人……这怎么样解釋呢？……在倫敦我認識过一个酋長，……您知道什么叫做酋長嗎？”

加拉尔陀摇摇头，同时臉色微微发紅了，羞愧自己的沒見識。

“这就是印度的王。”

这位过去的大使夫人記起了这个印度貴人；記起他的長着黑色唇須的紫銅色臉龐；記起他的极大的白包头布，前方有一粒粗大的、光亮耀眼的金剛钻；記起穿着閃閃发光的衣服和許多层花瓣似的薄紗的身体。

“他是美丽的；他是年青的；他用森林里的野兽的神秘眼睛崇拜着我；可是我終究以为他是可笑的，每一次，当他結結巴巴地用英語談起他的东方的什么礼节的时候，我就嘲笑他。他冷得发抖；霧使得他咳嗽了；他仿佛一只雨里的鳥儿似地轉

动着，摇动着他那一身薄紗，正象是打湿了的翅膀……当他对我談到爱情，用他那对羚羊眼睛望着我的时候，我真想替他买一件大衣和一頂帽子，讓他可以不再发抖。可是我还是承認，他是美丽的，他可以叫一个渴望新奇事物的女人幸福几个月。这只是構成意境的、舞台上的事物。……您，加拉尔陀，是不会理解它的意义的。”

于是董娜·索尔就一直默想着，記起了老是冷得发抖的那位可憐的酋長，在倫敦霧里的光芒里穿着他那一身可笑的衣服。她想象他在他自己的国土里，因为他的那尊严的权力和太阳光，模样就完全不同了。他的紫銅色皮肤，在热带植物的綠蔭里，似乎是艺术的銅象。她在想象中看到他騎着御用的大象，長長的金色鞍披，下端一直拖到地面，他由許多雄赳赳的騎士和捧着香爐的奴隶护卫着。她的想象力画出了他的裝飾着白羽毛和宝石的厚厚的包头布；他的胸膛挂滿了发光的勳章，他的腰上纏着翡翠鑲嵌的闊腰帶，腰帶上挂一把弯曲的金刀；在他周圍的，是画过眼圈、乳房硬梆梆的舞伎；养馴了的老虎；許多直豎的長矛；背景是許多塔，塔上有很多翹起的屋檐和垂下的鈴子，最微弱的风吹来，鈴子也会响起神祕的交响乐；宮殿有着溫柔涼爽的院子和祕密的甬道；綠色的濃蔭的薄暗里有許多五彩斑斕的野兽在跳呀，爬呀……那意境多美呵！如果她看到这可憐的酋長，傲慢美丽得象一个天神，站在濃琉璃色的晴朗的天底下，在猛烈的太阳光里，她一定不会有送他一件大衣的想法。很可能是她自动投进他的怀抱里去，成为一个爱情的女奴隶了。

“您使我記起那位酋長，朋友加拉尔陀。在賽維尔，您穿

着乡下服装，肩头搁着刺杆，那是很好的。您是风景的补足物。但是在这儿！……瑪德里已經十分欧化了：現在它是一个都市，和别的都市一样。民族服装已經不存在了。馬尼拉披肩除了舞台上以外就差不多看不到了。別以为您是受了侮辱了，加拉尔陀；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您使我記起那个印度人。”

她看看阳台的玻璃窗外边下雨的忧郁的天，湿漉漉的广场，飘落的雪片，撑着水淋淋的雨伞奔忙的人群。然后她又把眼睛轉向劍刺手，惊奇地注意到他头顶上的小辮子，他的头发式样，他的帽子，一句話，他的职业特有的全部标志，这些事物和他的漂亮的現代服装成为那么强烈的对照。

照董娜·索尔看来，斗牛士是在“她的柵門”以外的。唉，这下雨天的忧郁的瑪德里呵！她那位朋友，幻想着永远是琉璃天的西班牙，到了这儿真感到出乎意外。她呢，看到旅館旁边的人行道上一群群装腔作势的年青斗牛士，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从充滿阳光的国土里被人帶到灰色的光和多雨的天統治着的动物园里来的那些异地的野兽。在那儿，在安达魯齐亞，加拉尔陀是英雄，是那养雄牛的国土里自然生長的产物。在这儿，在她看来，因为他那刮得干干净净的臉，和受慣群众喝采的人特有的不自然的神情，他却是一个戏剧演員：这个戏剧演員不靠在舞台上對話，却靠跟牲畜搏斗，来喚起悲剧性的感动。

呵！那些在充滿阳光的国土里的欺騙人的吸引力呵！由于光和色使人充滿幻想的陶醉呵！……她竟爱上这粗魯庸俗的男子一連几个月，把他的平民阶级的愚魯无知当作机警，甚至

請求他不要丟掉他的習慣，請求他發出雄牛和馬的氣息，請求他不要用香水蓋掉那環繞着他的牲畜的氛圍！……呵，那環境呵！它逼得人做出怎么樣的瘋狂事兒呵！……

她記起她那一次幾乎在牛角下毀滅的危險。隨後，又記起她跟那土匪一起吃午飯，她佩服得沉醉了似的傾听着，結果還送給他一朵花。怎樣的傻事兒呵！這些事情現在在她看來，都好象是多麼遙遠呵！……

那可笑得使她懊悔的過去，到現在還剩下的只有這一個強壯的男人，一动不动地站在她面前，睜着懇求的眼睛，帶着希望那個時期復活過來的孩子氣的固執……可憐人呵！彷彿在熱情已經冷卻和幻想已經破滅的時候，也能够重複那些傻事兒似的；生命的盲目的魅力呵！……

“一切都已經過去了，”董娜·索爾說。“我們必須忘掉過去，因為我們即使能够再一次看到過去，它也不會呈現同樣的色彩了。我真願意我的眼睛能够跟以前一樣呵！……我這一次回到西班牙來，西班牙在我看來似乎變了。您也跟我所認識的您不同了。甚至我還覺得，那一天我在斗場上見到您，您已經不怎么有膽量了……群眾也不那麼替您捧場了。”

她十分坦白地說了這些話，一點也沒有惡意的痕迹；但是加拉爾陀認為她的音調里有點兒嘲笑的成份，他低下頭，同時紅了臉頰。

“該死的！”職業上的一切忧虑又在他心里復活過來了。就因為他現在不靠近雄牛，這些個壞事情都一齊來了。這一點她對他說得很明白，她把他看做是“另外一個人”。如果它能够重新成為以前的加拉爾陀，也許她就會好好接待他。女

人是只爱勇士的。

但是斗牛士判断错了，他把永远死去了的情感变幻当作暂时的厌恶，以为这是可以用膂力和勇敢来挽回的。

董娜·索尔站了起来。这个访问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可是斗牛士还毫无打算离开的意思，还想留在她身边，心烦意乱地相信命运的转变会使他们重新和好。

加拉尔陀也不得不站起来了。贵妇人以要出去作为借口替自己辩解。她在等待她的朋友：他们俩要一起上帕拉陀博物馆。

随后，她邀请他过天来吃午饭。在她的房里举行一次不拘礼节的午饭。她那位朋友也要来。他一定喜欢跟一个斗牛士见见面。他虽然差不多不会说西班牙话，但是他还是高兴认识加拉尔陀的。

剑刺手握了她的手，用神志不清的话回答了，就走出房间。愤怒模糊了他的视线；他的耳朵嗡嗡响。

她那么冷冰冰地遣走了他，似乎他是一个讨厌的朋友！这女人跟在赛维尔的那个是同一个女人呀！……她竟邀请他跟她的朋友一起午饭，为了让她的朋友高兴，就近看看他，仿佛看一只希奇的昆虫！……

该死的！他应该做一个生气勃勃的男子汉呀！……这就完结了。他不会再看见她了。

9

在这期间，加拉尔陀接到了董·何塞和卡尔曼的几封信。

契約經理人显然想鼓励屠牛手，劝他象往常一样一直向雄牛走去……“着！一劍，您就收拾了它。”但是他虽然热情，別人已經能够觉察他也有点儿失望了，似乎他的完整无缺的信仰已經有点儿动摇，他已經开始怀疑，加拉尔陀究竟是不是“全世界最勇敢的人”了。

他已經得到了一些消息，知道群众对他表示了不滿和敌意。瑪德里最近的一場斗牛相当使董·何塞丧气。不；加拉尔陀不象旁的劍刺手那样，不管群众吹口哨，只要能够賺錢就会滿意。他的屠牛手有才能和职业上的自豪感，他是只能够受群众热情对待才走上斗場的。玩得不好不坏也就等于失敗。群众因为他胆量极大一向贊賞慣了，不能够維持这一种毫无畏惧，就意味着真正的失敗。

董·何塞想知道劍刺手究竟出了什么毛病。是缺乏胆量嗎？……永远不会。要他承認他的英雄缺乏胆量，他宁可死。这一定是因为他力气不够，因为他还没有完全养好角伤。“因此，”他在每一封信里都劝告他：“您最好还是不要斗牛，休息一个季节。以后您再回来斗牛，就会跟以前一样了……”他提議由他来进行必要的协商。医生的文件就足够証明他暂时还不适合斗牛，关于契約沒有履行，契約經理人会跟斗牛場經理协商的，通过协商，加拉尔陀可以补充一个新进的屠牛手上去代替自己，付出不怎么大的薪水。用这个方法，他們还可以賺一笔錢呢。

卡尔曼更加恳切地提出她的請求，并不象經理人那样婉曲。他應該立刻退隱：他應該象同行們所說的“剪掉小辮子”，到稜科拿达或是他賽維尔的家里去，跟他的一家人安靜地生

活，只有他們才是真正愛他的人。她不能再忍受了：在她初嫁過來的那幾年，每一場斗牛都給了她那麼可怕的心煩意亂和殘酷的等待，可是現在她比那時候還要恐懼。她凭着不大会猜錯的女人特有的本能，預感到嚴重的事情就要發生了。她差不多睡不着覺：她怕晚上會盡是做流血的惡夢。

然後，加拉尔陀的妻子在另外一封信里對群眾表示憤怒。這一群忘恩背義的東西，他們已經不記得斗牛士在身體強健的時候的舉動了。沒良心的人想看着他死來給自己消遣，仿佛他就沒有她那麼一個妻子，也沒有母親似的：“胡安，媽媽和我都在懇求你退隱。為什麼還要斗牛呢？我們已經足夠生活的了，聽到那些不配跟你比的壞蛋在辱罵你，我感到十分痛心……如果你再遭到一次意外，那怎麼辦？呵，上帝！那時候，我想，我一定會發狂。”

這些信使得加拉尔陀思索了好久。退隱！……多麼傻呵！這是女人的庸人自擾！受了愛情的慫恿，這麼說說是容易的，但是這事情是絕對不能實現的。不到三十歲就“剪掉小辮子”！敵人會怎樣取笑呀！只要他手脚健全，還有力量斗牛，他就“沒有權利”退隱。從來沒見過這樣的荒唐事兒。錢並不是一切。名譽難道是無所謂的嗎？也無所謂職業性的自豪感了嗎？成千累萬崇拜他的、熱情地替他捧場的人會怎麼說呢？如果他的敵人當着他們的面斷定加拉尔陀是因為胆怯所以退隱的時候，他們又怎麼回答呢？……

此外，屠牛手也靜下來想過自己的財產是不是允許他這麼決定。他是富有的，卻又並不富有。他的社會地位並沒有鞏固。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結婚以後那幾年里攢積下來的，

那时候他最大的愉快就是：积下錢来买产业，使卡尔曼和媽媽大吃一惊。以后他也賺到更多的錢，但是这些錢打他的新生活造成的成百个漏洞漏掉了，不見了。他賭得大，生活得极其奢侈。并到稜科拿达广大的田庄里讓田庄成方圓的那些土地，也是向董·何塞和別的朋友們借錢来买的。賭博迫得他向旁的城市里的几个斗牛迷借錢。他是富有的，但是，如果他退隱了，因此丧失了斗牛賺来的一笔极可觀的收入（每年两万到三万貝賽大），那么他必須縮減开支，付清債款，过得象一个乡下紳士一样，靠了田庄的收入生活，而且还要亲自去督促干活，因为直到現在，稜科拿达听凭僱工們当家作主，差不多沒有有什么收入。

这一种毫无光采的地主生活，老是节儉地跟貧困打交道的生活，使加拉尔陀恐惧；他是一个健美的喜爱裝飾的人，习惯了群众的拍掌和大量花錢。他的富有是跟着他的职业情况一起消長的有彈性的东西，但是从来沒有滿足过他的需要。从前，他以为只要有了他現在财产的一小部分就心滿意足了……但是現在，他如果退隱，就会变成差不多是一个穷人了。他將被逼得不再买哈瓦那雪茄随便送人，也不再买确实很貴的安达魯齐亞葡萄酒；他將被逼約束他那貴族性的慷慨，不再一走进咖啡店和酒店就喊“我請所有的人”了，这是慣于跟死搏斗的人特有的慷慨，因为这种慷慨，他使得自己的生活发狂般浪費；他將被逼遣散那些寄生虫和馬屁鬼，他們一直圍繞着他，用哭泣似的恳求使他发笑，而且，当一个美丽的平民女子到他这儿来的时候（如果知道他不再斗牛，还有人会来的話），他就不能够把金子和珍珠的耳环挂在她的耳朵上，叫她

兴奋得臉儿发白,也不能够开个玩笑,用酒沾污了她的富丽的馬尼拉披肩,然后再送给她一件更加值錢的披肩叫她大吃一惊了。

他是这样活过来的,因此他也需要这样活下去。他是一个老派的斗牛士,就象大家一般地意識到的雄牛屠牛手一样:慷慨、豪迈、使一切人惊奇的胡乱花錢,如果可憐人触动了他的粗魯的感情,他是时时刻刻准备着用亲王般的布施去帮助他們的。

加拉尔陀嘲笑他的許多伙伴,新型的斗牛士,斗牛业里的庸俗的实业家,他們从这个斗牛場到那个斗牛場,象商业掮客似的,把支出計算得又清楚又精明。其中有几个,差不多还是孩子呢,为了計算自己的經濟狀況,口袋里帶着賬簿,甚至在車站上五个生丁喝一杯水,也記在賬簿里。他們只跟有錢人交朋友,接受他們的贈品,可是从来不想到由他来邀請別人。还有几个,到了旅行的季节,就在家裏煮好大壺的咖啡,把这黑色的液体裝在瓶里帶在身边,到旅館里就重新热一热,来节省这一笔支出。有几个斗牛队的健儿甚至餓着肚子,当众抱怨他們的大师吝嗇。

加拉尔陀并不懊悔自己的奢侈生活。然而,他們竟希望他放棄这种生活。

而且,他也想到家庭的开支,他的一家人都过慣輕松舒适和不必操心的生活,不在乎錢,因為他們看到收入不断地流进来,就象是潮水。除掉自己的母亲和妻子以外,他还負担着另外一家人,那就是:他的姊姊,他那多嘴的姊夫,他不工作,仿佛做了一个有名人的亲戚,就有权利在他那儿寄生似的,还

有一大群的外甥儿女，他們現在長大了，越来越要他支出更多的錢了。他如果退隱，就必須强迫这些一直靠了他的錢过慣閒散闊綽的生活的人規規矩矩、節約費用了！……所有的人，連那可憐的伤疤臉在內，都要逼得住在田庄里，在燒人的太阳光下工作，变成黑种人了！可憐的媽媽就不能够再把錢分送給区里的穷女人們，用慷慨的施捨来娱乐她的余年，当她的儿子，因为給了她两百个杜尔过了两礼拜就一个也不剩，似乎有些生气的时候，她就要象一个怕羞的小姑娘似地低下头来了！……还有卡尔曼，她是一向儉約，竭力节省开支的，那时候她会首先就牺牲自己，丟开那許多使她的生活美好的无用長物了！……

該死的！……这一切都意味着一家人地位的降低，家庭的悲哀。加拉尔陀一想到也許会碰到这种情况，就感到难为情起来。他自己叫他們过慣这一种輕松舒适的生活，却又剝夺他們已經取得的这种生活享受，这确实是一种罪过。唔，为了避免这一切，又該怎么办呢？……非常簡單，只要向雄牛扑得近一点：跟以前一样地斗牛……他一定要向雄牛扑上去！

他写了短短的却是很有力量的信回答契約經理人和卡尔曼，表示他决不退隱的坚定的意志——肯定不退隱。

他断然决定要干得跟过去一样；这一点，他对何塞宣了誓。他將依照他的劝告去干：“着！一劍就收拾了它！”他感觉到勇气奔騰起来了，他感到有力量对付所有的雄牛，連那些最大的雄牛在內。

他写信給妻子，表示高兴，虽然也感到自尊心有点受损伤，因为她怀疑他的力量。她不久就会得到下一場斗牛的消息

息。他打算使群众惊异，使他們慚愧以前对待他不公正。如果是好的雄牛，他將玩得胜过罗格尔·台·弗罗尔……这一个有名人的名字是他那傻姊夫常常提起的。

好的雄牛！这已經是加拉尔陀的許多心事之一了。以前他常常自負：他从来不想到雄牛，从来沒有在斗牛以前到斗牛場院子里去看过雄牛。

“我会杀別人放在我面前的任何雄牛，”他傲慢地說。

当牲畜出現在斗場里的时候，就是他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

可是現在他却想近近地去考驗一下，選擇一下，想依靠仔細研究它們的性情来替成功做好准备。

云散了；太阳閃光了；明天要举行第二場斗牛了。

加拉尔陀在这天傍晚独自到斗牛場里去。紅磚造成的大斗牛場，有着摩尔式的窗子，以綠色的小山作为背景，显出孤零零的輪廓。这广闊單調的风景的底部斜坡上是白白一片，远远看来好象是一群羊。那是坟場。

当斗牛士走近斗牛場的时候，一群衣衫破爛的乞丐，流浪汉，手里拿着帽子在他周圍聚集起来，他們由于別人可憐，讓他們睡在馬房里，依靠斗牛迷們的布施和附近酒店里人們吃剩的东西喂养自己。他們里边有許多是从安达魯齐亞运送雄牛到这儿来的，就永远在斗牛場附近游蕩了。

加拉尔陀分了几个小錢給这些拿着帽子跟着他的乞丐，就由馬房門走进了斗牛場。

在院子里，他看到一群斗牛迷在參觀馬上枪刺手試馬。牛肉汁套上大大的“母牛踢馬刺”，拿了刺杆，正准备上馬。馬

房仆役們跟着馬老板走；这是一个胖子，講話迟鈍，戴一頂大大的科尔陀巴氈帽，他用鎮靜的緩慢調子，回答馬上枪刺手們老是氣勢凌人和侮辱人的饒舌。

“聰明的猴子”把襯衫袖子卷得高高的，牽出那些苦楚的劣馬給馬上枪刺手試騎。他們來試騎和調練這些可憐的馬已經一連好幾天了，馬的兩腰還看得出发紅的踢馬刺的痕迹。他們讓馬在斗牛場周圍的空地上快步，用裝在腳后跟的鐵器刺激它們，給它們一些虛假的活力，教它們快些轉彎，以便習慣于斗場上的奔跑。等它們回到斗牛場里的時候，兩邊腰上已經沾滿了鮮血，在它們走進馬房以前，得用三四提桶水來洗。在馬房近邊的飲水槽四周，積在嵌石縫里的水是紅黑色的，正象是倒翻了的葡萄酒。

他們差不多象拖一樣地牽出了指定明天斗牛的几匹不幸的馬，讓馬上枪刺手們試騎。

這些忧郁的苦楚的馬出了馬廐，它們发抖的腿，受盡折磨的兩腰，挨餓和可憐的外形，揭發了人類的忘恩背義，和他們那麼容易就忘記了它們過去的很有價值的服務。有几匹馬瘦得出奇，真是一付骨骼，尖銳而突起的骨头，似乎就要戳破馬皮，穿到蓬蓬松松的長毛外邊來了；有几匹馬昂起頭，眼睛發亮，顯出高傲的模樣，前腳不停地刨地，腿力強大，看起來這些剛從華麗的馬車上解下來的良種牲畜，把它們也當作注定死亡的沒用的殘渣來使用，似乎不適當，其實呢，它們是最最危險的、無可救藥的牲畜，它們是害顛狂病或是類似的病的，隨時都會突然倒在地上，把騎馬的人從它頭上甩下來。在這些苦楚的馬和害顛狂病的馬中間，還有從磨坊和工廠里來的

病馬，种田和拖車的牲畜，它們因为多年拖慣了犁耙或是車子，老是昏昏倦倦的，它們是一直被榨取到最后一瞬間的可憐的“賤民”，當它們被雄牛的角刺穿肚子的时候，还要用聳跳和掙扎来娱乐觀眾。

这是由这样一些东西構成的一個漫長的縱隊：糜爛的、淡黃的眼睛；閃亮的綠蒼蠅在上面吸血的、擦傷了的脖子；毒虫在皮毛上爬的、瘦骨嶙峋的头；毛象羊毛似地撚成一絞絞的、滿是稜角的两腰；被勉強的呼吸掀動着的狹窄的胸膛；似乎每跨一步就几乎折斷的軟弱的腿，長長的毛一直拖到蹄子上，象是穿着褲子似的。人們想叫它們壯健起来，喂它們吃麥子，它們的胃却不很习惯，消化不良，把热气騰騰的排洩物撒在嵌石路上。要騎上这种苦楚的馬，瘋狂发抖的馬，或是軟弱得立刻就会倒下去的馬，真需要跟雄牛對抗的那么些胆量。有几匹馬背上一安上了那高邊緣、黃座墊的摩尔式大馬鞍，外帶一付母牛放牧人的脚鐙，就差不多要弯下腿来了。

牛肉汁傲慢地有力地跟馬老板辯論，凭他自己和伙伴們的名义說話，用狠狠的詛咒引得“聰明的猴子”也笑起来了。旁的馬上槍刺手以为最好讓他来对付馬販子。誰也沒有他那么內行，懂得叫这种人老老实实。

一个仆役向他走来，牽着一匹低着头的劣馬，这匹馬有着長長的毛和可憐地凸出来的一付肋骨。

“你牽了个什么来啦？”牛肉汁对馬老板叫嚷。“这是没人要的。沒有一个人会夢想到騎这种蹩脚牲畜的。留給您的母亲吧！……”

行动迟鈍的訂約人帶着鎮靜的尊嚴回答。“如果牛肉汁

不敢騎上去，那就是因為現代的槍刺手似乎什么都怕了。騎上這樣性格馴良的好馬，卡爾台龍先生，德里哥或是別的老輩的騎士，能夠一連騎着刺兩天雄牛，自己可是一次也不會跌下來，那牲畜也不會受到一點兒微傷。但是現在呀！……現在是害怕越來越多，勇氣越來越少。”

馬上槍刺手和馬老板用朋友似的態度互相辱罵，在他們看來，就是最粗野的侮辱人的話，也似乎因為說慣了，變成叫人快樂的玩笑了。

“您這個老騙子，”牛肉汁嚷着，“真是搶奪得比何塞·馬里還要厲害的壞蛋。滾吧。讓您的祖母騎上這匹老牲口吧，比她每禮拜六晚上十二點鐘以後騎掃帚好多了。”

在場的人都哄笑了，那訂約人卻只聳了聳肩膀。

“唔，這匹馬怎麼啦？”他平靜地問。“好好瞧一下吧，您這牢騷大家！這一匹比旁的馬好，旁的馬是害鼻疽病或是顛狂病的，您騎了那些馬上斗場，還沒有靠近雄牛，就會把您從馬頭上摔過去，整個身子埋在沙里啦。這一匹馬比蘋果還要好。這是千真萬確的，它在汽水廠拖車子拖了二十五年，老老實實地干活，從來沒有人說過壞話。可是現在呢，您這愛嚷嚷的家伙，卻不管它的品性，嚷呀，罵呀，好象它是一個異教徒似的！……”

“總而言之，我不想要它！……如果它這樣好的話，您守住它吧！”

當他說這話的時候，馬老板慢慢地走到牛肉汁身邊，就象一個這種談判的老內行，從容地在他耳朵邊輕輕說了些什麼話。馬上槍刺手似乎很忿怒，終於走到那匹蹩腳馬身邊。唔，他

讓步了。他不願意別人把他当作一个只会妨碍伙伴的頑固者。

他把一只脚伸进脚鐙，就把沉重的身体压上了这匹可憐的牲畜。然后他把刺枪夾在右腋下，把枪尖抵在一根裝在牆里的大柱子上，尽力地刺了几下，恰象在刺富有威力的大雄牛一样。那可憐的牲畜，因为这几下猛烈的冲撞，全身发起抖来，腿也弯下来了。

“它还算听话，”牛肉汁帶着同意的音調說。“这匹蹩脚馬是比我猜想的中用一点。它的嘴巴灵活，腿也强壮……您說得很对，把它牽到一边来吧。”

于是馬上枪刺手下了馬，他准备听了訂約人一次神祕的耳語以后，就接受訂約人提出的全部意見。

加拉尔陀离开了愉快地看着这次談判的一群斗牛迷。斗牛場守門人陪着他走进关雄牛的院子。他走进一扇小門，就到了圍場里。肩头一样高的煉瓦牆圍着三面。这一道牆是用許多粗柱子間隔地排起来的，柱子上高高地承住一座阳台。每隔多少步，圍牆就空出一个狹窄的缺口，一个人要側着身子才通得过。在这个大院子里有八条雄牛，有几条弯腿躺着，有几条站着，低下头嗅着吃着放在前面的几堆干草。

斗牛士沿着圍牆外边的过道走，一边檢驗这些牲畜。他隔一会儿就走进狹窄的缺口，溜进院子去。他揮动胳膊，挑战似地狂喊，使雄牛惊动。有几条受了刺激跳了起来，低下头来攻击这一个胆敢闖进圍牆来吵扰它們的人。另几条坚定地站着，抬起头，显出怀着敌意的沉着，等待着，看这个闖入的人是不是敢走近来。

加拉尔陀很快地溜到圍牆后边，他打量着勇猛的牲畜的

模样和性格，却没有决定要选择哪两条雄牛。

牧人领班陪着他；他是一个大力士，套着腿套，装着踢马刺，穿着厚呢衣服，戴一顶阔边帽子，帽带子结在下巴底下。他的外号叫做小狼，他是一个粗鲁的骑者，他差不多整年生活在田野里，就是到马德里来，也象一个野蛮人，他不愿意去看看马德里的街道，从来不离开斗牛场的附近。

在他的意识里，西班牙的首都不过是在一块开拓地中的斗牛场，斗牛场的周围是沟渠，荒地，和在远处、他从来不想去探看一下的那一簇神秘的房屋。在他看来，马德里最重要的店铺就是斗牛场旁边的那一家母鸡酒店；这是一个快乐的地方，一座迷人的宫殿，他在那儿吃喝，由经理付钱，一直吃到他回到草原上去，那时候，他骑上他的马，马鞍前边是一块暗色的盖氈，马鞍后边是几只粮食袋子，肩头上是一把刺枪。他一走进酒店，看到自己的友谊的招呼就够仆役们吃惊，感到很高兴：这是可怕的握手，使得他们骨头格格作响，痛得尖叫起来。他微笑着，因为自己那么有力，别人把他叫做“野兽”，感到心满意足。接着他就在吃食面前坐下来，吃食包括一大堆肉和马铃薯，满满地盛在浴盆般深的一个盆子里，外加一两壶酒。

他专管经理买来的雄牛，有时候在木诺匝田庄的牧场里，有时候，碰到天气太热，就在瓜达拉拿山脉的高原牧场上。在斗牛两天以前的半夜里，他和牧人们和业余的骑士们一起，经过阿勃罗尼加尔河和马德里近郊，把雄牛带到院子里来。每逢天气恶劣不能斗牛，因此这群牲畜只能住在斗牛场里的时候，他因为不能够立刻回到放牧着大群雄牛的安静的荒野里去，就暴跳起来了。

虽則他說話緩慢，思想迟鈍，这一个发出皮革和干草气息的“半人半馬神”，还是能够流暢地、甚至富有詩意地談說他跟牲畜一起的畜牧生活。在他看来，瑪德里的天空似乎比較低，而且星也比較少。他穩重地、用富有画意的警句描写了草原的夜，連同那睡在柔和的星光下的雄牛，和只被森林里的神祕的微声打破的深沉的寂靜。山里的无毒蛇用古怪的声調在这寂靜里歌唱。是的，先生，无毒蛇在歌唱。这一件事情誰也沒有权利跟小狼辯論：他听到过一千次，誰怀疑这一点，就等于說他是騙子，是个說謊的人，誰就有危險體驗一下他的拳头究竟多么沉重。正跟爬虫会歌唱一样，雄牛是会談話的，不过他还没有能听懂它們的語言的全部祕密。它們真是跟人一样的，不过它們四条腿走路而且有角罢了。它們在天亮醒来的时候是值得看看的。它們愉快地跳跃，象孩子們一样；它們并不当真地相互攻击，把它們的角交叉起来；它們在吵吵鬧鬧的欢乐中互相追逐，互相傾压，仿佛是在問候太阳的升起，因为太阳原是上帝的光荣呀。然后他談起在瓜达拉拿山脉沿着小溪的辛苦的旅行，这些玻璃一般透明的小溪从山峯上流下融化了的雪，喂飽了河流；談起綠草上綴滿花朵的牧場；談起鳥兒，停在差不多熟睡了的雄牛的两角之間，拍着翅膀；談起一到晚上就远远地嚎叫的狼，总是那么远远的，仿佛是害怕跟着領班牲畜的鈴声走的勇猛的雄牛行列，它們可怕的山居寂寞跟鈴声互相抗爭……他不願意听人說起瑪德里，住在那儿就透不过气来。他在那么一大堆房屋中間，就只爱母鷄酒店里的好酒和滋味极好的飯菜。

小狼帮助劍刺手選擇他的两条雄牛。牧人領班对于这些

有名人，虽然群众对他们那样崇拜，他可是既不表示惊异，也不表示尊敬。正好相反，这位雄牛守护人差不多是瞧不起斗牛士的。这些人用种种骗术诡计杀死了这样高贵的牲畜！他才真是一个有胆量的人呢，他一生一世生活在雄牛中间，独自一个在雄牛的大角丛中跑来跑去，除了两条胳膊以外没有别的防卫武器，也并不想到别人为他拍掌。

当加拉尔陀离开院子的时候，另外有一个人走过来了，非常尊敬地向大师问候。他是一个负责扫除斗牛场老头儿。他干这个职务已经许多年了，他认识他这个时代里的全部最有名的斗牛士。他衣服穿得很槛褛；但是指头上常常戴着几个漂亮的戒指，要揩鼻子了，就从长罩衫口袋里抽出一条麻纱手帕来，手帕镶着很值钱的花边，绣着大大的字母，还发散着幽雅的香气呢。

没有别人帮助，他整个礼拜独自个儿扫除这个庞大的斗牛场，包括包厢和看台，从来不埋怨这繁重累人的工作。如果经理不满意他，想惩罚他一下的时候，就打开大门让在斗牛场四周流浪的那些野孩子进来，于是这个可怜人就绝望了，立刻答应改正自己，免得这一班侵略者进来接替他的工作。

他只偶然接受五六个野孩子来帮他工作；他们大都是斗牛士的练习生，对他很忠实，条件是要他答应他们坐在“狗包厢”里看斗牛；这是雄牛房旁边的一扇铁栅门，受伤的人就是从这儿抬出去的。这些清洁助手在铁栅外边看斗牛，象一些籠子里的猴子似地争夺着，想占第一排。

老头儿巧妙地给他们分配了一礼拜的工作。孩子们扫除向阳看台；这是骯髒贫穷的群众坐过的，他们走掉以后，留下

他們到場過的証物，常常是大堆的橘子皮、紙屑和香烟蒂頭。

“好好地注意烟草！”他警告他那一隊人。“誰只要偷藏了一個香烟蒂頭，就不讓他看禮拜日的斗牛。”

他自己耐心地掃除斗牛場的背陽看台，象一個尋寶者，俯着上半身，在包廂的陰影里拾起那些神祕的發見品來藏在自己的口袋里：太太們的扇子，戒指，手帕，錢幣，女人的衣服裝飾品，一句話，一萬四千人的侵入可能留下的一切。他收集起香烟蒂頭，晒干切碎，把它們當作好烟草賣掉。比較值錢的東西就落到一個女販賣員手里，她一向願意收買這些曾經屬於健忘的或是過分激動的觀眾的東西。

加拉尔陀回答了老头兒的奉承的問候，給了他一支雪茄，就向小狼告別。他剛才跟這牧人商量定了，叫他把兩條選定了的雄牛替他關進特定的籠子里。旁的劍刺手不會反對的。他們是好脾氣的孩子，充滿青年的熱情，無論什麼雄牛放在他們面前都會殺的。

加拉尔陀再走進還在試馬的院子，看到在場的一群人里边出來一個高高瘦瘦的人，橄欖色的皮膚，穿着得象一個斗牛士模樣。他黑皮帽子下邊露出几股鉄灰色的頭髮，嘴角邊有很多皺紋。

“您好嗎，賣魚的？”加拉尔陀說，帶着誠懇的愉快握了他的手。

他是一個老劍刺手，在他的青年時代他享受過榮譽，但是現在，連他的名字也很少有人記得了。別的屠牛手不斷出現，蓋掉了他那倏忽即逝的名聲，因此，賣魚的在美洲斗牛，受了几次角傷以後，他就退隱了，依靠節省下來的一點兒資本生

活。加拉尔陀知道他在斗牛場附近开着一家小酒店，他过着苦日子，差不多沒有跟斗牛迷、斗牛士发生关系。胡安沒想到会在斗牛場里碰到他，但是卖魚的帶着伤感的神情回答他。

“唔，旧习难改呀。我不能常常来看斗牛，但是，您知道，这个职业还是在吸引我，我作为一个鄰居，偶然也来看看。現在我只是一个小酒店老板呀。”

加拉尔陀瞧着他那寒酸的模样；他記得这位声名显赫的卖魚的，在儿童时代就認得他，是他最贊賞的許多英雄之一；他那时候又豪华又神气，受女人們爱恋，他一到賽維尔，就在鈴儿咖啡店露臉，戴着天鵝絨的圓帽子，穿着葡萄酒色的短上衣，五顏六色的綢腰帶，拄着一根金柄的象牙手杖。他自己如果退隱了，那么也就会跟他一样寒酸，而且被別人忘掉！……

他們談了好一会儿斗牛艺术上的事儿。卖魚的象所有的运气不好的老头儿一样，是一个厌世者。已經很少好斗牛士了。再也看不到有胆量的人了。“貨真价实地”杀死雄牛只有加拉尔陀和很少的几个人。就是雄牛也似乎不及以前有威勢了。这样抱怨了一通以后，他又硬生生邀請他的朋友到他家里去。因为是老朋友碰到了，屠牛手又沒有什么事情，應該去瞧瞧他的店鋪。

加拉尔陀同意了，跟他一起到了斗牛場附近一条小街上，走进一家跟別家酒店相象的小酒店，門面漆成紅色，窗子上挂着同样顏色的窗帘，一个大橱窗，里面陈列着滿是灰尘的盆子裝着成块的炸牛排，油煎鳥儿和盛着醋漬蔬菜的小瓶子。店鋪里有一張鋅制的櫃台，許多小桶和瓶子，周圍放着木凳子的圓桌子，牆上有許多着色的画片，画着許多著名的斗牛士，和

这种国家娱乐里最动人的几个場面。

“我們喝一杯蒙蒂拉葡萄酒吧，”卖魚的对一个年青人說，他正站在櫃台里边，一看到加拉尔陀就笑迷迷的。

加拉尔陀打量着他的臉貌，右手的袖子是空的，別在胸口。

“看来我是認識您的，”屠牛手說。

“您当然認識他，”卖魚的插嘴說。“他就是鳥儿叫。”

这一个外号立刻使加拉尔陀記起了他的历史。他是一个勇敢的孩子，插短枪插得极好，也曾經被斗牛迷叫做“未来的斗牛士王”。不幸得很，有一天，在瑪德里斗牛場上，他的右胳膊受了严重的角伤，必須截掉了，因此他就不能够再斗牛了。

“我讓他住在我家里，胡安，”卖魚的往下說。“我沒有家里人；我的妻子死了。我把他当做我亲生的儿子……困苦得很呵！但是一个可憐人如果沒有良心，那有什么好处呢？……不要以为鳥儿叫和我生活富裕呀。我們能够怎么生活，我們就怎么生活；但是我所有的一切也就是他的，我們能够活下来，就靠老朋友們偶然来吃些点心，或是玩玩紙牌，特别是靠那一个学校。”

加拉尔陀微笑起来了。他听人說起过，卖魚的在他的酒店附近办了一所斗牛艺术学校。

“我有什么办法呢！”他似乎想替自己辯解几句，說。“总得想个方法活下去呀，学校收入的錢比酒店賺到的还要多。到学校里来的人很多：想在斗小雄牛中出风头的年青紳士；还有些外国人，他們在斗牛場里看得着迷了，热情地想在老年时代学成一个斗牛士。現在有一位正在学习。他每天下午来的。

您可以去看看他。”

于是他们横过街道，走到一个围着高高的木板墙的一块空地前面。在木板钉成的大门上写着大大的柏油字：“斗牛艺术学校”。

他们走进去。首先吸引加拉尔陀注意的是一条雄牛；一只用木头和芦苇做的牲畜，装着小轮子，苧麻做的尾巴，麦秆编起来的头，软木的脖子 and 一对真正的极大的牛角，使得学徒们看了害怕。

一个坦胸的年青人，戴着帽子，两边耳朵上拖着两根辮子，正把他的聪明赋与牲畜，当学徒们两手拿着披风站在面前的时候，他就把牲畜对准“学徒”推去。

板墙围着的空地中央，站着一位又胖又矮的老绅士，脸色红红的，长着硬硬的灰白唇须，穿着襯衫，正在挥动短枪。板墙旁边，是一位同样肥胖、同样脸色红润的太太，跟他差不多年纪，戴一顶插满花朵的帽子，正坐在椅子上，把胳膊撑在另一张椅子上。她的红皮肤的臉儿，满是黄色褐色的雀斑，每逢她的丈夫玩得巧妙的时候，她的臉儿就笑得格外阔了。她的笑抖动了帽子上的花朵和攥在头发里的假发卷，她响亮地拍起掌来，同时向后仰过身子，分开两腿，拉拉裙子，让别人看到了她的肥胖的皮肉宽松的大腿。

卖鱼的对加拉尔陀讲述这一对儿的来历。他们多半是一对法国人，或者是别国人，他无法断定，这对他是无关紧要的。这一对夫妇似乎走遍了世界，熟悉所有的国家。据他说来，他在许多职业上都有过成就：在非洲开过鑛，在一个远远的島上做过移民，在美洲广漠的草原上做过用绳子捉野馬的獵者。

現在他想象西班牙人一樣斗牛賺錢，懷着一個固執的孩子似的恒心，每天下午都來，付學費很慷慨。

“您想象一下吧，姿態多麼難看的斗牛士呵！……而且已經五十多歲了！……”

看見有兩個人進來了，那個學徒垂下了拿着短槍的胳膊，那太太整整她的裙子和那插滿花朵的帽子。呵，“楷 瑪忒萊！”^①

“您好，‘莫修’；祝您永遠幸福，‘瑪丹’，^②”大師把手舉到帽子邊說。“讓我看，‘莫修’，您這一課學得怎樣了。您記住我對您說的話：鎮靜地站定位置，挑撥那牲畜攻擊您，讓它沖過來，等它到您身邊的時候，您就略略彎曲腰身，把那一對小杆子插上去，刺在它的脖子上。您不必急于做什麼，雄牛會替您按規矩行動的。注意……準備好了嗎？”

教授讓過一邊，就做了個手勢招呼那可怕的雄牛，或者更正確地說，是招呼在後邊推動雄牛攻擊的那個野孩子。

“嗨嗨！……攻擊吧，小茂拉！”

賣魚的喊出一個確實可怕的狂吼，引起雄牛攻擊，用那樣的叫喊和暴躁地在地面頓腳挑撥那裝着空氣和蘆葦的身體和麥杆做的腦袋的雄牛。於是小茂拉攻擊了，象一只真正的勇猛的牲畜，輪子滾動響着大聲，因為地面不平搖著頭沖撞著，那個小僮兒在推動它，使得它永不疲乏。在智慧方面，即使從最著名的飼養場來的雄牛也不能夠跟這一只小茂拉相比；這

① “楷 瑪忒萊！”——法語：“親愛的大師！”（中譯者）

② “莫修”“瑪丹”——法語：“先生”“太太”。（中譯者）

是一只永远不死的牲畜，千百次插过短枪和刺过剑，可是只受了一些木匠可以医好的不足道的微伤。它似乎比人还要聪明。它一走到那位学徒身边，就微微改变一点方向，使得它的角不会触到他，然后软木脖子上带着一对插得蛮好的短枪走开了。

一阵欢呼赞扬着这灵巧的动作，短枪手还是坚定地站在原位置上，整理了裤子的吊带和襯衫的袖子。他的妻子高兴得很，仰过上半身，又笑又拍掌，又一次拉拉裙子，露出大腿。

“正象一位大师呢，‘莫修’！”卖魚的叫嚷。“这是第一流的枪刺。”

那外国人受到教授称赞也很高兴，谦虚地用半三不四的西班牙話回答，拍拍胸膛。

“我有頂頂要紧的品質：胆量，很多很多的胆量。”

然后，为了庆祝自己的成就，他就招呼那茂拉的小僮，小僮早已爬出来了，预先就知道这个命令是叫他給他們拿一瓶葡萄酒来。在那个臉儿越来越紫的爱拉裙子的女人身边，已經放着三个空瓶子，她每逢丈夫做了一个灵巧动作，就响亮地滿意地笑了。

当她知道剛才跟教授一起进来的人就是有名的加拉尔陀的时候，她也認出来了，他的照片是她在报上和火柴匣上常常欣賞的，这一个外国女人臉色发白了，她的眼睛差不多感动得流出眼泪。呵，“楷 瑪忒萊！”……她对他笑，扭扭身子，真想不顧自己那么沉重和会掉下肉来似的肥胖，投身到他的怀抱里去。大家为这位新斗牛士的成功互相碰杯。連小茂拉也参与了庆祝，凭着雄牛的名义，推雄牛的野孩子也喝了酒。

“不到两个月，‘莫修’，”卖魚的帶着安达魯齐亞式的認真

态度說。“您就可以在瑪德里斗牛場上插短枪，跟最有名的斗牛士一样灵巧了，您会赢得全部群众拍掌，也可以赢得金錢，女人……如果您的太太不在場的話。”

老是用激动的眼睛瞧加拉尔陀的那位太太高声大笑着，欢乐的颤动象波浪似地滚过了她肥胖的全身。

那外国人帶着精神充沛的毅力繼續他的功課。必須好好地抓紧時間。他希望尽可能快地站在瑪德里斗場上，获得教师所說的一切。他的紫紅臉儿的女同伴，因为两个斗牛士已經走开，就重新坐下来守着酒瓶。

卖魚的陪着加拉尔陀一直走到街道尽头。

“胡安，告別了。”他严肃地說。“也許明天我們会在斗牛場里会面的……您已經看到我已經到了什么田地了。我現在要活下去，因此就只好騙人，做小丑。”

加拉尔陀心事重重地走开了。唉！这个人，他亲眼見到他象一个亲王似地花錢，完全相信自己的未来！……但是因为不善于經營，丧失了全部财产。斗牛士的生活不是一种教人經營财产的生活。可是別人却还要劝他，叫他退隱！永远不能退隱。他一定要扑近雄牛。

整整一夜，这个决心在他的夢里的阴暗的云霧里飞翔。必須扑近！第二天早晨，他用坚决的意志坚持着这个思想。他要扑近，用非常大胆的举动使群众大大惊异。

第二天他是那样地壯起胆子，坐車到斗牛場去，並沒有过去常有的那种迷信的心煩意乱。他断定自己会胜利，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推动他干出毫不畏惧的举动来，就象以前光荣的日子里一样。

這場斗牛从开始起就是充滿事变的。第一条雄牛显得非常勇猛，狂暴地攻击騎在馬上的人。在很短一段時間里，它就把腋下夾着長矛、摆好架势等待它的三个馬上枪刺手翻倒，有两匹馬死在沙上了，胸膛的伤口里射出一股暗色的血。另外一匹因为又痛又吓，瘋狂地从斗場的这一边跑到那一边，肚子裂开了，馬鞍一半落下了，在脚鐙和皮帶上挂着它的紫紅色的肚腸，象是极大的香腸。它把肚腸在沙上拖过去，因为它自己的后腿踏到肚腸，內臟都散开了，散乱着象是攪乱了的綫团。雄牛被馬的狂奔所吸引，在后边紧紧追赶上去，把坚强有力的头放到馬肚子底下，用角把馬高高挑起，丢在地上，然后狂暴地攻击着它的可憐的破碎的尸身。等牲畜放棄了那匹垂死掙扎的馬，“聰明的猴子”就走过来用短刀在小腦上一刺結束它的生命，解脫了这可憐的牲畜的苦楚。这匹馬在临死的剧痛里咬了人的手，人痛得尖叫起来，举起染血的右手，再把短劍刺进去，一直到这奇蹄类^①停止掙扎，四腿发硬。斗牛場仆役們赶上来，拿来了几大畚箕的沙，倒在血泊里和馬尸首上。

这时全体观众站起来了，又叫嚷又裝手势。他們被那只牲畜的勇猛激起了热情，因为斗場里連一个馬上枪刺手也不剩了，就高声抗議，合唱似地号叫着：“馬！馬！”

所有的人都知道馬立刻就会出来的，但是因为一連几分鐘看不到新的屠杀，他們就似乎憤憤不平了。那雄牛單獨留在斗場中心，高傲地吼叫着，高高抬起染着血的两角，它的布

① 奇蹄类——根据动物学分类：馬一趾落地，屬于奇蹄类；牛两趾落地，屬于偶蹄类。（中譯者）

滿青青紅紅的伤痕的脖子上，飄揚着縛住雄牛飼養場徽号的緞帶。几个新的騎馬者出来了，又碰到了那可怕的景象。几乎没有一个馬上枪刺手来得及拿着刺杆走近它，把馬从側面帶上，使得它那一边預先捫住的眼睛不会看見雄牛，他們就已經遭到攻击，倒下来了。刺杆象枯木般軋达一声断了，馬被那富有威力的两角一撞，就飞到半空里，噴出来的血，被这致命的冲击压出来的排洩物和內臟，撒滿斗場，馬上枪刺手在沙上打滾，仿佛一个黃腿的傀儡，几个短枪手立刻舞起披风保护他，把雄牛的注意力引向旁的地方。

剛剛受伤的馬肚子里噴射出使人惡心的一陣雨一般的綠色排洩物，弄髒了在近旁的几个斗牛士的服裝。

群众因为騎士們响亮地跌在地上，用哄笑和叫嚷表达出他們的高兴。这些沉重的身子和鉄片保护着的腿重重地跌在沙上，发出了沉重的声音。有一个仰天倒下，仿佛是裝滿了的袋子，他的头碰在障牆板上，发出迟鈍的回声。

“这一个不会再起来了，”群众里边有人在嚷。“他的‘香瓜’^①一定碰碎了。”

但是他終於站起来了，伸伸胳膊，摸摸受伤的头盖骨，拾起在沙上滾过的硬梆梆的圓帽子，重新跨上原来的那匹馬，“聰明的猴子”用脚踢鞭打逼它站了起来，服裝燦爛的騎士催促着这牲畜快跑，馬在沙上拖着肚腸，因为跑动的緣故，肚腸越拖越長，越拖越重了。枪刺手就騎着这临死的动物再迎着狂怒的雄牛走去。

① 香瓜——腦袋的玩笑說法。（世譯本）

“为着你们的光荣！”他叫嚷着，把帽子抛向他那一班朋友。

他一到雄牛面前，立刻就站好位置刺它的脖子，这么猛烈一撞，人和马又高高地飞了起来，在空中分开了，落在地上，各自向不同的方向打滚。有几次，在雄牛攻击以前，“聪明的猴子”和一部分群众就警告骑手：“快下来，快下来！”但是，由于那铁片保护着的硬梆梆的腿所造成的麻烦，在他能够下马以前，那马就突然死掉倒下了，马上枪刺手就从马耳朵上甩下来，正象是沉重的炮弹，头重重地碰在沙上。

雄牛的角并没有刺中骑手，但是有几个马上枪刺手跌下来以后就躺着不省人事了，几个斗牛场仆役只好把他们抬到治伤所去，医治骨折，或是把他从模样确实象死的小脑震荡的情况中救活。

加拉尔陀从这儿走到那儿，很想赢得群众的同情，因为他拖住了雄牛的尾巴，救出了一个躺在地上有受到角伤的严重危险的马上枪刺手，有很多人替他拍掌。

当别人在插短枪的时候，加拉尔陀靠在障墙上，向包厢察看。董娜·索尔一定在哪个包厢里坐着。终于他看见了她，但是没有白头披，也没有任何东西叫人想起这是赛维尔来的一位太太，好象哥耶画的“玛耶”^①一样。因为她那一头金头发和文雅别致的大帽子，看起来倒象是第一次到场看斗牛的一个外国女人。在她旁边坐着的就是她那个朋友；就是她谈起来颇有点儿赞赏，准备把世界上最有兴趣的事物指给他看

① 玛耶——哥耶画的“玛耶”是一个典型的马德里平民女子。（世译本）

的那个人。哈！董娜·索尔！您馬上就会看到您丢掉了的那个健美者究竟有多少胆量了。她一定会当着这个可恶的外国人的面替他拍掌；她会激起热情来，甚至会違反自己的意志，受群众的感染乐而忘形。

加拉尔陀杀雄牛的一瞬間到了，这是第二条雄牛，群众热誠地接待了他，他們似乎已經忘記上一次斗牛时候的厌烦了。一連两个礼拜的下雨，群众似乎沉得住气了。他們似乎希望这一次渴望已久的斗牛什么都好。何况，雄牛的勇猛和一大批馬死掉已經使得群众心境很好。

加拉尔陀在“光荣的保証”以后，就光着头，一只手拿着紅布向牲畜走去，另一只手揮着劍，輕松得象一根藤手杖似的。在他后边，虽則是有一段恰当的距离的，国家和另一个斗牛士跟着。向阳一边的群众中間响起了几陣抗議声。有多少个帮手呀！……簡直是一整队教区牧师在送葬呀。

“都走开！”加拉尔陀叫喊了。

两个跟着走的先鋒都停住了，因为他用不容怀疑的声音，老老实实地說了这一句話。

他繼續前进，一直走到雄牛近边，然后打开了他的紅布，再靠近点儿，正象在他的光荣时期一样，一直到他用紅布差不多碰到了那牲畜的湿漉漉的鼻尖。他做了一个掠过，呼啦！……滿意的哄哄声响遍了看台。这个賽維尔的“孩子”真名不虛傳；他重新贏得了职业上的驕傲。他正在做出些大胆举动来，象他最光輝的时代一样。他的紅布的掠过随伴着响亮的热情的叫喊，同时替他捧場的人們在群众里也重新神气起来，而对着反对派叱責了。你們以为怎么样？加拉尔陀当然有几次玩

得不好；这一点他們承認……但是，当他願意的时候，你們瞧吧！……

这一天一切都好。当他看到那雄牛站住不动的时候，群众提出劝告在鼓励他：“現在！刺呀！”

加拉尔陀扑了上去，用劍直刺那只牲畜，迅速地从那威脅人的两角之間跳了出来。

响起了一陣拍掌，但是只有一瞬間，跟着就是一陣反对的哄哄声，夾着几声尖銳的口哨。替他捧場的人停止看雄牛，轉过身来对别的观众憤憤不平。多么不公道呀！多么欠缺斗牛艺术的知識呀！他很好地扑上去杀……

但是几千个含有敌意的指头指着那雄牛，并不停止抗議，整个人群用一陣震聾耳朵的口哨附和他们。

劍刺斜了，刺穿了牲畜，劍尖在一只前腿后边脅骨中間戳了出来。

所有的人都做手势，在一陣憤怒中揮动胳膊。多么拙劣！就是一个劣等的斗小雄牛的也不会干得比这样更坏呀！……

那条雄牛，因为劍柄在脖子上，由于劍刺手手臂扭弯了，劍尖却戳出在腿根上，摇晃着沉重的身子，一瘸一瘸地走。这似乎激起每一个人强烈的憤怒。“可憐的牲畜！这样善良的牲畜；这样高貴的牲畜！……”有些人狂怒地叫嚷着，探出了上半身，仿佛是想向斗場冲过去。强盜！騙子！……这样地折磨一条比他还有胆量的雄牛！……所有的人都怀着对牲畜的痛苦热烈的同情叫喊，仿佛他們并不是花了錢特地来看它死似的。

加拉尔陀对自己做了的事情感到惊异，在辱罵和威吓的

风暴中低下头来。“該死的倒霉命运！……”他跟光荣时期一样地扑上去杀，克制住叫他轉过头去、不敢用坚定眼光看对面冲来的牲畜的那一种神經質的激动。但是尽快地离开牛角避免危險，这一种願望使得他用这么拙劣卑鄙的劍刺来結束杀雄牛的动作，毁灭了他的幸运。

群众在看台上骚动起来了，爭辯着：“他根本就不知道怎样杀雄牛。他把臉轉过一边。他干得真正拙劣呀。”替加拉尔陀捧場的人們为自己的偶像辯解，热烈也并不比他們差勁：“这是無論誰都有的呀。他碰上坏运气啦。最重要的是他那么勇敢地冲上去。”

那条雄牛痛苦地摇晃着，一癱一癱地奔跑着，这引起了群众憤憤不平的吼叫；終于雄牛为了不再折磨自己，站住不动了。

加拉尔陀拿起另一把劍，又站到雄牛面前。

大家猜到了他的企图。他是去刺雄牛的小腦的：这是他在刺了犯罪的一劍以后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他把劍尖抵在两角中間，同时另一只手低低地攪动着紅布，使牲畜受了紅布的吸引低下头去，一直到地。他把劍向下压，但是那雄牛感到疼痛，头猛然一搖就把武器晃脫了。

“一！”群众用全場一致的可笑的声音叫喊。

屠牛手重复他的举动，又一次用劍刺那牲畜的小腦，唯一的結果是使得牲畜打哆嗦。

“二！”看台上人們嘲笑地唱出来。

这一次新的尝试，象前几次一样，只是引起受着苦刑的雄牛发出低沉的吼叫声。

“三!”

但是在这諷刺的合唱里，已經夾着群众吹口哨和抗議的叫嚷了。喂，这个屠牛手要到什么时候才結束它呀?……

在第四次嘗試中，加拉尔陀的劍尖刺中了它的生命中樞，脊椎骨的上端，截断了脊髓，雄牛頓時倒下去了，四条腿硬梆梆地側面躺着。

劍刺手揩揩臉上的汗，用慢速速的步子走向場長席，疲乏地喘着气。他終於擺脫了这只牲畜。他真耽心永远不能結束它了。群众在他走过的时候，用刻毒的妙語或是輕蔑的寂靜接待了他。沒有一個人拍掌。他在普遍的冷淡里向場長致了敬，就躲到障牆后边，象一个因为自己做錯事情感到羞愧的小学生。当伤疤臉遞給他一杯水的时候，屠牛手向包厢看去，他碰上了董娜·索尔的眼睛，她一直目送他到他的藏身处。这个女人对他怎么看法呢？看到群众嘲弄他，她会怎样同她的朋友一起笑着呵！……她看了这一場斗牛以后，会有怎样的該死的觀念呵！……

他呆在斗場外圍的过道上，竭力避免任何使人疲乏的动作，一直呆到給他杀的最后一条雄牛放出来的时候。他受过伤的腿很痛，因为他跑得太厉害了。他已經不是他自己所想的人了——他不得不承認这一点。他的自信也好，他决心扑近雄牛的意志也好，都沒有什么效果。他的腿不象过去那么灵活稳实了，他的右胳膊不能够毫不畏惧地伸出去，尽快地刺到雄牛的脖子了。現在他的右胳膊也不服从他的意志了，帶着某种野兽的那种警覺的本能縮了回来，这种野兽是認為如果把臉儿躲藏起来就可避免危險的。

代遭遇到事情，这些事情是連他自己也早已忘掉了的。他們叫嚷着他在赫克萊司蔭路野孩子群中的晚上的行为。有些人嘲笑他的撕破了的褲子和从裂縫里漏出来的衣服。

“盖起来吧，因为我們已經看見啦！”有些人装出女人嗓子叫嚷。

加拉尔陀由伙伴們的披风保护着，当雄牛被分了心的时候，就利用一切机会，用劍去刺雄牛，毫不理睬群众在喝倒采。但是那牲畜差不多沒有感觉到他的劍刺。因为他怕被雄牛触到，即使伸出臂膀去，也总是站得远远的，只用劍尖伤着它。

有几把劍在刺进肉里以后立刻落下来了；有几把劍牢牢地夾在骨头縫里，一大段露在外边，跟着牲畜的动作弯曲搖晃着。雄牛沿着斗場外圈走，低着头吼叫，仿佛在抱怨这无益的苦楚。劍刺手拿着紅布跟着它，想赶快結果它，但是又怕拚命，他后边是舞着披风的一大队帮手，他們仿佛想用这种舞动披风的方法來說服牲畜，叫它弯起腿来躺在沙上似的。雄牛鼻尖滴血，脖子上插滿了劍，它紧靠着障牆走过，引起了一陣陣嘲笑和辱罵。

“它是‘受苦受难的圣母’呵！”有些人喊。

另一些人把这牲畜比作插滿了針的針插。“賊！惡斗牛士！”

最会辱罵的一些人，把他的名字变成女性名字来侮辱加拉尔陀的男子气概。

“胡安尼塔①！您千万不要冒險拚命呀！……”

① 胡安尼塔——胡安的女名爱称。（世譯本）

从裂縫里漏了出来，丢掉了一只鞋子和裝飾在头发小辮子上的“摩那”。

这一个健美勇猛的年青男子，以前得到群众那样的贊賞，現在，因为露出了襯衫下襖，头发蓬松，辮子掉了下来，散乱地象一条尾巴，看起来真是又可憐又可笑。

在他周圍展开了好几件披风来帮助他保护他。連別的劍刺手也由于好心的友誼，准备来斗这条雄牛，使加拉尔陀可以早些杀死它。但是加拉尔陀似乎又瞎又聾，他一看到那只牲畜，看到最微細的一个攻击預兆就足够使他向后退，剛才他那倒地一滾仿佛已經使他恐惧得发了狂。他似乎沒有听懂伙伴們对他說的話，臉色慘白，眉毛蹙攏，神志不清地結結巴巴着：

“都走开。讓我独自一个来！”

同时，恐惧老是在他心里輕輕說話：“今天您要死了！这是您最后一次被雄牛触到了。”

群众看到劍刺手失掉了自制力，就猜透了他的心思。

“他怕雄牛呢！他吓坏啦！……”

連最热心的替加拉尔陀捧場的人也难为情地不声不响，不能解釋这种以前从来没有見過的情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群众凭着自己不必冒險，可是又不容許別人胆怯的那种勇敢，似乎在欣賞他的恐怖。还有些人想起入場券的价錢，就对他叫嚷，因为他被保全自己的本能控制住了，沒有滿足他們狂欢的願望。这簡直是偷呀！

下流的人用侮辱他的男子气概的話罵他。大家崇拜他已經那么多年，可是現在，憎恨又叫人記起了他初做斗牛士的时

他原来的迷信的恐怖突然重現，心情是沉重的。

“我运气坏，”加拉尔陀想。“我預感到第五条雄牛要触中我了……它要触中我了；一点办法也沒有！”

可是，当第五条雄牛在斗場上出現的时候，它最先碰到的就是加拉尔陀的披风。这是多厉害的牲畜呀！它似乎不是昨天下午他在院子里选定的那一条。他們一定把放雄牛的次序搞錯了。恐惧老是在他的耳朵边輕輕說話：“运气多坏呵！……它要触中我了：今天我要两脚朝前讓別人抬出斗場去了……”

不管怎样，他还是繼續逗着牲畜，时时刻刻引它离开陷入危險的馬上枪刺手。起先，他在討厭的寂靜里玩披风。随后，群众軟化了一点，也有人替他拍几下掌。

杀雄牛的最后刹那到了，当加拉尔陀站在牲畜面前的时候，所有的人似乎都猜透了他的煩乱的心境。他神昏志乱地动作着；雄牛的头微微一搖，他就認為它要攻击了，立刻向后跳开一大步，同时群众用合唱般的嘲笑对待他的逃命企图。

“跑呀！跑呀！……它触到您啦！”

突然，他似乎想不管用什么式样，只要尽快結束就好，他拿着劍向雄牛扑上去了，为了可以尽快地逃出危險，劍是斜的。爆发了一陣吹口哨和叫喊的声音。劍只刺进了一二寸，在牲畜的脖子上震动了一下，就被雄牛远远地扔出去了。

加拉尔陀轉过身子拾起劍来，又走近雄牛，他摆好架势向它扑去，就在这同一瞬間，那牲畜向他攻过来了。他想逃开，但是他的腿已經不象往日那么灵活。他被攻着了，一下冲撞就滾在地上。所有的斗牛士都过来帮助他，加拉尔陀站起身来，渾身是沙，他的短裤后面有一条長長的裂縫，襯衫的下摆

过去了很多时候，一部分群众迁怒到斗牛士以外的人身上去了，他们转身向着场长席……“场长老爷！这种卑鄙行为要延长多久呀！……”

场长做了个手势，叫抗议平息下来，然后发了个信号。大家立刻看到一个小使戴着瓦形的羽毛帽，肩膀上飘着一件小披风，跑到障墙后边，到了雄牛站着的地方，他向加拉尔陀举起拳头，竖起食指。群众拍掌了。这是第一次警告。如果到第三次警告，他还是不能杀死雄牛，雄牛就要牵回院子里去，剑刺手就丢尽体面了。

加拉尔陀受到这个威脅，恐怖起来了，仿佛从被催眠的状态里突然清醒过来似的，平举着剑向雄牛扑去。又是一剑几乎还没有刺进那牲畜的身子。

剑刺手绝望地垂下了胳膊。唔，这条雄牛是杀不死的！……剑刺对它毫无影响。它似乎是永远不会倒下的。

在这一次毫无效果的试验以后，群众狂怒了。全体都站了起来。一阵口哨的风暴吹得震耳欲聋，逼得女人们堵起了耳朵。许多人挥着胳膊，探出了上半身，仿佛想冲到斗场上来。橘子，面包片，坐垫，任何在手头可以抛掷的东西，都瞄准屠牛手扔来。向阳看台上响出了震天动地的声音，跟汽笛声相象的吼叫，似乎不是人的喉咙能够发出来的。断断续续响着响亮的畜群铃子象是敲警钟。雄牛房旁边有很多人在合唱牧师唱给死人听的歌。

许多观众向场长席转过身子。几时下第二次警告呀？加拉尔陀用手帕揩着汗，向四边看看，他似乎在惊异群众为什么这样不公平，他把一切都归罪于那条雄牛。他把眼睛转向董

娜·索尔，但是她正把背脊朝向斗場。她是在可憐他嗎？或者，她是在羞愧過去對於他的殷勤嗎？

他又一次撲上去殺，可是很少人看得見他在干什么，因為不斷地繞着他飛舞的許多披風把什么都遮住了……雄牛終於倒下了，嘴里噴出了血的奔流。

終究！……群眾安靜一點了，震天動地的聲音停止了，但是吹口哨和叫喊還是繼續着。牲畜是一個刺小腦手殺死的；人們拔出了矗立在它頭上的劍，牛頭縛在几只小騾子後邊，把它拖出斗場去，留下了一條寬闊平滑的血帶，斗牛場仆役們用草耙和几畚箕沙，馬上把這些痕迹消滅掉了。

加拉尔陀躲在障牆後邊，免得自己在場引起辱罵和抗議。他在那兒，疲乏得喘不過氣來，一條腿非常痛，但是他在絕望中間，却也感到很大的安慰，因為他終究從危險里逃出來了。他沒有死在牲畜的角尖上……但是這全靠他的自制。哈，那些觀眾呀！他們到底只是一大群謀殺犯，渴望別人去死，仿佛只有他們才愛生命，才有家庭似的……

走出斗牛場是難受的，要在擠滿斗牛場附近的群眾之間，許多車輛和汽車之間，長串的电車之間經過。

為了避免撞倒成群結隊走出斗牛場的觀眾，加拉尔陀的車子走得很慢。他們讓開路，讓騾子過去；但是，當他們認出原來是這位劍刺手的時候，似乎又後悔自己的殷勤了。

加拉尔陀看到他們的嘴唇移動，就猜到他們正在狠狠地辱罵他。戴白头披的漂亮女人們坐着的許多車子在旁邊走過，有些女人轉過頭去，免得看見這位斗牛士，有些女人用憐憫的眼光看着他。

劍刺手似乎想不讓別人看到，縮緊身子，躲藏在國家的大个子后边，國家正蹙緊眉毛，不声不响地坐着。

一群野孩子跟着車子吹口哨。有許多在人行道上走的人，也跟着吹起来，他們因为貧窮，只得整个下午关在斗牛場外边，希望看到点什么，現在在吹口哨作为报复。加拉尔陀的失敗的消息很快傳开了，他們有机会能够侮辱一个他們認為賺很多錢的人，覺得非常高兴。

这种抗議打破了劍刺手的听天由命的沉默。

“該死的！……他們为什么吹口哨呀？……他們也到場看了斗牛嗎？……他們也因此花过錢嗎？……”

丟过来的一块小石块打中車輪。野孩子們在車子踏脚边狂叫；于是来了两个騎馬的警察，赶散了这个充滿敌意的示威游行，以后，在阿尔卡拉街高起的一段上，他們就一直保护着有名的屠牛手胡安·加拉尔陀……这个“全世界最勇敢的人”。

10

第二个星期日，斗牛队剛走进斗場，就有人响亮地敲馬房的門。

一个斗牛場職員在里面心境惡劣地叫嚷，这扇門是不給观众走的，必須走別的門。但是外面的声音坚持着，他終於開門了。

进来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男人戴着白的科尔陀巴氈帽；女人穿着一身黑衣服，戴着头披。

男人握了握職員的手，在他的手里留下了一点东西，这就使得他的粗暴态度显然軟化了。

“您認識我的，不是嗎？”剛來的人說。“您真的不認識我嗎？……我是加拉尔陀的姐夫，这一位太太是他的妻子。”

卡尔曼看了看这寂靜的院子。隔着厚厚的磚牆，她听得見音乐和群众的嗡嗡声，夾着热情的叫嚷和好奇的低語。斗牛士队在場長席前面列队前进。

“他在哪儿？”卡尔曼焦急地問。

“他还能在旁的地方嗎？”姐夫暴躁地回答。“在斗場上尽他的責任呀……到这儿来簡直是愚蠢；您是多么輕狂的女人呀！”

卡尔曼还是有点犹預不决地向四周打量，似乎在懊悔到这儿来。她將怎么办呢？……

職員跟安东握过手就有了很大的改变，两个来客都是有名屠牛手的親屬，所以非常客气。他建議，如果太太想一直等到斗牛終了，她尽可以在管門人的房間里休息。如果她想去看斗牛，虽然沒有入場券，他还是可以替他們找两个很好的座位。

卡尔曼听了这个提議就发起抖来了。看斗牛嗎？……不！她到斗牛場来已經下了极大的决心，現在已經在后悔了。她如果看到她的丈夫在斗場上，那是忍受不住的。她从来沒看过丈夫斗牛。她要在这儿等待，要等多久就等多久。

“好吧！”鞍匠听天由命地說。“那么我們就呆在这儿吧，虽則我不懂我們在这儿馬房前面能够解决什么問題。”

从昨天起，恩卡尔娜辛的丈夫就一直照顧着他的小舅子

的妻子，一直忍受着她的非常激动的神經質的哭泣和恐惧。

礼拜六中午，卡尔曼就叫安东到大师的書房里来，对他談起她决心立刻到瑪德里去！她不可能留在賽維尔。这可憐的妻子差不多一礼拜以来就沒有安靜地睡过一觉，在想象中淨是可怕的景象。她那女人特有的本能使得她担心严重的灾难。她覺得，她需要跑到胡安的身边去。她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这趟旅行能够达到什么目的，但是那充滿爱情的、不知不觉的信仰在推动她，她只想到加拉尔陀身边去，她相信有她在爱人身边，可以减少危險。

象这样的生活是沒有意义的。她讀了报纸，知道加拉尔陀上礼拜日在瑪德里斗牛場上的大失敗。卡尔曼知道他的职业上的自豪感，知道他决不会听天由命地容忍这种不幸的遭遇。他一定会做出瘋狂的事儿，来重新贏得群众的拍掌。在他最近的一封信里，他已經明明白白向她表明了这一点。

“不，絕對不，”她毅然决然回答了她的姐夫的反对。“我一定要在今天下午就到瑪德里去。如果您願意，就陪我走；如果不願意，我就單獨走。主要的是別对董·何塞說起一个字；他一定要阻擋我的行程的……这件事情只有媽媽知道。”

鞍匠終於同意了。免費到瑪德里旅行，虽則是跟这样一个悲伤的女伴一起去，也不是該拒絕的事情呀！……在路上，卡尔曼下定了决心；她將毅然决然地跟她的丈夫說話。为什么还要斗牛？他們还不够生活嗎？……如果他不願意害死她，他應該立刻退隱。他今天必須是最后一次上斗場……就是这一次，在她看来也已經太多了。她希望及时赶到瑪德里，叫她的丈夫这一天下午就不要斗牛。她預感到她一到場就可以避

免大难。

但是姐夫听了，就愤愤不平地抗議了。

“簡直胡鬧！完全是女人气派！你們总是这样一相情願的。您以为既沒有政府，也沒有法律，也沒有斗牛場的規矩嗎？一个女人因为畏懼，突然跑过去抱住了她的丈夫，就可以叫一場斗牛停止举行，叫观众都失望嗎？……斗牛以后，您可以随心所欲地对胡安去說什麼，可是現在他非得斗牛不可。跟政府打交道可不是好玩的；我們都会被抓到监牢里去。”

鞍匠預言：如果卡尔曼坚持她的傻念头，跑到她的丈夫那儿，使他斗牛斗不成，那就会有許多出乎意外的后果。他們会把所有的人拘捕起来。他想象自己已經关在监牢里了，因为他是这一个罪有应得的行动的帮手。

他們到了瑪德里以后，他又不得不用尽力量，劝阻他的女伴跑到她丈夫住的那个旅館里去。她那么一来，会引起怎样的結果呢？

“您一到場就会扰乱他的心思，于是他就將怀着惡劣的心境走上斗牛場，失却自制力，那么如果他遭到什么意外的話，您就是罪魁。”

这一个推論使得卡尔曼安靜下来，听从了她的姐夫的意思，住进他选定的旅館，整个早晨都呆在那儿，躺在沙发上哭，仿佛已經断定他要遭到不幸了。鞍匠因为在瑪德里住得愜愜意意感到心滿意足，对于她的絕望感到生气，他以为这是可笑的。

“唔！……女人真奇怪呀！別人会以为您是个寡妇呢，其实您的丈夫在这时候一定已經准备停当参加斗牛了，又强壮

又健康，高兴得就象罗格尔·台·弗罗尔一样。怎样的傻事儿呀！”

卡尔曼不管她的姐夫怎样赞扬旅馆的厨师，差不多没有吃午饭。下午，她怎么也不肯听天由命了。

旅馆在太阳门附近，上斗牛场去的车马声和群众的喧哗声传进她的耳朵。不，在她的丈夫正在拚出性命的时候，她决不能呆在这个不属于自己的房间里，她一定要亲眼看见他。卡尔曼没有胆量到场亲眼看到那个壮观，但是她愿意意识到自己正在他近旁：她想到斗牛场去。但是斗牛场在哪儿呢？这位斗牛士的妻子从来不曾见过斗牛场。即使她不能进去，她也可以在附近徘徊，感到有她在他附近，也许会使加拉尔陀运气好些。

鞍匠劝阻她。凭良心说话……他正想去买入场券看斗牛，可是现在卡尔曼坚持要进斗牛场去，推翻了他欣赏斗牛壮观的计划。

“唔，您在那儿干得了什么呢，直性子女人？您到场又有什么好处呢？……想象一下吧，如果胡安尼朵看到您，怎么办呢！……”

他们辩论了好久，但是她以不变的固执反驳了他的所有的推论。

“如果您不愿意陪我去，我会单独去的。”

终于，姐夫让步了。他们僱了一辆出租车子一起到了斗牛场，从马房门进去。鞍匠陪加拉尔陀到马德里参加春季斗牛来过一次，他很清楚记得斗牛场。

他和那个职员在这个眼睛发红、两颊淌着泪水的女人面

前，显得犹豫不决和心境恶劣，这女人还是站在院子里，不知道怎么办……两个男人都听到人群远远的喧哗声和斗牛场里演奏的音乐声。难道他们整个下午都应该呆在这儿，不去看斗牛吗？……

终于职员想出了一个好计策。

“也许您太太愿意到礼拜堂里去吧？……”

斗牛士队的列队行进刚结束。几个人骑了马从通斗场的门里快步回来了。他们是不当值的枪刺手，刚从斗场上退出来，等到另一条雄牛出来的时候再去替换他们的同伴。在钉在墙上的铁环上，按次吊着六匹上了鞍的蹩脚马，准备到斗场上去接替斗死的马。在它们后边，几个马上枪刺手在调练他们的牲畜消遣。马房管理人骑着一匹暴躁不安的母马，他让它满院子奔跑，等它跑倦了，再交给枪刺手。

这些四脚家伙都在吃苍蝇的苦头，踢着，抽动了铁环，仿佛已经嗅到了逼近的危险。

卡尔曼和她的姐夫不得不躲到拱门下边去了，终于，斗牛士的妻子接受了到礼拜堂去的邀请。那是个安全而且平静的地方，在那儿她也许可做一点对她的丈夫有好处的事情。

她发觉自己已经置身在那神圣的房间里了，因为来看斗牛士们祷告的群众很是拥挤，空气又闷又热。卡尔曼把眼睛惊奇地盯着那个陈设贫乏的香案，白鸽圣母面前只点着四支蜡烛，她觉得供物真是太可怜了。

她打开手提包，给那个职员一个杜尔。他可以再给几支蜡烛吗？……那男人为难地搔搔头皮。蜡烛？蜡烛？……在斗牛场附近一带是找不到这东西的。但是他忽然记起一个

屠牛手的姐妹們，當她們的兄弟斗牛的時候，是常常帶了蠟燭來的。最後點上的差不多总是點不完，這些蠟燭一定藏在禮拜堂里的角落里。找了許久，他找到了。沒有蠟燭台；但是那職員是一個機靈的人，他找來了一對空瓶子，把蠟燭放進瓶頸子里，點了起來，放在原有的燭火旁邊。

卡尔曼跪了下來，兩個男人乘她專心致志祈禱的機會，跑到斗牛場里去，很想看看斗牛的前半場。

卡尔曼獨自留在那里，好奇地凝視着火光照紅了的滿是灰塵的畫象。她不熟悉這一位聖母，可是她一定也是和藹慈祥的，正象在賽維爾，卡尔曼禱告懇求過那麼多次的那位聖母一樣。何況，這一位是斗牛士的聖母，當危險逼近，使得那些粗魯的男子漢不得不誠懇虔敬的時候，這位聖母聽過他們的最後瞬間的禱告。就在这同一塊地面上，她的丈夫也跪過許多次。單是這個念頭就足夠使她感到息息相關，懷着宗教的親密感凝視着這個畫象，正象是從嬰孩時代就熟悉的聖母一樣了。

她的嘴唇不由自主地迅速顫動着，反反覆復念禱告詞，但是她的思想却仿佛被群眾的喧嘩聲吸引過去，遠遠地飛向那兒去了。

唉，間歇的火山爆發似的巨響，遙遠的海濤似的澎湃聲，不時在悲涼的靜默中爆發出來！……卡尔曼覺得在想象里可以看到一場看不見的搏鬥。她凭着斗牛場喧嘩聲的各色各樣的調子，猜測那場悲劇在斗場里怎樣展開。有幾次是一陣憤怒的叫喊聲，夾着口哨聲；有幾次是幾千個聲音合唱般叫喊着聽不清楚的話。突然響起一陣可怕的狂叫，長久而且尖銳，似

乎一直飞到了天上，使她想象到几千張激动得沒有了血色的臉，伸長脖子目送着雄牛逼近地追着一个男子猛冲。……等到狂喊突然停止，寂靜就重新到来。危險是过去了。

有几次是長久的寂靜，絕对的寂靜，这时候，馬房里飞出来的蒼蠅的嗡嗡声也可以听到；龐大的斗牛場仿佛是沒有人的；仿佛坐在階級看台上的一万四千个人是既不动彈也不呼吸的，在这圍着牆头的範圍內，只有卡尔曼是活的。

突然从这寂靜里，騰起了一陣長久而且嘈杂的拍击声，震得象斗牛場所有的磚头在互相碰撞。这是一陣齐发的拍掌声搖撼了整个場所。在院子里，在禮拜堂旁边，响起了鞭打那些吊着的馬的声音，接着是蹄鉄声，最后是叫喊声。“輪到誰上場了？”新的馬上枪刺手們要上斗場了。

除了这些比較远的声音以外，还听見了更加可怕的近些的声音。这是向旁边房間走来的脚步声，門吉吉軋軋地响着打开了，听到几个人疲乏地喘气，仿佛抬来了什么龐大沉重的东西。

“沒关系……只是点浮伤。您沒有出血。在斗牛結束以前，您就会重新騎馬上場啦。”

一个痛苦得微弱下去的沙啞的声音，仿佛是从肺的底部发出来似的，又是喘息，又是呻吟，說話的腔調使卡尔曼記起她的本乡。

“呵，孤独圣母！……我相信我身上一定有什么东西碎了。好好地診治呀，医师……唉，我的儿女們呵！”

卡尔曼怕得发抖了。她恐怖地抬起两眼看看圣母。她的鼻子在蒼白瘦削的臉上似乎格外輪廓分明了。她感到身体不

好，好象要暈倒在地上。這可憐的女人再一次竭力禱告，一心一意虔敬地參拜，不去听牆外送來的清楚得叫人忍受不住的嘈雜聲。但是不管她怎麼打算，潑水聲和人聲還是傳進她的耳朵里來，一定是醫生和護士在鼓勵那馬上槍刺手。

馬上槍刺手用鄉下騎者的粗魯口氣在抱怨，同時因為男子的自豪感，又想隱忍他跌傷了的身體的疼痛。

“孤獨聖母！……我的兒女們呵！……如果他們的父親不能再刺雄牛，這批可憐的小東西吃什麼呢！……”

卡爾曼站起身。唉，她再也忍不住了！如果再呆在這沒有光亮的地方，听着這種痛苦的叫喊，她一定會暈倒在地上了。她需要空氣和陽光。仿佛她自己的骨頭，也跟那呻吟着的不相識的人一樣，忍受着同樣的痛苦。

她走到院子里。到處都是血：血在地上，在水桶旁邊，桶里的水也染成紅色了。

馬上槍刺手們離開了斗場，現在輪到短槍手出場了，騎手們騎着染了血污的馬進來，雄牛把這些馬撕破了皮肉，划開了肚子，使人惡心的內臟從肚子里挂出來。

槍刺手們下了馬，起勁地談着斗牛的情形。卡爾曼看着牛肉汁魁偉的身體，沉重僵硬地下來，因為幫助他下來的那個“聰明的猴子”不夠敏捷，給了他一連串的詛咒。他似乎因為那笨重的鐵腿套和幾處痛苦的跌傷感到麻木，但是他用手摸摸兩肩，一面還是微笑着，露出了馬一樣的黃牙齒。

“你們都注意到胡安玩得多么精采嗎？”他對圍着他的那些人說。“今天大師確實干得十分大胆呢。”

他一看到院子里唯一的女人，立刻就認出來了，他似乎毫

不惊奇。

“您来啦，卡尔曼太太！我很高兴在这儿看到您！……”

枪刺手平静地说话，仿佛因为他一生爱喝酒所造成的半睡半醒和天然的愚鲁，全世界就没有东西能够叫他惊异似的。

“您看到胡安吗？”牛肉汁往下说。“他就在雄牛的鼻尖底下躺着。这个男子干了别人谁也不能干的事儿……去看看他吧，因为他今天真正有胆量呢。”

有人在治伤所门边招呼他；他的受了伤的伙伴想在抬到医院里去以前，跟他谈几句话。

“再见，卡尔曼太太。我要去看看那个可怜人要些什么。据说是跌断了骨头。他整整一季不能再刺雄牛了。”

卡尔曼躲在拱廊下边，她想闭起眼睛免得看到院子里可怖的光景；但是同时，那使人头晕的一滩滩鲜红的血又把她吸引住了。

“聪明的猴子”把受伤的马牵进来了，那些马把内脏拖在地上，同时，恐怖得连黄绿色的流质的排泄物也顺着尾巴滴下来了。马房总管一看到，就象生病发烧似地摇手蹬脚。

“赶紧些呀，勇士们！”他对马房仆役们叫嚷。“轻一点！……轻一点，往这儿塞进去！”

一个马房管理人小心谨慎地走到痛得乱踢的马儿旁边，卸掉马鞍，用绳子套住马脚，然后抽紧绳子，把那只牲畜翻倒在地上。

“瞧，勇士！……轻一点，轻一点，塞进里边去！”马房总管继续叫嚷，时时刻刻摇手蹬脚。

许多马房管理人卷起衬衫袖子，向裂开了的马肚子俯下

身子，馬的血和小便正在向四邊亂射，他們抓住了那些挂在外邊的滑膩膩的內臟，塞進牛角扯開的裂縫里去。

另一些人拉住那只倒地的牲畜的韁繩，一只腳踏在馬頭上，把它壓在地上。馬的鼻孔痛得抽搐起來，長長的黃牙齒因為這樣痛苦的折磨在吉吉格格地震響，慘痛的尖叫声因為被腳踏得悶住了，消失在塵土里。那些馬房管理人竭力用血染污了的手把漏出來的內臟塞進裂開的縫里去，但是那犧牲者的劇烈的喘息又使得肚子腫脹，把硬塞進去的內臟噴出來了。極大的膀胱尤其妨礙了這個整理工作。

“小球兒在這兒，勇士們！”指揮員叫嚷着。“把小球兒塞進去！”

終於全部內臟一起塞進肚子里去了，兩個馬房管理人用熟練的手段縫起了馬皮傷口。

牲畜被野蠻的迅速手段“修理”好了以後，就有人把一提桶水倒在它的頭上，解掉了腿上的繩子，用鞭子打它，用腳踢它，逼它掙扎着站起來。有几匹還走不到兩步，又倒下了，從粗綫縫起重新裂開的傷口里噴出了一股血流，立刻死去了。另外几匹凭着那牲畜的生活力的不可思議的精神頑強地支撐着。馬房管理人把它們這樣“修理”完畢以後，就牽到院子裏去“上釉”，這就是對准它們的腿和肚子潑上几提桶水。這些牲畜的白毛或是褐色的毛這就發出了光澤，同時血水順着馬腿流到地上。

他們把馬當做舊皮鞋似地修理好了，利用它們的不敢反抗一直利用到最後一瞬間，延長了它們的臨死的痛苦，推遲了它們的死。地上留下了內臟的碎片，這是為了“修理”起來容

易些切下来的。还有些血淋淋的碎片散在斗場上，用沙盖起，到雄牛死了以后，斗牛場仆役才用畚箕搬掉。有許多次，那些粗暴的医师就用几手把麻屑放进馬肚子里，填补那缺少了的器官留下的空隙。

主要的就是要这些牲畜能够再站几分鐘，一直到馬上枪刺手重新騎上走进斗場；然后由那雄牛結束它們的生命……那些临死的蹩脚馬毫无抵抗地忍受了这悲惨的变形。人們用响亮的鞭打使那些瘸腿走路的牲畜活潑起来，从蹄子一直到耳朵都打起哆嗦。偶然有一匹温和的馬，由于絕望的狂暴，企图咬那些走近它的“聪明的猴子”。它的牙齿縫里还挂着几片牛皮和紅色的毛。当这苦楚的牲畜感到牛角刺进肚子的时候，也曾經凭綿羊般的憤怒咬了雄牛的脖子。

受伤的馬悲哀地嘶叫，举起尾巴来响亮地放屁；滿院子都是血和素食的排洩物混成的惡臭；紅色的液体留在嵌石縫里，干掉以后，就变成了黑色。

那看不見的群众的一陣陣的喧嘩声一直傳到这儿卡尔曼的耳朵里。偶然有一陣焦急的叫喊；一陣“啊啊”从几千張嘴里响出，使人猜到这是一个短枪手被雄牛紧紧追着在逃跑。然后是絕对的寂靜。那男子再轉过来向牲畜走去，爆发了一陣响亮的拍掌，奖励他又巧妙地插上了一对短枪。这以后就响起了喇叭声，宣布杀雄牛的时候到了，又响起了一陣拍掌声。

卡尔曼但願走开。希望圣母呵！她在这儿做什么呢？……她不知道屠牛手是按照怎样的程序玩的。也許這一陣吹响就表示：在这一瞬間，她的丈夫必須站到牲畜的面前去了。她在

那里，跟他相隔没几步路，可是她却看不见他！……这可怜的女人但愿跑开，让自己能够解脱这一种折磨。

而且，亲眼看到那流在院子里的血和那些可怜的馬的苦楚，使她恶心。她那女性的敏感对这种残酷的事情发生反感，她用手帕捂住鼻子，免得闻到这种屠场里的恶臭。

加拉尔陀的妻子从来没有看过斗牛。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消磨在听别人谈斗牛，但是凭着别人讲起斗牛，她只能知道大家都看到听到的一个外表，这是在太阳光底下，斗场上，穿着灿烂的绸缎的绣花衣服举行的玩意儿，华丽的表演，但是一点也不知道那幕后进行的可憎的准备工作。他们获得生活维持费的方法，就是对于柔顺温和的牲畜的叫人呕吐的折磨！人们就凭着这种奇观积累他们的财富！……

斗牛场里爆发了一阵响亮的拍掌。有人在院子里用横暴的口气发命令。第一条雄牛刚杀死。过道尽头的几扇门打开了，马匹从这几扇门里走进斗场里去，人群的喧哗声愈来愈响，夹杂着音乐的声音。

几只小骡子走进斗场去搬运死马；还有几只去拖雄牛的尸体。

卡尔曼看到她的姐夫在拱门下边走来。他受到刚才见到的情形的激动，还在发抖。

“胡安……勇敢极了！他从来没有玩得象今天下午这样好。不要怕。他好象能够活活吞掉雄牛似的！”

接着他焦急地瞧着她，他怕她会使他错过这样有趣的壮观……她怎么决定？她有胆量走进斗场里去吗？

“带我走吧！”这可怜的妻子用苦楚的调子说。“立刻带

我离开这儿吧。我身体不好……讓我到剛才那个礼拜堂里去吧。”

鞍匠的神色很不乐意。多么反常的事情呀！居然不看这样美的斗牛！……当他們向門边走去的时候，他一直在想，要多久他才可以把卡尔曼丢在那儿，回到斗牛場里去。

当第二条雄牛出来的时候，加拉尔陀还靠在障牆上，接受替他捧場的人們对他的庆賀。他是多么有胆量呀……“当他願意的时候！”……全体群众在他斗杀第一条雄牛的整个过程里替他拍掌，忘掉了他們在最近几次斗牛里对待他的狂暴无礼了。当一个馬上枪刺手因为跌下馬來不省人事，在地上躺着不动的时候，加拉尔陀展开披风跑过去，用一整套光輝燦爛的披风飞舞，把牲畜引到斗場中心，終于使雄牛疲乏了，使它在狂暴地冲击了这欺騙它的紅布以后，終于一动不动地站住了。斗牛士利用牲畜神志昏乱的机会，挺直身子，靠近那黑黑的鼻尖站定，挺出了肚子，仿佛在向它挑战。劍刺手体验到推动他做出非常的大胆事业的那种幸运的“預感”了。他知道，他必須用出人意外的大胆举动来跟群众重新和洽起来，他安靜地跪在牛角面前，小心謹慎地准备着，如果雄牛露出最最微細的攻击企图，他立刻就跳开。

那牲畜毫不动彈。加拉尔陀伸出手去触触它那湿漉漉的有斑点的鼻尖——它还是保持安靜。这时候，他有胆量冒險地干，使得群众投入心头悸动的寂靜。他慢慢地躺在沙上了，把披风攔在胳膊上，当作枕头，这样在那雄牛的鼻孔下边躺了几秒鐘，雄牛有些胆怯地嗅嗅这毫无保护地躺在它的角尖下边的身体，显然在怀疑是不是会有隱伏着的危險。

当雄牛终于恢复了猛烈的攻势，低下头来攻击他的时候，斗牛士灵活地向它的腿边滚去，使得牛角触不到他，雄牛跨过了他的身子，还带着盲目的狂暴，在寻找刚才躺在它面前的那个攻击对象呢。

加拉尔陀站起身来，抖掉衣服上的沙，永远喜爱大胆事儿的群众象从前一样热情地替他拍掌。他们不但表扬他的大胆。他们也在替自己拍掌，赞赏他们自己的威力，因为他们懂得斗牛士的行动，目的就是要跟他们重新和好，重新获得他们的宠爱。加拉尔陀到斗场上来，的确是准备干些了不起的大胆举动，来争取他们拍掌的。

“他常常过分谨慎，”群众在看台上谈论；“他常常没有用出全力，但是他有斗牛士的自豪感，他正在恢复他的名誉。”

但是，当群众看见第二条雄牛走上斗场的时候，他们被加拉尔陀的举动和第一条雄牛的死引起的情和愉快的激动，又变成不高兴和警告了。第二条雄牛非常庞大，模样漂亮，但是它在斗场上满场奔跑，惊异地看着看台上喧哗的人群，被人们用来挑拨它的喊声和口哨声吓坏了，甚至看到自己的影子也会逃跑，似乎到处都在怀疑，是不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陷害。许多斗牛士奔跑着，向它展开了披风。它向红布攻击，追着红布跑了一会儿，忽然又不信任地喘了一口大气，转过身子，大步耸跳着向相反方向逃跑了。它的灵活善于逃跑激起了群众的愤怒。

“这简直不是雄牛……这是猴子！”

大师们的披风终于把它引到障墙边，几个马上枪刺手骑着马，右腋夹着刺杆，正一动不动地在那儿等它。它低下头，

猛烈地喘着气走近一个騎者，似乎打算攻击了。但是，鉄枪尖还来不及刺到它的脖子，它就跳起来，在步行斗牛士向它展开的許多披风中間钻过去，逃跑了。在半路上，它遇到了另外一个馬上枪刺手，雄牛又是那么喘气，耸跳，又逃跑了。然后它跑到第三个馬上枪刺手身边，馬上枪刺手把長矛一挺剛刺着它的脖子，因此它更加恐惧，跑得更加快了。

群众“全場一致地”站了起来，搖着胳膊叫嚷着。胆小的雄牛！多么討厭的东西呀！……所有的人都轉向場長席，喊出他們的抗議：“場長老爷！这是不能容忍的呀！”

有几座看台上响起了合唱，單調地重复着一个字。

“火！……火！”

場長似乎在犹豫。雄牛滿場奔跑着，斗牛士們把披风搭在胳膊上追赶着。当某一个斗牛士居然追到它前面攔住它的时候，这牲畜还是那么喘着气，嗅嗅那块紅布，就跳起来，踢着蹄子，换一个方向跑远了。

这样的逃跑使得喧嘩的抗議增强了。“場長老爷！您是瞎子嗎！……”在这善于逃跑的牲畜周圍的沙上落下了空瓶子、橘子和座墊。群众由于它那么懦弱，在憎恨它。一只瓶子擲中了它的一只角，所有的人都替那个巧妙的投擲手拍掌，可是并不知道究竟是誰。許多观众都探出上半身，仿佛是想冲到斗場上去，用自己的双手撕碎这卑鄙的牲畜。怎样的污辱呀！在瑪德里斗牛場上放出了一只只适合屠宰場里用的牛！火！火！

場長終於揮动一块紅巾，一陣拍掌在欢迎他的決定。

插爆发枪是真正异乎尋常的壯觀；使得斗牛特別有趣的

意外事物。許多叫啞了嗓子的抗議者，因為這個機會，在心底里感到高興。他們就要看到雄牛活生生地用火烤，因為脖子上爆炸起來吓得瘋狂地奔跑了。

國家向前走去，兩支粗粗的短槍從他手上倒挂下來，似乎是用黑紙包着的。他毫無顧忌地走向雄牛，似乎因為雄牛那麼胆怯，就不值得施出高等的技藝來。他在群眾報了仇似的喝采聲中，插上了爆發槍。

不久響起了爆炸聲，兩股白煙從這牲畜的脖子上噴了出來。因為在太陽光里，火看不見，但是牛毛燒掉了，一個烏焦的斑痕在雄牛脖子上部不斷擴大。

雄牛因為這種攻擊吃了一驚，儘快地逃跑了，彷彿這麼一來就可以擺脫那種折磨似的，一直到它的脖子上突然響起一聲尖銳短促的馬槍射擊聲一樣的爆炸聲，同時一陣陣的紙灰在它眼睛周圍飛揚。那牲畜因為恐怖，靈活地四腿騰空跳了起來，扭轉長着大角的頭，想用牙齒拉出插在脖子上的惡鬼似的短槍，但是這種努力並沒有結果。觀眾又笑又拍掌，把這些聳跳和扭動當作極有趣的娛樂。這牲畜雖然笨重肥胖，却象受過訓練的牲畜正在表演跳舞似的。

“火燒得它多麼發癢呀！”群眾帶着猙獰的笑聲叫嚷。

短槍停止燃燒和爆炸了。融化了的脂肪在脖子上形成許多小泡。那雄牛，當它不再感覺到火燒的時候，就極度疲乏地呆住不動，搭拉著頭，眼睛充血，嘴邊滿是白沫，伸出了乾燥的、暗紅色的舌頭。

又是一個短槍手走近了它，插上了第二對短槍。又是兩股煙出現在燒焦了的肉上，響起了爆炸聲。不論雄牛跑到哪

儿，它总是在挣扎，扭动笨重的身子，想把脖子上折磨它的短枪去掉；但是现在，动作已经沒有刚才那么有力，仿佛它的顽强的兽性已经被这种苦刑屈服了。

又插上了第三对短枪，它的脖子上部已经变成炭了；融化了的脂肪，烧焦了的皮，着了火就不見的毛发出使人作嘔的惡臭，傳遍了整个斗牛場。

群众帶着报了仇似的狂热繼續拍掌，仿佛跟那柔順溫和的牲畜是宗教信仰上的对头冤家，他們这么一燒就算是完成了一件神圣的工作了。

人們在笑，看着这雄牛怎样站着发抖，眼睛发紅，两腰生病发燒似地煽动，象是鉄店里的风箱，同时用痛苦的声音吼叫，把舌头在沙上舔，想找点东西凉爽一下，但是沒有用。

加拉尔陀在場長席近边，把身子靠在障牆上，等待杀雄牛的信号。伤疤臉坐在障牆上拿着准备停当的劍和紅布。

該死的！这场斗牛的确开始得很好，現在坏运气却替他安排了这么一条雄牛，这是他因为它模样漂亮亲自选来的，不料它在斗場上却显得这样懦弱！……

他跟靠在障牆上的內行們談話，因为虽則还没有成为事实，可是很可能玩得不好，預先替自己做了辯解。

“我尽我的力量，可是也許不能太好，”他說，聳了聳肩膀。

然后，劍刺手把眼睛盯着董娜·索尔坐着的包廂。当他干了惊人的大胆举动躺在雄牛面前的时候，她第一个替他拍掌；当他回到障牆边，向群众致敬的时候，她那戴着手套的手还在热情地拍掌。当董娜·索尔意識到斗牛士在瞧她的时候，她就用友好的手勢向他致敬，甚至她那位同伴，那个討厌

的家伙，也在深深鞠躬致敬，僵硬地弯着身体，仿佛把腰也折断了。以后，他好几次感到惊奇，她用双眼望远镜凝视着他，当他在障墙后边隐蔽起来的时候，她在找寻他。啊，怎样的女人！……这个金头发的女人也许又一次被他的勇敢吸引住了吗？加拉尔陀打算明天白天去拜访她，因为她也也许会回心转意的。

喇叭吹起了杀雄牛的信号，剑刺手在短短的光荣保证以后就向雄牛走去。

热情地替他捧场的人都叫喊着劝告他：

“立刻杀死它！这简直是不值得花一点气力的普通牛。”

斗牛士在牲畜面前展开了红布，它开始攻击，但是跑得慢慢的，它好象还记得刚才的惩罚的警告，可是怀着要伤害和撞死什么东西的明显的企图，那阵折磨已经使它的勇猛醒觉过来了。在火烧以后，这是第一个站到角尖前面来的人。

群众对于雄牛的报复性的敌意逐渐消失了。原来它斗得并不坏；它不断地攻击。呼啦！所有的人都热情地用合唱似的叫喊声伴奏着加拉尔陀做掠过，一面赞扬斗牛士，同时也赞扬牲畜。

雄牛低下头，挂下舌头，呆着不动了。在观众中到来了致命的一剑以前的寂静：因为无数人屏住了呼吸，造成了比绝对寂静还要寂静的寂静。这寂静是这样地深沉，连斗场上最小的声音也一直传到最后一排看台。所有的人都清楚地听到木头互相撞击的轻微的吉格声。这是加拉尔陀在用剑尖把倒在两角中间的、一半烧掉了的短枪杆子拨开。在这次便于致命的一剑的整理以后，观众更加把头向前探了，他们感觉到他

們的意志跟屠牛手的意志之間重新建立起神祕的联系。“現在瞧吧！”所有的人都心里說，他想用大师风格的一劍就刺倒雄牛呢，他們都猜透了屠牛手的决心。

加拉尔陀向雄牛扑去，所有的人在激动的等待以后同时大声透过气来。但是在人和牲畜的冲撞以后，雄牛跑起来了，狂暴地吼叫着，同时看台上爆发了一陣口哨和抗議。发生了跟往常一样的情况。就在劍刺下去的一瞬間，加拉尔陀把头轉过一边，弯起了他的胳膊。那牲畜在脖子上帶着搖晃不定的劍，跑了沒有几步，这把鋼刀就跳出肉来，滾在沙上了。

群众的一部分向加拉尔陀叫罵。斗牛开始的时候，把他們跟劍刺手联結起来的那条魔术的联結綫断了。对斗牛士的不信任重新出現了，然后是憤怒的責难；所有的人都仿佛忘掉了剛才的热情了。

加拉尔陀拾起劍来，低下了头，沒有胆量抗議这对別人寬容、对他却那么苛刻的群众的不滿，第二次向雄牛走去。

他在心慌意乱中，模糊不清地看到一个斗牛士站在他身边。他当然就是国家。

“鎮靜点儿，胡安！不要慌張！”

該死的！难道他永远会遭到这种事情嗎？他已經不能再把胳膊伸进两角之間，象过去一样，一劍就刺到劍柄了嗎？他一生一世就要讓群众耻笑了嗎？……而且又是需要用火刑的一只普通牛！

加拉尔陀站到牲畜面前，那牲畜站定不动，似乎在等待他，似乎願意尽可能快地結束它那長久拖延的折磨。加拉尔陀認為不必再用紅布做掠过了。他側过身子，把紅布挂到地

面，把劍平舉到眼睛一般高度，向前直刺……現在他要把胳膊伸進去了！

群眾由於突然的衝動都站了起來。一連幾秒鐘，人和牲畜並成一團，這樣移動了幾步。最內行的人們已經在揮動雙手急急乎想拍掌了。他撲上去殺，正象他最有名的時期一樣。真是“貨真價實”的一劍！

但是突然，雄牛把頭用勁一衝，人仿佛一粒子彈似的從兩角之間彈出來，在沙上打滾了。接着，那雄牛低下頭來，用角挑起他那動彈不得的身子，從地上舉了起來，一会儿以後又讓他落下來，然後脖子上帶着那一直刺到劍根的劍柄，用瘋狂的速度繼續奔跑。

加拉尔陀遲鈍地站起身來，全體觀眾震聾耳朵似地拍起掌來，想補償以前對待他太不公平。男子漢呼啦！這個賽維爾的勇士真好！他玩得真精采……

但是斗牛士沒有答謝這陣熱情的叫喊。他抬起兩手按着痛得彎緊了的肚子，低下頭，用踉踉蹌蹌的腳步向前走。他兩次抬起頭來找出口的口，仿佛害怕他這樣彎彎曲曲的、發抖的、喝醉了酒似的走法，會找不到口。

突然，他倒在沙上了，身子蜷曲，象是一條綢緞和金綫做的極大的蠕蟲。四個斗牛場仆役笨手笨腳地拉扯着，把他背到肩膀上，國家加入了這一集團，扶着劍刺手的頭，劍刺手臉色慘白，失了神的眼光從長長的睫毛下邊露出來。

群眾吃驚地立刻停止了拍掌。所有的人都互相看看，對於這事情的嚴重性不知道應該怎樣想法……可是立刻流傳着一個樂觀的消息，只是誰也不知道這消息的來源；這是大家都

会接受下来的一种沒有来源的意見，会使人兴奋或是惊惶若干时候。不要紧。只是肚子上撞了一下把他撞暈了。誰也沒有看見血。

群众都安靜下来坐下来，不再注意受伤的斗牛士，轉过头去注意牲畜去了，它虽然在死的痛苦中，还是坚定地站着。

国家帮忙着把他的大师搬上治伤所的床。他倒在床上，仿佛一只袋子，沒有知觉，胳膊向两边挂落。

賽白斯蒂安常常看到劍刺手流血受伤，从来不喪失鎮定，現在看到他一点不动，臉色白里帶青，已經死了似的，他駭怕起来了。

“我凭良心說話！”他呻吟着。“沒有医生嗎？沒有一个助手在这儿嗎？”

治伤所的工作人員医治了撞伤的馬上枪刺手以后，就到斗牛場的包廂里去了。

短枪手絕望地等着；几秒鐘他覺得似乎是几点鐘；他叫伤疤臉和牛肉汁过来帮忙，可是他們不明白他究竟對他們說了些什麼話。

終於医生們来了，关上了門，使別人不会妨碍他們以后，他們就犹豫不决地呆在劍刺手的毫不动彈的身体面前。必須替他脫掉衣服。在透过天窗照进来的光亮底下，伤疤臉开始解扣子，拆綫，撕开了斗牛士的衣服。

国家差不多看不到那个身体。医生們包圍着伤者，用眼光互相商量。这一定是昏厥，使得他象是死了的模样。沒有看到血。他的衣服上的裂口无疑是雄牛用角挑起来拋擲的結果。

魯依茲醫師焦急地進來了，他的同行們為了尊敬他高明的醫術，為他讓路。他神經質地咒罵着，同時幫助伤疤臉脫掉斗牛士的衣服。

由於驚異，由於痛苦的意外，床邊起了一陣騷動。短槍手不敢問，他從幾位醫生的空隙里望進去，看到加拉尔陀的身體，他的襯衫卷起來了，他看到完全裸露了的肚子上有一道裂口，邊緣染着血，穿過邊緣凸出了淺藍色的內臟。

魯依茲醫師悲傷地搖搖頭。除了這可怕的無法醫治的創傷以外，這斗牛士又受到牛頭一下極猛烈的沖撞。他已經停止呼吸了。

“醫師！……醫師！……”短槍手呻吟着，懇求醫師把真相告訴他。

魯依茲醫師在長久的沉默以後，轉過頭來。

“完了，賽白斯蒂安……您必得另找一位大師了。”

國家高高地抬起了眼睛。象他這樣的人，就這樣地完結了，沒有能夠握一握他的朋友的手，也沒有能夠說一句話，突然死了，象一只可憐的家兔讓人絞了它的脖子，這是可能的么！

絕望把他推出病房。啊！他受不住這一種光景！他不是象牛肉汁一樣的人，牛肉汁絲毫動地站在床腳邊，蹙緊眉毛，用指頭轉動着他的圓帽子，看着尸首，仿佛沒有看見一樣。

國家哭得象一個孩子一樣。他的緊壓着的胸口差不多不能夠呼吸了，同時他的悲傷的眼睛里滿是眼淚。

在院子里，他讓在一邊，讓重新上斗場的馬上槍刺手們過去。

可怕的消息开始傳遍斗牛場。加拉尔陀死了！……有些人怀疑这个消息的真实性；有些人断定是真的；但是沒有一个离开他的座位。第三条雄牛立刻要放进来了。这场斗牛还只到中段呢，他們总不能放棄后半場呀。

人群的喧嘩声和音乐声通过馬門，傳到院子里来。

短枪手感觉到自己心里滋長起对于周圍一切的仇恨；对于他的职业，和使这职业存在下去的群众的深刻的厌恶。在他的記憶里，浮起了他引得伙伴們发笑的那些正确的話，現在他在这些話里发现了新的公正的意义。

他想起那条雄牛，它在这会儿正被人拖出斗場去，那雄牛的脖子变成了炭，染上了血，四条腿僵硬了，沒有光采的眼睛凝視着那藍藍的天。

然后他又想起他的朋友，他正在附近躺着，相隔一道磚牆，也是毫不动彈，四肢僵硬，头搭拉在胸膛上，肚子裂开了，通过半开的眼臉，发出神祕的沒有神采的光。

可憐的雄牛！可憐的劍刺手！……突然，斗場里爆发出愉快的吼叫声，为这种奇观还要繼續下去而喝采。国家閉起了眼睛，捏紧了拳头。

这是野兽在吼叫，真正的唯一的野兽。

譯 后 記

維桑岱·勃拉思戈·伊巴涅思，西班牙近代偉大的作家和政治家，西班牙民主共和運動的領導人。

伊巴涅思在一八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出生在華倫西亞省一個商人的家庭里，青年時代在首都馬德里學法律，參加了各種民眾集會，成為一個激進的共和主義者。因為組織暴動被捕下獄。脫逃以後流亡巴黎；不久又回到本國，創辦民眾日報，宣傳民主政治，開始寫作小說，又被政府逮捕，監禁了十三個月，碰到大赦出獄。以後一連六次當選國會議員（據蘇聯大百科全書是八次當選議員）。一九〇九年放棄政治生活，到南美洲，在阿根廷辦了兩個農莊，同時講授藝術和文學，創作小說，獻身文學事業。一九一三年，阿根廷財政混亂，他的建設理想社會的幻夢也破滅了，他回到歐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住在法國，繼續從事寫作。在蘇聯國內戰爭和反對國外武裝干涉的年代里（一九一八——一九二一），他在報刊上對蘇聯革命表示了同情。一九二三年以後，他游歷了美國、墨西哥回到祖國，又被放逐出國，僑居法國。一九二四年，他寫了抨擊文章阿爾封索第十三世的真面目，用飛機運了幾萬本到西班牙邊境，通過他的合作者，流傳到西班牙國內的每一個角落，對西班牙人民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使人民對法西斯政治

的憎恨更加强烈。一九二八年一月，伊巴涅思在法国芒东逝世，他的遗体一直不曾运回本国；直到一九三六年四月，革命力量高涨，西班牙共和政府成立以后，才有把他的遗体运回西班牙的提議。

伊巴涅思是极有才能的小說家，他有引人入胜的叙述技巧，善于活生生地安排对话，創造紧张地发展的情节。他的創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一八九四——一九〇二）的作品有小屋、五月花、蘆葦和泥淖和西班牙的爱与死的故事。在这些作品里，作者描写了华倫西亞省边区的漁夫、农民、小城市居民的生活和习惯。在第二个时期（一九〇三——一九〇九）的創作里，伊巴涅思跳出了乡土小說的范围，写了許多自然主义的社会小說：多列德大教堂（一九〇三）、侵略（一九〇四）、野蛮的强盜（一九〇五）、血与沙（一九〇八）、死誠（一九〇八）等等。在这些作品里，伊巴涅思站在資產階級革命的立場上，尖銳地提出了社会問題，揭露了大資本家的权势，宣教师、牧师的假仁假义，傳統成見的壓力，真实地描写了西班牙劳动人民的痛苦境遇。一九一〇年以后是他的創作的第三个时期，作品有妇人之敌、启示录的四騎士和我們的海。启示录的四騎士发表于一九一八年，这是一部站在資產階級人道主义立場上的非战小說，暴露了德国軍国主义的猙獰面目，受到当时英、美一般人民的欢迎。血与沙和启示录的四騎士两部小說出版以后，各国都爭先翻譯，使作者获得了世界的名誉。

血与沙是伊巴涅思創作第二个时期的重要作品。在这部長篇小說里，作者亲切地叙述了西班牙斗牛士的生活，主角

加拉尔陀从一个孤苦伶仃的儿童成为一个著名的斗牛士，被貴族妇人所引誘，后来又被她拋棄，以至在斗牛場上斗死。作者描写斗牛的場面，生动緊張，动人心魄，也叙述了斗牛的历史根源，社会基础，政治作用，心理影响，判定这一种娱乐是一种时代錯誤。

但是这一本作品不仅仅是一个色彩鮮明、引人入胜的恋爱和斗争的故事。通过了恋爱和斗争的故事，作者也出色地写出了当时西班牙社会的真实面貌。

作为这一个故事的背景的，是“在爵位和財富有那么大权威的国土里”，“人人都难过日子的时候”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掌握权力的著名人物是“笨得象一头牛的”摩拉依瑪侯爵，他飼养斗牛場上的雄牛，支持着使多多少少斗牛士丧命的斗牛，但是假仁假义地为一条雄牛的流血而流泪。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的大門都向穷人們关上了”，一个穷人要想賺到比一个普通工人多些的工資，就只有斗牛，这就使得斗牛永远不缺乏牺牲品。斗牛成为“国家娱乐”，宗教游行成为毫无意义的狂欢，而这种种“不問政治的态度，正好帮助了敌人的欺騙和暴力”。就是这样的社会环境，使得加拉尔陀成为一个斗牛士，也就是这样的社会环境，使得小羽毛成为一个土匪。

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加拉尔陀从小就选上了斗牛士的生活道路；在目睹一个小伙伴斗死以后，他的决心曾經一度动摇，但是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以下，他重新下定决心。这一个連性命也不顧的斗牛士，“全世界最勇敢的人”，終于贏得了金錢和名誉。侯爵的外甥女儿，“象虎烈拉一样危險的”貴族妇人董娜·索尔引誘了他。接着，他为了討好群众，在斗牛場上受

了伤，貴族妇人也厌倦了他，把他丢掉了，于是加拉尔陀走向了下坡。他的善良的妻子卡尔曼在斗牛士每个斗牛的下午都“仿佛是教堂里就快执行死刑的犯人”，在家里坐不住，到礼拜堂去禱告。她原諒了丈夫对她的不忠实，劝阻丈夫繼續斗牛。但是加拉尔陀为了名誉，为了金錢，为了一家人和在他家里过寄生生活的人，为了怕过潦倒的生活，終于繼續走上斗場，在貴族妇人和一万四千个观众的眼下，怀着貴族妇人也許会重新爱上他的幻想，向雄牛扑去。和这同时，他的可憐的妻子正在斗牛場的“后台”，亲眼看到斗牛場“后台”的悲惨情况，特別强烈地体验到作为一个斗牛士的妻子的悲惨心情。观众看到辉煌的斗牛，却想不到“后台”的悲惨情况，观众看到斗牛士的紅极一时，却不会想到一个斗牛士的妻子的悲惨心情。加拉尔陀向雄牛扑上去了，他杀死了雄牛，但是同时，雄牛也杀了他。“可憐的雄牛！可憐的劍刺手！”究竟是誰使得象馬一样柔順溫和的卡尔曼受尽折磨？究竟是誰使得象雄牛一样善良單純的斗牛士血染黃沙？作者充滿热情和力量的叙述，逼得讀者不得不和作品里的人物共同呼吸，共同感受，而在讀完整个故事以后，又逼得讀者不得不深刻地追問，深刻地思索。

同时，血与沙也写出了西班牙社会的新生一面。作者創造了土匪小羽毛。他是“讓整队整队軍隊追捕着的人”，但是他神出鬼沒地独往独来，因为他受到全体农民爱戴，他們把这个强盜当作“飢餓的人們的复仇者”。他以为“一个穷人所需要，就是公道：原来是他的东西就應該給他，如果不給，他就自己拿”。这反映了西班牙人民对于旧社会的憤怒和抗議。作者也非常出色地写了斗牛士的一个助手，短枪手国家。他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血与沙

作者=（西）伊巴涅思著；吕漠野译

页数=388

S S 号=12323264

出版日期=1958.02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